

上篇 五色旗下

(公元 1912—1926 年 民国元年—15 年)

卿云烂兮 纠纒纒兮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

—— 中华民国国歌 (北洋政府时期)

序章 A 大风起兮

公元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月十日，大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

京汉线兵列隆隆，清军源源南下之际，直隶滦州又一声炮响，新军 20 镇兵发京津！变生肘腋，清廷震惊异常，京畿驻军仓皇北调。1912 年 1 月 2 日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军政府大都督王金铭、总司令施从云等壮烈牺牲，参谋总长冯御香等数十人被捕，递解回籍。

滦州起义失败。武昌革命功成。1 月 1 日，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 月 12 日，大清宣统皇帝下退位诏，授权袁世凯组织政府。13 日，袁氏通电共和，接受国民党人南下就职的条件。孙中山依约辞职。龙旗降落，五色旗升起。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统治开始。

1

1912 年 2 月 29 日，北京发生兵变。清冷的月光下，北洋陆军第 3 镇官兵蜂拥出营，沿街烧杀劫掠，围攻迎袁专使馆。“袁官保不能走。袁官保是俺们衣食父母！”的鼓噪响彻全城，代表们仓皇逃入六国饭店。东交民巷洋兵紧急出动。浓烟卷着火焰冲上寒冷的夜空，北京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兵变如荒原野火四处蔓延。天津、保定、通州……北洋各镇纷纷上街游行，誓以武力挽留袁世凯。直隶京畿局势剧烈动荡起来。

民国第一乱平息。国民党人收回了条件。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接印视事，袁世凯下令募兵扩军。

新成之军名曰“备补”，5路25营。各路统领都是袁氏的心腹。左路的姓陆，名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因在京营执法处任上功绩卓著，人呼“陆屠户”。

陆氏玩了半辈子兵，深知兵权之要紧。5个营长，自兼了一个，儿子顶了一个，剩下3个，也是非同乡族谊亲戚故旧不敢用的。当然，老成可靠之外，还得有些干材，总不能叫阿猫阿狗来带兵。这就想起了一个人，论籍贯，是安徽小同乡；论亲谊，是内侄女婿；论故旧，是多年部下；论资格，皇上退位时已是营长；论干材，年年校阅都名列第一。一个再放心不过、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此人姓冯，名御香，字焕章，正待罪保定乡下。

早春二月，前营营长冯玉祥去景州招兵。

“骑大马，挎钢枪，当兵吃粮走四方……喇叭嘀嘀哒哒地传遍了南直隶原野。

高阳县公署。20岁的缮写佟麟阁把笔一惯：“大丈夫当效班超开疆拓土，岳武穆精忠报国，岂能一辈子‘等因奉此’！”头也不回地走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高阳乃节烈辈出之地。阴季大学士孙承宗之后，又出了一位抗虏英雄！

献县抛庄。寡妇娘抱着弟弟，牵着妹妹，送刘汝明到村头。娘说，呆子，入了营要听长官的话。刘汝明说，娘，发达了我接您去享福！17岁的小伙趴在地上磕了三响头。老远，回过头来，娘还在抹眼泪……

雄县龙湾村。庄稼主儿孙连仲鞭杆子一摔，跟媳妇也没说就跑

了。龙湾四大富 张王李孙 有骡子有地 却念不进书 既是东家 又是长工头车把式。跟娘闹了别扭。

.....

残雪斑驳景州道 投军的络绎不绝。残破的农村为军队提供了不尽的兵员。抽大烟的不要，有暗疾的不要，年龄不足 17 的不要，个头不够 5 尺的不要 剃了辫子的不要 当过兵的也不要——挑剔得像牲口市上的经纪！

量身高 孙良诚踮脚努脖子 像只打鸣的小公鸡 脸都涨红了。叫验兵的一巴掌打下去半截 哇地哭了。一个小哨官的儿子 北京投军不成 跑到景州来的。问明了究竟 冯玉祥连说收下 收下，孩子还小，能长！.....想起了当哨官的父亲和自己 11 岁入营补兵的经历 起了恻隐之心。

小堂倌冯治安却差点被撸掉了。胖呼呼的 有点傻气。多大啦？16 光绪廿年生的 才过 16 岁生日！不信到俺故城去问！哄地全笑了。冯玉祥笑得流了眼泪。老实疙瘩，当伙夫去！

在津浦路工地当小工的曹福林，家在山东曹州府，取不到铺保 急了 擦满老茧的手一伸 看 俺是不是良民！

哨长宋哲元听到了乡音。山东乐陵人。书香门第，家道中落。16 岁为塾师，一年一吊束修。6 年前投武卫右军随营学堂时，一双新鞋舍不得穿 硬是赤脚走到北京 也是这条路 也是这早春，一路冰雪，一路血迹 追思伤感 连说收下。曹福林破涕为笑。

兵募齐 队伍出发之际 雄县赶来几个老人 哀求把龙湾村几个小伙放回去。招兵的戳着指头 你 你 你 你仨回去 大个留下，扛炮！红脸大汉孙连仲留了下来，西北有了炮兵司令。

高树勋 池锋城 张凌云.....几千个后生小子裹着烂棉袄踏上了京城之路 走进了血火交织的民国史.....

苍凉的直隶原野上留下了一个个令人伤感的故事。

霸县东台山村，老秀才韩静源揪着耳朵把儿子从宝棚里拽了出来。儿不成器气死爹，韩复榘十五、六就染上赌瘾，躲债下关东当了兵。人模人样地刚混到哨长，却因谋反被解送回籍。冯管带又出头啦，你还是跟他去，老秀才说。押着儿子上了路，一路指指戳戳，爷儿俩恨不得把头埋到裤裆里去。到了北京，朝冯玉祥扑通一跪：御香大兄弟，俺把小四儿交给您啦！

滦州旧人大聚会。河南沈丘的李鸣钟，直隶大城的张维玺，清苑的赵席聘，山东济宁的谷良民……冯玉祥高兴得满面红光，咱们又有团体啦！

石友三赶到南苑时，兵早已募够了。他是第三镇的兵。兵变平息，被除名啦。挟着个铺盖卷在营门口死缠，老少爷们，美言几句吧！兄弟真真是走投无路了，家还在关东长春呢！

冯玉祥送韩静源出来了。

冯说收下吧，喂马去。

小个子，娃娃脸，呲着个虎牙。

1913年9月，河南漯河，备补军再次募兵。

募兵旗一扎，肉夹饼的香味漾遍了大沙河两岸。

鄆城县。17岁的后生梁冠英把锄头一丢，头也不回地去了。签名画押，七寸狼毫比锄头还沉。名字写得扭扭歪歪，像画龙。一问，全家八、九口人，只有三亩薄地，上了二年私塾。冯玉祥叹口气，孩子，入了营好好识字吧！你们问十镇可是出大文人的地方。

西华县。魏凤楼直勾勾地盯着箩筐里的烧饼。家住哪里？盐店街张公馆。看热闹的哄地笑了。魏凤楼却哭了。赤贫人家，爷爷饿死在逃荒路上，爹给财东当厨子，一家人住在公馆的柴禾棚子里。冯玉祥取了一块肉夹饼递过去。孩子，别哭啦，出息了咱也住

公馆！

扶沟县。18 岁的银楼伙计吉鸿昌叫爹一顿扁担揍出了门，却正赶上募兵。黑不溜秋的一个青皮 膀上腱子肉鼓成了疙瘩。旗杆下一站 比白道道高出了半头。招兵的乐了。啥名？扁担愣不，不 大号吉恒立 俺爹动不动就拿扁担揍俺 嫌俺跟人打架！”嘻嘻地笑。招兵的眉头直皱 失事闯祸的家伙 不是省油的灯 心里嘀咕着，笔下却不由自主地写上了名字。打仗就得这号二蛋愣种呐！

.....

田金凯、程心明、田春芳、赵廷选……一千多个新兵蛋子登上了京汉路火车。后脑勺上晃着小辫子 脊梁在烈日下闪着油光……营里有了个河南帮。

有志新兵 尔要牢记 当兵须知守本分。
保卫国家 爱护百姓 兵与百姓一体生。
尔食民膏 尔农民脂 尔要知民间疾苦。
要重勤俭 要重修行 不可忘保护商民。

.....

北苑 南苑 三家店 歌声嘹亮 脚步唰唰。
左路备补军前营。
京卫军左翼一团。
西北天穹升起了一群星。

2

1913 年 9 月 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失败。

1914 年左翼第 1 团扩编为第 1 旅。秋 西进潼关 改编为中央陆军第 7 师 14 旅。入陕“剿”“白狼”。

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二人分配来队。一姓蒋，名鸿遇，字静庵，直隶固安人氏。曾任滇督蔡锷之骑兵营长。矮小瘦削，双目炯炯，唇须上翘，望之机警干练。委为少校参谋长。一姓刘，名郁芬，字兰江，直隶清苑人。五短身材，深沉稳重，以上尉参谋支薪。

又有书生薛笃弼持八行书来投。字子良，山西解州人。太原法政专门学堂毕业。眼镜，长衫，学识甚高。委为秘书长兼军法处长。

又有小子赵登禹千里投军。鲁地菏泽人，善拳术。腾挪跳跃，呼呼生风，观者无不叫好。编入卫队连，站小岗。

6月初，八百里秦川开镰收割之际，“白狼”由甘窜陕。千里流窜，频遭打击，又逢时疫，遍体鳞伤。13日，至子午谷口，陷入14旅埋伏。哀嚎冲突，纵火焚麦。长安军民涌上城墙，遥望南山之麓，火光一溜几十里，枪声彻夜不息。

“狼匪”入豫，自行溃散。“白狼”中流弹而亡，为镇嵩军统领刘镇华刨尸割首，油炸献京，晋陆军中将衔。为人告发，惹出了一场争功的官司。

大乱收平，陆建章以功署理陕西督军。民党出身的陕西文武却大倒其霉。一柄柄洋刀缴出，一顶顶乌纱落地。陕人如梦初醒：“鹿”撵“狼”，原是为“猿”收陕西！

有旅长陈树藩，以2万两大烟土为贽礼，拜了门生，才保住了官帽。

9月，14旅改编为陆军16混成旅。

北洋军制，师和混成旅为战略单位。换了个番号，部队大扩编，2团6营步兵之外，又增加炮、骑、工、辎各1营。从此，直属陆军部指挥。陆建章所部成了冯玉祥所部！

“为要担负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

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少将旅长心情十分沉重。

金秋十月，模范连第 1 期于长安西关营房开学。石友三、孙连仲、吉鸿昌、高树勋等 120 个后生小子奉命入连读书。

北京有个模范团。

长安有个模范连。

新血轮的摇篮。

云横秦岭 猿啼栈道。1915 年春天，16 混成旅移防汉南。

21 条换文的消息传来 冯氏悲忿欲绝。集合部队 明耻教战。枪声震撼了明珠般的汉中坝子。

3

帝制的空气一天浓似一天。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1915 年 3 月 参谋次长陈宦(yi)入川，替袁世凯绾毂西南。5 月，16 混成旅入川 为陈宦武力之后盾。

张之江来投。直隶盐山人，字紫岷。滦州旧友。标准军人，作战骁勇。20 镇马队三张之一。

八月，帝制的马车惊了……

九月，冯玉祥几乎同时收到陆建章和陈宦征集签名的“劝进电”

共和肇始四年，先烈尸骨未寒，竟有人想黄袍加身！冯氏悲忿得流下了眼泪。

复电长安 在川列名。

复电成都 在陕列名。

北洋将领长长的劝进表中，漏了冯玉祥的名字。

帝制是一架天平，称量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良知、觉悟和勇气！

12月12日 北京 袁世凯称帝。

12月25日 昆明 蔡锷宣布独立。

金鸡碧马一声炮响，护国军兴！

1916年元旦，川北顺庆府，16混成旅接到驰赴川南堵截护国军的命令。

仗不能打，队伍不能不开拔。冯玉祥被逼到了墙角。

石板小径 马蹄进出串串火星。蒋鸿遇衔命赴蓉 游说陈宦。一个舍不得自己坛坛罐罐的人，却幻想着瓷器店老板毁家纾难！……

扁舟又渡川江。冯玉祥与蔡锷代表达成互不侵犯相机促陈独立之秘密谅解。

1月21日 川江上游防线崩溃。

三峡水道 汽笛长鸣 北洋军源源入川。

三路攻叙 冯玉祥总指挥。前有护国军 后有北洋军。铁锤钢砧之间 夹了一个16混成旅。

枪一响 军人眼红了。

红土地上躺下一堆堆北方军人的尸体。

炮声呜咽了。蒋鸿遇把炮弹一箱箱掀进了江……

三路攻叙失败。溃兵潮水般地漫了下来。

16混成旅败而不溃 退而不乱。听见直鲁豫乡音 溃兵一群群跟了上来。张允荣背着第4混成旅帐本子来了，丁树本挑着第7师伙食担子来了；鹿钟麟领着第五混成旅的一营兵也来了。涪州旧人 字瑞伯 直隶定县人氏。八字胡髭 目光睿智 颇有法国旧派军官风度。

成千上万士兵倒在了撤退路上,16混成旅队伍却越走越长。
大年初一 军次隆昌 接总司令曹锟电 该旅长进锐退速 是何居心！？

红土地 红泥水 血浆似地哗哗漾开……

地平线上浮起了林立的井架。

自流井 刘一清相迎。唏嘘泪下：“陈将军为道德所累了 当今之计 唯有攻下叙府 局部求和！”

刘一清 字杏村 陈宦的总参议。20镇的老参谋长。

3月1日,16混成旅冒着浓烟烈火突入叙府。

3月7日 新华宫赐封冯玉祥为三等男爵 晋陆军中将军衔。

张之江、蒋鸿遇再次秘密渡江。叙府前线枪声沉寂。

护国军档案里 ~~留下蔡得孔通密电~~

“冯玉祥两次 ~~派人来言心期已决心效顺~~……冯曾在涪州举义，后为袁所骗故恨之 ~~其部曲亦多因大义~~”

“弟已设法促冯 ~~征迫陈宦宣告独立~~”

“冯旅效顺 似 ~~非虚伪~~”

川南全线枪声 ~~平息~~

5月7日 陕西民党胡景翼诱捕‘鹿儿子’竖旗护国。9日 陈树藩宣告独立 兵薄长安。16混成旅星夜北返。军次简阳 接陆建章电 已以督易子。

西北望长安，冯氏长恸不已。

19日 师入成都。草履泥足 昂然登堂。语陈宦：“某此次前来，系向军宪陈情。曹锟小儿 与某素有仇。军宪纵不校 某亦将自告奋勇！”

22日 陈宦宣告四川独立。电至京 袁世凯大叫一声 吐血晕

厥。6月6日，一代奸雄梦断新华宫。临毙，下令夺陈宦将军封号，川军从四面八方逼近成都。

6月25日 陈宦黯然离省。

16 混成旅不肯出战。

“（冯氏其人）难利是视……不独安陞 陈宦 受其愚 与彼交厚之刘杏村亦始终为其戏弄。致使冯肯言战，一方面与滇军联系 应付曹部有余矣！……”

月涌川江 浪摇星碎。一等参谋季自求愤懑地记下了使蜀日记最后的一笔：

“畏哉 此人诚可畏哉！”

“回溯既往 这一时期可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个痛苦时期。许多人评论别人 往往爱说风凉话 不肯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仔细思量一番。在我那时微薄力量与艰难处境之中 自问尽我所能 而于心无疚了！……”

剑阁 军人立马凝眸 蜀中烟雨迷蒙。

1916年7月 16 混成旅开回京畿 驻廊坊。

石敬亭来投。字攸山，山东利津豪门出身。滦州旧友。饱学兵术。上尉差遣，月支洋15元。

张自忠来投。字荅忱，山东临清宦门出身。天津法政专门学堂毕业。浓眉阔脸，一表堂堂。委以副官长。

袁世凯死 黎元洪继位 段祺瑞总理兼陆军总长。追究四川失陷责任 刘一清系狱 陈宦撤职 冯玉祥调正定府巡防营统领。1917

年 4 月 5 日。

调职令下 满营鼓噪“有何过失 必撤冯公？既无过失 何必调任？全旅官兵誓死挽留 愿与冯公共进退！”6 日 变兵出营 扒断铁路，京畿驻军进入戒备状态。

陆建章奉令调处。失意军人 怨憾至深，一句咱 16 混成旅是没娘的孩子，号啕声四起。

哭声震撼了廊坊车站。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年轻的尉官们如丧考妣，捶胸顿足。冯氏的马裤被撕成布条，作了念物。

军人称：16 混成旅是颗当当响的铜碗豆，捶不扁煮不烂！想吃小心咯掉牙！

时人评：兵玩成这份儿，冯玉祥是头一个！

对德参战案。府院之争。黎元洪免段祺瑞。督军团作乱。张勋入京调停。7 月 1 日午夜 前清逊帝溥仪睡眼惺松地被抱上养心殿。惶惶上喻一发，满街挂龙旗。

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冯玉祥拥段讨逆。7 日回廊坊，就任讨逆军东路一梯团司令。9 日打响讨逆第 1 枪。10 日与西路军会师丰台。12 日攻进右安门。张勋逃荷兰使馆。满街扔猪尾巴辫子。

张勋复辟大清失败。段祺瑞复辟总理成功。冯玉祥重编 16 混成旅兵符。论功行赏 获大洋 2 万元。买了 200 把盒子枪 成立了手枪队 大刀、步枪、盒子炮，一个新的突击兵种诞生了！

黎元洪下野。冯国璋任临时总统。溥仪还在紫禁城当他的 小皇帝看蚂蚁上树逗骆驼打喷嚏。冯玉祥关于驱逐废帝出宫的通电，成了酒后茶余的笑料。

历史如斯记载：丁巳年张勋复辟 段祺瑞三造共和。

张勋悲忿欲绝 己获大罪 人受大勋。恨当世无直道 民国甚少

公刑！

上海英文《大陆报》评述 此次讨逆成功 实则英雄乃冯玉祥也！

5

丁巳年秋，湖湘又燃起战火。孙中山要恢复民元约法，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北称“戡乱”，南谓“护法”，难煞了报人，曰“南北战争”。

喀喀撞击声中，北洋冰盖破裂。直系。皖系。

11月初，16混成旅南下援闽。

兵顿浦口。一日三电 要饷要械要开拔费。开拔费有了 申请轮船。轮船有了 申请兵舰。兵舰有了，“因骡马不习浮海”申请改道陆路。陆军部的司官们气得发昏：这混蛋不是耍咱爷们吗！

军人不愿内战。江苏督军李纯以酒劳军。陆建章策划联桂拒段。1918年1月，北洋军强行南下，16混成旅拦截兵列 卧槽马蹦出来了！

北京一片鼓噪。声讨李纯破坏北洋团结，要揪“黑手”陆建章，段祺瑞咆哮公府 冯国璋出逃失败。“北洋之虎”把“北洋之狗”逼到了墙角。

1月30日 讨伐国民党令下。16混成旅改道攻湘。

2月2日，16混成旅溯江西上。

残冬腊月 阴云四合 汽笛嗷嗷哀鸣。紫金山远去 石头城低下。一道闪电掠过船舷，文书上士扬道 洙跃身蹈江！

忧患年代产生忧患之士 青年军人以死来抗争南北用兵。全旅

震悼！

陆建章慨然长喟 当今之世 有土斯有财 有财斯有枪 有枪才能说话 我老了 只想放把野火 出出恶气 你的前程还远大着呢！

陆氏欲行假途灭虢之计 武力驱逐倪嗣冲 夺取安徽地盘。

倪嗣冲是段祺瑞最凶恶的爪牙。

段祺瑞是陆建章的死对头。

枯藤死死地缠住了冯玉祥。

军人心事重重。船队走走停停。芜湖。安庆。九江……

2月5日，¹⁶混成旅于鄂皖赣三省要冲的武穴登陆。

14日 江电 历数主战派过恶 主张南北“各守疆圉 弭兵息战”。如以国家可怜也 则请迅即罢兵 以全和局 如以国家不足惜也 则请先杀玉祥以谢天下！”

18日 巧电 矛头直指段祺瑞：“今之主战者 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 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如仍有不以国家为前提而以破坏为能事者 窃愿为国前驱 万死不辞！”

大江瘫痪 前线停兵。吴佩孚通电响应。倪嗣冲惶惶陈兵。段祺瑞咆哮公府。冯国璋被迫罢免冯玉祥。北洋军移师武穴，¹⁶混成旅严阵以待。军官团通电：“请将我官兵 9553 人一律枪决 以谢天下！”

江介中流涛凶浪险，长江锁钥战云密布。僵局持续到阳春三月。攻皖军出发之际，一声长嘶 冯氏扑蹶马下。

陆建章哭骂着离开了武穴。

“冯玉祥只是反对内战 其心无他。”

3月20日，经曹錕“严切剖查” 北庭电令褫去冯氏陆军中将军衔 革职留任 南下攻湘。

积雨云散去，¹⁶混成旅鼓轮西上。

哗哗绞锚声中，收到孙中山来信：

“ 昨冬以降 南来国人 无不盛称执事爱国军人模范……望以恢复旧国会主张明白宣示全国。 ”

一封来晚了——又写早了的信。

楚天沉沉 江水滔滔 黄鹤楼远去了……

6

1918年6月14日，16混成旅攻入湘西重镇常德。北庭旬日二电 开复处分 授勋四位 兼常德镇守使领常德临澧桃源三县。得意踌躇之际，晴天一个霹雳，陆建章在天津被诱杀了！

杀人者 徐树铮 段祺瑞的“小扇子”。

遥望北天，冯氏长恸不已。

草长莺飞 桃红柳绿 八百里洞庭波光粼粼。风雨南北近十年，军人终于用血汗挣来了一块地盘。

筑城修路栽树 开办戒烟所、贫民工厂农事试验所 取缔“船娘”“剿灭”“红衣神兵” 严缉日本浪人——澧水沅江之畔，一个长长的梦幻展开 外无国侮 内无党争 政府廉洁清明 士农工商各安其业……

常德有县名桃源，桃源有地桃花源。

军人没有读过《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新乌托邦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桃花源 中国的乌托邦！

整军经武，人事大调整。陆建章时代的老陈人纷纷卷起铺盖走路 涿州同事升团长 景州兵升营长 鄆城兵升连长。蛇蜕皮 冯玉

祥军事集团成形。万名官兵，天下第 1 旅！

像个大家庭，冯氏不无自豪。

封建大家庭。冯玉祥是家长。

常德有山名梁山，东濒洞庭，风光宜人。青年军官仿效水浒好汉 结义梁山庙 三十六个连长 三十六弟兄 十三个营团长 十三太保。

焚香 燃裱 喝鸡血酒 刺指誓盟：“余等誓以至诚 追随冯公救国救民 维护团体 至死不渝。若有违背 红炮子穿心！”

高高的太师椅上，冯氏面含威严的微笑。

模范军队 声名远播。

湘阴道上，军校毕业生络绎不绝。

刘骥 字菊材 武昌人 保定陆大高材生。

门致中，北京人，日本士官毕业。

郑大章 直隶人 陆大骑兵科……

青年军人 雄心勃勃地来到常德 才发现只是当参谋当教官的料！

将帅多起自行间 提镇每兴于卒伍 冯氏说。

要升官模范连。模范连的小子飞黄腾达！

第 3 期改为学兵营，256 名学员。

苦练精兵。周检查 月校阅 季考核。

负重越野，120 里 8 个小时才算及格。滂沱大雨中跑城墙。

“讲立正 拿身法。脚并拢 腿站端。吸肚皮，气不喘。挺胸脯，瞪大眼……”

门致中们哀叹，“冯玉祥的脑袋教官的嘴，官长的胳膊当兵的腿！”

学术科并重 精神教育为先。讲国耻 有《血书》 讲修身 有《心范》 讲军史 有《继往勳来篇》 讲英烈 有《义勇小史》……大兵识字无多 编成歌唱。入伍唱《新兵歌》 起床唱《早起歌》 吃饭唱《吃饭歌》 助民唱《爱百姓歌》 关禁闭唱《悔改歌》——常德城里 歌声不断。

当兵的赛叫驴，长期在营，难免不出乱子。冯说。冯请主来规范军人行为。刘芳牧师应邀来到常德。一道命令，全旅皈依上帝。不烟不酒，不嫖不赌。基督教将军声名远播。

冯氏是 1914 年在北京洗礼的，已有五年“教龄”了！

高空风呜呜地掠过湖湘平原。

巴黎和会。五四运动。常德学生涌出校门。黑烟卷着东洋人造丝和赛璐璐的臭味弥漫全城。日本军舰揭开炮衣。16 混成旅紧急出动。炮口对着炮口，刺刀顶着刺刀！贩红丸的浪人被鞭笞，买太阳旗的奸商被逮捕。日侨商店站上大兵，门可罗雀……

北京学生团体来电：向爱国军人致敬！

1920 年夏 直皖决裂 北方风驰云涌……

7 月 6 日 绅民欢送声中，16 混成旅北撤。

洞庭烟雨迷蒙，桃花源隐去了……

7

大江波涛汹涌，小火轮汽笛嗷嗷……

7 月下旬，16 混成旅抵汉口。报贩子吆喝声响彻了江城。

——买报，买报！段祺瑞全军覆没！

——看报，看报！吴佩孚凯旋入京！

直皖战争结束。

堪家矶。铁路边搭起一排排帐篷。

没娘的孩子，北京不管，鄂督王占元也不管。万余人马绝粮断草。吃仓脚絮米，抬到江边一遍遍地搓，浇上醋压霉味。

水灾过后，秋老虎肆虐。圩田里溽热如笼。瘟疫流行。一个个病号搀进医院，一具具死尸抬出后门。近千名士兵病死在这个京汉路三等小站上。

随军教堂钟声日夜哀鸣。

“主呵 万能的主啊 请指以出路……”

“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 只有先生一人……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 但精神之结合 固已有日……”苦闷的军人致函岭南广州。

徐谦徐季龙先生持孙中山函抵汉。

伶仃洋上来了引水人。

10月，冯、王水火。汉口风声鹤唳。吴佩孚作调人，16混成旅移河南就食。

兵车隆隆，一排排白木十字架在哭骂声中逝去了……

8

宜昌兵变。沙市兵变。保定兵变。河间兵变……

许昌兵变。宜昌又兵变。河间再次兵变……

民国九年冬天，报刊上充满了怵目惊心的索饷兵变的消息。

16混成旅欠饷 10个月。在直非直 驻豫非豫 中央不管 地方

不理。官兵粗粝半饱 盐水就食。索饷不得 辞职不准 冯玉祥偃卧茅庐。军官们长跪雪地，哀哭震野。

冯夫人刘德贞来到了信阳。

女人哭着褪下腕上的玉镯，拔下头上的金钗……

1921年1月28日夜 京汉特快扯着汽笛驶入信阳车站。

钢轨上卧着一排排士兵。

月台上架着机关枪小炮。

灯光、水汽、雪雾。汽笛嘶啸。

司机惊恐地拉下了紧急制动闸。

16混成旅截路款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大公报 饥寒交迫 冯玉祥截皇纲！

益世报 冯玉祥致陆军部 饥兵煎熬 不得不为 靖应领之款项下扣除路款 10 万元。

2月 截豫省地方税款 3 万元。

3月 截北运之军米 500 万斤。

4月 策应河南陆军第 1 师兵变。

驱兵为匪，中国进入了黑暗的冰河时期……

9

庚申之冬，直系军人瓜分皖系地盘的时候，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命运就已决定了。

1921年5月25日 大总统徐世昌发布易督令。陈树藩拒不交卸。阎相文率兵驱陈。16混成旅为前锋。打到陕西吃锅盔，军心一振！

7月1日师入潼关。7日突入长安。省长刘镇华西门送旧东门迎新。阎相文通电就职。

16混成旅扩编为11师。

阎相文，字焕章。秉性忠厚，当督军犹如坐火炉子。省库被陈树藩劫掠一空，三个师粮饷无计。长安道上持曹（锟）吴（佩孚）八行书来投的食客络绎不绝，流水席供应不及。老实人难为得流泪了。

欲解决财政，必统一省政。欲统一省政，先统一河北。

“讨段段已倒，驱陈陈已去”，体恤民艰，休养生息。强劲的和平攻势之下，渭河北岸飘扬了五年之久的陕西靖国军大旗像毒日头晒蔫了的玉米叶子，软塌塌地垂了下来。

8月10日继总指挥胡景翼之后，第一路司令郭坚入省。马蹄激溅，黄尘滚滚，大红斗篷高高拽起。满城惊呼郭土匪来咧！

13日，冯代表阎相文为郭坚洗尘。西瓜叭地一掬，伏兵涌出。郭坚怔睁圆眼：“你敢黑我？”冯氏脸一变：“我为西府百姓除贼！”……枪声震撼了西关兵营。

尸陈王城，观者如潮。血污的红裹肚上，绣着交扑的裸男裸女。毒日头尸体看着看着就发了蓬地一声，脓汁四溅，观者哄散……

枪一响，和议中断。长安城传开了一句俏皮话：冯焕章包了阎焕章，老县门管了南院门——咸阳老县门是11师师部，西安南院门是督署衙门。

24日，在军人索饷和饭馆的讨债声中，阎相文吞大烟自杀。

27日，三推三让之后，冯玉祥通电就职，成为民元以来陕西省第五任最高军政长官。

长安道骡轿辚辚，骂声咧咧，八百食客遣送出境。

秋风乍起之际，第7师南下兴（安）汉（中）驱陈，20师西进兴

(平)武功剿匪,11师陈兵咸阳北塬秋操。炮声震撼了渭水两岸。

9月19日渭北15县“国民大会”在三原召开。当身着长袍马褂的士绅耆耄 头戴瓜皮缎帽的字号掌柜 腰系老兰布带子的庄稼主儿神情庄严地走进城隍庙会场的时候,靖国军的命运可悲地决定了。

25日萧瑟秋风中 陕西靖国军大旗悄没声息地降下来了。

“陕西靖国军起义以来 血战历年 苦心孤诣 中外共仰。乃闻立生兄忽受奸人蒙蔽 召集少数无赖之徒 受伪庭都督之改编 不特破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矣!……”遥远的岭南广州,孙中山掷笔长叹!

胡景翼胡笠僧就任陕西陆军暂编第1师。

一城争谈收编事 满目新人是旧人 遥望南中 于右任泪湿长髯。

力穷西北泪纵横
茫茫大地何为家?

金秋十月 第7师入汉南 陕西省政宣告统一。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代军人的强国梦在关中古老的黄土地上铺陈开来了……

修路。计划以长安为中心 东接潼关 西通兰州 再经新疆阿富汗 最终通欧罗巴洲。

筑城。辛亥年一把火 半城化为废墟 大白天野狗撵得狐狸街上窜。军人闻不惯南院门霉朽 在明王城废墟上兵工筑新城 只花了5000元罚没款。200间大瓦房 整齐得犹如兵营。于是 当晓月还挂在城楼角的时候,凛冽寒风中就嘀嘀哒哒地响起号声和大英雄雄纠纠的喊操声。客不修店官不修衙,冯氏是个异数。沪报有载:耗了省库500万元。一笑。

规划市面。南院门流莺乱飞，有碍观瞻，下令一律笼入小保吉巷，悬大红灯笼识别。古董交易杂市，于开元寺辟文物商所。孰料三代铜器未就，却为苏扬妓女所占。把个高僧作佛事的圣殿，变成神女卖笑的章台！

南关搭棚，名“洗心社”。洗心革面，救国救民。每逢冯氏讲演，省长刘镇华必躬逢聆听。讲到精彩处，带头鼓掌；听到沉痛处，眼含泪花。气得冯氏恨不得一刀宰了这个琉璃蛋！

督省交恶，刘氏把持烟款饷源。孟冬季节，11师官兵还是单衣！

灰蒙蒙的天，灰扑扑的地。朔风凄厉地掠过灰城，大雪纷纷扬扬地下起来了。

军官团包围了北院门省长公署……

11月，靖国军三路一支队司令杨虎城迎于右任于武功。靖国军大旗在风雪中又飘抖起来了……

10

梁士诒内阁抑直迎奉。《胶济铁路赎案》举国震撼。吴佩孚通电抨击。冯玉祥桴鼓相应。张作霖誓死维护。打倒媚日政府呼声响彻全国。激烈的电战持续到1922年暮春，奉军大举入关，直军紧急动员，北中国风驰云涌……

4月19日，11师出关参战。

新城誓师，八个月积忿化为一声怒吼：“谁再回来是龟孙子！”脚一甩，老布鞋几乎砸到刘镇华头上！

正是罌粟花盛开季节，长潼大道红光耀眼。

史载 冯军出关大派捐 ,长安商民‘ 关门锁户 惊恐万状 ’。

冯称 知事邓长耀‘ 一辆洋车一蒲扇 清气两袖离长安 ’。灞桥折柳相送者‘ 数以万计 ’。

胡景翼率陕军第 1 师尾随冯军出关。

4 月 28 日清晨 ,直隶原野响起隆隆炮声 ,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

兵列喷着黑烟驰过郑州市区 ,血水如雨泼溅。

谣言如野火蔓延 :张胡子抬柩拼命。小日本出兵助战。“刺儿彭’ 喷血蹈阵 王承斌东路倒戈 ——5 月 5 日 天崩地裂一般 前线兵溃了 老吴头刀一丢 朝南咚咚三响头 三爷 三爷 夭亡我中国了 ! 红光一闪 ,—— 铁路棚户区哭声四起 !

黄昏 ,京汉铁路沿线响起连绵的爆炸声 ,豫督赵倜倒戈。这正是李鸣钟旅迂回大灰厂 ,奉军全线崩溃的时候 !

刘郁芬 44 团和第 8 混成旅彭开乾团死守郑州。

二里岗上留下了数以千具的军人白骨。

8 日 赵倜逃沪 宝德全反正 豫军兵溃。

10 日 ,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 ,冯玉祥接任豫督。吴佩孚电荐宝德全为军务帮办。

14 日 ,冯玉祥抵开封。各界代表车站恭迎。听到的 ,却是撕心裂肺的啣哭声 !

宝德全被手枪队拖出了迎迓的行列。

嚎叫声响彻了月台 不能杀我呀 我有功呀 !.....

雨声哗哗。枪声闷哑。

第一次直奉大战最后一枪。

雨过天晴，新督入省。治豫大纲，煌煌十条。清乡剿匪整理财政刷新吏治移风易俗会剿“老洋人”驱旗人出满城兵工浚惠济河查封第四巷妓女院剪辫子放裹脚修车路栽电杆教育经费独立整理豫泉官钱局鼓铸铜元相国寺五百罗汉化为钱抄没赵倜逆产——一时雷厉风行，万象更新！

“赵倜坐河南天高三尺三”。天高因地低地低缘搜刮。汝南老家浮财二牛抬杠拉了三天三夜。“西屋太太”房里抄出了金尿盆。花园里探出了钱窖，火把照耀之下，绿幽幽地似进了矿硐。11师连发5个月欠饷。邮局汇钱的军人排成了队。

有了钱就扩军。吉鸿昌梁冠英们“奉令探亲”白花花的洋一摆，青皮后生眼都直了。你七十他八十地领回来，军务处长算盘一拨拉两万啦！

演武厅“文武大会”，学兵团大招兵。莘莘学子纷纷投笔从戎——普天之下谁不知道11师是救国救民的队伍？张岚峰郝鹏举黄樵松张宣武，西北的中生代。

有兵得有枪。托总理老弟张绍程去洛阳。吴佩孚跳足短衣地正画“一笔虎”张绍程摇头晃脑地大加称赞。老吴说老二你是喝洋墨水的书法不懂“一笔虎”海内三大家张绍程说三百家也不中。大帅这虎是林中虎月下虎虎虎生威！说得老吴眉开眼笑，当即给汉阳兵工厂厂长下了手谕。

平民督军。骑自行车喝糊辣汤不准军人坐洋车给警察缎子鞋敬礼，一时满开封都是灰不溜秋的土布褂子，好似前清死了皇上服国丧。

以军治政。军棍打得相国寺光腚猴抱头鼠窜。堂堂潢川县正印车某给赵倜姨太太进绣花弓鞋，皮巴掌打得满嘴流血。有天皇陛下臣民撒酒疯，鞋掌打得杀猪般叫唤。

名人梁启超赴汴讲学，讲到明治维新日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时，一声长嚎“我等国人竟何以不如人耶！”几百军官放声大哭，惊跌了梁先生眼镜。

怪人蜚声中外。沪上某英文周刊评选中国十大名人 三万五千张选票 孙中山第一 冯玉祥第二 吴佩孚第三！

吴佩孚虎踞洛阳睥睨四海，把督军当小媳妇，冯玉祥这媳妇资格比婆婆还老。杀宝德全吓了老吴一跳 把持税款又是一跳 募“黑兵”再一跳。河南变成了个斗兽场。西头一只老虎，东头一只豹子。隔着个郑州咻咻喘哮。

高粱红了。吴佩孚下令遣散 11 师“黑兵”。

冯玉祥回保定为父母扫墓。茅庵孤灯，哭得凄凄惨惨，拉都拉不起来。

金漆朱轮马车把孝子接到直鲁豫巡阅使署。曹锟说你哭啥。一句话勾起伤心事 扑通跪下“三爷 玉祥是没娘的孩子！……”

稗官野史 不可全信 亦不可不信。

10月31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调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
“黑兵”增编第 7、8、25 三个混成旅。

11月10日 吴军监视之下，3万官兵登上了北上列车。

黑烟突突地接上了晦暗的云层。

汽笛声回荡在苍凉的原野上。

6个月督豫结束了。

晓风残月，军号连绵，喊操声跑步声军歌声口号声一波波地漾

开晨光。南苑，新的一天开始了！

南苑，中国第一营。

入南苑是条虫，出南苑是条龙。

军人的炼狱，将星的摇篮。淬砺剑锋，百练精兵。

冬夜筑城。不准张灯，不准举火，一镐一个白印印。一夜筑城
40里，冻伤冻残好几百！

风雪越野。脱鞋 脱袜 脱棉衣！一夜120里，一路冰雪一路血！

浴水检阅。风狂雨暴，洪水滔滔。三万个士兵三万根桩，纹丝
不动！

三操两讲。饭前瞄十枪 饭后劈十刀 睡前举十回石头 睡后练
十回杠子。周检查月考核季检阅。礼拜天整理内务栽树浇菜灭苍蝇
作礼拜。主说苦呀，兵说苦呀！

学兵团团长石敬亭训话：军人要忍人之不能忍，耐人之不能
耐，大风大雨站得稳，才能救国救民！

灰蒙蒙的太阳照耀着大红门的巨幅对联：

劳则成国富 / 苦则成国强 —— 毋忘国耻

兵营是工场。兵学工。培养木工铁工泥瓦工 不学会一门手艺
不准退伍。11师火车牌罐头誉满京华。

兵营是学校。600字读本，800字读本，一天认两字 年节能写
平安信：父母高堂在上，儿在军中万事平安——末尾总有一句：奉
检阅使之命，小侄冯玉祥拜老伯平安！

兵营是家庭。董树棠 上士 打赵侗负了伤。卧床经年 浑身秽
臭。冯氏亲为擦澡。大换血 胳膊一伸 先抽我的 兵哭了 检阅使
比俺爹还亲！

棍棒之下出将军。

宋哲元 上课迟到 5 分钟 20 军棍。

鹿钟麟，厕所飞苍蝇，罚跪两个钟点。

张凌云 唆使兵打架 掴掌 50 自报数。

冯打官，官打兵。两头打的是红人，噌噌噌地往上升。

“张自忠扒皮 梁冠英扁担 嘴臭不过石友三”

“石友三的杠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

不打不骂 当个参谋一边挂。陆大分了 30 个学生 跑了 26 个。

没跑的是张克侠、何基沣、董振堂、李兴中——三个共产党和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

军官结婚。送锅碗瓢勺外加纺车 1 部。下级给上级送礼 军棍 50。

眷属生育。军医院设妇产科，聘露茜小姐为护士。西式接生，母子平安。

子女教育。今是幼稚园 求知小学 育德中学 培德女校。经费充裕 自成体系。宋哲元太太母女同班 传为佳话 佟麟阁夫人学习刻苦评为“模范眷属。”小孩子淘气 校长代行家法 训育室军棍一排排。

三万人一个家，冯是家长，威严而又慈祥。

冬日朦胧的阳光照耀着教堂的尖顶。灰色的军阵在寒风中肃立。

刘芳牧师眼含泪花。

“主呵 收下这些可怜的羔羊！——阿——门”

“——阿——门！”三万个喉咙一声吼 震得寒鸦惊飞 树挂唰唰断落。这是一个无比庄严、无比肃穆的时刻 管风琴悠扬 赞美诗

嘹亮，水龙哗哗地喷浇着圣水，闷雷似的祈祷声漾上灰蒙蒙的云端。上帝都动容了！

1923年 腊月大布道，一次洗礼七千。

基督教将军的声名传遍了新旧大陆。

四年五月七日 二十一条件。

日本要挟我国 欺我四万万。

同胞奔走呼号 冒死赴国难。

况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1923年4月 旅大租借期满。日本政府以 21 条为据 拒绝中国收回。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

21 款卖国条约 21 个重磅地雷。 21 响爆炸震撼了城南！

军人心是冷的，血是热的。热血军人以铁和火来抗争！

哀乐低迴 国旗半垂，《国耻歌》撕心裂肺。

青纱漫漫 铁流滚滚 铁血救国的吼声响彻了北京……

模范军队声名远播。驻京武官来华旅游者南北政要各界名流学生代表团，城南道上参观者络绎不绝。

邮局商店银行学校澡堂教堂设施一流的野战医院。学兵团教导团高教团欧战史日俄战史国际法孙子兵法高水平的教官低文化的学员。伙食卫生内务整洁士兵身体强健队列威武雄壮。马可尼无线电毛瑟式步枪马克沁机关枪。克虏伯山炮野炮爆炸声隆隆冲杀声惊心动魄画着仁丹唇髭的人头靶在硝烟中颤栗。军事表演把参观活动推向了高潮，日本武官提出了强烈抗议……

使节们看到了民族主义可怕的崛起。

政要们看到了令人生畏的武力。

学生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南苑 潜龙嘶京华！

1923 年春夏之交，北洋政府破产了。文官索薪军人闹饷教授罢教公使下旗蒙藏院关门高法院闭厅参谋部砸财政部冯玉祥大闹国务院，北京一片混乱。

政潮下翻涌着一股黑水，曹锟要当总统。

政潮持续到 6 月 7 日 冯玉祥率京畿军警代表团包围总统府。索饷不得，悻悻而去。事态急剧升级。8 日 天安门万人聚会“公民团”呼天抢地过市。9 日 警察罢岗 骆驼上街“口袋队”出动。10 日，军官团再次冲击总统官邸。东厂胡同嘈吼汹汹，黎宅水电断绝。12 日，冯玉祥向黎元洪面递辞呈，兵变的消息如野火蔓延。火车站人山人海。北京饭店爆满。大栅栏下栅。东交民巷洋兵紧急出动。京师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13 日清晨 总统代表再次赴检阅使署。冯玉祥说：“空言挽留无济于事。12 点前若不拿出 300 万元来，本军将自由行动！”

黎元洪忿而出京。

王承斌拦车劫印。

枪声震撼了中国！

10 月 5 日 曹锟当选为民国第 5 任大总统。

480 张选票，1356.7 万元价款。讨伐贿选声浪响彻南北。

冯玉祥电贺曹锟当选：“群情鼓舞各界欢腾天增光辉风云绚彩从此四海永靖”

曹锟特任冯玉祥为扬武上将军 李鸣钟为刚威将军 张之江为洗光(guāng)威将军 刘郁芬 鹿钟麟 宋哲元为将军府将军。

沪报刊出巨幅广告 悬赏“缉拿贿选干将冯玉祥”！

寒冷的冬季，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反直三角大同盟艰难地形成了。

贿选风波过去，曹锟成了臭狗屎。冯玉祥上书设谏官摒小人开言路纳贤士讨了个没趣。“玉祥从此专以拱卫京师，不事内争”——沮丧、消沉、饱蕴愤怒的声明迅速地传到了岭南、关东。

南苑道上，秘密使者络绎不绝。

12月14日 马伯援离京返粤。

冯玉祥的教友。孙中山的代表。

“请转告南中 玉祥非无心肝之人！”大红门相送 冯玉祥说 浓眉下堆砌着痛苦。“我是要革命的，请假以时日！……”

马伯援叹了口气，伸出了手。

汽车驶出了营门。冯玉祥久久伫立。

寒风在空旷原野上呼啸，扬起一波波雪雾。天地间浑浑沌沌的一片……

一、北京政变

一方青石阿物儿。说圆不圆，说方不方。齿齿垆垆地鏊了些沟槽儿。

磬。不知哪年哪月出自哪朝哪代古墓——也许是仰韶先民碾剥谷物的磨盘。

此物年深久远，得天地之正气，钟日月之精华。卜以国事 百试百爽！军人含笑说。默祷片刻。击。

啪！啪！，啪！——当——当——当……

金声玉振 渊渊清越 残阳夕照 漾起一片血光。

兵事决。

第 1 章 四照堂点兵

张氏破坏大局 蓄谋已久 实难再事容忍 不得不以国家权力
强行制止……望各位将领督率所部 相机剿除 克日肃清！

——讨伐张作霖令 曹锟，1924. 9. 17

1

炮火像闪电撕开南方的秋季，杭嘉湖平原腾起滚滚浓烟。1924
年 9 月 3 日 江浙战争——齐（燮元）卢（永祥）之战爆发。

曹锟下令讨伐浙卢。张作霖问罪曹吴。孙中山宣布北伐。段
祺瑞通电讨直。反直三角大同盟开动，战争的暴风雨越过江淮河汉
急驰北移……

2

9 月 10 日 孙岳来到南苑 祭祀冯玉祥新落成的昭忠祠。

一个高瘦的军人 高阳大学士孙承宗之后。甲申国变 孙承宗
集邑人抗清 兵败被俘 骂不绝口 被清兵缚于马后活活拖死。以此
之故，孙氏族人有清三百年不仕。那孙岳 20 镇时就是有名的激烈
分子 与冯玉祥换过帖子。滦州举义失败 青衣毡笠 游侠四方 与
胡景翼华山结义 入皖投二次革命——游来侠去 却成了曹锟的义
子 官拜大名镇守使兼 15 混成旅旅长。

冷雨凄风 黄叶满地 长长的青石甬道……

陵园松柏掩映，十字架层层叠叠，湿漉漉地泛着青光。

灵堂。烛光摇曳，青烟缭绕。披着青纱的镜框里，施从云、王金铭目光炯炯。阵亡官兵牌位密密麻麻；黑漆金字，如繁星闪烁。

陕西、湖北的迁来了。河南的太多，在郑州买了块义地。四川、湖南的时局不靖，留待来日了。冯玉祥凄然地说。

“民国十有三年，战死城南者何止千万！不知还有多少抛尸荒野，暴骸烈日，精魂忠骨，名祀忠烈，也算死得其所了……”孙岳慨然一声长喟。

哗哗雨声中，宾主走进墓地中央的亭子。

草亭。斫木为柱，稻草苫顶。檐水如珠帘泻下，一地汪汪的水泡儿。

“焕章，我记得这里原是座琉璃亭。”

“拆了，庐草顶。”冯玉祥说，扭过头，“二哥，你是信佛的。佛云积德上天，作恶下地——你我百年之后，魂游何方？”

“那还用问！要下地狱的——杀孽太重啊！”孙岳咧嘴苦笑，感慨大发。“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我肩上的花花还不都是兵血染红的！”

“阎罗升殿，来者何许人也？”

“余乃军阀一走狗！”

“堂堂孙大学士之后，统兵三千之镇守使，竟甘为军阀之一走狗！”

“岂但我孙某！就是那些统兵三万威镇八方的人物，不也是长吁短叹，徒呼奈何，我为走狗，彼乃功狗！”

四目相射，抚掌大笑。

“说真的，二哥！”冯玉祥沉痛地说，“国家弄成这个样子了，还要打仗，老吴狂妄自大，南征粤，东攻浙，西援川，这回又要对奉开战，兵杀四门，真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等七尺男儿不能自己，由人

驱杀于内战战场。活着，何以面对国人；死了，又何以面告先烈！”

泪花闪闪。孙岳垂下了头。

“总统缺德，老吴无能。此战一开，不知要增添多少孤儿寡妇，国家又要丧失几分元气——你我身为军人，难道竟怯于抗争！”

孙岳半晌才抬起头来，一声冷笑：“焕章，三爷对你不薄，又许你东三省巡阅使，你——”

“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我早已昭告中外，不事内争！”

“战事一开，军令如山！你敢抗命？”

“……”

目光如剑，直直地逼向冯玉祥。

“我，可惜我势单力薄啊——”仰天一声长啸，泪水淌下来了。

凄风卷着冰冷的水沫掠过团河废宫，草亭烟雨迷蒙，水声哗哗

……

隔日。冯玉祥回到西城旂檀寺检阅使署。

有客来访。陕西土腔，夹袍毡帽，双梁缎鞋，阔脸蒜鼻，腰粗如桶，压得洋车弓子吱吱响。一声肥喏，冯玉祥出迎。

夜半客辞，站小岗的入内。一屋子烟雾腾腾，纸灰飞扬，仿佛走了水。抬眼桌上，厚厚一沓公文稿纸撕得只剩下几页。

小兵撅着嘴，逗得检阅使哈哈大笑：“有朋远来，不亦乐乎？”

检阅使兴致极好。哧地又撕下一张纸，画了个三角，里边套个小三角。“这是啥？”

“三角尺！”兵说。想起了参谋们用的那种东洋赛珞璐尺子。“好好，三角尺！”冯玉祥乐不可支。涂去，又是一个三角，下边底接底、角顶角地又画上两个；“这像啥？”

小兵歪着头看了半天，想起了清明上坟用的那种纸扎活，脱口而出：“金斗！”

“对对金斗！”检阅使快活地拍着小兵的肩膀，“好聪明的孩子给死人烧的金斗！”

火焰噼噼剥剥地舔着稿纸，灰袅袅飘起。金黄色火焰映照之下冯玉祥一脸笑容。

3

激烈的电报战持续到9月12日嘎然而止。奉天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三井银行奉天支店门口人山人海，奉钞兑中钞，中钞兑日元，日元兑大洋——支店长天野梯二先生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松井七夫少佐来啦。

少佐是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的顾问。陪着一位穿便服的中国军人。熟人，保安司令部的收支处长。寒暄了几句，从皮包里取出一张张作霖签名的支票，要求在天津兑付。

没什么问题，天野先生说——中国政局一动荡，就有这种诡秘的支票往关里飞！不过，100万元毕竟不是一个小数字，躲进出纳室很仔细地鉴定了签名后，才办了嘱托。

“天野君，得麻烦您啦，您恐怕得亲自去一趟天津，不然就来不及啦！”少佐把嘱托又推了回来。

支店长怔住了。厚得像瓶底一样的眼镜片后边，小眼睛使劲地眨着。“您能解——”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这是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少佐摸着刮得发青的下巴，傲慢地打断了天野先生，“请立即出发！”

天野先生乘坐战前最后一列客车抵达天津时，已是凌晨三四点钟的光景了。土黄色的军用汽车把他送到天津支店。满满一麻袋中国银行钞票点完，天已蒙蒙亮了。汽车又驶入海光寺屯驻军司

令部 吉岗显作司令登车。熹微的晨光中 开到日租界寿街 停在一幢欧式小楼前。一声喇叭 厚实的大门无声地拉开了。雪亮的车灯照耀下 天野先生瞥见铜牌上的段宅字样 喉咙里咕噜一响 北洋虎！

清晨 8 点，一辆黑色的道奇牌汽车拉着天野先生的麻袋驶出了段宅。雾气消散 电车叮当 报贩子尖利的吆喝声撕开了浑浑沌沌的市声——

卖报 卖报 奉军攻占朝阳！

看报 看报 山海关打响啦！

.....

道济车按着喇叭 驶上了京津公路.....

3

13 日 奉军攻占朝阳 直军抢占山海关。苍凉的长城隘口 响起了炮声。

16 日 张作霖致电曹锟：“余本拟再行遣使来前 徒以列车交通已断 因此 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

秋日晴朗的天空上 响起了飞机马达的轰鸣声 奉天空军大编队飞越长城 炸弹挟着尖利的呼啸 覆水般地倾泻而下。秦皇岛房倒屋塌 浓烟冲天.....

曹锟下达讨伐张作霖令——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4

洋刀在空中猛地一顿，军乐响亮地奏起来了。

17 日 战事打响后第 5 天，直军总司令吴佩孚才由洛阳珊珊

抵京。内阁总理颜惠庆、副总司令王承斌以下京师文武大员到西车站迎接。

军乐激昂 羽纓抖动 仪仗队刀枪鲜明 吼声地动山摇。总司令抑制不住满腔豪情，亲自指挥卫队营少年兵团和迎迓的大员高唱《满江红》：

怒发冲冠 凭栏处 潇潇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壮志饥餐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

车队驶过由于戒严而冷冷清清的长安街，驶进了新华门。

17 日 当直系四照堂军事会议开始的时候 东起渤海湾 西抵热河山地 千里边墙枪声已响成了一片 直军警备队、巡防营狼哭鬼嚎地退下来了。20 万奉军如汹涌的洪水，扑向苍凉的古长城。

.....

一支渴望复仇的军队。两年前拽甲弃盔地逃出山海关时 张作霖终于认识到 匪气十足的奉军根本不是久经战阵的直军对手 他那帮绿林哥儿们更不是指挥大兵团的料。痛定思痛 整军经武。张学良出长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保定陆大日本士官毕业的少壮派军人崛起。不留情面地裁汰老弱痼庸。撤销大而无当的军、师番号，以旅为战略单位对全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编。实兵演习 参谋旅行 全军校阅。一船船大豆出口，一船船军火入港。几千万元的巨额投资把奉天兵工厂扩充为全国最大、远东有数的综合“造兵所”

.....

两年磨一剑，复仇的铁火滚滚南流……

20 万人，300 架飞机，10 个重炮团。

第 1 路，7 万人 郭松龄、姜登选指挥 出锦州 杀向山海关。

第 2 路，4 万人 张宗昌、李景林指挥 出朝阳 杀向喜峰口。

第 3 路，4 万人 许兰洲、吴俊升指挥 出彰武 杀向古北口。

……

巨幅燕辽边区地图上三支粗大的箭头呼啸南下，一室军人屏住了呼吸，仿佛听到了长城轰隆隆的崩塌声！

“统帅部判断，”参谋长张方严重地放下标图杆，“敌人是以重兵抑留我军于山海关正面。能进则席卷京津；不能进，则策应二、三两路由喜峰口入关，截断京奉路，压迫我主力于边墙以南、海湾以西与滦河以北三角地带，聚而歼之！……”

深殿重院，市声隔绝，静寂得能听见咚咚的心跳声。1924 年，直系将领们再也没了上次大战时那种同仇敌忾的精神了！当奉军磨拳擦掌地整军血耻时，直系却陷入空前的倾轧之中。奉系与国民党和皖系结成了大同盟，直系却因为穷兵赎武而四面树敌。奉系把几千万元投进了兵工厂，直系却把上千万元巨款投入了贿选！闻鼙鼓而思将士，时间的风雨却无情地锈蚀了一切！

只有一个人还信心十足，吴佩孚。

隼眼一扫，军人们一下子挺起了腰板。

“奉天欺我无人 本帅姑从其所想 洛阳会议布置绝不变更。现在宣读命令！……”

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三路来犯，三路迎击。

彭寿莘为第 1 军司令 指挥 9 师、15 师、23 师及 12、13、14 混成旅抗击奉军第 1 路；

王怀庆为第 2 军司令 指挥 13 师与热河毅军出喜峰口，经平泉、凌源迎敌第 2 路；

冯玉祥为第 3 军司令 指挥 11 师及第 7、8、25 混成旅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迎敌第 3 路；

张福来为援军司令，节制 14 师、20 师、24 师、26 师和陕军 1、2 师，听候调遣；

直军最精锐的、吴佩孚自兼师长的第 3 师为统帅部预备队 留驻丰台长辛店。

“张胡子藐我武功 破坏和平。此次外引东洋小鬼 内联安福余孽和孙文国民党 妄图颠覆我民国政府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全体将士务必同仇敌忾，直捣黄龙，扫穴犁庭！使其再无滋繁之地！”

蓬莱土腔，鼻音重浊，震得大厅嗡嗡作响。

“请总司令明示空军的任务！”空军司令赵玉珂起立。

“侦察敌情 轰炸敌人阵地！”

“海军呢——”海军司令杜锡圭不满地问。

“升火待发 本帅自有安排——还有啥？”

冯玉祥合上小本子，黑着脸站起来。“本军远出古北口 粮秣如何供给 兵站如何开设 请明示！”

“不设兵站 就地筹粮。”吴佩孚边说边扣小褂扣子。“本帅南征湖湘 就是不设兵站的 嘻嘻 军地两利！”

会后，吴佩孚说了个中诀窍：支应局牌子一挂，士绅们大发其财 军地两利 何必自讨麻烦。冯玉祥说，口外不是湖湘，百里不遇一户人家，到那里找绅士去！就是粮秣可取之于地方，棉衣呢？枪弹呢 兵饷呢 诃得吴佩孚连呼头疼：“找李六、曹四去。一吁 姥姥的虱子！”

5

战争是什么？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战争是金钱的较量。

枪一响，发双饷，打到北京再领赏。1924年9月当戴着狗皮帽子穿着簇新棉衣的奉军士兵怀里揣着叮当响的大洋扑向长城的时候，战争的天平就已经危险地倾斜了。

兵败收支处——民国实录 北京，1924，9

●战争经费预计需洋 5000 万元。（旧报）

●山东湖北省议会通电 决不出一文用于战争（旧报）

●财政部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 528 万日元。向中华汇业银行借款 760.8 万日元。（《民国大事记》）

●财政部拟以崇文门关税作抵，发行债券 400 万元 辅币钞票 200 万元，四二库卷 400 万元。（《民国大事记》）

●吴佩孚宴请中国交通金城盐业四银行经理 借款不遂 以枪兵扣“四大财神”逾夜。张公权、钱新之认款 120 万元。（《文史资料选辑》）

●吴佩孚宴请京中达官富豪。曰 诸公来此襄助 曷胜感激。实因军费支绌万分，敢请各位出面帮忙，代为筹措。每位担任一百万元 此数在各位不过九牛一毛 在国家利益无算矣 他日战胜 即发公债偿还 幸勿见却。云云。言毕即去（《北京政变记》）

●曹锐、李彦青出任兵站总监、副总监。人问何以用此混账 吴云 让彼等出出血（《北京政变记》）

按 曹锐即曹锟之四弟 京中呼曹四。锟无嗣 锐子兼祧。带兵

经年，聚敛甚丰。

又：李彦青即李六。保定南关某澡堂擦背工，因侍候曹锟甚小心而蒙赏识，不次提拔为总统处收支处长，掌直军数十师军饷和曹锟八千万元之私产。营私舞弊之班头，军人恨不得食肉寝皮。

●曹锐离津赴京，幕中某友阻其行曰：吴佩孚不怀好心，四爷勿中其计。不听（《北京政变记》）

●大军出征，李六折扣如常。视各师与总统之关系密切，或双饷扣 2 万元，如吴佩孚第 3 师 曹英之第 26 师 或单饷扣 2 万元，如靳云鹗之第 14 师 彭寿莘之第 15 师。收支处外骂声嘈杂。有军人云 上火线放两枪就对得起他曹家了（《北京政变记》 冯玉祥《我的生活》）

●陕军第 1 师领饷 李六留下收据 言明日取款。翌日去时 李氏故作惊讶，款不是已取走了吗，出收条遍示众人。军需忿而与其撕打。胡景翼哭诉总统 曹锟云谁叫汝办事马虎。含恨而去（《北京政变记》、《我的生活》）

●冯玉祥持曹锟之手谕领陆炮十门，奔走多日不得手。乃多方凑洋十万元送李六 旋即领出。冯怒语人曰 吾人一日得志 先杀此小人！（《北京政变记》、《我的生活》）

炮车辚辚 军乐响亮。出征的队伍流水般地淌过京师大街……

21 日 冯玉祥到怀仁堂辞行。大将出征 慰勉有加。正话说完，曹锟一声感叹：“焕章，你穷成了这个样子，还给我送钱，真是！……”

冯玉祥眼发黑。半晌才缓过神来。

“三爷 您开销大呀 这钱送您吃点心！”

“自己人 多不好意思！”曹锟感慨地直摇头。“这回好好打吧！胜了，到东三省当巡阅使去。唉，你也穷了这么些年了……”

“谢三爷栽培！”冯玉祥一声暴喏。欲言又止。

曹锟说有话你直说，咱爷们儿谁跟谁呀！

“三爷这次奉张作乱，倾巢而出！玉祥敢断言，不经苦战，决难取胜！”

“是这话！”曹锟直点头，“我就不同意子玉说大话。什么扫穴犁庭，黄汤灌多啦！我那位亲家，这回真的发了狠啦！”

“三爷英明！”冯玉祥激动地说，“打仗最怕胶着！一旦迁延日久，难免人心浮动，弄不好要出乱子。京畿根本，不可无兵！”

曹锟说就是这档子事呀，不要紧的，第 3 师不是留在京里了吗。

“不是这话，第 3 师是全军总预备队，决无在京长驻的道理！前方一吃紧，非抽调不可——那时京里不是空了吗？”

“唔，唔，是这理儿……”曹锟摸着光亮的胖脑袋，若有所思，半晌斜睨一眼：“那么，你看调谁替咱看城门？”

“孙岳——15 混成旅留在大名干啥！”

啪，曹锟一拍脑袋：“对，对，调禹行来——他看门，我放心！”

9 月 22 日，洪水般的喧嚣声中，冯军全部开出了德胜门。

第 2 章 秋风古北口

捷密。滦平冯总司令 此间形势危急 不有意外胜利 恐难挽回
成密。滦平冯总司令：职亲赴丰台视察 3D 已作好 乱
势

成密。滦平大树：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

成密。北京金银：众意金同准 日晚班师

——北京政变密电，1924. 10. 18

1

10 月初旬 山海关打成了火海。北起九门口 南抵老龙头 五十里长城沿线重炮轰鸣 炸弹啸叫 弹雨泼溅 雷阵隆隆。长城被雾格澄澄的尘埃笼罩了，冲杀声悲壮地漾进血雾洒红的天空……

烟尘翻卷着 奔涌着 匀匀地铺满了海面。太阳旗星条旗米字旗 嘭嘭地抖着冲击波。老龙头海面军舰麇集。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1924 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炮声震撼了远东，几十艘大国的军舰由旅顺口吴淞口青岛港海防港甚至由椰风习习的吕宋湾开到了渤海湾。美舰为直军舰炮校正炮火 日舰为奉天飞机指示轰炸目标 英舰骚扰奉军通讯 日舰干扰直军电台。几十部大功率电台一齐开动 啸叫声充斥了天空……

一个悲剧。一条扬子江一堵长城 把可怜的中央之国切成了三大块 江南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院 墙北是大和民族的禁脔 江

北墙南广袤的华北则是东西方列强争夺的蛋糕！素以爱国军人自诩的吴佩孚吴大帅和对东洋小鬼深恶痛绝的张作霖张大帅，不幸地成了列强在华利益的守护神。民国军人的悲剧，一个积弱民族的悲剧！

炮声如闷雷滚动。海岸硝烟弥漫。一团团桔黄色的火球在烟尘中迸闪 暗红色的铁水无声流泻。忽明忽暗的闪光中 攻击的队伍如潮水涌流。潮涨潮落 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灰色的队伍漫上去的时候 日本护卫舰上就响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 进攻的狂潮呜咽着退下来的时候 英美驱逐舰上就爆发出兴高彩烈的欢呼声。军官举着望远镜 水兵们挤满舰舷 飘带帽抛舞 口哨尖利 狂热得像绿茵场上的啦啦队……

血阳沉沦 炮声平息。长城在血雾中屹立。铜器般的震响声中，潮水倒退了下來。殷殷的 粘粘的 掀起十几英尺高浪 满海浮尸奔涌！

一日赛事结束。舰队哗哗起锚。港湾里手旗飞舞 信号灯咔咔闪烁 汽笛声响亮地回荡在水面上。

——Good night, yellow monkey! (晚安 黄猴子！)

——Good-by, tomorrow! Yankee (明早见 美国佬！)

K. 卡尔文中尉“坚”号驱逐舰航海长 在秦皇岛锚地记下了是日观感。

“……令人震惊的中世纪式拼杀，一个角斗场……绞肉机！……”

“老托情愿输掉一盒哈瓦那雪茄 如果‘好汉队’攻进球门的话。只有傻瓜才会上他当，除了性急的日本猴子……”

“我得承认少校的评论 中国人是最勇敢的士兵。如果他们不是互相厮杀 并且用好的武器装备起来的话 将会出现多么可怕的

前景！……”

涛声朦胧，夜风习习。二十年后在瓜达卡那尔海战中大出风头的中尉写下了最后的感叹——

“可怜的中国人！”

（引自《星条旗下的涛声》，K. 卡尔文，美国纽约，1948）

2

秋日晦暗的天穹下，外长城如苍龙蜿蜒。

10月1日第3军开到古北口。在关下杨令公庙里开设了司令部。

十月金秋，正是京里有闲阶级太庙吟菊西山赏枫的季节，古北口却已草木萧瑟黄叶满地，一派初冬的凋零景象了。风沙卷着炮声从口北高原呼啸而下。

建平陷落。辽源陷落。平泉被围。

毅军溃败。13师溃败。热河危急。

口北道上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镐锹声，第3军开始修桥筑路。

王承斌字孝伯直军副总司令。10月4日捧着总统颁赐的七星狮子军刀出京督战。军法执行总监车庆云率20名刽子手同行。

京热大道冯军绵亘不绝。前锋第7、第8混成旅已与奉军接上了火，后卫还甩在京北密云。沿途所见，出操的出操，上课的上课，帮老百姓收秋的收秋——还有一支大部队在顺义牛栏山打野外，大炮咕咚咕咚乱响。一问，是鹿钟麟的22旅。气得车庆云直骂老冯混账。

车队卷着枯叶驶进古北口。杨令公庙军部里，王承斌递交了吴佩孚的亲笔信。

“孝伯！拆信阅罢，冯玉祥的脸变得很难看，既不设兵站，又不叫修路运粮，三万人喝风，扇屁去，口外这么冷，五个兵一件棉衣，放哨都轮不过来，叫我如何疾进！”

“为帅者不恤下情，大局危矣！”王承斌低头向火，直叹气。

“岂只是不恤下情，害人之心久了，他是巴不得把我冻死在这鬼地方！前年在河南……”积怨甚深，冯玉祥悲忿得流下了眼泪，“这个兵我带不了啦，叫他来指挥！”

王承斌唏嘘不已。他是关东旗人，入民后才冠了个王姓，与吴佩孚同为曹锟部下。为宗社党的事让吴佩孚告了一状，差点丢了脑袋。上次大战把 23 师师长给撸了，给了个光杆直隶省长，防反侧。驱黎迎曹，拦车劫印，差点逼死黎元洪，为贿选立下汗马功劳，谁知仍然信不过，发配到口外监军。消沉得很。半晌说：“我是吃过他大亏的。斗不过绕着走，有啥办法？”

“有啥办法？”冯玉祥黑着脸，一声冷笑：“慢——慢——走！”

王承斌心里一格登，猛地抬起了头，他想起了一个人一件事——辛亥年 11 月，冯国璋南下武昌。军次彰德，谒拜息影迥上的袁世凯。请教方略，那老袁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句话：“慢慢走！”——轻轻三个字，断送了大清朝三百年国运龙脉！莫非他……心扑嗵扑嗵地跳起来了。

冯玉祥却掉转了话题：“孝伯，你我同命，请卜以胜负。”

“经之以‘五事’，非苦战决难取胜！”王承斌语极悲观。孙子论战，道天地将法，为决胜之五事。“其他不论，以‘法’而言，‘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论主用，咱们就先输了一着，你们走后，老吴在京里强讨恶索，闹得鸡飞狗跳墙，才弄了百十万块钱——一个兵不到 5 块，这个仗咋打？”

“五事，‘道’为首！”冯玉祥说，拣块木炭扔进火盆，噼噼啪啪地迸起一串火星，“道者，令上与民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

生而不言危 故‘七问’先问‘主孰有道’——孝伯 主孰有道？”

“三爷 三爷他——”

“三爷无德 立身不正！”冯玉祥腾地站起来 大声说：“其他不说 就凭他重用那帮变童小人 就已人心丧尽 老吴狂妄自大 穷兵赎武，这回非栽个大跟头不可！——难道吾汝与其偕亡？！”

狂风摇撼着庙门，窗纸嘭嘭作响。副总座没有血色的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半晌 抬起头 吃力地说：“焕章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国事如此，你看着办吧……我，我跟三爷关系太深了呵！……”

青虚虚的长脸上 汗珠淌下来了。

5 日清晨 刚送走王承斌 副官就神色紧张地跑来了：“那边来人啦！”

来客马炳南，一位矮胖的小老头儿，由 11 师骑兵团长张树声陪着。皮帽一摘，满头冒热气。

“总算见着您啦！”马炳南气喘吁吁地说。“王承斌在前 咱在后 吓得不敢走——”说着两人一齐把手伸进怀里 掏出一绺纸，一拼 原来是封信。

八行笺。核桃大几十个字。秉烛看过，一晃，明亮的火焰升起。

“雨帅还有什么话！”冯玉祥满面笑容。

“雨帅说 论亲谊 他与三爷是儿女亲家 论私交 多少年的老弟兄。但个人事小 国家事大 为了国家亲谊私交全甩啦！”马炳南神色郑重地一字一句地复述着张作霖的话，“雨帅又说，曹锟贿选，是北洋的耻辱。这次兴兵靖难，义无反顾。望检阅使携手同干，为国立千秋功业！”

“既然雨帅共襄义举，有几件事不能不说个明白……”冯玉祥说，盯着打扮得像个皮毛商的奉天密使。

马炳南点点头，“临行之际 俺们大帅亦有交待的！”

“那好 我就直说啦 第一 奉军决不入关！”

“不入关岂能击败曹吴！”马炳南高声说，“俺们大帅的话是 事成之后 奉军扫数出关 不留一兵一卒 以昭天下无私！”

“事成之后 事成之后……”冯玉祥自言自语地踱起了步子。烛光摇曳 魁伟的身躯映在墙上 忽长忽短。猛地站住 与参谋长刘骥目光一碰 点了点头，“唔 话这么说也好——第二 事成之后 请孙先生主政 段先生主军 我与雨帅都不入中枢。以军人不涉政治 为 民国开一先河 唔？”

马炳南松了口气 爽快地回答：“这没问题 俺们大帅对中山先生道德文章极为佩服 常说老憨只配出蛮力气 国家要弄好 非得中山先生来不可 至于段先生 老前辈啦 这一二年居间联络 功在民国——不出山也要把他架出来！”

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 气氛一下子轻松了。先决条件谈妥 马炳南代表奉方要求冯军滞迟向平泉进军 已开抵前线的张、李二旅停止进攻，以便奉军突击喜峰口，冯玉祥痛痛快快地全答应了。刘骥代表冯方要求奉天接济军饷 马炳南告已早有安排。下来，联络标志——冯军佩白布红日臂章，奉军佩黑布白日臂章以及具体办法很快都达成了协议。更深夜寒 炭火融融 宾主脸上都漾着亢奋的笑容。

马炳南满面红光——他原是张作霖留京照料顺承王府私产的 因与张树声²⁰ 镇马队时老同事关系，鬼使神差地成了张冯之间秘密使者。正月 刘德贞夫人病逝协和 冯玉祥与李德全女士喜结良缘，他奉命以私人名义去恭贺，100 万元支票像烙铁 烫得心惊肉跳 经段祺瑞、贾德耀绕了个大弯儿送到冯玉祥手中才放下了心——不动枪不响炮曹锟眼皮子底下把 3 万人勾引过来啦！讨伐令下 南苑奉天天津北京又马不停蹄地追到古北口！一年来担惊受

怕终于开花结果了喜极而泣。冷不防一拍脑门子：“哎哟——检阅使何时举事？”

一脸笑容凝固了。何时举事？山海关崩溃，第3师调走之时——要是山海关不败第3师不走呢？

“水无常情兵无常势。你们放手进攻好啦我们相机而动！”刘骥打哈哈说。

失望像阴云爬上使者的脸：“总得有个时间呀？”

“这么吧，十天半月之内行吗？”冯玉祥难堪地说。

“也好，也好，这样稳妥些！”马炳南勉强点了点头。想了想又说：“检阅使今夜所谈关系甚重。是否留一笔墨我回去好交待？”

“成，成！”冯玉祥点头。随手扯下一张东昌毛边纸，呵了呵冻得僵硬的狼毫，略一沉吟，写了个大大的“成”字，又签上了名。

成，冯玉祥。

“成，成！”马炳南接字，小心翼翼地叠起，揣进贴身衣袋里。“检阅使，我看咱两家的事准成！”

“事成之日先给你老马记头功。两大之间，难为小了！”冯玉祥眼睛一眨，哈哈大笑。

凛冽的寒风中，马炳南出关了。

晓风残月，银霜凝地，铁蹄在山道上进起一溜蓝色的火星……

鸡叫声此起彼伏，天快亮了。

3

尖利的金属啸音撕开了晨雾，闷雷似的爆炸声震撼了原野。10月6日，山海关正面，奉军发起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上百门大炮上万发炮弹把直军前沿炸成了一片火海，西起万家屯，东抵五眼城，十里砖城令人窒息地竖起了一堵尘墙。

潮水般的呼隆声中，马群狂奔而出。火马，身泼火油，尾缚火炬，像火流星冲进了烟尘。蹄声激溅，烈焰腾腾，嘶鸣声惊心动魄，轰！轰！轰！……山崩地裂般的爆炸声中，雷阵趟响了。一团团火球迸闪，一股股尘柱升腾。残肢断躯肠肚肝肺喷泉般地升起。咳咳的哀鸣声响彻了原野……

喇叭凄厉，军鼓咚咚。狂暴的冲杀声中，灰色的队伍一波波漫了上来。军官团 敢死队 督战队——关东大汉 袒臂裸胸 眼珠子血红，端着三八式步枪，卡卡地迈着正步……刺刀在硝烟中闪烁，拦截的炮火在人潮中咣咣炸裂，盖沟棱堡火蛇嘶窜，复活的机关枪哒哒啸叫，桔黄色的火网严严实实地笼罩了阵地前沿。奉天军人手臂张扬着 惨叫着一堆堆倒地。血雾纷纷扬扬地漾上了天空……

数千具尸体搁在了关前开阔地上，奉天军人才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

一片缓缓向东倾斜的开阔地。一遮无拦 是机关枪发扬火力的再好不过的去处。虽然对进攻者来说，也是大扇面冲击的合理选择。兵法虚实奇正反 正亦反 反亦正 玄机无穷。这使奉军参谋处主任何柱国上校大为感慨，哀叹学生不如老师！

老师李麟藻 是保定陆大赫赫有名的战术教官。枪一响 却成了‘刺儿彭’彭寿莘的参谋长。兵理不讲透 叫学生碰得头破血流。一个典型的要塞攻防战例，打完仗，上校认为很有必要予以总结。请示少帅之后 收集了满满两大箱资料。遗憾的是 内战连绵 戎马倥偬 要动笔时 资料却已毁于日军的轰炸中了！

二次总攻失利之后 上校坚决认为要改变突击方向 并且说服了军长姜登选、韩麟春 从日本驻屯军那里借了张地图，一块儿去九门口看地形。

长城像条遍体鳞伤的苍龙 沿着起伏的丘陵 向北攀上云雾弥

漫的寺角岭。又出溜，下到了九门口。再向北数里，距海边 60 来里路的地方，爬上了荒山口。

一座嶙岩嶙峋的大山，荒草杂树，满山黄叶，残颓的烽墩俯瞰着其南的九门口。叭——勾——，一声冷枪扑落落惊起一群野鸽子。盘旋着，咕咕地叫着，羽翼泛着细碎的金属光点……

奉天军人的眼一下子亮了。

没鸟？姜登选唱戏似地问。

哼，有也不会多。何柱国说。

望远镜一齐举了起来。

秋日湛蓝的天空映衬下，一个兵懒洋洋地爬上了墩顶，哈欠连天地解开裤子。高倍望远镜里，亮晶晶的一条弧朝着奉天军人泻了下来！姜登选呸地啐了一口。

“瞎鸟！”

7 日中午奉军 16 旅孙旭昌团浴着灼热的弹雨冲上了荒山口。残墙颓垒，枪声激荡，鸽群扑落落惊飞，盘旋着，泛着金属光泽的羽翼满天飞舞，血雨噼噼啪啪地甩下来了！……

日上头顶，守军 13 混成旅兵溃。孙团整队扑向九门口。

血色黄昏，九门口陷落。

九门口。40 里西出猪熊峪，有寨名石门。石门河哗哗淌过寺角岭山后，50 里注入渤海湾。向西 20 里，翻过一道低缓的小梁，就是柳江煤矿了。有小火车直通秦皇岛。

秦皇岛是直军司令部与总补给基地。

冯玉荣冯旅长的任务就是死守九门口，屏蔽山海关正面。大个子，虎背熊腰，就是脑子不大够用。一气跑到猪熊峪口才灵醒了，一屁股坐下来了；叫勤务兵把背包打开。旅长要过瘾啦，兵想。赶紧铺油布，点烟灯。烟泡拿在手里，却不吸，怔怔地。看见石门啦，看

见啦 兵说。听见小火车(叫)啦 听见啦 呜呜地像老牛叫。看见海啦 兵不耐烦了 急个啥呀 再有 50 里就到啦！冯玉荣泪流满面，“还跑啥呢，我冯玉荣是国家的罪人，跑到天边也是个死”——一仰脖子，核桃大的烟膏吞进了肚子！

9 日 督战队赶到一个叫小不老的地方时 溃兵唏哩呼隆地漫了下来。跑在最前边的 是守九门口的 2 团长张某。彭寿莘说你还不跑呀？张团长晃着血浆了的半截空袖筒，嚷嚷说，我都成了废人啦，我不干啦！军部参谋张登选脸一黑 吭唧拔出鬼头刀 少废话 回去 还是不去 张团长一怔 哇地哭了 回去 我回去 反正活不成啦！绝望的嚎叫声响彻了石门河谷。

4

你得承认——从个人的自身品质而言，也许吴佩孚是民国比较优秀的军人之一。如果撇开政治取向并且讳去诸如灌黄汤狂妄自大这些小节外 可以认为 在这个长身隆额的山东汉子身上 几乎凝缩了那个时代军人的许多美德 耿正直声 疏财仗义 重诺轻利 身先士卒 临危不惧 而且，一肚子文韬武略！

1924 年那个阴晦的秋季，当战争的暴风雨还在江浙盘桓的时候，直军总司令炯炯隼眼就已掠过山海关长城，凝聚在辽西走廊了。三百里辽西走廊 是奉军柔软的下腹。抑敌于山海关正面 出奇兵于海上登陆 狠命地捅上一刀 再一搅！——一个气势磅礴的大手笔 为了保密 不仅未书之作战方案 连在四照堂这样最高层次的军事会议上也没有丝毫泄露。10 月初 十几艘政记轮船鸣着汽笛驶入了秦皇岛，凶险的计划才显露端倪了！

九门口失陷打乱了计划，登陆不得不提前实施了。

11 日凌晨 主持了民国 13 年国庆招待会之后，吴佩孚秘密离京。秦皇岛小停一日，乘海圻号驱逐舰巡弋——选择登陆地点去了。

渤海湾风暴肆虐，晦暗冰冷的海面上，巨浪如白鬃烈马疾驰。海圻舰在怒涛中艰难北驶。舰首时而埋入波谷，时而又涌上浪颠。甲板瀑布涌流，苍老的舰体发出可怕的叽嘎声。白呼呼的水雾扑上舵楼 膨膨地漾进天空。吴佩孚手持望远镜 动也不动。前所 前卫，绥中 兴城 海岸风沙弥漫 灰色的队伍如蚁蝼西蠕。大帅拭了拭水沫 哈哈大笑：“胡子到底沉不住气了！”

“大帅英明！”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满脸堆笑：“张胡子作梦也想不到会在他小肚子捅上一家伙！”

“不会想不到的！”吴佩孚说 满面含笑地点燃了香烟：“九门口是个血窟窿，把苍蝇吸去啦！这就叫利令智昏！”

海圻号鸣着汽笛，示威似地驶进了葫芦岛。海岸上红光一闪，奉军开炮拦截。150 舰炮咚咚一个齐射 岸上腾起一堵烟墙 岸炮沉寂了。

“唔 唔 所谓固若金汤 不过尔尔！”吴佩孚满意地说，扭头，“胡子的兵舰呢？”

“报告总司令！”温树德圆脸大放红光，“上回绥辽舰出来捣乱，被咱们俘虏了以后，吓得躲在港里再也不敢露面啦！就是飞机有些讨厌——”

“说曹操 曹操到！”吴佩孚含笑往空中一指。嗡嗡的马达声中，几架飞机钻出了云层。警报器凄厉地响了起来。高射炮吭吭齐射。阴沉沉的天空绽起一朵朵白烟。

“飞机其实没啥了不起！”吴佩孚仰着脸，饶有兴趣地看着海空交战：“我要是作起法来 扔个麻线团上去 能把飞机缠下来。信不

信？”

“大帅真会讲笑话！”

“不是笑话！”吴佩孚认真地说，一脸神秘，“我会作法呀，我头上有气，浩然正气，能把手托住——不信，你来摸！”说着，头伸了过来，“摸呀，不要紧的，你摸……清气，一冲一冲地……唔，怎么样？”

朴茨茅斯海校毕业的军人哭笑不得，手在总司令早谢的额头上往来游弋，“唔，唔，是有点……那么个……”

“不是有点！”吴佩孚大声纠正说。指着远去了的飞机，得意洋洋，“你没看见炸弹都丢到海里去啦——咱作了法呀，正气冲九霄，阿物儿冲到一边去啦，嘻嘻！”

海军中将悲哀地闭上了眼睛。

14 日 陕军第 2 师兵溃猪熊峪，师长张治公匹马逸去。

15 日 石门寨陷落，奉军汹涌南下。

16 日，吴佩孚巡弋归来，军人一声长叹。登陆部队离船上岸。战局无可挽回地逆转了。

5

狂风卷着黄呼呼的尘埃扑下了高原。像千万只饿狼刨着蹄子，扬着风沙，发出凄厉的嗥叫声。天雾格澄澄的晦暗了……

11 日 吴佩孚赴榆关督师之日，冯玉祥移师口外滦平。

口北道上密使络绎不绝。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南腔北调，神色匆匆。司令部里笼罩着紧张不安的气氛，连参谋处的尉官们都感到要出事了！

阴沉沉的天空飘起了雪花。

电台天线在寒风中呜呜颤栗。

18日,山海关的、京里的、天津的、捷密的、成密的、华密的——各种密字头的电报潮水般地涌下来了……

很难说没人有预感。战事打响一个多月了,22旅还在密云磨蹭。鹿钟麟心里就没想法么?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人,外号“智多星”。唇蓄漂亮的北洋八字胡髭,两端还微微上翘。决疑难,拈髭尖。一个月下来,捻成了螺圈!

二百里山道,一夜狂奔。19日清晨赶到滦平时,缰绳都攥不住了。士兵们把少将旅长搀进了大殿。

人到齐了。第7混成旅张之江,第8混成旅李鸣钟,第25混成旅宋哲元,21旅刘郁芬,骑兵团长张树声,炮兵团长孙连仲,参谋处长熊斌……一个个正襟危坐,神色严肃。冯玉祥脸板得平平的。右手坐着参谋长刘骥。左手坐着一位长脸高个儿军人,欠身笑笑,算是打了招呼。他想起来了——邓瑜、邓宝珊、孙岳的连襟,陕军第1师的旅长胡景翼手下的。他来干啥?在这一瞬间,心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了。

刘骥主持会议。先宣读总参谋长张方严从秦皇岛打来的电报。一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危局”,一屋子人心都沉了。

冯玉祥讲话。从民三剿“白狼”,民五竖旗护国,民六讨伐复辟,民七武穴顿兵,民九困处信阳,民十局促陕西,十一年血浴郑州,一直讲到眼前这场战争,泪流满面。“大家跟我这么多年,救国救民,这国家救得气息奄奄,老百姓救得民不聊生!我等身为军人,执戈不能御侮,为人徒驱于内战疆场。咳,我真不知道把你们带到什么路上去!……”脚一跺,伏案痛哭。

鹿钟麟终于明白了。在这一大段充满感情的讲话里,冯玉祥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眼下,只不过需要一个人捅开窗纸说亮话!这却是一张比城墙还要厚的纸!

痛恶曹吴是一回事，倒戈又是一回事。

军人可以不谈主义，却不能不讲道德。山海关正面，几十万友军正在浴血苦战……

一屋子军人低头不语。狂风拍打着窗户纸，嘭嘭声惊心动魄。

鹿钟麟站起来的时候，觉得身子沉的像灌了铅。

“检阅使的话我明白了！钟麟等追随先生，原本不是为了个人富贵。纣无道 汤武起 原是大义 故称周武革命。今国事如此 我辈不能昧于旧道德。为了救国救民，刀山火海也要上。胜则额手同庆 败则共赴国难 夙日耿耿 决不反悔！”

一顿 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大声说：“如何举措 请检阅使下令，22 旅坚决服从！”

“我同意瑞伯的意见。”张之江吃力地站起来。“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刘骥、熊斌 唏哩呼噜地全站了起来。

最后起立的是邓宝珊。“陕军第 1 师和 15 混成旅 唯检阅使马首是瞻！”

冯玉祥起立。目光炯炯，遍视众人。咚地一拳，茶壶茶杯咣哩咣当地跳起来了……

19 日黄昏 漫天风沙中 冯军开动了！

第 3 章 班师回京

民国十有三载，干戈扰攘叠经
士农工商各业，所受损失匪轻
推厥致祸之由，果为何人作俑
本非旱干水溢，几至十室九空
嗟我无辜同胞，何堪再罹兵戎
用特主和停战，班师回驻燕京
推重国内贤豪，共同解决内争

.....

——冯玉祥：班师回京布告，1924. 10. 23

1

燕山十月，天蓝如洗。

蓝天下扬起滚滚黄尘。北起平泉，南抵密云，五百里京热道冯军掉头南进。沿途割断电线，扣留商旅，队伍如行云流水.....

平泉前线第 7 混成旅开动的时候，车庆云跑出来干涉。刚嚷嚷了几句，就被捆了起来。20 个刽子手的鬼头刀也被下了！

后卫变作前锋。22 旅如奔涌的浪头，一天走了 120 里，22 日黄昏，走出京北山地。命令还在一个劲地往下传：跟上！跟上！.....

兵站设在路边，一人一擦烧饼，一个酱疙瘩。接过来就吃，边走边吃。

羊坊。北苑。大屯。夜幕笼罩了京北原野。

星光迷乱京畿道，队伍如离弦之箭！

子夜，昏黄的灯火中，安定门城楼黑魆魆地浮起来了……

北京城昏昏欲睡。

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电键嘀嘀答答。

山海关屯驻军司令部急转松室孝良少佐：

北京即将发生政变，冯军动向不明，速赴古北口调查。林弥三吉……

2

张俊声，22旅44团1营营长，北京人。20日深夜奉命去见旅长。鹿钟麟说大局有变，部队要回京里去，你这一营先开，再带上一连机关枪。全旅骆驼大车也赶上，装作领给养。武器弹药藏在车下，人散着走，千万别露出马脚。少校听了半天还是不明白：“到底回京干啥呀？”倒吴！鹿钟麟说：“把老吴推了！”少校吓了一跳：“这这，这国家不是又多事了吗？”鹿钟麟脸一板：“少多嘴，马上出发！”

21日半夜入城，到旗檀寺检阅使署报到。留守司令蒋鸿遇一见就连连拱手，老弟，可把你们盼来啦。察看地形，准备巷战用的麻包，研究切断电讯的办法，忙呼了一天。22日夜里十点带着机枪连上了安定门，与守城的15混成旅徐永昌团接上了头。值星排长咧着嘴直笑：老兄，替你们看了一个月城门啦！说得少校心扑哩扑哧地乱跳！

夜沉沉，秋虫唧唧。黑暗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一切。少校眼珠子都瞪疼了。露水浸湿了军衣，脑门子上却直冒汗。

子夜时分，蒋宅口一带，传来几声狗叫。接着响起细细的像秋风摩娑秸杆的沙沙声。朦胧的星光下，碎银似的一片光点漫过来

了。张俊声一激凌：“口令——”

“班师！——回令！——”

“回京！”张俊声咚咚地跑下城楼。

鹿钟麟勒马护城河沿，身后黑魇魇一片队伍。一天一夜 200 里班师回京了。掏出怀表，绿荧荧表盘上，时针分针刚好叠到了一起。

0 时，1924 年 10 月 24 日零时。

城门轰隆隆地推开了……

北京阖城静寂。

昏暗的大街上，队伍如行云流水。过一个街口，留两兵。过一个机关，留一班人。电报局、电话局、警察局，悄没声息地被占领了。

凌晨 1 时，1 营包围了中南海。

新华门宫灯朦胧，哨兵打着呵欠，连石狮子也仿佛昏昏欲睡。土红色的高墙里边，不时传出哗哗的洗牌声。张俊声一挥手，士兵们无声地散开了。

1 时半，北门吱扭一声开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出来了。张俊声从树影里一步蹿了出去：“干啥的？”查查线的，电电话不通了……”一摆手，被士兵们拖走了。

树影摇曳，牌声平息。中南海入睡了。

街灯昏黄，队伍如水银泻地，秋水润沙。外交部、财政部、参谋部都站上了兵。

一次策划得极其严密的兵变。城里动手的同时，城外留守部队也一齐出动了。

北苑 张维玺率补充第 2 旅扑向德胜门；

西苑 孙良诚率补充第 1 旅扑向西直门；

南苑 刘汝明率补充第 3 旅扑向崇文门；

.....

脚步唰唰，人影幢幢，刺刀泛着星光。3 时许 九门全部被占领。

暗蓝色天幕上，启明星冻得发抖。一辆辆汽车驶出了太庙的指挥部。大搜捕开始了。

汪芝麻胡同，李彦青公馆。黑漆光亮大门刚闪开一条缝，士兵们就一涌而入。把李彦青从床上揪了起来，刚要嚷嚷，臭袜子就塞进了嘴里，毛毯一裹，卷席筒似地塞进了汽车。

西四十条，财政总长王克敏公馆的门半天才撬开。一个穿睡衣的瘦子骂骂咧咧地走出来。混帐东西，捣什么乱哪！兵说大爷您别火，总统有急事，您是——“我是王——”“拿下这王八羔子！”军官脸一变，厉声说。杀猪般地嚎叫声中，王二爷被枪托搽上了汽车。半个钟头后，当魏凤楼率手枪队折返回来时，王克敏已逃入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了.....

汽车呼啸着掠过空旷的大街，雪亮的光柱划破黎明前的黑暗。擂门声砰砰不绝。朱钤青、姚震、曹四.....四凶十三恶，小人，卖国贼，营私舞弊的班头，一个个被捕。

清晨 5 时，东交民巷也被封锁了。

晨曦爬上了窗户纸，北京人醒来了，头没离枕头，就觉得这一天不大对劲儿。冷秋秋，静悄悄——空荡荡地缺了点什么？

市声，喧嚣的早市声——那种由“哎！豆汁，热腾腾的豆汁！”“果子哎，脆生生的果子！”的叫卖声、叮叮当当的洋车打铃声和千百种说不出名堂的吆喝搅成的杂八糊市声。

市声是都市的呼吸。

23 日清晨，北京闭气了。

成千上万的北京人聚在胡同口。

街面上戒严了。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兵们单制服 皮背心 长枪大刀，一肩霜。臂上一个白布臂章：真爱民，不扰民，誓死救国。

三看两琢磨，北京人脸黄啦，脑门上直冒汗珠子，兵变啦！嗯，是兵变了！——除了混混儿嘎杂子，谁不怕兵变？兵变就是杀四门 放火打劫 就是关城门 悬首示众 叫小力本一天二斤小米面也挣不成！——山海关人死的成了堆 京里还要摆战场。姥姥的 犄谁的乱哪？

太阳升起来了。灰蒙蒙的太阳照耀着灰扑扑的胡同，照耀着千万个灰虚虚的脸。

日上三竿，哨子嘟地一响，人流闹哄哄地涌上了街。

沙滩，北京大学方向，锣鼓咚咚锵锵地敲起来了……

3

三百六十行，就数报行子喜欢出事儿。

24 日，报纸一恢复出版，满北京都成了报贩子的天下。悠扬的，尖利的，兴奋得喘不过气的吆喝声，沸沸扬扬地响彻了四城。

——看报 看报！飞将军从天而降，谁在京里看城门？

——买报，买报！冯玉祥兵围内阁，军警宪北苑听命！

——主和通电，主和通电！原来倒吴不倒曹哎！

——号外 号外 鹿钟麟景山架炮 孤王困坐中南海！..

中南海被兵围着 红不赤赤的像个孤岛。大车堵住了街口 沙包上架着机枪。新华门岗兵可怜兮兮地徒着手。一群军用骆驼卧在门前的府右街心 安闲地反刍着 骚惊了 丑陋的小脑袋一努 鸣嗷嗷地叫了起来。

“什么玩艺儿哪？”曹锟支楞起耳朵。

兵听了听，“总统是骆驼哇哇。”

曹锟火气又上来了：“是人不是人的，都往人面上走！——长安街是放牲口的地方吗？”

兵直陪笑：“总统，您老别生气，回头叫他们牵走。”我还不生气哪，就这么不哼不哈地下了口……”曹锟又骂了起来；丝绸睡衣气得窸窣乱抖。人老了，火气大得不得了。

一个生性疏懒的人。不爱看公文，不喜见宾客，有总统当就心满意足了。聚财敛货有曹四、李六，军国大事全权给了吴佩孚。山海关打得天昏地暗，公府里打得地暗天昏——就在这哗哗洗牌声中，京师翻了个个儿！²³ 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卫队营长顾海清哭着来报信，还叫他训了一顿，“上哪儿灌黄汤去啦，冯玉祥还在古北口那！”天亮，老四曹锐逃进了中南海，居仁堂里才乱开了，有的主张逃荷兰使馆，有的主张易服出京，乱哄哄地还没拿定主意，兵就开进来了。卫队缴械。电台查封，电话卡断。幕僚们鸟兽散。只剩下兄弟俩和一个被称为刘夫人的姨太太被看起来了。

小兵成了大总统的出气筒。“叫冯玉祥来，他对不起我！”您老别生气，“小兵陪着笑说：“检阅使这几天很忙，过几天准来侍候您；没空，也会派人来的！”

下午，内阁总理颜惠庆步履沉重地登上了居仁堂二楼。

“总理，咳，俊杰！——子玉在哪？”一见面，曹锟就急切地问。

颜惠庆摘下礼帽，苦笑着摇了摇头。一夜煎熬，外交官出身的阁揆眼圈都发黑了。疲惫不堪地汇报了去北苑见冯玉祥的经过。

“检阅使说，这次班师回京，内心无他，实在是反对内战而已。眼下当务之急是发布停战令。叫我跟总统来谈一下。”

“亏他还记着我这个总统，”曹锟伤心地说，“不打了就不打了，老了老了，又丢了一回人——是我要打的吗，啊？”

“第二，”颜惠庆踌躇了一下，“检阅使要求撤销子玉本兼各职，

惩办战争祸首……”

“办不到！”皮转椅上仿佛安着弹簧，曹锟腾地跳了起来，唾沫星子四溅。“讨伐令是我下的，子玉有什么罪，叫冯玉祥来说，叫孙岳来说！没良心的王八羔子！……”

孙岳来了。进门先一躬，“总统，您受惊啦？”

“你是谁呀？”

“我是孙岳。”孙岳也不动气儿。

“你是贼家贼，你媳妇昨晚在这里打了一夜牌，蒙我哪，啊？”一肚子怒气发泄出来了，咆哮如雷。“把我抬出来是你们，往屎坑里推也是你们！贼，一窝子贼！没出息的东西，替贼拉下手！……”

颜惠庆尴尬地扭过头。孙岳却把脸板得平平的。

“三爷，您消消气。班师的事一时跟您也说不清……下停战令要紧！”

“不下呢？”曹锟眼皮子一翻。

“您得下！”孙岳脸一沉。

“偏不下！”曹锟脖子一横。

“非得下！”孙岳脚一跺。

曹锟气得脸发青，颌鬃直抖，“逼宫哪，不吃这一套，拿刀子来！……”急得刘夫人直流眼泪，“四爷，您得劝劝哪！”曹锟黑着脸，手一甩，瓮声闷气地说：“国家大事，咱管不着，看谁敢把总统弑了？”颜惠庆叹口气，走上前去，“总统，景山上大炮都瞄着这里哪！”曹锟说：“什么大炮不大炮，吓唬小孩子的，你冯玉祥跟子玉闹拧了，自家人什么话不好说，拿国家的事儿出气！你们说说，有这个理儿吗？”

“是的，恁谁都不该拿国事出气！”内阁总理一脸痛苦，“前线还有几十万军队呢，再不下令，就全完啦！”

孙岳脸色也和缓了。“三爷，焕章跟子玉还是换帖兄弟呢！总

要给个名义，叫面子上能下来。”

泪水从松塌塌的胖脸上淌下来了。

“子玉，子玉！委屈你了……”

4

24 日午夜 山海关前线。少校台长金鸣岐调弄了半夜机器 眼睛都发涩了。

静夜，石门河谷炮声清晰可闻。绿幽幽的泛着粼光的海面上，外国兵舰的桅灯诡秘眨闪。马可尼电报机红绿灯闪烁 耳机里还是一片杂乱的电流声。23 日午午 就在这嘈杂的噪音中 截获了那封电报：“大总统钧鉴 职部驻长辛店之第 2 团被围甚急……京内如何……杰叩梗午后二时。”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 发电人曹士杰是驻保定的 16 混成旅旅长 曹锟的亲侄儿 谁敢打他呀 彭寿莘说侄旅长马尿灌多啦！参谋长李麟藻眉头却挽成了疙瘩，坚持发电询问。一天一夜，不祥的氛围笼罩了前线司令部。

晨光熹微，金鸣岐困得眼皮都撑不住了。尖利的电流啸叫声中 突然响起了熟悉的呼叫声：“山海关 山海关 北京呼叫！……”少校台长一激凌：“北京 北京！……用暗语 请用暗语！”

成心捣乱似的 阴语哇哩哇啦乱叫。

“国家建军 原为御侮。自相残杀 中外同羞。不幸吾国自民国九年以还 无名之师屡起 抗争愈烈 元气愈伤……”

“乃者东南衅起 延及东北 动全国之兵 枯万民之骨 究之因而何而战 为谁而战 注其事者 恐亦无从作答。本年水旱各灾 饥荒遍野 正救死之不暇 竟耀武于城中。吾民何辜 罹此荼毒！……”

“玉祥等午夜徬徨 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 为休战之主张，爰于 10 月 23 日决意回兵！……”

金鸣岐大叫一声，跑出了帐篷。

“兵变啦！——”

天未亮吴佩孚就出关视察去了。

晨雾流动，战地影影绰绰。关前缓缓倾斜的开阔地上，这儿一咕堆尸体，那儿一咕堆尸体，像秋后原野上的秫秫捆儿，凝着银霜。海风习习地吹散了薄雾，蛋黄似的太阳跃出了海面，盐碱地敷敷一片红光……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毒气泄尽啦！”吴佩孚含笑说，策马走下俄国老炮台。

阵地被炮火犁得坑坑洼洼。马蹄哗哗地趟着弹壳。士兵们从堑壕里站起来，摀灭烟头，向总司令行注目礼。褴褛的军衣在寒风中瑟瑟抖索。绷带血污，尸臭浓烈。几颗肿胀的人头挂在焦树上，森森地毗着白牙。马咳嗽地嘶叫起来了。

那天临阵脱逃的 29 旅旅长郭敬臣嘶哑地说：“收殓了吧！”

吴佩孚扭头，目光掠过开阔地。

大海在远处喧嚣着。黑色的礁石在浪花中时隐时现。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枌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

东临碣石，榆关督师，秀才出身的军人不禁吟起了高适的《燕歌行》。蓬莱土腔，带着极浓的鼻音，在这死气沉沉的战场上流动着。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马杂陵凭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美人帐下……吁——”

“秋风沙场，千年意境再现，令人泫然涕下！”陪同视察的一个老夫子感慨大发。大拇指一弯，四根指头晃了晃；又竖起小拇指比了个“六”，只怕此时京里二位还在美人帐里呢！“欲靖国事，非逐

此类‘老冯说的没错！’

10月9日冯玉祥电曹锟及前线诸将清君侧 驱曹四季六，一时三军轰传，人心大快。老夫子说的就是此事。然电不及吴佩孚，心中老大的不快。鼻孔里透出股冷气：“滑稽透顶 老帅怎么舍得他那对宝贝？沽名钓誉而已！”

“冯为人奸诈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必有叵测！”

“老帅待他不薄 出口恶气罢了！”笑笑 又举起望远镜。

“大帅！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万一冯有异动……”

“放心 本总司令自有安排。”吴佩孚放下望远镜，一脸神秘，“诸位总晓得马岱斩魏延的故事吧？哈哈——”

笑声嘎然而止。冻土地上响起急促的马蹄声 通讯参谋满头大汗地追来了。

班师通电 停战令 免职令 调青海屯垦督办令 王承斌彭寿莘维持前线令——一沓子电报急速翻过，吴佩孚脸色陡变！怔怔地过了几分钟，一拍脑门 哈哈大笑。“张胡子又造谣了 卢永祥让齐大个撵跑了，孙中山叫个烂商团弄的出不了兵，胡子成了孤家寡人……黔驴技穷 黔驴技穷！”

参谋急得要哭：“跟京里其他电台都联系上了 满街都是冯玉祥的兵……”

“胡说 冯玉祥还在古北口 他的兵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吴佩孚眼一瞪 厉声说：“传令 播谣者立斩！”

五眼城 三道关 万家屯……马蹄得得 不疾不徐。吴氏一路指指点点，谈笑风生。陪同视察的脸都白了。

5

25 日晚，山海关正面和石门谷地奉军发起了总攻。炮火的闪光映红了夜空。

吴佩孚率 26 师赴津。一路车轮滚滚 汽笛哀鸣 电键嘀嘀哒哒

各报馆钧鉴：冯玉祥已派兵包围公府，本大总统受暴力威逼，完全失去自由。特命吴总司令佩孚星夜入卫，号召全国忠义会师匡复京国……

各报馆钧鉴 停战令显系捏造 不辨自明。佩孚既奉元首密谕 便宜行事，贯彻戡乱，对此等伪令联合声明以昭逆迹……

各报馆钧鉴：悍匪万余人于前数日攻入奉天省城，张逆惶惶出走，刻下全省秩序大乱……

各报馆钧鉴 李景林、吴俊升等联合迫张下野 以促停战 奉垣无兵，张作霖已避日本领事馆……

各报馆钧鉴：冯玉祥擅率所部闯入京师，围逼总统，妄发通电，阻挠大计 遂启阴谋 凡有血气 同深发指……余等以身许国 嫉恶如仇，一切征讨事宜，均听吴总司令调度。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第三军总司令胡景翼、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同叩……

车轮滚滚，汽笛狂啸，电波漾乱了十月清冷的星空……

第 4 章 兵溃榆关

吴氏佩孚 狂狷性成 昏顽罔觉 迫胁残部 狼窜豕突 占据津门 付之孤注 祸国凶孽 披猖京畿 为大局莫安之梗 不得已挥泪出兵……

——讨伐吴佩孚令：冯玉祥胡景翼孙岳，1924. 10. 30

1

25 日上午，胡景翼由通州来到北苑，出席政变后第一次军事会议。

群英聚会 喜气洋洋。执手相见，一时反倒说不出话来了。半晌 还是冯玉祥先开了口：“二哥 笠僧 这回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胡景翼笑呵呵的：“咳！老吴给我密令监视你，‘如有异动 便宜处置’ 弄来弄去没盯住 叫你把事弄成咧！”

“老吴现在还在糜子地里，‘勤王电’ 还列了你老哥大名呢！孙岳乐不可支。

“不光列名，委任电都送来了。烧香跑错了庙门，钻到‘贼窝子 来咧！”

陕西土腔，连说带比划，惹得哄堂大笑。草亭秘议，旃檀笔谈，通州密会 大三角套小三角——一个多月紧张不安，在这开怀畅笑中一下子得到了补偿！

孙岳擦着眼泪：“咱们这一回兵不血刃 鸡犬不惊 连洋人都翘

指头。报上说，‘匕鬯不惊飞将军自天而降，霹雳一声冯玉祥政变成功’，可把老吴打懵了……”

“二哥，错了，不是政变，”冯玉祥敛起笑容，严肃地说：“政变是以暴易暴，以阀代阀，咱们是要铲除军阀，救民于水火！这叫革命——首——都——革——命！”

沉寂。掌声哗哗响起。

25日，当政变领导人在会议桌旁坐下来时，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班师入京，其实只是革命的第一步，善后事宜，竟如一团乱麻！

军事方面，吴佩孚“矫诏勤王”，江淮河汉一片鼓噪，从前线撤下来的军队急速向北京推进。政治方面，颜内阁态度暧昧，东交民巷态度冷淡，急需组织政府，安定人心——古北口十几个日夜的殚思竭虑，竟成了大而无当的空想！乱哄哄地扯了大半天，烟瘾打熬不住，鼻涕眼泪地打起了哈欠，孙岳困惑地说：“革命怎么这样复杂，我还以为就是开一下城门呢！”冯玉祥慷然长喟：“咱们这些人，掌印把子不行，得请大老们出山！”

迎孙请段，事有成议。真的要发通电了，谁都不吭声。直皖交恶，积怨甚深，要把刚愎不在吴佩孚之下的“段厉公”抬出来，都有一种苦涩的感觉。冯玉祥从段居间联络之功谈到善后总构想，又回到鄂豫苏浙直军北上问题，激动了：“老段不出山，阎锡山、郑士琦把道岔一搬，几十万人开过来，谁挡得住？”没人说话了。“咳，弄了半天，让老段拣了个蹦蹦枣！”孙岳一声长吁。

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政的事更吵得一塌糊涂。冯玉祥讲得口干舌燥却无人响应，一时间竟冷了场。

“成意在先，不能说话不算数！”趴在桌上打呼噜的胡景翼猛地睁开眼，一拭涎水：“孙先生不来，咱们有啥办法？老陈人，换汤不换

药 革球命哩！”

“笠僧说得对！孙岳过足了烟瘾 精神焕发；革命就得请革命家来。没孙先生 老段把咱们不又玩啦！”

反复譬喻 陈明利害 总算通过了邀请孙中山北上的决议。

孙段入京 需以时日 但中枢不可一日无人。颜内阁态度暧昧，必须解散。得尽快成立摄政内阁。停战令一发 曹锟失去作用 也得下台。

“他要不下呢？”有人问。

“拿炮轰他 旧驴不怕驴踢 看他要命还是要权！”胡景翼瓮声瓮气地说。一句话惹得哄堂大笑 气氛又活跃起来了。冯玉祥笑着摇摇头：“给他好好讲嘛。咱们是革命 不是绑票 别亏他。”

又回到议题。摄政内阁 府院合一 人选极为重要。冯玉祥原属意张绍曾 但这位老长官跟吴佩孚是儿女亲家 抹不下脸。“我考虑再三 还是请膺白先生当此重任吧？”

军人的目光一齐投向头捂毡帽、打扮得像乡下塾师一样的黄郛身上。颜内阁教育总长日本留学生出身 战前常去南苑演讲。这一个月在京里为冯打探机密 联络各方 用藏在太太脂粉盒里的成密电码，给古北口发出了一系列情报。22 日夜秘密出京 在高丽营与冯汇合 趴在庄稼人热炕头上 拟出了梗、漾诸电。几天几夜未合眼 声音都嘶哑了。拱拱手说：“承蒙各位看重 我就勉为其难了！”说着拉开皮包 取出阁员名单，一屋子人眼都直了。

冯玉祥摆摆手：“我先说一句 咱们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我与雨帅已约定都不入中枢。二哥 笠僧 咱们手下的人谁都别人 怎么样啊？”

孙岳看看胡景翼 笑笑：“别打哑谜啦 快揭开宝盒子！”

黄郛清了清嗓子 绍兴官话念毕 会场凉了 八位阁员 三位是冯的朋友 二位是奉天方面的人 剩下三个是“老内阁”。孙岳想荐

高阳同乡李石曾当教育总长落了空，胡景翼想举陕西乡党刘治洲管财政泡了汤。一时不免意态快快。

沉默中有人说怪话了：“还有烟酒督办呢 我看何遂可以！”惹得哄堂大笑——孙岳的参谋长原来是个基督徒，有名的烟酒不沾。大舌头卷着福建兰靛官话说：“我倒对飞机很感兴趣。”“好呀！”冯玉祥当即慷慨宣布：“何遂当航空署长 给咱把空军接收过来！”

航空署长 警察总监 步兵统领 印花局长 铜元局长 崇文门监督——一片恭喜声中都有了人选。只有王承斌闷闷不乐。

“还有孝伯呢！”冯玉祥大声说：“23 师物归原主，把王维城撤了！”王承斌直起大虾似的腰拱拱手：“惭愧之至！”冯玉祥说：“你当时是光杆儿 心有余而力不足嘛——还有什么事”？

“军号！”王承斌大声说：“革命了 还能再用老军号！”

嘈嘈声一下子静寂了。

冯玉祥双眼微闭：“我提个‘国’字 国家的国……”

胡景翼略一沉吟：“我提个‘民’字 人民的民……”

孙岳手一拍：“国——民——军 好 孙先生是国民党 咱们就叫国民军…救国救民！好！”

哗哗掌声中 中华民国国民军成立了。冯部为一军 胡部为二军 孙部编为第三军。冯玉祥被一致推举为总司令 刘骥为参谋长。

鸡啼黎明 大事议决。刘骥精神抖擞地站起来：“现在下达讨吴令！”

会散。冯玉祥悄悄拉住胡景翼：“这回打老吴 还是你们打头阵吧 我的兵 咳 一时还下不了手！”

胡景翼摸着红赤赤的蒜头鼻子 哭腔哭调地说：“革命咋这么难呀？”

2

27 日 李景林、张宗昌兵迫滦河 截断了直军南撤之路。

29 日 小不老陷 姜登选、韩麟春部沿石门河谷扑向秦皇岛。

30 日 震天撼地的炮声中 山海关陷落。奉军汹涌冲入。马蹄如狂风暴雨叩击着霜冻的大地。军刀如万千银鱼闪烁。初冬朦胧的阳光下 血雾纷纷扬扬地漾起。妈拉巴子的叫骂声与惨叫声响成一片……

血色黄昏 溃兵涌入秦皇岛。日本警备队紧急出动 架着机枪收缴武器。浑浊的人潮又涌了回来，把狭窄的中国街挤得水泄不通。栈桥上挤满了人 发出可怕的嘎嘎声。水柱升腾 爆炸声连绵。被击中的运输船汽笛长啸，三里栈桥火焰腾腾，转眼间烧成了火龙。一团团火球堕海，惨叫声撕裂了夜空……

火光在冰冷的海面上跳跃。一海粘血，浮尸涌流。

当又一轮灰蒙蒙的太阳从海湾里升起的时候，第 3 师、9 师、14 师、15 师、20 师、23 师、24 师，12、13、14、15 混成旅被缴械 参战直军几乎全军覆灭。滦河北岸 秦皇岛码关 军械堆弃如山。十几万俘虏涌来挤去 热闹得像庙会。李麟藻一身士兵军衣 帽子反戴着 闷着头抽烟的时候 何柱国过来了。这位后来官拜国军 15 集团军总司令的上校怔了一下 滚鞍下马 啪地一个敬礼：“这不是李老师吗？李麟藻苦笑着拱拱手：“败军之将 愧不敢当！”上校叹口气，写了个条子 又给了些钱。陆大战术教官和前线总指挥‘刺儿彭’彭寿莘就这样从俘虏堆里溜走了。

内战不是国战 胜负何必当真。天地君亲师——那有学生俘虏老师的道理呀！

3

30 日 京津地区 杨村之战爆发。直军第 3 师、26 师和 15 混成旅残部七八千人，向国民二军发起了绝望的攻击，企图打通京津路与由保定北上的 16 混成旅会师。残酷的拉锯战打了整整一天，铁路两边的电线杆子挂满了人头。黄昏 国民一军 4 个旅投入了战斗 排山倒海地发起了攻击……

4

31 日，国民二军兵围保定 16 混成旅投降。

同日 晋军兵出娘子关 遮断京汉路。鄂豫两省“勤王师”被解除武装。

同日 山东督军郑士琦宣告“武装中立” 津浦路关闭。苏浙皖三省援军被阻徐州。

5

11 月 1 日 北京 黄郛摄政内阁成立。

2 日 曹锟通电辞职 囚中南海延庆楼。

6

3 日 冯军下北仓 奉军陷芦台。炮声隆隆地逼近了天津。苏格兰火枪团、日本屯驻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紧急出动。租界各街口架起了沙包机枪。装甲汽车沿环市大道巡弋 解除溃兵武装。——根

据辛丑条约 天津城 20 里以内中国不得驻兵，不得交战！

下午 1 时 在领事团强烈抗议之下 吴佩孚离津赴塘沽。一路把酒狂饮 放歌《满江红》 随从诸人 莫不下泪。

专列开开停停 停停开开。至军粮城 咣当一声又停了。

冬日雾蒙蒙天空上，响起了飞机嗡嗡声。4 架维克斯式飞机钻出了云层 像觅食的兀鹫在专列上空盘旋着 越飞越低。卷得枯叶草茎满天飞舞，猛地一个跃升，一个黑点直直地甩下来了。嘭！——传单像雪片纷纷扬扬地飘开了。

通缉令。政变当局重金悬捕吴佩孚。活口 10 万元 首级减半。

“我这头只值 10 万元 冯玉祥 你恶人心啦！”吴佩孚气得跺脚大骂。

幕僚们跪了一地 苦苦哀求开车。这个说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那个说 当俘虏不要紧 面子可丢不起。“谁怕死谁走 我不走！”吴氏隼眼血红 声色俱厉：“我一不下野 二不出洋 三不入租界 我要见他冯玉祥 汉奸 小人 勾结胡匪 陷我几十万将士于死地 我要唾他一口！”……

专列在哭骂声中驶入了塘沽港。

吴佩孚被幕僚强架着登上了华甲舰。

护航的美国驱逐舰一齐拉响了汽笛，向这位不服输的大帅致敬！

水天茫茫，海风猎猎。浪花激溅海岸低下。吴佩孚仰天狂笑，“哈哈 啊哈 哈哈！……”灼热、浑浊的泪水合着冰冷腥咸的水沫从长脸上淌下来了……

汽笛声回荡在阴沉沉海面上。

第二次直奉大战走进了历史……

第 5 章 尘落天津桥

(城南旧事之一 北京,1924.11-12)

1

一场革命 天翻地覆。冯玉祥脚一跺 前门楼子都晃悠。设在太庙的京畿警备司令部威风凛凛。一辆辆警车呼啸而出 一批批人犯银铛入狱。“猪仔议员”“四凶十三恶”贪官污吏 杀的杀 判的判，追脏助饷。满城惊呼李自成又进了京！

第一个开刀问斩的是李六李彦青。军棍火钳加皮巴掌 打得这个“貌如冠玉独承赏识”的变臣吐出了 40 万大洋。军法官朱笔一丢 当场昏死了过去 像死狗被拖上刑车。十里长街 人山人海 唾沫如雨纷落 腌脏的成了猪狗 全然没了“分桃断袖”的光彩。到了天桥 冷风一激 醒了脖子一蹶，“三爷 救命啊——”刀光一闪 人头落地 污血哧地溅得老高！

曹四跟着命丧黄泉。冯玉祥请谈话 曹锟说谈什么哪 有话跟我讲 曹锐却一言不发 皮袄一挟就跟着兵去了。到了太庙 没打没骂 安排净室住下。第二天一开门 却只见直挺挺地僵在床上 嘴角糊着白沫——吞大烟啦！那冯氏本意，只不过想叫他吐几个钱，给兵关个饷而已。曹锟八千万元私产不是他管着吗？谁料气不过寻了短见！舍命不舍钱！

居仁堂里正凄凄惨惨 王承斌却来传话：“请总统辞职。”曹锟牛眼一瞪 叫冯玉祥把我弑了 王承斌便不再废话 指挥兵翻箱倒

拒地寻开了总统印 把个曹锟气得差点背了气。这叫“王承斌闯宫夺印”北京人三个大子儿买份报一读，气得直嚷嚷——原来去年拦车劫印逼得黎元洪黎大总统差点自杀的也是这个王承斌！北京是首善之区，北京人最讲仁义道德，最瞧不起这种朝三暮四的小人。

曹锟被囚延庆楼。楼台水榭 警戒森严 没鹿钟麟的手令谁也甬想入内。那曹锟生性疏懒 不喜宾客 倒也逍遥自在。某日正与姨太太斗十牌 段祺瑞差人来问候 拆信阅罢 气得把牌桌都掀了，原来老段送他 1 万块钱吃点心。孝敬不是好事吗，生哪门子气？——原来前年直皖大战 参战军兵败 老段一不出洋 二不下野 直挺挺地等人来捉。兵没来 曹锟却送了 1 万块钱吃点心 叫他“闭门思过”。乾坤颠倒 老段依样画葫芦 也给 1 万块 叫他“上楼思过”——一报还一报，大老们斗起心眼来也真损。

总统辞职 摄政府成立。黄郛设宴招待各国公使。怀仁堂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谁料洋人一个都没来 弄了个大大的难堪——原来列国还无意承认临时政府。在外交部当差的小科员回到大杂院 跟人侃 洋人问呐 你那外交纲领又是“讲信修睦”又是“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承认不承认老条约啊 祁家老爷子、祥子、那五、刘四爷们弄不清什么是老条约 小科员就从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一直讲到二十一条 听得人发了呆。管小羊圈胡同的刘警长一声长叹 看来冯玉祥玩不转 还得老段出山！

2

说也奇怪 盼段祺瑞出山最急的 却是清室——逊帝溥仪的小朝廷。

“紫禁城城外有城 我民国国中有国。”五色旗升起十有三年，

北京城还是“一国两制”。灰墙青瓦的北京是民国的首都，红墙黄瓦的紫禁城，奉的却是宣统皇上的正朔，翎顶辉煌，辫子摇曳。最奇的是元旦端午中秋三节，大总统还要遣使朝贺，而 13 年前就被推翻了的废帝居然大模大样地端坐龙椅，以待外国使节之礼接见。真他姥姥的一个怪胎！

那年天子 18，春秋正盛。丁巳年复辟乱子早已模糊地没了影子，王公大臣们却仍有余悸。那年冯玉祥不过是个小旅长，竟死死地咬住皇上不放，要追究什么“复辟祸首”，不是老段镇住，差点出了大乱子。这回大权在手，脚一跺，城门楼子都忽悠，放得过吗？班师一回京，清室官员耳朵稍子都竖起来了，死了个老太妃都顾不上埋啦！

宫里吵得热闹，内务府当差的跟人讲。这个说不要紧，皇上大婚冯玉祥不是还送了个打簧金表吗？那个就说咬人的狗不露齿，上个月他才给曹三送了十万块钱！这个说优待条例载于成约，中外咸闻，他冯玉祥若行不义，可以请洋人出来说话。那个就说，洋人也是势利鬼，去年冯玉祥在东交民巷撒野打警察，打了还不是白打了？还有的咚咚地光磕头：“我大清朝三百年仁泽，霖霖草木，天若有情，都不叫冯玉祥进宫。”全都是些隔靴搔痒不着边际的废话，气得皇上直哭，尔等平日盗卖古董请朕封谥，点子一个比一个多，今日个都上爪哇国去啦！……

是啊，倒是有没有办法呀？听的人也慌了——原来北京人十个倒有仨是旗人，冯玉祥撵开封旗人，出满城的事很使人恐慌。有哇，当差的小眼一溜，压低了嗓子，一个字，拖，拖他一天是一天，拖他两天是两天——拖到洋人出面，老段进京就有办法啦！

老段没进京，冯军却先下了手。11月5日，神武门护军下枪的消息一传出，满城都哄哄开了。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警戒线外，鸦雀无声地等着看大逼宫。空落落大街上却响起得儿得儿的驴蹄声。

御水车来啦 瞧 插着杏黄旗。御水车 懂吗 专门给皇上拉水的。自从乾隆爷戡称京西 72 泉以来，一天一趟，二百年风雨不辍，像瑞士国钟表一样准时。管你戒严打仗，城门关了也得开开，多牛皮，说话间，水车已辘辘地驶上金水桥。小毛驴神气地叉开后胯，黑缎脖一仰，呜呜一阵叫唤，神武门轰隆隆地开了——北京人心里一阵凄凉，往后再没这风景啦！

下来才是一汽车一汽车的兵。最后下来三个人。一个是京师警备司令鹿钟麟，一个是警察总监张壁，再一个却是在法国吃过羊角面包的李石曾博士——光绪朝尚书李鸿藻的长公子。全副武装的士兵跟在后边，神情庄严地进了神武门。

太阳像块燃乏了的煤饼，灰蒙蒙地升到了头顶上，没见皇上出来，隐隐地却传出了女人的哭声。就有人鼻孔透冷气了，哼，真的逼宫啦，欺负孤儿寡母，李中堂在地下不气死，就有人大拇指一竖，听说那位还是故相鹿传霖之后呢，就有人袖子一挽，二位是旗下大爷吧，谁欺负谁啦，得评评这个理儿，那五的爸爸摇摇头，一声长叹。“古不古，内务府”皇上一出宫，他的字画生意就成了无源之水，玩儿完啦！

宫里还真在吵。据说修正清室条例还没念完，就叫内务府总管大臣绍英打断了。王大臣气急败坏，民移清祚，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例，中外咸闻，为何单方面撕毁，鹿钟麟说条例规定清室尽快搬出故宫，为什么一拖就是十几年，绍英说政府啥时下过令呀，鹿钟麟说政府慈悲为怀，汝等噬脐而报，举出盗卖古物滥赐名号不奉民国正朔，特别是民七复辟案，驳得王大臣像斗败的公鸡，搭拉下了头。非得搬呀，非搬不可，鹿钟麟说。皇后父亲荣源说皇上倒无所谓，太妃们却寻死觅活地不肯出去，可怜孤儿寡母的，还望宽限数日。鹿钟麟说老太太们可缓几天，皇上今日个非搬不可，皇上的师傅朱益藩说，太妃们不搬，皇上怎能忍心走呢。还有隆裕太后呢，绍英哭着

说 可怜价的 死了十几天了 总得入土为安吧 那鹿钟麟脸一黑，掏出个甜瓜样的小炸弹 咚地往桌上一掼 少废话 搬还是不搬 吓得王大臣们脸无血色 搬 搬 马上就搬！——那炸弹其实却是个空壳壳。

溥仪来到隆宗门。鹿氏鞠躬问安 溥仪还礼。鹿钟麟朝皇上叫先生 溥仪先生 你愿意当平民还是当皇上 溥仪低着头说愿意当平民。鹿钟麟说 好好 民国公民 政府当负保护之责 欢迎您出宫 说着伸出了手。那溥仪不知是不习惯还是不高兴 愣是没伸出手来，弄得个鹿氏老大的尴尬。——37年后仇人相逢人民大会堂，一个须眉皆白，一个鬓生华发 谁也不认得谁了 周恩来居间介绍。国防委员鹿钟麟颤巍巍地伸出了手 刚特赦出来的伪满康德皇帝溥仪弯腰伸出了双手。周恩来双臂环抱 满面含笑。照相机快门嚓嚓地响。相逢一笑恩仇泯灭，往事如烟云矣！此是后话。

1点20分 嚎啷声中 车队出宫。一溜串小汽车却都垂着明黄窗帷 叫看皇上的人大失所望。真他姥姥的牛皮 接着是警察入宫，善后委员入宫 印铸局人人宫。太监宫女出宫 小辫子 大荷包 花盆底 两把头 哭的哭 笑的笑。风摆杨柳 公鸡嗓尖叫。神武门热闹得像散了戏 满街走祖宗！日落紫禁城 乒乒乓乓的响声中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水牌在尘雾中摘下。宣统十六年十月初八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摘瓜拔蔓五千年帝制覆灭！

北京全城悬旗庆祝。王公府第一片哭声。青岛遗老如丧考妣。先前被溥仪赶出宫的太监拍手跳：一报还一报。段祺瑞电责冯玉祥孟浪从事。孙中山电贺冯玉祥拔除复辟祸根。胡适电斥冯玉祥不讲国际信义。章太炎电贺诸君第一功——冷不防有小报称鹿家小儿以宣德炉为溺器。鹿氏发表严正声明，称故宫之宝价值连城，吾人人格无价之宝。

谣言遂息。

3

老吴南逃。曹锟被囚。溥仪出宫。奉军入关。硝烟一散 报馆访员都往天津跑，该老段出山啦。

北洋三杰 龙虎狗。岁月无情 北洋之虎已毛脱爪钝。不过 虎老雄风在 吃不吃人吓人。天津卫的政客们很得意 把段祺瑞比作封神演义里那个金钟罩 提得起 放得下 罩得住一切妖魔鬼怪。连吴小鬼逃走的时候，还给段老师恭恭敬敬地打电话呢！冯玉祥有啥了不起 占了个空北京 说话谁听呀 张作霖倒有几杆烂枪 可他有声望吗 说好听点是绿林 不好听就是马贼、胡匪。坐天下 得段先生来 不含糊 有日本人办的报纸评三角关系：“冯氏欲利用段氏以巩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利用段以收战胜之全功。而段则欲乘张冯拥戴而握天下之实权。表而均标榜和平 实则角智以竟取权势矣！”你得承认这东洋小鬼子的分析就是精辟。

11月9日 这篇题为《论孙段张之外交战》评论见报之日 冯玉祥抵天津。报载冯氏布衣粗履 笑容可掬 同欢迎之人一一握手。蒋鸿遇、刘骥、熊斌诸随行大员 却一个个头缠绷带 满脸血秽 仿佛战场上下来的伤兵。多方探询之下 方知车过杨村 突有一车头开足马力追来，一声巨响 专列几覆。惟冯氏卧帆布床小憩 侥幸无恙。呜呼 吾国铁路率章英比 制度极严 何以有此 原来有火车夫为吴佩孚打抱不平！

冯氏 8点半离站。10点半军警又出动 河北街诸戒严 总站旅客驱之一空。访员赶紧占位置 开动照相机 恭迎张作霖。一直等到11点20分，方有压道车隆隆进站。车头架机枪大炮，如临大敌。下白俄兵三数百 卫队千余 青灰马甲 狗皮盔帽 甚是精神。有俄

兵问此距南京多远 答此距南京甚远 距北京甚近 彼类瞠乎不知所以。又等到 1 点 50 分 第二列车进站。下卫队一营 军乐一队，列队站台。众皆以为张氏到 纷纷趋前。访员赶紧划着火柴 以备燃镁焰拍照。孰料下车者却是一英俊少年 张公子学良也。一直等到 2 点 25 分 张氏专列始抵。又下卫队数百 皆着军官服 缙纓辉煌。继下西人十数。再下卢永祥、吴光新诸人。最后才是张大帅，略略点头即赴曹家花园行馆。仪仗辉煌 绵亘数里。最前为抱大令 军士 2 人 继持刀军官 20 人 再仪仗 32 骑，卫队五方阵。关刀长矛 蔚为壮观。车队 29 辆 张氏所乘红色道奇车居中。四轮板各站一彪形大汉 持手枪作放射状 路人莫敢直视。车队之后 又是马队 20 步兵 100 扛迫击炮兵一队——戒严解除，访员先生已饿得头昏眼花。回馆写稿 起笔一声长叹：“呜呼 吾津人今日大开眼界矣！”又云：“观今日津门耀武安知不演鸿门宴乎？那年头报纸的胆子贼大，啥都敢登。”

访员先生预言不幸而中 当晚北仓就响起了枪声。冯军两个新兵旅被奉军李景林部缴械。接着，刚刚收容起来的 23 师又被张宗昌下了枪 王承斌逃进租界面都不露啦。连着几起事 冲得老段的庆功宴没了一点喜气。吓得冯玉祥如坐针毡。张作霖说老弟还生气哪 回头叫芳辰陪个不是。“小孩子们没出息 几杆破枪就眼红啦 误会误会。”冯氏问王承斌的事也是误会 张氏眼一瞪：“误会？谁跟他误会！反复无常的小人，老子不毙了他算命大！”越说越上气，酒杯咚地一墩：“他还有功呀？妈拉个巴子，认小洋不认人……”越说越不像话，气得老段高鼻梁咕碌一声歪了 原来那老段鼻梁像安了机关，一生气就歪 按都按不住！

段祺瑞很生气。他这个神神急急进北京占位子 抬轿的却使开了野性子。二人肩舆不保险 得坐三丁拐。就冲着张作霖撒野这一点 也不能把直系赶尽杀绝 逼得他们聚在“护宪”的大旗下反抗！

以张制冯 以日(本人)制张 以张冯制直系 以直皖(国民军)制国民党 空手连环,一环套一环——息影津门 栖心佛乘 北洋之虎竟修行成了狐狸。

这么着,就这么着, $1 < 1 + 1$ 冯玉祥没主意啦。张冯领衔通电,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把个孙中山孙大炮撇到一边去啦,黄郛的摄政内阁也像个私生子被抛弃了,冯氏集南北豪贤于一堂的委员会方案流产了,孙中山“国民会议”的主张胎死腹中。再下来分地盘, $1 + 1 > 1$ 老段成了孤家寡人。奉军南下津浦,攻掠苏浙皖沪。国民军南下京汉,攻打河南湖北。还有效坤哪,立了那么大的功总得有个窝蹲呀,张作霖说。没办法,把皖系最后一块地盘山东忍痛割给了张宗昌。津门报称段厉公割肉饲虎——配的漫画却是一只粗野颀硕的大黑熊,撩着额上的长毛,血红的眼珠子死死地瞪着前方,哈啦子老长。寒冷的冬季,从岭南国民党人到长江直系残余到京畿国民军,都听到了这只野牲口低沉的嗥哮。

接着请吃饭。国军请奉军,奉军请国军。刀斧手伏帐,酒杯当地一掷——冯玉祥却逃回了北京。漏风啦!

“偷情反比蜜月甜,可怜良辰美景短。”有报评论。那标题拟绝啦。原来这是鸳鸯蝴蝶派时代。当编辑的一肚子艳词淫曲,一个个仿佛骚客柳永再世。

4

花花轿子人抬人。南海观音祥云驾到之前,段祺瑞进了北京。一句“内谋更新 外崇国信”洋人和日本人都放心了,11月24日,执政府成立。老段又坐到了铁狮子胡同陆军部那把雕花梨木靠背椅上。

张作霖陪段进京。典礼仪式上 小脸朝天 旁若无人。激怒了

一位好汉，黑眉毛一抖，陡地动了杀机。冯玉祥说不要胡闹。好汉说你不杀我杀，驴日的不杀天下不得安宁！一个掠袖掬拳，一个连说胡闹，绕桌追逐不已。卫士们闻声入内，却是胡景翼胡司令。关中豪侠，喜怒刚烈。眼里简直揉不得半点沙子。

第二天就是冯玉祥辞职。访员闻讯赶到旃檀寺时，已人去楼空了。走啦，上天台山啦！看门的说。

不走能行吗？大编辑对小访员说，一封接一封电报请人家来，迎到半道却搁下了，跑去抬老段。这不是涮人吗？又说什么孙主政段主军，一个要打倒军阀，一个是军阀老祖宗，一个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个“外崇国信”冰炭岂能熔于一炉。这老冯唉，真是“马二”！

这一年最后一天，孙中山抵京。鹿钟麟代表冯玉祥车站迎接。军乐响亮，礼炮轰鸣，悬旗张彩，欢呼声如潮。十万人夹道欢迎，却只见车队疾驰而过——伟人已沉疴难起了。“惊畏忿怒，郁伤肝经，血沸气滞，瘀气闭塞，转为肝硬。”脉案说。

金秋逝去，北京已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

5

这一年冬天冷得邪乎。树挂喀喀断裂。满街倒个儿。北海厚冰冻裂了，咕嘟咕嘟冒黑水，引得闲人看稀奇。国事也不寻常。冯玉祥七上辞呈，天台山宾客如云。张冯互换金兰谱，张学良称冯玉祥老伯。胡景翼开府河南。吴佩孚兵困鸡公山。国奉保大冲突。张作霖赠冯玉祥陆炮 40 门。溥仪潜逃日使馆。列国承认执政府。冯军要“归根”，老吴死不理，张之江哭秦庭。冯玉祥邀吴佩孚下野同游。老吴说你下我下不要游你自个游。

大雪纷纷扬扬，大地一片白茫茫。

二、西北军兴

苍凉的驼铃声中，旅游家来到了这旧时营垒。秋季冰冷晦暗的云层下，遗址如高昌故城萧瑟。营门流沙半掩。演兵场红柳萋萋。狐狸拖着火红的尾巴从土台上掠过。水洼亮晶晶地映着灰色的天空 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

十年 才十年功夫 旅游家喃喃地说。又说了他作了一辈子梦。驼夫傻笑着，不明白这位穿马裤戴眼镜的先生说些什么。

又过了 50 年，访古者来到了这里，只看到了无边际的农田和防护林带。

黄河还在远处溶溶地流着……

第 6 章 军兴西北

1

1924 年 12 月 15 日 坝上张垣 驻军第 4 混成旅官兵索饷未遂 鼓噪出营 劫掠商旅 捣毁机关。旅长张锡元派队弹压 变兵持枪还击。全城流弹啸叫 哭声四起……

张之江奉命平乱。第 7 混成旅星夜入察，迅速地控制了局势。太阳从坝上高原升起 闹腾了一夜的变兵如梦初醒 垂首归营。自首 检举 人脏对证，600 多人被勒令退伍。

这是一个阴雾弥漫的清晨，专列在清河桥头缓缓停下。下车。排队。报数。训话。洸(guāng)威将军抖着骑兵的罗圈腿 目光锐利如剑 所及之处 变兵一排排羞愧地低下头。

“忏悔吧！”张之江说 冷笑着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主呵 请收下这些邪恶的灵魂，让他们在天国得到安宁！阿门——”机关枪震耳欲聋的啸叫击碎了悠长阴险的祈祷，暗红色的火舌罩住了队伍。霎时血肉扑溅 哭叫声轰然而起。变兵惨叫着 咒骂着 狂怒地扑了上来 又被灼热的弹雨吞噬 在铁火中痉挛翻滚。血雾哗地漾上了天空……

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小时 桥头伏尸累累。血水像蜿蜒的小溪汨汨流淌。冬日清澈的河水浑了 红了……

虔诚的基督徒冷笑着拭去脸上的血点子，齿缝里迸出了一句话：

“当兵扰民者 以此类为戒！”

兵变平息 张之江就任察哈尔都统 李鸣钟出任绥远都统。冯军扩编为中央陆军 1、2、3、5、6、11 等 6 个师。国民军番号取消。

1925 年 1 月 4 日 段祺瑞明令裁撤陆军检阅使 冯玉祥专任西北边防督办，统辖察绥驻军。

2

雪后初晴 天台山银妆素裹 冰瀑耀眼。小和尚明玉笼着手 偎在师傅身边 听冯玉祥给军官训话。大个子 头戴海狸皮筒帽 站在三皇庙台阶上 魁伟得像护法韦驮。声若洪钟 震得松枝上的积雪簌簌抖落。

“上 为坤为地 下 为艮为山。山本崇高 地本卑下 何以山下地上 谦也。须知华岳千仞 泰山摩天 莫不起于卑地！……”

寒风凛冽，军官们肃立恭听。风吹得胸前小白瓷徽叮当作响。

“谦卦六爻 爻爻皆吉。其真意乃一个‘恕’字。恕者 忍也。忍己恕人 宽宏为度。忍片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忍恕二字，可供我辈享用终身！……”

“师傅 冯先生讲的啥呀？”明玉问。

“易经。”宗玉微微一笑。

“隐忍不发真丈夫 宽恕待人方君子。君子谦谦 高揖群公。该退让时且退忍 非为怯 大度也。世称尧舜节俭 义不烦民 禹当谦劳 功堪利世。即如殿下那佛 大肚亦容天下不平 你看他笑眼常开 何曾半点烦恼？……”

“师傅 冯先生不是出家人 怎么也讲经？”小和尚忍不住又问。

“我佛慈悲 航渡芸芸众生。”宗玉手捋长须 微微颌首。

“此次上山 读经良深。清夜以思 说与大家听 当今天下干戈 扰攘 某方咄咄逼我。稍有不慎 战端又起。本军以和平为宗旨 切戒临衅冲动。惟本谦卦真象 忍怒为上。‘成名多在忍退日 败事尽在得意时’ 由他狂妄 我自谦让 必有柳暗花明时！……”

“师傅 冯先生那么大施主 谁敢欺负他呀？明玉眨巴眨巴着眼睛 又问。光头上却啪地挨了一下：“多嘴 仔细听着！”

“砥泉先生求书 赠联一副 无怠无荒 怨迟予 不矜不伐 喜劳谦。今日临别 再赠诸位四句 以静为怀 以淡为禄 维谦得人 维和得天。望共勉之。所赠卦符 铭刻在心 切莫把它当作时髦徽章 整日价叮哩当啷地挂在胸前，徒招人厌……”

训话结束 队伍一拨拨地开动了。挑行李的夫子 穿圆领僧服的卫队 军官队、传令队、摇着尾巴的黑白花奶牛 抱着婴儿的冯太太。最后是冯玉祥 拄着一根结实的枣木棍子 笑嘻嘻地扯了扯宗玉的长须：“老当家的 我跟兵训话 你挤眉弄眼作啥？”罪过 罪过！老僧听得有趣罢了！”两人哈哈大笑。又摸小和尚的光头：“你看你多狠，徒弟头上多少糖爆栗子？”宗玉双手合十，连说阿弥陀佛：“小孩子家 毛手毛脚 自己不小心撞的！”两人又笑 拱手告别。

嗷嗷声远去，天台山恢复了冷寂。小和尚收回依恋的目光。

“师傅 冯先生去哪里？”

“红尘滚滚 去他去的地方。”

“他还来吗？”

没有回答。料峭寒风中，殿檐下铁马又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了

……

1925年1月13日 冯玉祥下了天台山。

1990年秋 为了写作本书 作者去了京西天台山。一座高出峪口几百米的山峰 位于八大处西北十余里处。椅圈似的山洼里 松

柏掩映着一片寺院。主建筑是佛门慈善寺；东跨院供奉着三清吕祖，寺外却是马王庙、火神庙、送子娘娘庙。儒释道三教一地，奇。

弥勒佛殿南侧山坡上，作者找到了当年的摩岩石刻：

勤俭为宝真吃苦

耕读 淡泊 灵境

荒草萋萋，摩岩苔青。作者在山坡上坐了很久。

3

1993年夏天，作者背着背包走西口，从中蒙边界的马鬃山一直走到中俄蒙交界的阿勒泰，寻找金矿和失落了的历史。

空旷无垠的大戈壁，干涸的史前河床，赭红色的风蚀残丘，动也不动的云团。在这个死寂的、洪荒般的世界里，唯一人类活动的遗迹，仿佛就是那绵亘不尽的水泥界桩和被风沙蹭得铮明锃亮的铁丝网了。国界线，一边是中国，一边是蒙古。没有分水岭，没有主航道，笔直庄严地伸向灰蒙蒙的天地尽头，把大漠戈壁一分为二。其端直，不由使人联想起当年殖民者在非洲地图上用直尺画出的那些国界线！

其实，原本就没有什么国界。

马鬃山。河西走廊北缘一座小山。30年代蒙古“袍子队”经常翻山过来，屠杀逃难过来的反革命分子。

明水。甘新交界处一个小居民点。40年代末一个时期，“骆驼队”就从这里潜入甘新公路埋地雷，伏击入新的商队和军队。

老爷庙。巴里坤以北的一片草地。30年代援助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军火就从这里运入。

北塔山。一道花岗岩小山。1945年在此发生过大规模边界冲突。枪托对殴变为机关枪对扫和飞机轰炸，爆炸声震撼了中国。马

步芳 剽悍的骑 5 军打得对手溃不成军。缴获的苏制武器曾空运到南京展览……

北京吉普拖着滚滚沙浪驶到了布尔根。哗哗的乌仑古河被惊叹号一样的界桩拦腰截断。上游是蒙古阿尔泰戈壁省的布尔根，下游是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一边稀稀拉拉地长着牧草，一边是荒凉的石漠。据说当年划界到此，对方代表咩咩学羊叫，——羊要吃草。给就给吧，谁叫咱是老大哥呢！铅笔一拐，一大片草场连同其上的子民牲畜、其下的沙金矿藏一齐脱离了中国的版图。阿勒泰七十二道沟，沟沟有沙金，最富的却在那边。当年大清国科布多将军和阿勒泰办事处长官解往北京的贡金大多源出于此。现在这个城市离国界线 200 公里。作者和到过这里的数以百计的勘探者一样，只能隔着铁丝网发呆了！

一个季节性开放的口岸。汽车马达的轰鸣声、羊群咩咩的叫声给荒凉的戈壁滩增添了几分生气。入关的是羊皮、羊毛、羊绒、羊肠和集其大成的活羊。出关的是食品、服装、家电和日用百货。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膻腥和酒香。一辆辆大东风与大拖拉对接。这边搬过去一箱，那边抬过来一捆。一宗宗原始的国际贸易就在这忙碌的、昆虫交尾似的过程中完成了。大宗交易完毕，非法的交易开始了。香烟、烧酒、气体打火机、电子表与苏式军靴、羚羊角、鹿茸在土鳖虫似的人群里飞快地传递着。人民币在这里跟美元一样顶用。但蒙古兄弟似乎更喜欢廉价的烧酒。咕嘟嘟地对着酒瓶吹喇叭，然后醉熏熏地爬上咩当作响的格斯车。车队拖着黄尘驶离口岸，卢布和图列格在卷起的气浪中满天飞舞。一天的交易结束，戈壁又恢复了宁静。

作者摁灭烟头站了起来。

太阳沉沦，大漠殷红。界桩投下长长的阴影。边防巡逻车上鞭状天线熠熠生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像冰凉的雾气升起来了。

也许不只是中国的悲剧。

列宁说，这是一个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列宁说的是沙皇俄国。中华民族蛮霸的强邻。

遗憾的是，列宁的继承者也继承了沙皇的贪婪。在欧洲，吞并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掠夺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领土。在亚洲，强占日本北方四岛，割取土耳其、阿富汗领土，像切蛋糕一样一刀刀地宰割着中国。

外蒙古独立，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心酸的悲剧。

1911年10月10日中国辛亥革命。

革命伴随着动乱。当内地革命党人纷纷宣布对清廷独立的时候，遥远的库仑草地，一个叫博克多哲布尊丹巴的活佛却宣布了对中国的独立。草原上浓烟滚滚，汉人哀哭震野。袍子队南下阴山，河套平原枪声四起。一个民族分离主义和分裂祖国的行径。喇嘛红色袈裟里边是帝俄政府的黑手。但是谈判桌上沙皇陛下的代表还是不得不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13年11月1915年6月中俄蒙协约）

1917年10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

1919年7月25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密约，放弃沙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一切中国领土。1920年9月27日第二次对华宣言又重申了这两点。毫无疑问正是这两次宣言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的同情和支持。1919年秋天徐树铮率西北边防军入蒙。活佛取消独立，蒙汉人民夹道欢迎。边防军一直开抵中俄边界之恰克图。主权恢复。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铜山人。人如其名，锋芒铮铮，是段祺瑞最忠实门徒。假如这位西北筹边使两耳不闻中原事，埋头殖边兴业，经略西北的话，中国的版图也许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而历史对他

的评价也绝不会那样尖酸刻薄。内战的炮声像勾魂鼓把军人诱回了中原，边防军被消灭在内战战场上了。1920年9月白俄谢米诺夫匪帮越界入蒙。1921年2月库仑陷落。4月苏联红军借驱逐白卫军为名大举入蒙。7月，肥头大耳的活佛宣布君主立宪的蒙古国成立。

1922年中俄开议。中国政府强烈要求苏联撤出蒙古 归还主权。1月苏联代表无耻地要求中国支付“维持秩序之代价”。2月，答应“中俄商约签订时”归还蒙古主权。4月表示即将撤军 蒙事“庸毋列入议题”。俄延至10月苏方立场突然发生变化 宣称“不能单独谈判撤军问题”。11月苏方首席代表越飞公然宣布“苏联自外蒙古撤军不符合中苏共同利益”形势急转直下。而此时库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也许是对于在布尔什维克的羽翼下当皇帝不自在 更可能是出于对未来革命的恐惧 活佛准备取消独立 并要求苏联撤兵。

1923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终于签字。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部分 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黎元洪任命冯玉祥兼任西北边防督办 准备接收外蒙主权。加拉罕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任特命全权驻华代表向冯氏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冯将军 如果您仅仅是边防督办的话 那就太轻松了 我敢保证 苏联决不会侵犯中国！”小个子、像卓别林一样滑稽的外交官满面春风。他有充足的理由高兴。因为中国政府承认了苏联，并且帮助它从蛮横的外交使团手里讨回了俄国公使馆——帝国主义对苏维埃政权外交封锁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

1924年9月上旬 曹锟召见冯玉祥 准备接收外蒙。中旬 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战争的硝烟散去，亚洲大陆干燥的腹心，一个新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的国界线南移了1000

多公里，又丢失了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24 年 11 月 26 日，正是执政府成立的第 3 天。

作者不知道，当代国人有多少知道这段屈辱的历史？有多少人知道中国西北角的唐努乌梁海至今被俄罗斯霸占着？又有多少人知道，1949 年解放军进疆的时候，“老大哥”还乘乱强占了伊犁河谷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作者相信，如果人民知道这一切的话，他们决不会为强邻的崩溃而痛心疾首！

应当让人民知道历史。就像日本小学生一启蒙就知道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一样。

毋忘国耻，毋忘国耻呵！

4

号音凄厉地冲碎坝上的严寒，五色旗在咚咚的军鼓声中猎猎升起。

1925 年 1 月 15 日 张垣、冯玉祥正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领察绥两特别区，节制西北，兼理蒙事。

西北 西北 军兴西北。

5

五色旗在料峭的寒风中缓缓降落。 3 月 12 日 孙中山病逝北京。

西北浸沉在悲痛之中。10 万西北军人胸佩白花 臂系青纱 停止操课七日 诵读三民主义。冯氏手抚《建国大纲》哭至晕厥。哀伤，悲痛 又透着愧疚……

南苑张垣绥远，教堂钟声哀鸣。
千里京绥线上，机车汽笛长鸣。
1925 年春天，在撕人心肺的哭声中降临了！

第 7 章 哦，俄国人

革命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人民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大战中携手前进 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 致苏俄遗嘱 ,1925. 3. 11

1

夜以继日的响河声中，冰盖喀喀开裂，黄水汹涌喷出。满河浮冰银光耀眼 翘仰沉浮 撞击声惊心动魄……

响声传到了遥远的俄罗斯欧洲。北京政变。北洋破裂。军阀势力分崩离析。国民党改组 三大政策 国共合作 中国大革命的潮声动地而来——一场将要改变中国震撼世界打破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封锁的革命！中国，可怜的中国，捆绑苏维埃俄国铁链上最脆弱的一环。

3 月 21 日 克里姆林宫 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问题。外交委员季诺维也夫汇报西北的最新动态。约瑟夫·斯大林捏着硕大的烟斗 浓密的黑发下 鹰鹫般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大公鸡似的中国地图……一块斑驳陆离的政治调色板，粉红色的华南，白色的扬子江、黄河流域和满洲 灰色的西北。

西北向苏维埃俄国表示了敬意。 1924 年 10 月 27 日 政变之后第 4 天，冯玉祥就秘密约见了加拉罕大使，向他通报了局势。1925 年 1 月，继开封的农民起义领袖胡景翼之后，冯玉祥也伸出

了乞援之手 呼吁革命的俄国像援助广东国民党那样 向西北提供军火和顾问。要求通过徐谦博士——李大钊教授——加拉罕大使这条渠道，迅速地传递到了莫斯科。

与苏维埃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辽阔的西北，在斯大林瞳仁里变幻着颜色。时而褪变为白色 红色的蒙古就被皑皑冰雪包围 时而幻化为红色 黄河流域就冰雪消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斯巴达克式罗马军团。极端地仇视日本帝国主义。在美英日的走狗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包围中左冲右突。天然的革命倾向——褐色的眼珠子停止了转动。

约瑟夫·斯大林站了起来。争论平息了。

“同志们 受援的首先是我们自己！”

徐谦 字季龙 皖人。以前清进士大理院编修而民国大法官司法部长而国民党职业革命家，直至武汉革命政府主席。大革命失败 隐居香港 悄没声息地了却了后半生。书生 搞政治不善权术，闹革命不敢杀人。向左走没有勇气 向右转不甘堕落。就这样被历史的泥沙淤没了。那个时代有许多这样的悲剧人物。

3月29日，俄共中央关于援助冯玉祥的决议通过第9天，国民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陪着一位俄国人秘密来到了张垣。

高躯 长脸。金黄色的卷发 板刷样的唇髭。背微微有些驼 目光却炯炯有神。身着考究的苏格兰呢西装 举止优雅高贵。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格鲁申别尔格同志来了。

1923年8月，鲍罗廷这个大名首次出现在中国报纸上。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苏联政府特使，与张作霖交涉中东路这个棘手的问题。两个月后 出现在广州狂热的群众集会上时 已是共产国际驻华总代表了。

杰出的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有着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鼓

吹革命的丰富经验。策划国民党改组 领导‘一大’政治宣言的起草，创办黄埔军校……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鼓动本领使孙中山大为倾倒 委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被先生得意弟子蒋中正恭敬地称为“亚父”。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926—1927 年中国大革命的教父。

春寒料峭 残雪斑驳。红色教父来到了西北 肩负着把迷途的羊群领上正途的历史使命。

小道奇鸣着喇叭驶进了边防督办公署。穿着士兵棉军服的冯玉祥大步地迎了上来。徐谦居间介绍。军人粗糙的大手与职业革命家的手握到了一起。小蒲笋似的满是茧趼的大手 猛烈地上下摇晃着 俄国人疼得咧开了嘴。

“冯冯 亲爱的……我代表斯大林向您问候！”

《民国大事记》(台湾 藏)：14 年 3 月 29 日 冯玉祥与苏俄签订秘密协议。

2

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春天，一批批俄国人化装成旅游者、水手、商人和汉学家 由海参崴乘船到了天津、青岛或烟台 再坐火车到北京 然后被秘密地护送到张家口。在这个要塞似的城市里 与骑骆驼穿越蒙古戈壁来的同志汇合了。

精心选拔出来的布尔什维克 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杰出的技术专家 出类拔萃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学院东方系、塔什干军事学校中国科毕业的高材生。步、骑、炮、工、辎 通讯、装甲、航空——除了海军，苏维埃俄国为中国革命和内战提供了最优秀的人才！

多少俄国人来到了西北 由于援助本身的非法性 顾问们都抹

去了真名实姓，再加上汉语译音的差别（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总政治顾问谢伊福林 又译赛福林 名拉平 又译拉宾 而其真名为阿利别尔特）散见于文献中的顾问名单成了一团乱麻。1926年10月安国军政府通缉编号的15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北京档案馆藏 只不过包括了当时在绥西的部分成员。在此前后来西北的大部分人都“漏网”了。比如，顾问团首任团长 V·K·普特纳将军“任江”，1925.4）及其继任 V·M·普里马科夫（林中将，1925.4—1926.4）就榜上无名。

作者认为，包括国民二军溃败后转入西北的开封顾问团部分成员在内 至少有 40名俄国人到了西北。其中包括 3名飞行员，5名译员，1个装甲战专家和至少 3名炮兵军官，可能还有 1个“契卡”作者从当年顾问和西北军人的回忆录及有关档案中搜集到了他们的名字、化名和职务。

应当指出 大体在顾问团成立前后 冯玉祥自己还聘请了 3名白卫军官。他们是前高尔察克军政府的军事部长伊万诺夫·里若夫将军 安年科夫白卫军参谋长通基赫将军和沙拉文上校。他们后来实际上也成了顾问团成员，并且与国内战争中的死对头患难与共 据说回国后获得了赦免。

那年头，北京街头有许多这样的流浪人才。

张垣，一个弥漫着皮毛膻腥味的商业城市。戏园子锣鼓咚咚锵锵。卖羊肉的小贩尖声吆喝。骆驼在大街上昂首阔步。老太婆粽子样的小脚慢慢吞吞。人力车夫急促地掣着手铃。士兵们在广场上快活地踢着足球……异国情调是多么浪漫呵！

俄国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仪仗 军乐 中苏两国国旗迎风招展……五色旗和罗曼诺夫王朝的三色旗！笑容凝固了——当然 事情很快就弄清了：一个由于隔膜和无知造成的误会。类似的误会还

很多，比如你们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二流子，他们会好好经营吗？混熟了的军官们常常提出这样古怪的问题。

国耻图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巨幅远东地图贴在督办公署照壁上。俄国人吃惊地发现 包括海参崴在内的苏联远东地区和已加入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土耳其斯坦一大片地方，以及已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竟被纳入中国的版图，与被帝国主义掠夺的台湾和香港不加区别地打上了阴影状斜线。并且涂上诸如“这些土地已不属于我们了！”“毋忘国耻！”“铁血救国”这样充满民族沙文主义的口号。

顾问们深受刺激 震惊而至愤慨。佩特纳将军向顾问团的顾问李大钊教授提出了强烈抗议。“你们一方面请求苏联的援助，一方面却觊觎苏联的领土 把苏维埃俄国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 并且用这种精神教育部队……最无耻的挑衅！”

教授一言不发。大而圆的眼镜片后面 闪耀着东方人特有的冷静。

“教授说服了冯玉祥 国耻图被取下了。”俄国人满意地写道，“从此 军队里的政治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目的 不再笼统地反对外国人 而只反对帝国主义者了。”（《一个志愿兵的札记》V·M 普里马科夫 列宁格勒军事出版社，1930）

4 月下旬，佩特纳将军奉调回国，28 岁的普里马科夫接任了顾问团团长职务。

一个红色的剽骑兵，结实得像栓马桩，15 岁就参加了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1918 年，出长红色哥萨克骑兵第 1 团。刀光闪烁，马蹄激溅 狂暴的乌拉声由乌克兰、波兰、白俄罗斯一直震响到高加索。内战结束 骑 1 军军长出任列宁格勒骑兵学校校长兼政委。接着 出使中国。

5月1日国际劳动节 中将收到了元帅 这是俄国人对冯督办的称呼。红军没有上将军这个军衔——作者注 具名的请柬。当脸颊刮得青光的顾问们步入宴会厅时，发现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外国客人，甚至也不是唯一的俄国人。除了来访的蒙古军事代表团外 应邀赴宴的还有前普鲁土工兵少校特莱涅先生 前意大利国防军上校齐亚诺先生 前白卫军官通基赫、里若夫和沙拉文 还有一个粗矮壮实的日本人——诡计多端的皇军情报军官松室孝良少佐。元帅微笑着，一一介绍客人。顾问们像蹩脚的外交官绷着脸，与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握了握手。而对那几个可怜的流亡同胞 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过了很久他们才明白 元帅之所以聘用这些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分子和白卫分子，只不过是冲淡关于他赤化了的谣言。瞧 我还聘用了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白俄呢 咸了添醋 酸了加盐 伟大的东方哲学呵！

菜饌精美 香味四溢。圆脸秀发、娇小得像女学生似的冯夫人为客人殷勤布菜。身着成吉思汗兰袍的蒙古国防部长起立敬酒。先向冯玉祥和革命的中国致敬 又向斯大林和自由的俄国问候。圆脸上堆着谦恭的笑容 头像木偶时而扭向俄国 时而扭向中国 不断地引用中国的格言、蒙古谚语和列宁同志的教导。客人们无不觉得有趣 绷着的脸放松了 宴席上响起愉快的笑声。

元帅举杯 向客人致以节日的祝贺 对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表示感谢。像阿波罗神像一样魁伟的巨人 满面笑容 声音宏亮。致意之船从汉堡港开航 经过亚平宁半岛 驶入日出之国 最后在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参谋长科尔涅耶夫将军面前停下了：“祝俄国劳工幸福！祝劳农政府兴旺！祝斯大林先生身体健康！干杯！”

俄国人脸漾着红光 不用斜睨 都能感到嫉妒的目光。

“能与诸君同席 本人不胜荣幸！”松室少佐感慨地举起了酒杯：“你们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呵。要知道 这是中国最有希望的

军队！”

“对不起 我不明白您的话 我们只是一些军事教官。”科尔涅夫冷冷地打断了日本人的饶舌。

“是的 是的 我也是。”日本人尴尬地放下了酒杯 操着半生不熟的俄语“不过你们是政府派来的 而我则是个人应聘。雇佣合同 明白的 根据我国陆军条例 这不算服役年限 升迁和退休要吃多大亏呀！”

“我相信天皇陛下不会让您吃亏的。”普里马科夫说“当然 您得为帝国作出贡献。”

酒杯叮叮当当。齐亚诺上校与上次大战中的协约国盟友特莱涅先生碰杯。德国人则举杯向战争中的对手致意。通基赫将军唱起了《伏尔加船夫曲》宴会厅静下来了。夜风在窗外呼啸 白炽灯呼呼作响。歌声像忧伤的小河流淌。泪水从流亡将军的脸上淌下来了……

椅子响动 客人们起立 为元帅和他战无不胜的军队干杯。黄色的柠檬汽水 碧绿的香槟 殷红的葡萄酒 琥珀色的白兰地——高脚玻璃酒杯叮叮当地碰到了一起 灯光炫目 酒色叠映 漾出一片灰色……

灰色 哦 灰色的西北。

3

百灵停止了歌唱，黄羊齐刷刷地扭过了头—— 万古荒原响起了马达的轰鸣声。车队穿过白桦挺秀的色楞格河谷、绿茵如毯的库仑草地和空旷无垠的漠南戈壁 驶入了中国……

军火来了 水联珠步枪、马克辛机枪、斯托克迫击炮 炮弹、枪弹、手榴弹 还有拆件装箱的飞机。

根据苏联国防部档案,1925年4月—1926年7月的15个月时间里,由漠北商道运来55857支步枪(其中日式步枪17029支),230挺机枪,18门迫击炮,12门山炮,48门野炮,5820万发子弹(其中德国子弹1200万发)和1万枚手榴弹。

1926年深秋,为了装备溃败的军队,又运来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4000把马刀,10具火焰喷射器和3架飞机。

一份未注明来源的资料认为,1925—1926年苏联援助西北的军火总额为1089.7641万卢布(宋平,《蒋介石生平》,1986)。1925年春末夏初,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进入了高潮。不仅仅是西北,华南的黄埔港几乎每月都有满载军火的货轮驶入。

比士尼 老毛瑟 马利匣 雷明顿 札喇斯 捷克造 带盖儿的米拉斯——战场上又响起水联珠震耳的当当声。中国,万国枪会。

Mr. 阿连 斯拉夫人。鹰勾鼻子 眼睛像海水一样蔚蓝。名片上印着美孚石油公司北京代理人的头衔。衣着阔绰 出手大方 引得北京饭店的白俄舞女媚眼四抛。革命像爆发的火山 把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抛到了异国他乡。爵爷沦为琴师 银行家成了乞丐 将军靠当保镖为生 阿连先生不过是个幸运儿。至少向伯爵夫人他是这样解释的。

7月6日,阿连先生和他的伙伴埃凡斯来到大沽港接船。报关 花旗桔子 夏威夷波萝和法国钢琴。出手大方的代理商用法国白兰地 俄国伏特加和中国二锅头妙不可言的混合物巴结海关。当快艇在黑暗上靠上货轮时,贪杯的苏格兰人已烂醉如泥了……

7日 船入港 卸水果。夜幕降临 水手们像发情的公狗狂奔上岸。另一拨搬运工悄悄登船。栈桥在星光下忽闪,吊杆无声起落……清晨,当水手们疲惫不堪地归船时,水线已高高地浮了上来。

货物运到一个偏僻的木工作坊 包装打开。桔子篓里塞着黄澄

澄的子弹，钢琴箱里却是一捆捆步枪：1911年出厂的德国毛瑟，1916年生产的老春田和1917年的捷克造。旧枪，涂着厚厚的黄油，但还能用，使人联想起当年协约国对远东不成功的干涉……木匠砰砰地钉着箱子，高得出奇的工钱使他们知趣地闭上了嘴巴。作坊外边，醉鬼卧在热烘烘的街心，闲人大声地聊着天，穿着号褂的人力车夫警觉地打着盹儿——简直万无一失。

画着雨伞和高脚杯的木箱由作坊运到了火车站。海关登车，履行最后一道公务。

钢琴，北京莫里逊大街别克洛夫商行收。

“唔，值钱的东西！”海关说，笃笃地敲着板箱。阿连先生不失时机地掏出了雪茄。

“嘿，绿盒子，老古巴！”海关眉开眼笑地抽出一支，吮了吮，小心地夹到耳朵跟。“饭后再品尝吧。中国人说，饭后一支烟，胜似活神仙……呃，小伙子，得抽查一个吧？”

钉子叽叽嘎嘎地尖叫着，阿连先生亲自打开了一个箱子，露出油漆锃亮的钢琴。

“啧啧，多名贵的家伙！”胖胖的海关赞叹不绝。“是的，”阿连先生说，快活地摁了摁琴键，“你听，多么美妙的乐曲啊！”响亮地打了个榧子，顺手把一瓶菠萝罐头塞进了苏格兰人衣袋……

代理商回到天津，下榻法租界维多利亚大街阿斯托豪斯旅馆。小老板来了，长衫呢帽，却甩着脆儿响的美国腔英语。“伙计，好消息，有15挺机关枪，奉军由国外订的货，敢不敢弄过来呀？”

罗宾汉们重返大沽港。以下的故事简直像《加里森敢死队》一样扣人心弦。小镇窄街，载着军火的大道奇放慢了速度。雪佛兰抢道，踏板撕裂。司机们叉腰对骂。装卸工挥拳上阵，大道奇和他的徒弟被揍倒在地，凶犯一溜烟地开跑了两辆车。警笛啸叫。埃凡斯一踩油门，摩托车吼叫着冲了过去，可怜警察被撞得飞了起来，

人群尖叫着四散。摩托车箭一样消失在尘埃里了……

英雄凯旋 京畿警备总司令鹿将军亲自接见。小汽车拉着他们“逛胡同”。“良霄乐园”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群女孩子像小鸟扑了上来 被“洋鬼子”搂进怀里 咯咯地笑着。琴师谄笑着调好了弦子。夜莺般的小曲令“鬼子”心旌神摇……

“夜深了 歌唱结束了 琴师走了。给我们端上芬芳的、加过温的果酒。很香 很浓。军官和女人们开始有了醉意。几个军官悄悄地溜了。我和埃凡斯决定告辞。阿连先生不无遗憾地结束了令人销魂的回忆。

以上故事来自《一个志愿兵的札记》(列宁格勒军事出版社, 1930 中译本名《冯玉祥与国民军》)作者维·马·普里马科夫 即大名鼎鼎的林中将,1937 年凄惨地被斯大林处决。1964 年 在前苏联国防部档案里,发现了有关西北军援的文件,证明了札记的真实性。唯一的例外是偷运和劫持军火案,档案里没有发现可资佐证的文件。

作者不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精心安排的国际军火走私案。由唐悦良少将监督实施的。

唐悦良,冯玉祥的连襟,督办公署交际处处长。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小老板,地道的京片子加美国腔英语。

4

百灵在蓝天啼叫。野花如繁星开遍了草地。羊群似白云悠悠移动。春天来到了察绥。

顾问们紧张地开始了工作:在清河装配飞机,在张垣制造钢甲

列车 在平地泉训练炮兵 在丰镇教练骑兵 在一个述略不详的地方教授政治保卫和反间谍技术……苏维埃军人向中国同行慷慨地传授一切 除了革命本身。雷区 严禁入内。

秋高马肥之季 普里马科夫将军受命视察了军队 以便元帅对军队的战斗力有一个确切的评价。

马蹄如狂风暴雨叩击着绥远草地。

野炮齐射声隆隆地回荡在察西荒野。

步兵的冲杀声震撼了坝上高原……

蓝色的 灰色的 绿色的眼珠子转动着。

俄国人看到了什么？

1926年2月，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上将为首先的一个高级工作组秘密地抵达北京。工作组的任务是对北方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力量对比进行评价，为克里姆林宫最高决策提供依据。

林应召抵京，走进了飘扬着镰刀斧头红旗的苏联大使馆。

15日上午11时汇报开始。

顾问眼中的西北军。

前苏联国防部档案。

据《与普里马科夫同志座谈的速记记录》：

●编制 6师1旅/二四制

国民军由1、2、3、5、6、11等6个步兵师和1个警卫旅组成 应为2个警备旅 还有2个骑兵旅，1个炮兵旅，1个卫队旅，1个独立旅，以及一支由11架飞机组成的小型空军。全军约15万人。——作者注）

每师有2个步兵旅 每旅有2个步兵团。第3团由1个工兵营、1个骑兵营和1个技术通讯营混合组成。每团有4个营 每营有4个连。连队人员编制齐全 每连100—120人……

●装备 老式德国步枪 / 129 门大炮

军队大都是 1898 年和 1901 年出厂的老式德国步枪装备的。最新式的步枪是 1912 年造的。枪的质量很坏，而且磨损得很厉害。

元帅总共只有 129 门大炮。其中约 30 门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产品，用钢索代替缓冲装置，只能进行直瞄射击。40 门是上海冶金厂造的，没有瞄准器。其余火炮是克虏伯厂、伊尔克斯厂以及我国和日本工厂制造的。口径 75 或 76 毫米。

●步兵 世界上最优秀的步兵 / 训练太差

各师的战斗情绪旺盛，军队操练得很好。（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令人满意的。凡吸鸦片酗酒的，一律要受到严惩。队列训练和体质锻炼的水平很高，也许超过中国所有军阀队伍的水平——阿瓦·勃拉戈达托夫）

（士兵有耐力，不爱发牢骚，勇敢。机动能力强，日行军 70 公里并不感到困难……我国的士兵与他们相比，显得十分呆傻。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步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步兵，或许这个评价过高了。

……射击毫无威力。很多人不了解子弹飞行的弹道和标尺的用途。枪膛里射出的子弹笔直地、平稳地飞行着，然后照他们的说法，没劲了，落啦。命中率只有 48% 左右。

军官们对机枪既重视，又害怕。一发生故障就加油，好像是对蒙难者的慰藉。按要求拆卸马克沁用 3 分半，而平均速度是 4 分半钟，我说可以把速度缩减为一分半钟，他们大为惊异。

战术训练太差。采用着一些过时的原则。进攻时总是力求保持队形和各连之间的横向联系，整个营分布在一条散兵线上。他们认为，不管地形如何，整齐的队形攻击力最强……他们会在战争中遭到严厉的惩罚。机枪和步兵一起推进，很少有射击的机会……

总之，军队的整个水平，尤其军官的水平是不高的。战术水平

相当于日俄战争前俄军的水平。

●骑兵 骑马的步兵

正规的骑兵旅有马匹 有武器 但没有掌握好骑术。非正规的骑兵旅善于骑射，却没有武器和足够的马匹。若要询问骑兵的情况 我要说 它不具备骑兵的基本特性 首先是不会骑马。只能叫作骑马的步兵。双脚向前蹬马鞍子才能保持平衡。在一个 30 名骑手组成的快速冲击时，有一个当场就跌了下来。而在超越小障碍物（1.5 米宽的小沟）时，4 名军士竟有 3 人跌落马下。这样的骑兵是不能冲锋的。

应当指出 中国北方可以建立起优秀的骑兵队伍。内蒙古和热河省拥有取之不尽的马匹资源。

●炮兵 不懂得算术

大多数军官只会瞄准射击。很少军官懂得掩蔽阵地上的射击理论。对部件也不大了解，火炮出点小毛病就得送修理厂。

训练炮兵比其他任何工作都难。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算术。训练要从教阿拉伯数字和运用这些数字开始。

●军官 良莠不齐

下级军官非常好。虽然文化程度不高 但是很勇敢。认为中国军官见到风筝就害怕，这种说法是很可笑的……拿着旗帜逃跑的指挥官好像已陷入惊惶失措的境地 可是一转过身来前进 士兵们又跟着去进攻了。

一般的将官庸庸碌碌（张之江“不是火药时代的人”。李鸣钟“缩首缩尾 首鼠两端”。石敬亭“不大懂军事”。陈毓耀“懒散成性，好酒贪杯”。宋哲元“急功近利 精力旺盛”。王镇淮“优柔寡断 徒骛虚名”——勃拉戈达托夫）

高级指挥官（指高级参谋人员——作者注）却是很有才能的。刘骥将军就是一个。他足以受到我国总参谋学院的推崇……

汇报持续到了深夜。

冯玉祥对国民党不加掩饰的厌恶 对苏维埃俄国的希望 对顾问的警惕和限制，民粹主义者的理想……速记员的笔尖终于停下来了。

“谢谢你 普里马科夫同志 我代表斯大林同志向你和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布勃诺夫说 合上了笔记本。起立 抱臂踱步。

夜沉沉。北京灯火疏落 寒风在空旷的大街上游荡着 漆黑的、天鹅绒似的西北天穹上，繁星像碎宝石闪闪烁烁。

上将由窗前踱回来。声音有些嘶哑：“普里马科夫同志 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你 政治局认为 中国大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 8 章 西北寻梦

(城南旧事之二 张垣,1925—1926)

一座城市有一个辉煌。

张垣是对蒙贸易中心。

驼铃叮叮当当 牛车吱吱扭扭 高高的货包上 旅蒙商梆子腔 凄越苍凉。风沙弥漫漠北道 残雪消融新雪降 售尽了针头线脑大布绸缎鼻烟砖茶二锅头，换回了牛皮羊皮驼绒羊绒麝香鹿茸羚羊角。上千万元的出超，造就了百年辉煌！

民国十四年春天 猎猎的军旗飘抖声中 弥漫着皮毛膻腥和烧酒辛辣味的城市又成了西北的首都。京穗奉汉张 中国五大政治中心——张就是张垣张家口。

那年头 张垣一年四季煤烟笼罩 天说蓝不蓝说黑不黑 雾格澄澄的一片灰。四野童山濯濯 说黄不黄 说绿不绿 土扑扑的也是一片灰。灰天灰地之间，一夜冒出了一座灰城 灰砖灰瓦 灰墙灰脊，一排排整齐划一 单调的像鸽子笼。拱卫着一座灰不溜秋的教堂。这就是西北的心脏，上堡兔儿沟的张垣新村。

最吸引人的 还是那座无线电。好高好高的俩铁塔 电线嗡嗡地响。督办跟京里头通话哩 当兵的说得神秘兮兮 唬得庄稼人嘴张得老大。

无线电把个世界拉到了张垣人眼皮子底下。嗡嗡一响 天下准出事儿——这不，队伍又唏哩呼隆地开动了！

这一回 是张作霖要北苑、南苑、西苑和通州的营房 说是“旗产”——大清皇上都没有了 还有啥旗产 就当是旗产 也该归民国政府所有，跟你张作霖有屁干系！这不是明摆着寻事儿不？这一闹 火车都停开了，机枪大炮地往车站开。把张垣人吓毛了！

打雷闪电地闹了几天 枪却在上海响了 老英国杀中国人“五卅惨案”这下子 天大的火气也打不成了。中国人叫人欺负得成了孙子 成了猪狗 还有脸窝里斗吗 那阵子无线电没日没夜地呜呜鸣鸣 还噼噼啪啪地迸蓝火星子。冯玉祥又是打电报给段祺瑞 叫把烈士遗体运往各地巡展“以激民气”又是致电张作霖捐弃前嫌 枕戈待旦“以为政府交涉之武力后盾”接着是 5 万军民集会，大炮都拖上了街。“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以血肉筑起长城 放起开花炮 来个机关枪对扫 与帝国主义拼个你死我活！……”台上目眦欲裂 台下吼声滚滚 张垣成了个火药桶！

那冯氏其实很伤心。洋人不是叫他“基督教将军”吗 圣经有训：“四海皆兄弟 无论肤色人种 都是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更云“不爱所能见之弟兄 岂能不爱见上帝？”白皮肤的弟弟杀黄皮肤的哥哥 上帝你管不管 又是打通电 又是发通信 呼吁西方的教友“拿出良知来 制止英国水兵对中国基督徒野蛮的屠杀”。

呼吁悄没声息地没个回音 却来了个老约翰。英国传教士 面孔红润，银髯及胸，与冯氏有十几年交情。听罢诉说，哈哈大笑，“冯 我亲爱的朋友 你错了 上帝是不会为莠民乱党发慈悲的！”冯氏说你说个屁话 拿出良知来 老约翰说：“良知不允许我说假话，海军陆战队那帮小伙子们干得棒极了，上帝都会为他们吹口哨！……”把冯氏气了个半死，一巴掌抡过去 血珠子顺着白胡子淌下来了！

冯说 他既不恨杀人流血 这罪必追赶他！

冯这回引用的却是圣徒保罗的格言。

那年月，人不关心国事，关心起来却又激动得不得了。断指的断指，自焚的自焚。九江、汉口、沙基、重庆——惨案一个接着一个，校园成了火山口。西北军校招生的启事一见报，旃檀寺挤破了门。第一批录了 600 个读专科的，念大学的，顶不济也是高中生，后来都成了西北的新血轮。

热血青年投笔从戎，恨不得马上拿起刀枪跟帝国主义拼个你死我活——一火车拉到张垣，却发了本《圣经》叫念。袖珍本，像小字典，精致得很，扉页上印着一行黑字：此乃天下之大经，张之江敬赠。

大学生们来到了一个灰色的世界：灰天灰地灰墙灰瓦灰制服灰绑腿，灰蒙蒙的云端，上帝威严地注视着一切，不准吸烟喝酒，不准嫖娼赌博，不准撒谎打诳，不准穿绸挂缎，不准滋事扰民，不准异端邪说……随军牧师像广州的党代表监视着一切。

牧师也是大学生，金陵神学院、燕京神学院的高材生。黑袍上缀着上尉少校的领章，一直编到了旅一级。跟美国军队一样。

礼拜日，学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基督教战士进行曲》走进教堂，听主的道理。管风琴悠扬，赞美诗宏亮，粗犷的阿门声一波波漾进灰蒙蒙的天空。主在天国都动容了。

热血就这样悄没声息地变成了冷血。

五卅后到西北寻梦的很多，黄先生就是一个。

南方人，修躯长脸，剑眉勃勃，浑身上下透着股傲气。是党的同志——那时叫国民党，李大钊介绍来宣传‘主义’的。冯那时还没皈依三民主义。虽然西北圣殿里供着孙中山的神明，对国民党却敬鬼神而远之，常以招苍蝇的烂污相比。不过，对守常先生的道德文章却佩服得不得了！

因此 黄先生们受到说不上热情但却合乎礼仪的接待。被安排与牧师同住 并享有小灶待遇。督办显然认为国民党宣传员与神父的职责并行不悖 相辅相成。铺盖卷还未打开 上帝的仆人就先发制人地发起了进攻：“二位入教吧 二位是知识阶级应当入教！”弄得国民党人啼笑皆非，诚惶诚恐！

由于冯氏之恩准，黄先生们把讲经堂改造成了国民军俱乐部。福音书柜旁竖起了几架三民主义；花花绿绿的国民党标语置换了圣徒的格言。最使他们得意的是把耶稣的画像偷换成孙中山和冯玉祥的照片。一个目光炯炯，一个笑容可掬 隔着连座椅没日没夜地进行着无声的交流。王昭君骂毛延寿的唱腔替代了牧师的祈祷，将军跳马的吆喝声淹没了赞美诗，狡猾的国民党终于从上帝那里打劫了一块地盘！使得牧师们痛心不已！

“主呵 饶恕这些邪恶的党徒吧 让他们忏悔……”

他们真地忏悔了。几年后 警车凄厉的啸叫声中 黄先生怀着对大革命的反思 写完了他的西北从军记 取名《灰梦》。民国 20 年 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易名《西北远征记》 大约连编辑都觉得那意境太苍凉太消沉了。

黄先生其实不姓黄 姓宣 名侠父 浙江诸暨人 中共最有才气的党员之一。黄埔一期。

那年头，到西北寻梦的可不只是一个黄先生！从天台山上下来的时候，督办的皮包里夹着厚厚的开发西北计划书，建设新张垣只不过是书的一章。

开发西北，首在交通。规划汽车路以张垣为中心四面八方辐射，火车南开兰州北通库仑，小火轮上溯西宁下航潼关。还有航空，飞机场至少要修三个。宏伟得很。

石友三师奉命修筑包头(夏)汽车道。砾路蓝缕地干了半

年，一场大风，连路基都刮得没影子了。后来大军西撤，磴口沙窝子里汽车扔了一长串。只过去了两辆，总司令的道奇和顾问团长的福特，却是兵抬过去的。

王瑚先生出任包兰铁路督办。前清翰林，居官清廉，颇想有一番作为，兴冲冲走马上任。谁知两年才领到十万元，连测量都没法完成。王铁老百无聊赖，唯以给冯氏讲《易经》为乐。一直过了30年，宁夏人才听见火车哞哞叫。火车通库仑又晚了5年，不过那时库仑已改名乌兰巴托（蒙语：红色之城）了。

张维玺旅奉命疏浚黄河。八月工竣，小火轮千里迢迢由天津卫运来。试航之日，成千牛皮筏子围着看热闹。只见烟囱突突喷烟，浆叶子哗哗地搅起一河泥汤，那船却像生了根似的动也不动——原来包头段河面迂阔，暗滩迁移不定，昨浚今淤，任你多少兵挖也不行！

飞机场倒真修了三个。张垣一个，绥远一个，包头一个。那年头飞机笨头笨脑的像个书架，却小得有个操场就能起飞。修好了机场，没来飞机，来了飞机，却没了汽油，只好抬着走。那场面像小人国的小人抬格列佛，拉的拉，拽的拽，喊号子的喊号子，热闹极了。连“毛老汉”们都跑来看稀奇。抬着抬着，张万庆火了，丢他妈的，一个炸药包给崩了。这是大溃败那年的事，张万庆师断后。包头民谣“张万庆抬死鸡，抬着抬着发脾气”说的就是这档子事。

办交通只留下了一个念物儿，张垣清水河大桥。那桥修得结实极了，一直用到大跃进才废弃了。张垣人叫“老冯桥”。桥头原有冯氏题词，被汽车撞进河里。有好古者建议打捞出来，以为冯玉祥将军经营西北之纪念。当道一笑了之。

其实，倒真值得打捞出来。

又办实业，煤矿、铁矿、土矿、毡厂、革厂、毛纺厂——最大成就却是

把张垣铜元厂改为兵工厂 流水线哗哗淌子弹。据云该厂设备精良 人材济济，迫击炮轻机枪都能制造。可惜原料匮乏，终无大成就。

那年头 张垣唯一“现代化”工厂 是詹天佑老先生建的机车厂 能修火车头。一纸命令 车库站上了岗 叽哩咕噜地来了洋鬼子。弧光闪闪 汽锤叮当 铆枪哒哒地像打机关枪。神秘兮兮地过了半年 铁门一开 钢甲列车轰隆隆地驶出来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钢铁怪物，一边 4 挺机关枪，棱堡形旋转炮塔直撅撅地伸出两门“七生的五”的平射炮筒。咚咚一个齐射 炸得棱堡砖石迸飞。引起一阵阵欢呼。

一个中外合作的产物。总设计师是被誉为红军装甲战之父的 卡里诺夫斯基上校。军事工程师德列伊采尔和炮兵专家佩特克维奇负责车体和军械安装。而特莱涅先生则以德国人一丝不苟的精神负责了全部制造工艺。

兵工史专家应当考证一下这个日子，以便张家口探矿机械厂在百年厂史上添上辉煌的一笔：1925 年 ×月× 日中国第 1 列钢甲列车由本厂驶出！——原来机车厂解放后归了地质部，专门制造钻探机。

那年头 偌大察绥连一所完全中学都没有，上高中还得背着行李卷上北京。开发西北 教育为本 冯氏规划每村一所初级小学 每区一所完全小学 每县一所初级中学 大县设完全中学——金字塔 颠儿顶儿的 是西北大学。——冯氏那时不知道“琉璃蛋”刘镇华在长安办的大学也叫西北大学。

在北大教书的李泰芬先生受聘筹建西大。还没弄出个眉目 冯氏就出国远游了。李教授办学不成 却成了督办公署文官。十年后有《西北军志略》问世 为西北留下一份珍贵史料 使作者感激不尽。

又办五族学院 专收蒙藏学生 宣扬共和 融合隔阂。谁知王公千户的儿子宁肯当喇嘛也不愿进学堂。原来作官没有当活佛有出息。草草招了百十个汉族学生，一期没毕业就关门了。

又办成人教育。张垣铁路工人下了班就去上夜校。扫盲 人口手刀牛羊鸡兔同笼劳工神圣 认到国民革命 教书的黄先生就调走了 革命终未成功。

终国民党之治 十个学生娃有九个还是念私塾。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真真的混沌初开！

那年头 察绥荒凉得很 真像《敕勒歌》唱的那样“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沿大青山麓跑上半天马 难见得上一户人家。那地却肥得流油 撒把种籽就能收庄稼。地是“旗地” 蒙旗王公所有。入了民国 没了皇上的赏赐，王爷的日子就一天天地艰难了。没钱买酒就卖地放垦，一亩五角钱 便宜得叫人咋舌头。就有人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 妹妹我泪长流”，一个铺盖卷，一根打狗棍 歌声伴着受苦人走进了苍凉。那情那景、那心那意叫人流眼泪 拉弦子的瞎老汉手都颤悠……就这样 草原一天天地退缩了 地图上出现了张家窝棚李家犁杖王家锅伙三分子等打着移民烙印的地名，被蒲柳湮没了的土地又有了生机。

冯氏要在这张白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设想很宏伟 移民多少多少万户 垦荒多少多少万亩 建立多少多少个新村。自来水磨电机火犁站幼稚园学校医院公廩义仓保卫团 庄庄通电话 村村有车道。要让受苦人享受到现代文明 在万古荒原上建立起伊甸乐园。嗯 计划倒是很详细 连新村的建筑都有了图样 只可惜遗漏了一点：这几千几百个新村要花几千几百万个大洋？

春天 免费火车把 1000 户山东移民拉到了包头。五十亩地一

头牛，一石籽种半年粮。荒原上燃起了拓荒者的篝火。移民们对督办感激涕零，家家窝棚都供着恩人笑眯眯的石印像。山东“大锅(哥)”们是西北移民计划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原来段执政总共只拨了十万块钱。

督办自己也在包头滩买了几百亩地，雇了几个朝鲜人栽稻子。还置了座四合头小院。他不是效法汉张良吗？那留侯也有五千户采邑呢。遗憾的是，稻谷飘香的时候，他却南下长安了，连一粒租子都没收上。所以不能算地主。

那年月颇有人把西北当桃花源。有心救国，无力补天，就到这荒原上来寻梦。那情景，跟欧文先生到新大陆办“共产主义公社”差不多。

绥西有的是地，少的是水。开荒得先筑坝开渠，引黄灌溉。大渠动辄百里，耗资巨万，非十数年不得完工。时无仪器，定桩布线全凭眼力。这就出了一个奇人，姓王名同春。据说是直隶顺德人，年青时杀人犯了法，背着铺盖卷亡命五原。——就是在《敕勒歌》里那个敕勒川。当渠工练就了一手绝活，眼睛一眯，就能看出哪高哪低，五里之内，竟然不差拃把，比水准仪还准。有华洋义赈会的洋测量师不服气，荒野上摆开了擂台。结果“洋”渠水进不来，“王”渠哗哗地流。这下子名声大噪，被状元公张蹇请去视察治淮工程。这还是大清光绪年间的事。那王同春一生开了十几条渠，干渠支渠斗渠加起来长达数千里，成了河套数一数二的大地主。真个是田连阡陌，马跑一天不吃别家的草。再后来被仇人剜掉了眼珠子，成了瞎子。“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细推起来，王瞎子功不可没。冯氏感其功绩，请执政府颁发奖励证书。病逝时还发了唁电。出殡之日，穷汉哭，老财笑；“孝子”却又哭又笑，一时传为趣谈。

孝子叫王英，外号“三没底”，全然没有乃父克勤克俭之风，颇

着家兵为非作歹。后来当土匪 当汉奸——成了河套一大害虫。解放后挨了一枪，绝了瞎子的香火。——冯氏却死活不相信王同春儿子会当土匪汉奸，硬说是叫人逼的。可笑得很。

荞麦莜面山药蛋之外 察绥就出土匪。蹲沙窝子截道的 叫‘卜浪队’。三五结伙绑票的 叫‘刮野鬼’。蒙古人叫‘忽拉盖’。大股的叫‘毛老汉’，一下山就是千把人 扯旗放炮地围城打堡 是西北建设的一大害。冯氏一声令下 几个师分区兜剿。“跛腿腿”“荣三点”赵有禄子马大爷——毛老汉们被撵得嗷嗷叫。钻山的钻山，下套的下套 跑不及的就成了刀下鬼 电线杆子上挂满了血葫芦似的人头。治乱世用重典，一时间地方平静得冷清。

石友三第 5 师杀人如麻 包头人呼‘石阎王’——“石师长 石阎王，吓得 老憨屙了一裤裆。”

免不了有被老财诬匪屈死的穷汉。

匪患还没肃清，哥老会又闹起了事。

西北民智未开 庄稼人不知段执政只认“舵把子”。一个绥远六十来万人 竟有三四十万人入了哥老会。“舵把子”把持地方 连县知事都要让三分。包头的‘梁山’（堂），上管官司诉讼，下管大粪干饼，没堂主的话啥事也办不成。都统李鸣钟生来的大少爷脾气 如何受得了这口气 抓了个把柄要拿‘老龙头’杨增福开刀。风声一传出，梭标大刀围了归绥。站在城头四望 汪洋似的人海。十几万人一声吼“，人头来了！”吓得兵们腿都软了。这叫‘起潮’——“海水大潮”，“水淹归绥城”差点酿成了血案。黄先生被派来安抚。从国民革命讲到国民军，从帮会反清复明光荣历史讲到孙中山歃血同盟会冯督办驱逐溥仪 听得杨大爷直叹气 罢罢 饶了李鸣钟这小子！一句话“海水”哗地退了！——在帮的人原来极重义气！

绥远耄耋们却晃着小辫长吁云亭将军若在 安出此乱！

耄耋们说的是马鸿逵的大大马鸿宾的爸爸前任都统马福祥。此公是甘肃河州回回。河州土话 称父亲为大大 把叔父叫爸爸。因此 马鸿逵才是马福祥的儿 马鸿宾是马福祥的侄儿。马鸿宾的大大是马福祥的哥哥马福寿。

光绪二十一年 河州回民起事 陇坂糜烂。武进士马福寿毁家纾难 回回血染红了官帽顶子。庚子之役率子弟兵与洋兵大战正阳门 殒血蹈阵 入祀忠烈祠。京师沦陷 马福祥扈从西太后“西狩”，一路餐风露宿 吃尽了苦头。圣眷隆渥 不次升擢 入了民国改调宁夏镇守使。1921 年再调绥远都统。把镇守使关防交给侄儿 领着儿子上任了。

龙生九种 种种有别。那马鸿宾精悍瘦削 面若黑漆 自幼饱读理学之书 待人谦恭和气 颇得乃叔钟爱。马鸿逵却肥头大耳 浓眉鼓眼 行事暴戾乖张；“望之不似人君”——传侄不传子 也足见云亭先生为人与苦心。

此公性情平和 心宽体胖。西北军入绥 即拱手交出大印 给冯玉祥当了会办。叫儿子领兵回去——谁知军次石嘴山 却叫侄儿挡住了。一个说你甭回来 宁夏养不了那么多兵！一个说 我不回来吃啥？一个不让回 一个非要回 两娃娃就在沙滩上摆开了战场。消息传到张垣 马福祥大惊失色 打不得呀 打不得呀！一个先人传下来的 叫人笑话呀 族中七太爷八大人奔走调停 说得唇干舌燥 马鸿宾才不情愿地拿出了 20 万元烟款 马鸿逵还不依 非要刀枪相见。弄得冯玉祥没办法，给了马鸿逵那旅烂兵一个第 7 师番号 在督办公署领粮饷——一场笑话过去，西北军序列里有了马家兵。

那年头这类笑话多得很。国家国家 国事就是家事 家事就是国事 国事家事搅到一起 把个国家弄得乌烟瘴气！

民国 14 年甘肃还没分省，宁夏只是一个道。

甘肃的军政也归边防督办节制，算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势力范围，势力到了才算范围，势力不到说话像放屁。甭说冯玉祥，连督军的命令也难出兰州城门。八个镇守使像残唐五代的节度使把持了地方。

哪八镇？陇东张兆铨，陇南孔繁锦，河州裴建准，肃州吴桐仁；凉州马廷勳兄弟，西宁马麒兄弟，宁夏马福祥叔侄，甘州马麟。汉四回四，刚好摆平。

回四镇都是河州——今甘肃临夏人。除了马福祥叔侄是棵后起的孤独树，甘凉宁海三镇都与同治年那场大乱有关。说起来，竟有了五六十年历史——同治三年（1864 年）陕西回民起义蔓延到陇坂，河州花门寺门宦马占鳌竖旗抗清。临洮太子寺一战杀得清军溃不成军。正当左宗棠大伤脑筋之时，却有了“十大少爷进安定”输诚的故事。随后，马占鳌自缚其臂，入营请罪。左爵爷大喜过望，降阶相迎，并赐名马占鳌长子马七五为马安良。从此西征军里就有了一支剽悍的回民军，替朝廷立下赫赫战功。父死子继，子亡孙袭，三代传至民国，由三少君马廷勳统率，称“精锐西军”，算是正干主根。由马占鳌部将马海晏衍袭下来的一支，二代传至马麒、马麟兄弟，枝粗叶茂，独树一帜，叫“宁海军”。至于甘州马麟，则是马安良的部将，为人还算老实本份。

甘凉宁海，渊源相同。无事勾心斗角，倾轧不已，有事则一致对外，桴鼓相应。把个陇坂变成了马蜂窝。

却有人想捅这个马蜂窝。斯人五短身材，微黄面皮，一抹胡髭，双目如炬。进得冯氏办公室，大呼拿酒来。卫士们吓了一跳，原来是老参谋长蒋鸿遇。三杯白兰地下肚，一声长喟：“我公竟安居察绥一隅是耶？”冯氏苦笑云：“奈何？”何不进军甘肃？”冯玉祥勃然色

变：“静庵醉了，汝想捅马蜂窝？”蒋氏一声冷笑：“吾视诸马为疥癣之疾耳！”

蒋鸿遇说，人视甘肃为鸡肋，其实是大有作为地方，进可以经营新疆，退可以与察绥联为一体。陇上丁壮，剽悍纯朴，尽可以练成一支劲旅。一旦有事，可高屋建瓴下陕西，出中原。又说，入民以后，从未有新式军队入陇，各镇腐朽骄盈，不堪一击！今日中原无事，不取更待何时！”

一席话说得冯氏怦然心动，霍地站起：“请云亭先生来！”

这年初秋，当马福祥衔命联络陇上各镇为入甘准备的时候，一则新闻轰动了全国——绥西发现了一个独立国！

“独立国”位于后套临河地区。背依阴山，南面黄河，东邻五原，西接沙漠。有洋人倦游中亚归来，晒得头昏眼花之际，黄沙中突然出现郁郁苍苍的一片森林。古树参天，鸟语啁啾，溪水潺潺，浓荫宜人。穿过森林，眼前却是平展展一片沃野。灌渠纵横，果园溢香，绿茵茵的牧场上，耸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古堡。塔顶上飘着一面条子布似的旗帜。歌特式教堂映衬着蓝天，管风琴的旋律荡漾……那洋人骇异不已，以为走入了梦境。回沪为文，声称发现了一个“为世人未知之独立国”。

洋人发现的其实是黄杨木头的三圣宫教堂。那旗是比利时王国的国旗。事关国家主权，督办公署的外交人员赶紧到外交部查老档——原来是闹义和团那年，蒙古人杀了几个为非作歹的神父，比国要赔偿白银若干万两，王公们凑不齐银子，只好把临河一带百数十里的土地典与。这一典，却再也收不回来了。几十年衍袭下来，神父们竟然在教堂上悬起了比利时国旗，仿佛黄杨木头成了博杜安国王的殖民地。冯氏大怒，下令绥远省收回。那李都统李鸣钟又是机枪大炮，又是照会通牒，虎头蛇尾地闹了一阵子，总算扯下了

比国旗。那土地和依附于土地的百姓却仍然把持在神父手里。

那年头这种怪事甚多。有个英国人不经中国政府允许 就在绥远办了个牧业公司，用中国的草养英国的羊，既不纳税又不课捐，比在英格兰还要悠然。冯氏下令全部没收。英国佬不服 官司打到北京，一查“无照经营”。察绥驻军却大啖了一个月羊肉，一人还发了件皮背心——那群羊竟有 20 万头！

又有远东银行——即帝俄的华俄道胜银行，在张垣以卢布吸收中国大洋 并对旅蒙商加以种种刁难。冯氏下令采取‘反报复’措施 以西北银行——西北军军用银行的纸票子流通库仑相要挟，并对苏联商品征收进口税 多少为中国商民出了口恶气。不过，一年后 漠北商道终于被关闭了。蒙古 彻底地纳入了红色帝国的势力范围。

驼铃在寒风中叮当作响，最后一批旅蒙商回到了家乡。

雪野残阳，下堡山坡上辉煌地浮出一座新城。建筑栉比鳞次，马路宽阔平直 无线电塔高耸 磨电机发出匀称的嗡嗡声……驼队驻足 久久眺望，一缕缕白汽从嘴里哈出。啊啊 啊嚏！——好大的世事！

旅蒙商看到了张垣新村 西北开发计划的一个样板。还有几千个新村有待建设呢！辽阔的察绥为幻想之马提供了无限驰骋的空间 荒原上留下了一个个破碎的乌托邦之梦 像雨后草地上一洼洼积水 映着灰色的天空……

第 9 章 铁火入陇

8月29日政府任冯公督理甘肃军务 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冯公正计开发西北事务 未能莅任 遂派刘郁芬为总指挥 蒋鸿遇为副总指挥 率第二师西进……

——宋哲元 西北军志略 ,1935.

1

上弦月斜挂在清冷的天穹上，荒原一片银霜。

晓风凛冽 号音起伏。在叮叮当当的驼铃声和骡马哧哧嘶鸣声中，枪刺如闪烁的光河淌出了包头城。1925年9月上旬N日西征军出发了——遥远的甘肃，督军陆洪涛猝中风疾，陇上政潮汹涌……

残月隐去 旭日东升。红红的 像只燃乏的牛粪饼 散发着可怜的一点热气 却把殷殷的红光投射到苍凉广袤的原野上。沙原红尘滚滚 黄河如血涌流 土围子似的包头城红光弥漫……

二师政治宣传员黄君收回怅惘的目光，走进了两千里晓风残月。

30年后 沿着当年西征路 包兰铁路竣工。

又过了30年 作者重走西征路。京兰43次特快2点41分离开钢城包头，22点05分抵达金城兰州。979公里，19个小时 当年西征军走了43天。

这是一次令作者难忘的旅行。钢城包头火光从地平线上如喷泉升起 夜空映成了壮观的玫瑰色。河套平原灯火簇簇。石嘴山浓烟蔽日。银南灌区金浪滚滚。青铜峡大坝水雾迷蒙。沙坡头防护林郁郁苍苍。兰州银河似的灯海——凭窗凝眸 作者终于悲哀地认识到 无论你想像力多么丰富 无论你熏多少支烟 都不可能写出 90 年代的《西北远征记》那种苍凉的氛围 那种凝重的笔触 那种灰梦一般的感受 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奋斗者的。你 背着背包一步一步地走也不行！

还是读书。

《西北远征记》

第二章 二千里晓风残月

“骡车在沙原上缓缓地向着巍峨的阴山接近。蓦然间 天气剧变。一阵狂风 卷起满天的尘沙 天地间陡然归于黑暗……”(大余太)

“阴山的巨影在云雾中隐藏着 隐隐地呈现出阴森的面目。戍兵枯骨 闺妇残梦 有多少所谓威震百世的名称 饱蘸着千千万万无名小卒的颈血 将自己的姓名写在历史上 这就是所谓英雄的事业……”(阴山道)

“天色黎明 凄厉的号角声 惊醒了我们的酣梦。寒颤的语声……驼铃的叮当声 骡夫驾车声杂然并起。死的大地 突然现出活跃的气象……人喊马嘶 几乎闹翻了这僻静的山村。”(昆仑都照)

“倚岫的太阳，反照在荒凉的小山村上，反照在村外的营帐上，反照在塞外的原野上。整个的视线中 是一个深红的宇宙。行军灶的炊烟 袅袅地直上天际。大地是静悄悄的沉默无声……”(土黑麻井)

“年来因土匪的骚扰，客店颓废已久……同侦探队长陈宪武同住一个篷帐。夜餐后 各梯队皆灭烛而寐。行营因静寂而更显肃穆

的气象。幽寥的寒夜 只有卫兵叱问口令的声音时时惊醒了我的客梦。(四柜)

“白露在地上凝结着。月光映照在卫兵的枪刺上 熠熠地生出光芒。一片灰色而锥形的营帐，静寂在明月之下，却似一丛乱冢……中国的士兵，当他们第一次睡宿在营帐里的时候一生埋葬在里面了。(粮台)

寂寥的原野上 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移民窝棚。灰色的队伍逶迤起伏 伸向苍茫的大地尽头。军需上校悲怆地唱起了大面戏《探阴山》引得驮骡吭声嘶鸣和士兵们的哄笑 随军牧师与政治宣传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民情风俗 双方都矜持地不谈革命和宗教 以免无谓的冲突。

中秋之夜 西征军走下了阴山。五原“万家灯火 街头巷尾一片辉煌 使久居塞外的羁人都会承认这里是河套的上海。”补充 休整，继续西进。

“晨气带着凉意。走过一片荒芜的草原 野兔常常陡地从路旁惊起 窜入高可没人的芦丛中……黄河溶溶地流着 露珠映着朝曦 凝结在苜蓿草上。走过了草原 就是一片沙地。闲闲的白云在天上移走。几丛短短的红柳 生长在沙滩上 我领略了这河套之秋……”(临河道)

杨福来 杨百万 人名成了地名。畜粪齐阶“秽臭不可闻 我几乎怀疑这小有天下的国王 所有的资产 只是这些累积成堆的牛羊粪。”

补龙淖 教堂辉煌无比 舶来的骗子。“天际间缭绕的钟声 有一种渺远的感觉，游丝样地在心中萦绕着……”

磴口“沙山沙梁 高接青天”“流沙深至足踝”鬃马嘶鸣 炮兵们汗流浹背 推炮的号子闹沸了沙漠……

河拐子 颓废的西夏古堡。“黄河缓缓地流着 隔岸山色 隐隐

在云表里。堡西黄沙连天，无涯无际。在我眼前这个神秘的境界，一切只有空虚和寥廓。这是最适于中世纪骑士文学的背景。在夕阳的映照下，高低的沙丘都闪耀着金黄色。晚风吹动军旗，河岸号角声隐隐地飘入天际。一片暗灰色的营垒，在军令之下静悄悄地无有声息，更显出肃穆而森严的景象。”

石嘴子进入了甘肃，人烟逐渐稠密起来了。“一路上，男女老幼都在路旁看赛会般地着我们的队伍。”和土人谈到西军——甘肃的回族军队，“就和深夜谈鬼似的，畏惧得会飒飒发抖……（一个左手拿着古兰经，右手拿着刀剑的军队。大军所过，人民的财产除了土地和猪以外，一切都会随军出发。”比较之下的甘肃人民，看到国民军这种军纪严肃的队伍，自然是欢迎的……老者拭着泪说，从同治以来，我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军队。唉，好军队，好军队！”

勃赫连古塔剪影从地平线上升起。晚风送来悠扬的诵经声。接官号冲破寒冷的空气，老毛瑟和关刀在夕阳中举起。10月9日，西征军在马鸿宾、马鸿逵欢迎下，开入塞上重镇宁夏。

二千里晓风残月，行程刚刚过半。

2

9月27日，西征军还在阴山北麓艰难跋涉的时候，兰州发生兵变，陆洪涛被迫出走，同日到达宁夏的蒋鸿遇来不及等候大部队，即匆匆率先遣队南下了。

形势扑朔迷离。西征军顿兵银川。

太阳从黄河岸边冉冉升起，民国迎来了第14个国庆日。

镇远门外西大滩，西征军举行大规模军事表演。机枪哒哒啸

叫山炮咚咚齐射 地雷如火山爆发……贺兰山麓硝烟弥漫 火球
闪闪 信号弹起伏明灭 进攻的狂潮排山倒海。数万军民如痴如聋
——民国十有四年，陇上谁见过这样令人生畏的新式军队？

闷雷似的爆炸声震撼了陇坂。

冲击波嘭嘭地漾开了高原的闭塞和凝固。

西北军人用铁和火表达了他们进军甘肃的决心！

刘郁芬 字兰江 直隶清苑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微黄
面皮 少有言笑 在西北五虎将里 以沉稳多谋著称。这也许是冯玉
祥把入甘事委托给他的主要原因。

那天 总指挥未看完表演就下城了——兰州来人了。

来客姓火名灿。铜腿眼镜 红结缎帽 脑后还晃着一拃长的小
辫子。据介绍是前清举人 金城人望 代表士绅们来迎接冯军的。八
百里水路，三天三夜牛皮筏子，长衫子都湿透了。见面就是一揖：
“刘师长 省垣官绅士民 北望王师 眼都眦出了血！”刘郁芬抑制住
激动的心情 连忙扶起：“火先生 别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说来话长。原来陆洪涛中风的消息一传出，就有人食指动了。
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与甘军第 1 师第 1 旅旅长李长清相约，李拥张
晋省 张酬李陇东。墨迹未干 却传出了张兆钾安排其子张柱代理
陇东的消息。李长清一怒之下，萌生了先下手为强的恶念。

“慢着——这李旅长不是陆仙槎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吗？”

“是的 人心不古正见于此！”火灿痛心疾首：“李长清本一弁
髦，十数年间不次升为旅长 全是仙槎公一手提携之力。一个印把
子把人心都泯灭了！竟去与二旅黄旅长商谋逼宫……”

黄德贵大义凛然。李长清恼羞成怒 缴了第二旅的枪。又兵围
督署，劫了师部的关防。逼得陆洪涛哭着离开了兰州。

“可恶的东西！”刘郁芬勃然色变 霍地站起：“这不是造反了

吗？”

“是造反了！”火灿点点头，沉痛地说：“二杆子，一口吞了个热洋芋，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烫得满嘴起泡。听到贵师入甘的消息，坐卧不安。想抗拒，恐力不逮，要纳城，又怕追究罪责，恹惶得像个没头神——只可怜了一城百姓！”

兰州阴晴不定，一夕三惊。师部一会传令商号准备香案，一会儿又摊派麻包火油。一到天黑，四厢冷枪不断。市面哄传陇东要起兵“靖难”，真伪尚未辨明，西宁方面就放出了风：“张狼”如果入省，回族四镇决以武力周旋。满城风声鹤唳……

“刘师长！”火灿长衫一撩，扑哧跪了下来：“甘肃回汉世仇，恩怨错结，干柴积薪，一个火星就是一场大乱。请贵军尽快入省。迟则生变，变则糜烂……”

号啕声震撼了余家公馆。

这天夜里，西征军总指挥做了一个恶梦。

蓝天，草地，狼马隔溪相望。马群不安地打着鼻响，群狼警觉地竖着耳梢。走进了梦境，马啾啾地刨着蹄子，狼呜呜地嗥叫起来。他想跑，那腿却软绵绵地没有力气。狼爪搭上了胸脯，马蹄劈面踏下……军人大叫一声，惊醒了。汗水淋漓，心头狂跳。

译电员拿着电报站在床前：

“立即南下，不惜以武力解决。冯玉祥。”

3

秋风，古道，马蹄激溅，先遣队昼夜兼程……

“长流水”断线线。“一碗水”半碗泥。“干塘”泛白碱。“营盘水”羊尿骚……干旱的一条山地区，北上的商队被拦住了：省里咋

样哩？

怕怕哩 李二杆子把军装局搬空哩 抬着大炮游街哩 给铺子派锅盔哩 呃 说是要跟老冯开火哩——打着颤颤不说哩。一色的快马，一式的壮汉，说是“粮子”穿着长衫子，说是行商腰里硬邦邦地揣着家伙，估不透，估不透，言多惹祸哩！

蒋鸿遇微微一笑，不问了。一手挽缰，一手捻起了八字胡。捻着捻着，不动了。

斜阳黄昏，黄土梁峁赭石山崖浴着殷殷红光，高原像凝固了的血海……

时代赋予军人不同的风貌。

北洋军人的特征是八字胡。

蒋鸿遇的唇须刀裁般的整齐。一抹两撇，乌黑发亮，两端还神气地往上一翘，再配上有点神经质的目光，精瘦的个头，活脱脱的一个卓别林。西北天穹，将星如云，蒋鸿遇是“智多星”，谋略超群。一动脑子就捻胡须，捻着捻着，主意就出来了。

十月中旬 N 日，兰州东校场，甘 1 旅旅部。这位浑身都是胆略的副总指挥，冷笑拨开枪刺关刀，昂然登阶。李长清迎了出来。陇西壮汉，细眼络腮，倒拿着名片看了半天，才绷着脸开了口：“蒋先生，不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岂敢劳动！”蒋鸿遇冷冷一笑，也不谦让，上首一坐，清了清嗓子：“长清兄，此次政府明令冯督办兼督甘肃，刘师长率部入甘，兄弟奉命打前站。及至入省，才知陆督已挂印东下了……”

几句话说得李长清脸红到了脖项。“陆督病躯衰微，归心似箭，实在是等不及交代。督省印信交给了杨议长护理。又说军中不可一日无主，一师的关防就给了兄弟。谁知黄德贵这货眼红得不得了，竟乘乱发动兵变。兄弟怕地方糜烂，忍痛下了他的枪……”

蒋鸿遇双目微闭 凝神细听。时不时地还提几个问题 李长清一一解释。“长清生于甘 养于甘。乱起仓促 祸将全省 不得不拿出良心来维持。外边不了解 说啥闲话的都有。真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说着说着眼泪就挤出来了。

蒋鸿遇微微颌首 若有所思。猛地 以掌击额 汗水淋漓，“幸亏未听道路谣传 差点冤枉了好人！”

“舌头能杀人哩！”李长清拭泪起立 大声说：“来人——把那铜疙瘩拿出来！”

蒋鸿遇摆了摆手，“不必了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这事我算弄明白了。”起立 清了清嗓子，“督办有电——”

一屋子军官都屏敛了声息。

“‘甘变复杂 宜粗不宜细，一了百了。诸事可径与李师长长清杨议长思接洽 勿以迁延为要！’”

“李师长”三字一出 满堂轻松。李长清惊喜交加地瞪大了眼睛：“那么 这关防——”

“关防自然放在这里！”蒋鸿遇说 神色凛然，“不过 国家体制不能不顾 委任还要到总指挥莅省之后。”

“那是哩 那是哩！”李长清忙不叠地点头 满面红光。“总指挥啥时入省 我们也好准备准备。”

“总在十天半月之内吧 总指挥正在宁夏等候各方态度。甘凉宁海和河州肃州、陇南陇东各镇都有了电报 连塔尔寺班禅佛爷的行辕都表了态——只看你李师长啦！”蒋鸿遇不无矜持地说。

啊耶 李长清一拍大腿 懊悔地叫了起来。“看咱这号粗人 礼性都忘了！——老夫子 快写电报 就说咱 1 师官兵十二万分之欢迎总指挥——啥话好听就写啥！”

满堂笑声中，扮作马弁的王丕骧少校这才松开了枪柄。

接风宴吃得很痛快 觥筹交错 谈笑风生。蒋鸿遇豪饮阔谈 从

天下大势谈到开发西北，从 16 混成旅南征北战谈到首都革命——如何星夜班师，如何捉拿曹锟，又如何一战打垮第 3 师 席间一片啧啧之声。

“督办真不愧天下第一把练兵好手！”一团长包玉祥感慨地端起酒杯，“总指挥到后 请将本师编入贵军 以俾长进。”

“那倒不必 向来花插编制 百弊而无一利。”蒋鸿遇说 不失时机地又送了一颗定心丸。“不过嘛 指导指导倒是很有必要 哈哈……”

饭后检阅军队。秋风校场 刀光闪烁 杀声震天 麻鞋脚板扑哄哄地踢起黄尘，引得看热闹的阵阵叫好。李长清不无矜持地扭过头来：

“咋样 还凑合吧？”

“恕我直言——打土匪还凑合！”蒋鸿遇不客气地说，“你看 你看 啥家伙 雷明顿 五子铅 独眼龙 还是左宗棠留下的吧 哈哈……”

李长清不服气。“家伙倒是差点 架势总还可以吧？”

“花拳绣腿 中看不中用！”

李长清闹了个大红脸。原来表演武术的，都是他的“小队子”。

操演结束 应邀讲话。无非是什么士气饱满 训练有素 不愧是陇坂劲旅之类慰勉的话。说得台上台下掌声四起。

“不过呢 有一点兄弟以为非常不好！”蒋鸿遇说 指着席地而坐的队伍。“这像啥 枪一架 扑哧一坐 来看戏的呀？”

兵们哄地笑了。

“笑 还笑 真有情况 哭都没眼泪！”西北军人皱着眉头，“比方说 我这回带了 1200 个便衣队，把操场都包围了。一声令下，你们都得当俘虏！”

士兵们前仰后望，笑得更厉害了。包玉祥扯扯李长清的袖子，

“这老蒋真会开玩笑。”黄汤灌多了！李长清撇了撇嘴。

“哈，大家不相信，李师长也不相信。包团长你信不信？唉，也不信……好吧，大家注意——”

西北军人神经兮兮地仰起了头。眼珠子咕碌碌一阵眨动，突然厉声说：“三连出列！”

校场骚乱了。看热闹的哗地闪开，一二一的口令声中，便衣队正步入内。120个壮汉，120把德国盒子枪。脚步沓沓，枪穗甩动。士兵们呼啦一下站了起来。李长清大惊失色，一把抓住蒋鸿遇胳膊：“蒋……”

蒋鸿遇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啊哈，哈哈！……”

4

十月下旬 N 日，西征军人兰州。

初雪消融，红日高照。嘹亮的军号声中，灰色的队伍淌过黄河铁桥。炮车辘辘，枪刺耀目，脚步声喇喇地震撼了陇坂。金城万人空巷，欢呼声如潮，十里长街鞭炮齐鸣，香烟氤氲。……

7个梯队，过了7天7夜。

李长清率甘1师军官在广武门恭候到第4天，才知刘郁芬早已随二梯队入城了。

总指挥扮作勤杂兵，挑着文件箱子。

5

也许，广武门之辱使李长清重萌反叛之心，也许是甘肃的新统治者对桀傲不驯的地方军人早已定下了铲除之策。总之，入城式

刚一结束，强龙地头蛇之斗就开始了！

11 日初 代理督军召开的第 1 次军事会议上 李长清提出将甘 1 师扩编为 3 个旅。

“长清兄 此事碍难照办！”刘郁芬脸色变得很难看，瞧也不瞧就把呈文扔到一边。“甘肃这个穷地方 前清养一混成旅兵还要靠协饷。人民以来你也扩军 他也扩军 罗掘俱穷 为养兵而弛烟禁——裁犹不及 遑论扩编呢！”

“刘师长的话是对的！”李长清一急 又把自己与刘郁芬摆平了。“说真个的 咱甘省连一师兵也养不活 甭说两师了！”

刘郁芬结结实实地碰了个钉子，脸都气白了。

会议开得很不痛快。甘 1 师拒调永登。又拒绝将包玉祥团与安树德卫队团对调。接着又发生了两师官兵为占操场打架的事。料峭寒风中，东校场与督署的关系急剧降到了冰点。10 日 甘军在四厢征摊麻鞋锅盔消息传出后 店铺纷纷关门 全城再次陷入慌乱之中。第 2 师秘密地进入了战备状态 大炮拽上了广武门城楼 甘军则把步哨放到了城门外……。

11 日夜 督署紧急会议。孙良诚、张维玺、安树德、梁冠英、刘存简……旅团长们一个个眉头紧蹙。

怎么办？先发还是后发？刘郁芬焦急地问。

蒋鸿遇捻着八字胡。捻着 捻着 不动了。昏黄的美孚油灯下，瘦脸上浮出冷酷的笑容。

“……和 和为贵！”

“水来哩 唉 清格凌凌的黄河水！……”

水车格登登地驶过凝着白霜的大街，凄凉的叫卖声在寒风中回荡。快 10 点钟了，街面上还是清冷无人。恐惧使金城沦为鬼城。

可以想象，1925 年 11 月 13 日那个冷秋秋的上半，甘肃军人

前往督署赴宴时，一定充满了视死如归的气概。一脸悲壮，有如奔赴刑场。鸿门宴，八成是鸿门宴——早不聚餐，晚不聚餐，交紧处下帖帖，怕是没好果子吃哩。贼驴日的老蒋，一肚子花花点子，得防着！总之，请柬送到东校场，军官们群起而反对。李长清的把兄弟包玉祥甚至拦住马头，痛哭流涕。

蒋鸿遇以督署参谋长身份宴请两师营以上官长，以联络感情，消除隔阂。“两军误会如此之深，弟殊为痛心！”信写得极为沉重。末尾，似乎漫不经心地又附了一笔：“张垣方面公事已到，先为兄恭贺。”

什么公事，必得恭贺，啊耶，委任状来了，要真当师长啦，师长，师长，半个皇上，自己封的算啥哩，像孙猴子的齐天大圣，名不正，言不顺……朝思暮想的委任状来了，不去，岂不是又给了人家一个话把把？

七尺汉子难为得流下了眼泪。

队伍就这样出发了。二十来个军官，四十多个马弁，一个个驳壳枪机头大开，子弹顶膛。

大街清冷，银霜凝地。马蹄得得，得得……

太阳从东岗岭上升起。灰蒙蒙的，说圆不圆，说方不方，像只燃乏了的牛粪饼，泛着模糊的一点白光，在前清陕甘总督衙门绿琉璃瓦屋顶上抛下一把细碎的光斑。又一点点地爬下，叨着方斗的铁旗杆，照亮了门柱上当年左宗棠手书的抱联：积石导流归大海 / 崆峒依剑上重霄。

接官号呜呜地冲碎冰凌般脆冷的空气，岗兵卡卡持枪立正。李长清回头，最后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大街，走了进去……

赵登禹，2旅1团中校营长。精悍瘦削，身手矫健，散手格斗闻名全军。是日却身着侍役的白制服站在后花厅天井里听使唤。寒

喧结束了。门帘啪哒一响，蒋鸿遇走了出来。一声咳嗽，中校营长托着茶盘神情庄严地走了进去。

梁冠英，2旅1团上校团长。与王丕骧少校领着十几个手枪兵伏在后花园墙跟下。先是听见屋里扑哧扑哧两声闷响，接着是杀猪似的一声惨叫。枪一挥，暗门轰隆掀倒，士兵们一拥而入。只见李长清和包玉祥捂着肚子在地上乱滚……

沓沓的脚步声中，伏兵冲进了大堂。正在敬酒的师参谋长杨耀东酒杯当地一摔，“举起手来！”军官们一下子怔住了。与此同时，安树德率领督署卫队团冲进了招待马弁的东跨院，枪声响了……

宋营长——也有史料说是滑营长，本来可以成为伏杀的幸运者。因为他迟到了足足有半个钟头。刚下马，就听到了枪声。深衙重院，重浊闷哑，伴随着杂沓脚步声和急促的吆喝声。直到几个兵提着刀跑来，才如梦大醒。啊耶一声，翻身上马，“驾——”地就是一鞭。兵拽住了马尾巴，一声长嘶，高高地昂起前蹄。第二个兵像青蛙一样跳起来，大刀片一挥，头颅砰然落地。血从腔子里哧地喷出，红殷殷粘糊糊地溅了兵一脸，手一松，马咳咳地蹿上了大街……

正是上午11点钟左右的光景，街上刚刚有了些生气。惊马狂奔，拖着血葫芦似的无头尸，军刀拖得当当作响。行人惊叫，店铺怦怦关门。

督署大门隆隆推开。卫队团冲了出来。与此同时，华林山、白塔山、小西湖、广武门，第2师各部从四面八方扑向东校场。枪声爆豆般地响起……

6

甘1师被缴械改编。

西北军序列表里出现了一个12师。

李长清、包玉祥镣送张垣 听候军法处置。罪名是胁迫上司劫夺关防违命抗令擅谋兵变。煌煌文告如是说。

甘肃社会生活中却出现了一句俏皮话：后花园请客——没好事！

督署后花园枯树扶疏 衰草萋萋。假山下边 微微隆起两堆新土。寒风料峭 枯叶旋转 像冤鬼如泣如诉。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下来了。皋兰山白了 黄河滩白了。金城一片混沌。水夫的吆喝声在风雪中回荡——

唉 水哩 清格凌凌的黄河水！.....

三、风雪乙丑

“军阀 我是军阀?”啪的一声 民国 23 年的中学历史课本重重地摔到了桌上。厚实的嘴唇激忿得直哆嗦：“什么是军阀！”风雪弥漫大运河 杀声激荡天津桥。冲锋号不止 狂潮不息 皑皑雪原 兵血洒出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第 10 章 乙丑乱起

1

1925 年 10 月 1 日 张垣 美联社董事长哈瓦德先生采访了冯玉祥。

坝上金秋 天高云淡 教堂钟声悠扬。料峭的屋顶上，十字架闪耀着和煦的阳光。哈瓦德先生陶醉了，仿佛回到了凤凰城的乡间别墅，脚尖优雅地打起了拍子。

寒暄结束，转入正题。东南局势。

东南战云密布。八月 继直鲁苏皖四省之后 汇聚着大半个中国财富的上海也像熟透了的苹果掉进了张作霖的怀抱。来自黑土地的关东熊摇摇晃晃地闯进了江南水乡，半个中国都弥漫着野牲口的臊腥气。三省同盟 五省同盟 七省同盟 九省同盟——秋风落叶之际 直系军人反奉大同盟终于形成了 东南半壁成了一个火药桶。

新旧大陆的政治家们认真地注视着中国的新热点。东洋猴子溜进了盎格鲁逊民族的牧场，应当把他撵回去！

“When Break out the war, General Feng?”（冯将军 战争什么时候爆发？）满头银发的报业大亨打开了白纸簿。

“战争 谁跟谁的战争？”

“War? what's War against Whom?” 交际处长唐悦良少将把督办的惊讶流利地译成了英语，哈瓦德先生惊愕地取下嘴角的雪茄。

“哦 您认为根本打不起来？”

“是的 我认为至少半年之内打不起来。”督办说 紫棠色的阔脸上浮着谦恭的笑容，“江浙方面雷声大雨点小。张作霖不过是吓唬人。吴佩孚 嗯 此人当然是唯恐天下不乱 可是谁听他这个光杆的呢？哈哈……”

哈瓦德先生耸了耸肩。

“冯将军 我这次由上海到北京 所接触的人士对局势无不忧心忡忡。唔 用贵国一句诗来形容 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关于局势的判断当然使我很高兴。不过 万一——我是说万一打起来的话 您将站在哪一方？”

“哪一方也不参加。本军宗旨早已昭告中外 决不参加任何内战！”

“隔岸观火？”

“不 万一打起来 本人将竭力调停。”

“城门失火 殃及池塘 哦——殃及池塘里的鱼！”哈瓦德先生又结结巴巴地套了一句成语，“万一战火烧到您的领地上来呢？”

“事态若不幸于此 本军唯有避让一计 以诚意换和平。”

加利福尼亚乡巴佬似的朴实面孔，一下子变得高深莫测了。

“冯 来次炉边谈话吧！——我以人格保证不会有片言只字泄露出去！”哈瓦德先生苦笑着合上笔记本 身子倾了过来，“孙冯肖——反奉三角同盟是怎么一回事？”

冯玉祥双手一摊 哈哈大笑。“谣言 谣言 哈先生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张作霖是我的老哥 弟弟能帮外人打老哥吗 再说 肖耀南是吴佩孚的小媳妇 吴佩孚一直视本人为死对头 谈何合作！”

“那么 孙传芳将军——”

“他在东南 我在西北 有屁干系！”

哈瓦德先生叹口气，决定掉换一个轻松的话题

“冯将军 您是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传教士们对您有着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 在过激的国民党和好斗的军阀之间 您是不幸中国的最佳选择。毫无疑问 他们的赞扬影响了西方社会的舆论。当然 我们也听到了有关您赤化了的传闻。不过 孩子们对上帝的赞美,“美国人指了指窗外正在作祈祷的士兵”,使我相信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诋毁 事实真相可能如您所谈的那样 只不过雇佣了几个俄国人 教小伙子们放放机关枪而已!……总之 我想了解的是 您真地埋头西北不问国事 把军队变为垦荒的移民 您——难道无意出任贵国大总统吗?”

蓝灰色的眼珠子射出热烈期待的光芒。冯玉祥起立 踱起了步子。

宽大简朴的办公室。唯一的摆设是个半人高的夔宋窑冰纹瓷瓶 孤零零地蹲在墙角。西北领袖像个古董商久久端详着 半晌一记轻叩,发出悦耳的嗡嗡声。

“哈先生 这家伙怎么样?”

“漂亮极了!美国大亨困惑地赞叹说。

“喔得 很好看!”军人狡黠地眨着细眼,厚实的嘴唇吧哒一响。
“一个很好看的摆设!”

转身 目光锐利 声音嘶哑。

“哈先生 本人决无意于总统一职 我是军人 惟愿以军人职责统一国家!——请代我向美国人民表示感谢!”

采访结束。

10月6日 冯玉祥离张垣西行巡边。

督办公署公布了西巡路线:由绥远特别区的丰镇始,沿晋绥——绥陕边界之外长城西行 经清水河、黑水河、准噶尔旗、札萨克旗、乌公府、薛家坳入甘肃 再经盐池、金积、灵武、打拉池止于靖远

——一条黄土漠漠、风沙漫漫、走向苍凉和洪荒的路线。军人再次作出了埋头西北不问中原的姿态。

天镇。阳高。大同。载着马匹、汽车和卫队的专列开开停停，11日抵丰镇。检阅军队 视察建设 盘桓到 15 日，一声长啸 卷着大漠狂风北上包头了！

东南战争爆发！

2

10月15日 杭嘉湖平原一声炮响 孙传芳通电讨奉。同日汉口 吴佩孚扯旗出山 各省直系督军桴鼓相应。东南半壁风起云涌……

16日 五省联军入上海。19日入南京。23日入蚌埠——千里津浦兵列相望 汽笛哀鸣 枪声一站接着一站……

东南天穹 突然耀眼地爆发了一颗新星 孙传芳孙馨帅！

沪上英文报纸欢呼 即使汉朝的诸葛亮先生再世 亦恐难取得如此令人惊讶战果。

天津日文报纸哀叹 十几万奉军直挺挺地摆在津浦线上 尾在天津 头在上海 像一条神直的蛇 除了丢脸的撤退实无良策……非不能战，势不利耳！

3

1925年10月中下旬，是奉系军阀生死攸关的20天。西北军 如由坝上高原猛扑下来，关内奉军将面临灭顶之灾！

呼吁电雪片似地飞向草原小镇包头。

“奉系之胜败存亡 实决定于钧座之趋向... 本会仅代表上海二十万工人请于钧座前 祈即表明态度 宣布讨奉 为民除害 为国杀贼!”(上海总工会致冯玉祥电)

由包头发出的却是罢兵息争电。

公允 平和 不失中立。

11月2日 固镇一战 白俄雇佣军和鲁军第5师覆没。徐州南大门洞开。

3日 上海 联军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 称浙军仅驱奉军于徐州以北 余由国民军担任。有记者问冯氏态度暧昧 出兵有把握否 发言人称“冯焕帅与馨帅早有结合 助浙决无问题。”

4日 张作霖遣使质冯 欲毁盟助敌否 冯氏的答复是“既戮力同心于前 决不遽食前言于后!”

5日 孙传芳电冯是否无意履约。冯氏复电“余以地位时机关系 虚于委蛇 彼方乃广事宣传 冀壮声威 务望勿受离间!”

不幸的是 密函和密电都被加上了一句“各报馆钧鉴”公之于众，于是国人听到西北之矛把西北之盾戳得当地响!

11月7日 奉军终于全师撤回天津。蛇盘成了一团。度过了危机的张作霖抛下可怜巴巴的面具，朝两面三刀首鼠两端的西北发出了算账的叫嚣。战争的暴风雨笼罩了京津.....

8日 奉军骑兵突然入侵京东三河镇。京兆警备队被缴械。西北军增援 奉军出动。惊马萧萧 军车呼啸 北京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同日 冯玉祥电复京中各大老 不与奉军开衅。

11日 电斥张作霖“如我哥认弟有合作之必要 有帮忙之必

要弟即来帮忙合作 否则唯有静待缴械而已！”

12日 致电段祺瑞，(关税会议期间)竭力维持京师治安 当对奉军相谅 不与相争。彼虽以武力炫耀 我仍以和平为依归”。

对峙持续到 13日 奉军骑兵列阵 炮弹上膛 三千里外包头总部 电话铃急促地响成一片。鹿钟麟问怎么办 冯玉祥说敌进我退。鹿钟麟问敌若再进 冯玉祥厉声说你再退：“叫你退你就退 不准还击 不准衅由我起 由他张狂 我自想办法！”咋地挂上了电话。

总司令嘴唇哆嗦 眼射凶光 脸色阴沉得可怕。

阴沉沉的天空飘下了雪花。成千上万的西北士兵伏在冰冷的战壕里 紧张地注视着前方 等待着天空那第一朵进闪的红云和凄厉的喇叭声。

下午 2时 奉军阵地上伸出一面白旗 左右摇晃着。寒风送来断续的喊话声：“西北军兄弟们……咱们不打啦！……叫你们长官过来说话……”

奉军突然撤退。

4

危机四伏的冬月。天津谈判 和平八条 奉军自京畿和保定)大名 撤退——三河危机刚刚过去 保定又起冲突 这一次却是国民三军接防太性急引起的事件。虽然以孙岳放人还枪而告结束 却足以使张作霖咆哮不已。在镇威上将军看来，这是冯系蓄意挑衅，在他脑门上弹烟锅 而这一切 又完全可以归咎为儿子丢脸的让步！

17日，奉天南河沿帅府园军事会议上，脾气暴躁的大帅攥了手枪 要毙“小六子”。张作相等几个绿林老弟兄拉都拉不住。“你们还护他呀 王八羔子 总有一天要把咱哥们的江山给卖啦！”总参

议杨宇霆说：“这事也不能全怪汉卿呀，人家不愿打他有啥办法！”
“谁他妈的不愿打？”一句话撩拨得张作霖又蹦了起来。杨宇霆说：
“谁还有谁郭鬼子！”

“不是他妈的郭鬼子，早打进北京啦！”

1917年国民党人护法之役失败，孙中山亡命东瀛，警卫军营长郭松龄像一片落叶，从岭南广州飘回奉天故土，被讲武堂聘为战术教官。张学良那时还是一个满嘴黄毛的大孩子，炮科一期。公子哥儿对少校教官傲然冷脸，却钦佩不已。一学期下来，师生竟成了忘年交。讲武堂毕业，出任警卫旅旅长，点名叫郭松龄当了参谋长。警卫旅改第3旅，又保荐郭松龄当了第8旅旅长。3旅、8旅合署办公，军务悉由郭松龄主持。1925年，这位暴眼鹰鼻，颇像俄国毛子的军人，已是奉军主力三军团的参谋长兼第10军军长了，同时也成为“陆大”派的首领。这是一些雄心勃勃的军校毕业生，以拥戴少帅和统一中国为己任。不仅看不起张作霖的那些土得掉渣儿的绿林哥儿们，与同为少壮的日本士官派亦争斗不已。“老派”骂“郭鬼子”，“洋派”则讥为“小六子的灵魂”。少帅快人快语：“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内战不休，倾轧不已，民国15年那个阴晦的秋季，军人神情抑郁，以至于萌发了解甲归田的念头！

十月秋高，中国军事代表团应邀赴日观操。奉军领队郭松龄携眷同行，打算参观完毕就入日本陆大上学。10日，代表团抵东京，刚下榻帝国饭店，就有客来访。一位粗矮壮实的大佐，自我介绍是参谋本部的，奉命安排签字事宜。签什么字呀，郭松龄怔住了。不是在奉天已谈好了吗？日本人说——原来张作霖同意在关东租界地展期东满南满土地经营权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日本对争霸关内的支持。签字代表于冲汉还在釜山候船，性急的日本人却冒冒失失地撞上了门，郭松龄微微发抖：“阁下说的是廿一条第二

款”日本人微微发抖：“阁下不是签字代表？”——一桩天大的外交密谋就这样泄露出来了。军人血脉贲张，激怒得在榻榻米上踱了半夜，天不亮就敲开了西北军领队韩复榘的门……

东南风云紧急，代表团提前回国。11月7日，韩复榘由包头秘返天津。冯玉祥、郭松龄密约倒奉止战，促成和平。甲乙丙三方——丙方是对张作霖心怀不满的直隶督军李景林。接着是三河危机，张学良下令进攻，郭松龄抱病力谏，战车轮子在最后1分钟刹住了。19日，接到“老师申言，拟对军长处分”的密电后，兵变的车轮隆隆地启动了。20日，天津法租界意大利医院，第10军少壮派将领们一致通过了班师回奉的决议……

军靴声囊囊远去，韩淑秀往被垛上一趴哭起来了。一个娇小的女人，1912年奉天辛亥暴动失败，总督赵尔巽杀“秃子”郭松龄，颈插草标被张作霖的巡防营马队绑赴刑场途中，16岁的女师学生韩淑秀披头散发地从人群中扑出，抱住人犯嚎啕大哭：“他不是秃子，是俺女婿……”大难不死，结成良缘……一个坚强的女人，神经也支撑不住了！

郭松龄抚着夫人肩膀：“万一不助我，你一定要抚养好孩子。”韩淑秀说：“不是这话，胜了，我为君犒赏三军，败了，我陪夫上法场！”说得七尺男儿眼泪咕碌咕碌地淌。女人仰脸拭泪：“汉卿咋办？”郭松龄说：“同意咱主张，立他为主。”“不同意呢？”——

郭松龄起立，踱到窗前。浓雾像潮水在楼宇间翻涌，轮船的汽笛和汽车喇叭憋闷嘶哑。军人扯开衣服扣子。

“不同意，送他出洋——三年归来，咱让位！”

应当承认，张学良郭松龄之交是本世纪中国最感人的忘年交。交友至深，竟到了劝人倒父的地步！

1981年，已是耄耋之人的张学良语记者：“如果郭松龄在，日

本人决不敢发动‘九一八’!又过了10年,1991年6月3日张氏90华秩,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的盛大寿宴上,提到故友时又说:“他也是一片好心哪!……”报载张氏神色黯然,不胜唏嘘,张群等人忙为劝开。

1925年11月20日晚,24岁的张学良走进病房时,没有想到一场几乎颠覆了父子两代基业的兵变已迫在眉睫,还朝眼窝红肿的韩淑秀开了个玩笑:“嫂子,老郭一病你就难受成这样子了?”女人强打笑容,给小叔子似的少帅斟上茶,掩门退出。

“汉卿,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弄坏了!”郭松龄开门见山,“上将军一脑子浆糊,净听老杨的瞎瞎点子,放着关外一片沃土不好好经营,东插一脚西蹬一腿地在关内瞎折腾,这下子可好啦,没放两枪就送了3个师,把奉军人都丢光啦!”骨梗在喉,越说越激动,嗓门大得像吵架,“丧师失地跑回来,又出瞎主意跟国民军打,打下地盘他们再好当官,这窝囊炮头我不当啦!”

张学良抱着头直叹气:“老郭,别激动,你还是回去跟上将军好好谈一下。”郭松龄说:“没用啦,老将脑袋陈旧,哪有个国家民族观念!”

“那,那还有啥办法?”

“办法倒有一个,郭松龄脚一踹,叫老将下台休息!”

石破天惊,张学良脸色陡变:“这,这咋行,老帅下台——谁上台?”

“你,你上台!”郭松龄大声说,指头几乎戳着少帅鼻尖,“父退子继,名正言顺!”

清除小人,改造政局,保境安民,开发资源,巩固边防……军人大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点:“汉卿,咱们十年不问中原事,把东三省建成模范区!”

张学良瘫了。双手撑额,汗水涔涔,脸像镀镍床栏一样惨白:

“这 这事太大了 让我想一想……”

21 日凌晨，张学良乘火车头逃出了天津。

月黑风高 火星狂舞 汽笛声撕裂了沉沉寒夜……

5

11 月下旬，暴风雪袭击了北中国。

旗影绰绰 人吼马嘶 几十万大军在风雪中开进。郭松龄滦州通电，7 万人马长驱出关。国民二军三路入鲁。孙岳军回直隶。李景林电促张作霖下野。吴佩孚竖旗讨贼。冯玉祥通电斥奉。从广州的国民党人、上海的共产党人到江南江北的直系军头 欢呼声响彻云霄。

张作霖的丧钟敲响了！

冯张反目 国奉联盟死亡。亲奉官僚纷纷出逃。执政府摇摇欲坠。革命党人亢奋无比。激烈的情绪酝酿到 12 月 8 日，一发呐喊——革命暴动了！

呃 这是一个被历史冷落却又令时人激动不已的运动。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革命党人挥着纸旗涌上大街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关税要自主 打倒段政府”的吼声响彻全城。铁狮子胡同人头攒动 段公馆像汪洋中的孤岛。铁门紧闭 砖石纷飞。“下台！下台！段祺瑞下台！”纸旗挥舞，节奏有力，喧嚣声彻夜不息。局势如万花筒旋转，令人兴奋而迷惘。兴奋得喘不过气，又迷惘得恐惧不安！

29 日 暴动达到了高潮。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 口号滚滚。戴着金丝边、玳瑁边、牛角边眼镜的革命领袖 手臂挥舞 慷慨激昂。推翻反动政府 建立人民政权 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 首都革命的红旗迎风招展。短打扮的壮汉开道 白木大棒呼呼作响。在冯军大

刀队的护卫下 沿途捣毁关税会议代表住宅 撕毁段祺瑞照片 焚烧报馆。浓烟卷着火舌冲上阴沉沉的天空……

黄昏时分 大刀队上街围捕“暴徒” 收缴大棒。同志抛下一堆堆红纸旗、蓝纸旗作鸟兽散。革命来得快 去得也快 转眼间灰飞烟灭！

执政府又一次度过了危机。

冯素爱惜羽毛，时人评说。

塞外风雪弥漫，马蹄搅起团团雪雾。30日 宋哲元黑马队驰入热河。西北军如洪水东下，国民二三军挥师北上，30万大军假道援郭 李景林斥冯假途灭虢。直李军紧急动员。历史真像影影绰绰地看不真切了……

12月2日，李景林张宗昌结盟。中国现代史上最反动最凶残的直鲁联军诞生。3日 郭松龄天津留守处被抄 寄押的奉军将领获释。4日 宋哲元出任热河都统 冯郭密约中有关丙方——李景林方条款全部撕毁。李景林通电讨冯，时局急转直下……

军阀无义战 民国少是非 时人又评。

12月7日 张垣 冯玉祥召见了李景林代表韩玉宸。

韩 这么说 国民军必欲得天津不可？

冯 国民军需要一个海口 请先生谅之。

韩 设奉张不倒 纵得津门 能保否？

冯玉祥勃然色变 先生勿再多言 箭在弦 不得不发！

韩玉宸哭着离开了张垣。

8日 天津之战爆发！

第 11 章 津门鏖兵

1

◎旧闻辑录 京师变为总兵站

军运十万火急 车行大半歇业

国民军因前方战事吃紧 所有军实急需用长途汽车 由总司令部向警察厅转饬内外城二十区署 由汽车行商借 仍按去年给价办法，由京兆尹照付。因此项车辆不敷于去年奉直战争征车之往事，故在国奉两军未开火以前 率各将车辆移往他处藏匿 或将车体机件拆卸……各车行已陷于歇业状况中，警察大感觅车之苦。

· 男子相率逃匿 妇人牵驼充役

军用物之输送极费周折。由通县迤北各地方 拉雇骆驼驴骡等 共计五百余头 有军队押解 送司令部应用。司令部用驴夫运输馒头二百余袋送往前线应用。而南苑东小红门所有军队陆续开拔二日，随同军队运送军需之三头牲口大车及骆驼络绎于途，不计其数。然可异者 即牵骆驼之人内 有半老妇人十数口。劳苦忧愁状况望之可怜……其家以饲养骆驼经营夫运为生计，此次被征充役时 其家男子相率逃匿。妇人因资产生计所关 深恐骆驼失没 遂不顾辛苦而代替夫役。盖已抱定人可牺牲而全家赖以吃饭之骆驼决不肯牺牲也！

日蒸馒头十万 粮店不堪其苦

前线作战之兵 人数不下十万。所有食粮均在京筹备。二十区

署代购之馒头 每日需数万斤 每斤价银九分五厘。粮店积存之面粉 现有告罄之虞。故此国民军由京绥路运来口外麦粉甚巨 并以此项麦粉折换馒头。但商人以口外麦粉质地粗劣，仍要求发给工价 代为蒸制。

伤兵流水入城，医院人满为患

前线受伤军人甚多 均由永定门、西直门及前门车站等处分散入城。此处复有用汽车进朝阳门或不进城而转送南苑治疗。臂缠红十字之医生看护人员乘坐汽车往来 颇形忙碌。并由协会医学校派遣多数外科医生前往……伤兵中 中散榴弹而致负伤者甚多 施疗治法颇觉有困难状态。冯玉祥夫人曾至南苑军医院慰问负伤兵士。而鹿钟麟亦奉冯玉祥之命 每日至南苑慰问负伤兵士。每名给以三元费用。其后对于重伤者 给以四十元 次重伤者 则给以二十元……

——摘自《乙丑军阀变乱》

2

12月9日 沿铁路向天津推进的北路军 以伤亡4000余人的代价突破了直军落堡防线，兵扑北运河。

冲锋号凄厉地响彻了雪野。料峭的河堤上一溜串进闪着火花。冰面上弧光进闪 血雾弥漫 大运河铁火笼罩。灰色的队伍一波波涌下河岸 又一波波被弹雨击得粉碎。指挥旗不止 狂潮不息 冲杀声悲壮地漾上冬日晦暗的天空……

5000名西北军人倒在了坚冷的冰面上。穿着羊皮坎肩的尸体层层叠叠。腥热氤氲 血水流淌。淌着淌着 冻住了 鼓起一砣砣殷红的冰疙瘩 晶光耀眼……

大运河，大运河，填不满的死人壕！

刘骥，北路军参谋长，打电话汇报战况时声音都发抖了。

“先生 是否再发动进攻？”

没有回答。刘骥又问了一遍。嗡嗡的电流声中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 越来越大 越来越响 终于变成了嗒嗒嗒的哭声……

3

如果打起来 老大哥是否参加战斗 元帅问。声音低沉而充满了期待。

11月21日 包头 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参谋长 蓄着麦芒一样小胡子的科尔涅耶夫将军听取了郭松龄即将起义的通报。俄国人兴奋得脸放红光。哦 为什么不呢 张作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苏联人民的敌人！一个赤裸裸的反苏分子 在他的庇护下 哈尔滨简直成了白卫匪帮的大本营。而且 这个红胡子撒旦不止一次地企图把中东铁路夺走，而忘了这是沙皇留给苏维埃政权的合法遗产……谢天谢地，元帅终于要与他的反革命盟兄决裂了！

冯玉祥得到了绝对肯定的答复。俄国人就这样参加了天津战役，从而不那么光彩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战。

也许单方面谴责苏维埃军人不公正。因为在俄国飞行员轰炸杨村的同时 日本屯驻军正为直军修复被炸断的通信线路 而在津南原野上，为了天津的窑姐儿和北京的二锅头白俄雇佣军已杀红了眼，带钩的哥萨克长矛与国民军的大刀搅成了一团——1925年，中国的内战悲哀地染上了国际色彩。

多连少校半截身子探出炮塔，耐心地举着望远镜。雪野寂寥，京津铁路像一条冻僵了的蛇 泛着冰冷的清光。从海岸刮来的寒风

卷着砂子似的雪粒 打得钢甲沙沙作响。少校的脸颊冻麻了 呵出的热气在胡髭上结成了冰碴子。

作者无从描述这位俄国军人的相貌，甚至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多连不过是化名的化名。指出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 俄国人不仅制造了中国第 1 列钢甲列车，而且开着它上了前线。

这是 11 日上午 廊坊车站。钢甲列车升火待发 乳白色的蒸汽滋滋地冲上天空 又凝成雾霰簌簌地落下来。装甲披上了冰壳 像蹲在雪窝里的野兽，凶险而又耐心地等待着猎物。

根据《辛丑条约》由北京通往海口的交通不受战事骚扰。民国推翻了满清 又继承了满清 不平等条约不仅造就了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的光怪陆离 还造就了一个轮轨上的国中之国。当内战的炮火使铁路运输中断的时候 这列由外交使团开办的 全程行驶在中国领土之上的“国际列车”就开行了。“蓝钢皮”骄矜华美得像个贵妇。列车长是洋人 乘客也是洋人 车头上插着五大国国旗 由五大国派兵保护。由北京到塘沽，一路绿灯 畅通无阻。把米字旗、星条旗、太阳旗、三色旗、五色旗换成地球徽标的蓝旗 活脱脱一个 UN 车队！

地平线上绽开一团黑烟。冻得发脆的空气被汽笛漾开。钢管当当地急促敲响，正在烤火的突击步兵纷纷爬上车。绿灯闪亮，扬旗起落 蓝钢皮呼啸而过。卷起的雪浪浇了少校一脖子。狗娘养的 俄国人骂了一句。一挥手 钢甲列车松开制动闸 像脱缰的野马冲出岔轨 扯着汽笛追了上去……

守车上的洋兵终于从困惑中醒悟过来了，发疯似地挥着枪支。列车长拼命地摆着小旗，Stop! stop! ……

呜——呜——呜 钢甲列车嘲笑似地拉响了汽笛 像小流氓得意地吹着口哨 催促着被挟持的贵妇人快走。列车长脸色惨白 愤怒地挥着拳头，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这个厚颜无耻的下流胚子，

除此之外别无办法——两车相距如此之近，也许不到 200 米，哪怕是稍微放慢速度，都意味着车毁人亡！

蓝钢皮加快了速度，钢甲列车紧追不放。皑皑雪原，两列火车同向行驶，像一匹黑狗撵着一条蓝蛇，舞曲嘎然而止，尖叫声哄然而起，数不清的手帕、被单伸出窗外。车轮滚滚，雪雾弥漫，钢轨银线似地从地平线上抽来。落堡、豆张，一个个站台急速掠过。汽笛声绝望地回荡在雪原上……

杨村运河大桥从地平线上升起。高高的信号杆上，红灯倏地亮起。蓝钢皮绝望地拉响了汽笛，隆隆地冲上了大桥。钢甲列车紧跟而上。黑黝黝的旋转炮塔上，4 门 75mm 平射炮吭吭地喷着火光。拦截的炮火一排排在桥上爆炸，道碴纷飞，水柱升腾，桥桁叮当作响，大桥烟火笼罩。窗玻璃哗哗震碎，冰水如瀑布泻入。一片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蓝钢皮哀嚎着冲过了大桥。钢甲列车放慢了速度，16 挺机关枪哒哒啸叫，桔红色火网笼罩了桥头。直军士兵像狂风暴雨中的麦捆刷刷倒地。怒吼声中，突击步兵下饺子似地从车上跳下……

北路军攻占杨村。兵渡运河。

12 日，北京外交使团向执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关税会议停开。

同日，张垣冯玉祥发表声明，谴责直军炮击国际列车罪行。

同日，天津李景林再次重申尊重国际条约，强烈谴责国民军挟持国际列车“以为战争之用”的“卑劣行径”。

14 日，弹痕累累、被烟火熏得乌焦巴黑的蓝钢皮由天津北返。车过杨村，汽水瓶、桔子皮、卫生纸噼噼啪啪地甩下，被口红染成玫瑰色的唾沫如毛毛雨飘洒。来自文明世界的洋男洋女以这种不大文明甚至有点恶毒的方式发泄了对国民军的痛恶。

中国军人脸都气青了。

两天后，运河北岸，一组修复电话线路的日本通讯兵神秘失踪。天津屯驻军强烈抗议杀害大日本皇军的野蛮罪行。张垣发言人对此不屑一顾 称国民军并无保护外国士兵的义务 并再次宣布京津铁路为战区“，外人万勿擅入 否则后果自负！”

4

应当承认，天津战役是冯玉祥一次丢脸的失败。他低估了对手。这是一支为栖身之地而苦战的孤军 对西北的背信弃义同仇敌忾 面对汹涌的攻击 表现出十倍的顽强和百倍的疯狂。惨烈的拉锯战打到 12 月 北路军仍被抑留在汉沟——西坨头一线。冰封的直隶原野上，西北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

12 月上旬 国民二三军兵败马厂 李景林师回北线。十几列兵车首尾相连 斗大的帅字旗呼喇喇震响 汽笛声雄壮地震撼了大天津。……

顾问们认为 元帅让张之江当总指挥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沈（guang）威将军虽然以马上冲锋闻名 却绝非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材。

俄国人与总指挥的关系越来越僵，几乎不加掩饰地嘲笑西北的二号人物是个“低能儿”、“伪君子”、“过时的骠骑兵”、“不是火药和蒸汽机时代的人”而总指挥则对俄国人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顾而不问。

张庄突破，顾问们好不容易说服总指挥集中了火炮。40 门重炮把突破口炸成了一片火海。炮火延伸 该是冲击的时候了 将军们却像看焰火似的傻呵呵地拍着手。怒气冲冲的俄国人得到的解

释是 在如此猛烈的炮火轰击之下 连只活耗子都不会有的 炮击平息，大摇大摆的步兵遭到复活了的火力猛烈扫射——数千发由俄国运来的炮弹就这样白白地放了……焰火！

一个愚蠢而又固执的家伙 不学无术 连地形图都不会看 却企图仿效神勇的关将军水淹七军。结果，大水灌进了自己的堑壕，却在敌人阵地前泛滥成了一片难以逾越的泥泞……

我们不知道前苏联顾问回忆录里叙述的这些故事有多大可信的成分 多少是情感的宣泄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红色的布尔什维克和灰色的基督教徒之间横亘着一道感情上难以逾越的鸿沟。旧军人 不问政治 连国民党也感到厌恶 何况是舶来的赤俄呢 信仰上的撞击还将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 直至俄国人离开……

总之 那天俄罗斯老哥是诅咒着走向前线指挥所的。皮靴踢开肮脏的污雪，狗汪汪地追着叫着，庄稼人朝他们投过困惑的目光。夕阳西下 士兵们一伙伙地赶着羊进村。山羊绵羊、黑羊白羊、大羊小羊 满庄都是咩咩的叫声。

“天哪 这个愚蠢的家伙又要出什么主意了？”

“我猜想是请我们吃烤羊肉——除了吃喝 他是不会请我们去的！”

顾问们不说话了。使劲地吮着鼻子，仿佛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香味……

冬夜静寂，雪野朦胧。寒冷的星空下，篝火像一条扯不断的项链，沿着古老的汉沟延伸到冰凌翻滚的渤海湾。成千上万的直李军士兵蜷缩在篝火旁边，打发着漫漫长夜……

西堤头，张宪师某排火堆旁，士兵们啃光了最后一根羊骨头，咕咚扔到了堑壕外。一只可怜的家伙，被炮声吓得从对面庄子窜出来，动也不动地站在火线中间，咩咩地傻叫着，直至变成宵夜的美

味。

姥姥的，再有一只就好了！排长咂咂嘴，扮了个鬼脸：“咩——”

咩 咩……像回答似的 寒风中隐约传来羊叫声。咄 羊 羊来了！大金牙眼瞪得溜圆，兵们哄地笑了。笑着笑着，呼隆全站起来了。

黑黝黝的开阔地上，一片火球奔涌而来，忽高忽低，忽聚忽散，伴随着鼓点般的登登声和凄惨的叫声。火光急速地移来。一群群怪物喷火冒烟，如厉鬼跳跃，兵们紧张得几乎窒息了。近了，看清了 是羊 数不清的羊。角擎着火炬 尾拖着火焰 哀叫着 唏哩呼隆地闯进了雷阵。一股股桔红色的火柱拔地而起。被引燃的秫秸堆腾起大火。刀光闪烁 人影绰绰——恐怖的叫声响彻了西堤头；大刀队！大刀队！”冲杀声山崩地裂般地迸发……

混战持续到午夜，枪声平息了。开阔地变成了火葬场。交叉火力扫射之下，上千只羊倒地。可怜的、温驯的畜牲抽搐着，哀鸣着，在火光中熊熊燃烧；皮焦肉糊，臭味弥漫。一股股火星冲上寒冷的夜空，咩咩惨叫声响彻了西堤头……

站在汉沟大堤上，南眺天津，辉煌的一片灯海。

三十里津门之路，血浆肉泥，叠尸累累。

“火羊阵”成了笑料。韩复榘一个美妙的建议 数百名西北军人倒在了雪原上。烤肉吃得打嗝的直李军士兵把羊头羊腿骨空酒瓶像手榴弹一样扔过来，“西北军弟兄们 谢谢啦——”

俄国人气得脸色发青。普里马科夫忿忿地掏出了手枪。

“狗娘养的东西 我们是雇佣兵吗？”子弹啾啾地飞上阴沉沉的天空。

雪花又纷纷扬扬地飘起来了。

5

12月16日午夜，直李军偷渡运河，迂回落堡。枪声如爆豆在战线后方响起，爆炸的闪光映红了雪夜……

战局急剧逆转。

第 12 章 风雪巨流河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是利用张作霖间接地和中国人民作战，而是直接地和中国人民作战了。张作霖已经不是为自己作战，乃是为帝国主义作战了！

——向导周报，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民众书，1925.12

1

◎ 旧报辑录 1925.12

（12月4日 郭军攻占连山 张作霖令内眷收拾细软 府内上下手忙脚乱。10时检点就绪 以电车 27 辆往返输送南满货栈。然后令副官购入汽油十余车及引火柴等 布满楼房前后……（民国日报，12.7）

（5日夜 张作霖召集紧急会议 宣布大势已去 决计下野……责成张学良收束军事 迅速与郭议和 研究善后（东方社奉天8日电）

（6日郭军攻占锦州 晨10时，张氏于私宅召集亲信官员和随从开会 语极悲痛 略谓 事已至此 无可奈何 请诸位各自随意 自由行动。语毕拿出 40万元遣散随员 以示告别之意（申报，12.7）

奉天各法团已派代表迎接郭军入城，以免炮火相见，殃及商民。（盛京时报，12.8）

郭松龄元日（13日）若捷称 左翼已占领营口 主力在新民攻

击奉军残部(益世报,12.15)

奉天各法团要求王永江省长劝说张作霖于此时断念于辽河最后一战 即行下野 藉以拯救奉天省民 使免兵燹之惨祸(东方社奉天 12 日电)

郭松龄 14 日告东三省父老书 公布张氏五大罪状 宣示十大治奉方针(京报,12.17)

东北国民军 20 日 电 中左别动队已占领新民 正向东南方向进攻.....沈阳指日可下。(益世报,12.23)

(郭军 官兵左臂缠绿色臂章 书写爱国救民不扰地方等字样,秩序甚佳.....商民皆举代表向郭军表示敬意(新民)市民皆悬国旗庆祝(东方社奉天 21 日电)

(21 日)大帅令将奉天兵工厂试制之毒瓦斯炮弹若干运往前线.....(盛京时报,12.24)

2

民国 14 年 12 月,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风雪袭击了辽河平原。大烟泡儿像狼一样嗥叫着,一波波掠过冰封的黑土地.....

东北国民军在风雪中长驱北进。奉天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张作霖 14 年的统治覆亡在即。除了上帝,谁也不会来救他的命了。而红胡子出身的大帅却是从来不敬鬼神的 也许还有日本人 可是精明的日本人有什么必要把这个桀骜不驯不讲信用的落水狗从冰窟窿里拉出来呢?如果新的统治者愿意与帝国合作的话.....

6 日 关东军参谋部代表浦江澄中佐来到沟帮子 向郭松龄递交了阿部陆相的亲笔信 探询入省后的施政方针 是否保持东三省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是否承认张氏与帝国签定的条约?是否维护帝国在满洲的权益?还有,是否禁止赤党的活动?

“如果阁下能与帝国精诚合作 派遣军保证把这个讨厌的家伙押送出境 永远不准他回来。否则，”军使顿了一下 加重了语气，“为了保护侨民和帝国在满州的特殊权益 本军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

7 日 郭松龄以致币原电的形式作了公开答复 宣布“东三省官员与外国最近所订立的新约概不承认”同时要求日本外相公开宣布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援助任何党派。

11 日 大队日军开进奉天 盘查行人 施行戒严。血红的太阳旗由城楼上升起 奉天被占领了 省议会紧急函询当局 省长王永江答复 奉天得日军援助可以无惧 唯经济上要吃点亏 云云。

15 日 东京 天皇批准增兵满洲两个师团。关东军炮兵整连队地脱下军装，以在乡军人的名义应募奉军炮队。

16 日，派遣军严厉警告郭军不得沿南满铁路和辽河作战。铁路附属地两侧 30 公里被划为非交战区，遍插红旗，以志识别。塔湾、兴隆店、巨流河日军进入战备状态。

日本军阀终于伸出了援助之手。

张作霖还阳了。省防军、边防军、讲武堂学兵——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区一切能够搜罗到的军队都被驱上了战场。一汽车一汽车大洋拉到了前线。大帅最宠爱的四姨太不顾产后的虚弱 裹着斗篷上前线犒军。一把鼻涕一把泪 没良心呀 咱老张家多嗜亏过他呀 哭得官兵们热血贲张 守住巨流河打败郭鬼子的吼声在风雪中回荡……

20 日 郭军攻占新民 兵抵巨流河。

辽河冰封 晶光耀眼。十倍望远镜里 奉天城垣隐隐在望 奉军最后一道防线。

郭军最后一道障碍。

守住巨流河就是胜利！
打过巨流河就是功成！
炮火撕开了雪雾，巨流河大战爆发！

3

22 日上午 刘伟的第 2 军登上了辽河东岸，雾云的第 4 军攻进了白居屯。张学良的中央军团被击溃 吴俊升一个团被俘虏。郭军逼近兴隆店奉军前线指挥部，信号弹砰砰地从雪雾中升起……

“挡住郭鬼子 见官升一级 是兵发双饷”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 奉军一波波往突破口涌。两万郭军八万奉军十万关东壮丁在风雪中搅成一团。沿河几十个庄屯被炮火夷成了平地。浓烟卷着大火呼呼地冲上天空，雪夜映成了壮观的玫瑰色……

23 日拂晓，黑龙江骑兵踏冰渡河，偷袭了郭军补给基地白旗堡。数千吨弹药辎重被焚之一炬 爆炸声震撼了辽河两岸 方圆数十里树挂雾淞齐刷刷地震落 郭军攻势顿然减弱。上午 10 时 在日军飞机掩护下，奉军全线发起反攻。

战局逆转了。

应当承认 倒戈的军队是一支精神脆弱的军队 不能用‘胜败乃兵家常事’这句兵家格言来振作。他们只能享受胜利而经不起挫折。胜利是火炬 照亮了新贵的辉煌前程 失败则意味着严厉的军法审判和残酷的报复。内战 对阵的双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兵败之际，一声吆喝 唏里哗啦地再倒过去 这种事还少见么 ‘浑人嘛’，学成一身好武艺货于帝王家”跟老张家是带兵打仗 跟老郭家也是带兵打仗 谁给钱就给谁卖命 有鸟不同 何况 老将待他们不薄 少帅于他们有恩 升官发财全靠了奉军这块牌子 凭什么非

要跟你老郭跳冰窟窿呢？革命？鸟！——风雪巨流河大进军掩盖下的危机唏哩哗啦地暴露出来了！

24 日凌晨 新民 紧急会议。除了刘伟、霁云、范浦东和宋九龄几个人力主决一死战外，包括参谋长邹作华在内的大多数军官都不吭声。可悲的是，郭松龄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只是大步地踱来踱去。他太累了，两天三夜都没合眼了。也许是精神过于亢奋了，全副目光都集中在 80 里外的奉天城了……

这是一个冷得邪呼的冬夜。暴风雪像狼一样摇撼着门扉，檐下冰棱嘎叭嘎叭地断裂。郭松龄立定，充满血丝的鱼眼暴凸，厉声说了一个字：“打！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咚地一拳，暗灰色的金属粉末从锡酒壶上簌簌地落下来了

.....

24 日清晨。东北国民军发起了开战以来最悲壮的进攻。

料峭的河岸上，机关枪一溜串地喷溅着火舌。桔黄色的火网严严实实地笼罩了冰面。攻击部队在齐膝深的雪窝里艰难地蠕动着。雪雾弥漫，人影绰绰，血花无声飞溅。数千计的关东汉子死在这个严寒的清晨。趟着趟着，手一仰，不动了，来不及倒下就冻僵了，像木桩直愣愣地插在雪窝里。拦截的炮火一排排在河面上爆炸，掀起一股股喷泉似的水柱。喷着喷着，冻住了，冰面上竖起一排排冰塔。糊着血，粘着肉，殷红耀眼……没有枪声，没有炮声，不闻悲壮的冲杀声，白毛风滚滚肆虐，把一切都卷走了，淹没了……

郭松龄立马河岸，挥刀督战，暴凸的眼珠子仿佛喷着火。

“小鬼子参战啦，咱们的炮可打不了那么整齐。”邹作华指着冰塔，啧啧赞叹说。郭松龄放下望远镜：“咱的炮为啥噗噗的没响声？”邹作华解释说对面是沙滩地，抗力小。

“是吗？”狐疑的目光在前炮兵旅长冻得淌黄水的脸上溜来溜

去。“这边不也是沙土地吗！”

邹作华低头 蹭着地上的雪 哭了。“炮兵胡捣鬼 说是自家兄弟，下不了手……打不下去啦！还是请汉卿斡旋斡旋，和了算啦……”

郭松龄明白了。冻得乌青发亮的长脸上，一道道血口可怕地迸裂开来 渗出殷红的血珠子。刀子似的目光在邹作华脸上一扫 厉声说：“老邹 好马不吃回头草 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郭松龄反张作霖是铁了心啦！”脚一跺 攀马而去……

十几分钟后 炮声停了。北起公主屯 南抵西佛 百里辽河前线 东北国民军唏哩哗啦地退下来了……

4

雪野 马蹄激溅 鞭声震响……

兵败了 兵败如山倒！颠颠簸簸的马车里，郭松龄流下了悲忿的眼泪。一个性格倔犟的军人，一路上还不断地安慰秘书长饶汉祥和政务厅长林长民俩老夫子：“不要紧 到山海关就有办法啦 魏益三还有 2 万人 定能一战！”……

地平线上涌起一堆黑云。黑龙江骑兵追了上来。惊马嘶嘶 刀光闪烁 活捉郭鬼子的吼声惊心动魄 马疾车慢 越追越近 韩淑秀猛地站起来 哭着说：“老郭 这样不行 你骑马先走！”郭松龄扭头，老夫子们脸色腊黄，浑身瑟瑟发抖，投过可怜的目光……摇摇头，抢过鞭子一甩：“驾！——”

正午时分 新民西南 45 里地的苏家窝棚 车队被追上了。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 骑兵狂吼着冲进了屯子。马刀呼啸 血雾升腾，惨叫声四起，卫队营数百名学兵像滚瓜切菜一样被砍杀殆尽。人头滚滚 血红雪白 犹如开了屠场！

郭松龄夫妇从菜窖里走了出来。男的披着狐皮大氅，女的腕露明晃晃金镯子，手挽手往雪地里一站，当兵的都垂下了手。

雪野 血肉狼藉。一个军官策马狂奔。浓眉暴眼连腮胡，马裤上溅满了血点子，掂着个酒瓶咕嘟嘟猛灌。“哈哈……郭鬼子，我逮住郭鬼子啦！……哈哈！……”

跑着跑着，冷风一激，哇地吐了。马一惊，倒栽了下来。狗一样在雪窝里爬着，打着滚儿，狂笑不已。“哈哈……呃，老子要升官啦！呃，……哈哈……呃！……”

痰迷心窍啦！苏家窝棚留下的回忆说。老少爷们后来才知道，酒疯子姓王名永清，是穆春师骑兵团长，有名的热河胡子“天下好”第二年因为纵兵劫掠喇嘛庙，被少帅崩啦！

人犯被押到辽中县老挞房，关在一家烧锅坊里。

昏黄的灯光下，郭松龄踱着步。走过去十步，走过来十步，一直踱到鸡叫。看守的军官叫屠书溪，讲武堂一期学生，偷偷拿来笔墨纸砚：“郭老师，天快亮了，您还有啥放心不下，我给您记一下。”

人犯感激地点点头，说了四件事。

“一，我是病膏之身，死不足惜。二，张作霖见利忘义，投靠日本，我一死，只怕东三省亡国不远了。念及父老乡亲，将沦为亡国奴，五内俱焚。三，饶先生等人生死不明，甚为悬念。张氏若有人心，请为民国留几才子。四，不知汉卿现在何处，想晤一面，恐无机会了……”

接笔，展笺，凝神片刻。

“汉卿军长：一，余私产无多，除酌留一部份赡养父母外，余数捐充教育慈善事业。二、……”

沉吟良久，掷笔。

25 日上午，郭氏夫妇被押到屯外。

雪后红日，夫妇并肩而立。

高金山上校宣读了张作霖手令。

“郭军长 您还有啥话吩咐？”

人犯目视远方，没有回答。

“郭嫂子 您还有啥话？”

韩淑秀掠了掠蓬乱的鬓发 高声说：“夫为国亡 妻为夫死 我韩淑秀死而无憾！”

雪野明光耀眼 女人头巾像一团火焰飘抖。高金山背过脸 颤抖地发出了命令：“送郭军长走——”

枪声震耳。树挂簌簌落下……

雪野疾蹄 雪浪滚滚……

半个小时后 张学良的副官驰到老挝房 滚鞍下马。一见尸体，叫苦不叠。

老将手令军法文告和验尸的照片拿回兴隆店总部，少帅失声痛哭 几至晕厥。苏醒后 吩咐“一火焚之” 只留下了一张照片。

作者在好几本现代史著作中都看到了这张珍贵的历史遗照。雪野洁白 两具尸体摆在一起 头相偎 身分开 岔成一个大大的人字。

女人裤脚还扎着老式的布带。

5

20 日 李鸣钟出任天津战区总指挥。

22 日 西北军全线发起总攻。

24 日 李景林兵溃下野 西北军入天津。

关里关外两个战场同时落下了帷幕。

四、讨赤战争

疮痍满目的大地上，一个幽灵翱翔着，尖叫着，拍打着火焰般的翅膀，把从欧罗巴盗来的火籽撒下。于是，黑沉沉的地平线上升腾起氤氲的红光……

赤化的幽灵。赤俄赤党赤色分子赤化神州为苏俄之附庸，沦五千年文明于万劫不复之深渊，洪水猛兽蛇蝎心肠，罪莫大焉！

春寒料峭的季节，在东交民巷外交使节的撮合下，整个北中国的军阀都纠集到了讨赤的圣旗下，向着国民军进攻了！

南蒋 介石 北冯 玉祥)祸华二赤。

历史大错位。

第 13 章 兵覆崤函

太阳落山一片红 手执金鞭倒骑牛
三声喝气出丹田 一指红门血不流

——红枪会咒诀,1926 河南

1

1926 年 1 月 1 日 张垣 冯玉祥通电下野。

“……如是 则造谣者可以止息 挑拨是非者无所凭据。至于国家大计(段 执政硕德耆年 万流仰镜(吴 子玉学深养粹 饱经挫折 当能不念前嫌 共谋国事。”

翌日 冯氏赴平地泉。车站送别 将领们长跪不起 哀哭震野。冯氏跺脚怒斥：“尔等是冯家的狗吗 我不允许尔等为冯氏一人之走狗！”

专列在哭声中驶进了风雪深处……

9 日 北京 段祺瑞明令张之江为西北边防督办 特派冯玉祥为考察欧美实业专使。

10 日 张垣 张之江电请吴佩孚入京“(西北军 20 万将士)愿随我帅之后 敢效驰骋。”

27 日 张垣 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西北五虎上将再次通电 驳斥赤化谰言：“此来敌言竟以赤化二字诋毁本军 此乃假名挑衅 借题发挥 等诸乡曲讼棍之所为 岂足欺人！”

“本军素以救国救民为宗旨 以揭橥之‘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字。自信尚能力行，此足与国人共鉴者！”云云。

北中国政局天旋地转，扑朔迷离。

北京 苏联大使馆 布勃诺夫工作组接到莫斯科紧急指示 立即劝阻冯玉祥出国，防止中国革命的北方战线崩溃。

普里马科夫和科尔涅耶夫将军顶着漫天风雪，来到塞外小镇平地泉。

滚水火锅涮羊肉 香味四溢。俄国人心事重重 味同嚼蜡。

“元帅为什么要放弃军队的领导权呢？”普里马科夫终于放下了筷子，“我们认为 国民军并没有战败，一、二、三军加起来还有 50 万人，至少在奉军进攻以前，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击败直鲁军，把山东、直隶、河南与西北联为一体……”

俄国人说得口干舌燥，冯玉祥只是摇头。

“来不及了 国民二军快完蛋了！”

“他们毕竟还有 20 万人啊！”

“20 万个鸟！”元帅粗鲁地骂了一句，“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栽下窝瓜自己苦！”

俄国人沉默了。不得不同意元帅对国民二军前途的忧虑。

1924 年冬天，胡景翼率领他那支衣衫褴褛的军队横扫中原，开府河南。散兵游勇望风归附 队伍像吹糖人似的膨胀起来。翌春，胡景翼疗毒不治 病逝开封，“二掌盘”岳维峻继绾兵符。关西豪侠，肚大包容 又陆续收容了直军王文蔚、陈文剑、田维勤等部 声势愈壮 军纪也愈加败坏。开府顾问团关于河南民众情绪的报告使工作组忧心忡忡。虽然他们还是固执地认为 与军纪虽然良好但却顽固不化的西北军比较起来，这支普加乔夫式的农民起义军要可靠得多 是北方革命的真正希望。

“猪尿泡！”元帅说 双手叭地一拍，“不行了 顶不住了 没有钱 也没有子弹了……”声音越来越低 对俄国人立即发动兵变推翻执政府的建议不置一词。

雪光蓝幽幽地映在窗户纸上 茶炊噗噗滚响。普里马科夫无可奈何地掉转了话题。

“这么说 您是下决心出国了？”

“是的——不过不是去欧美 而是到你们俄国去学习。”

“可是 您的部下却不断地向吴佩孚献媚！”

元帅停止了剔牙缝 盯着俄国人恼怒的目光 狡黠地笑了：“老大哥 听过卞庄打虎的故事吗？”

猎人卞庄不幸地遇到了两只老虎 赶紧爬上树。喂 你张狂啥？人家叫你花狸猫 哈哈 条纹虎咆哮如雷 胡子像钢针竖了起来。他骂你哩 叫你癞皮狗 又对另一只虎说。斑点虎气得尾巴呼呼直甩。两只傻大虫怒气冲冲地撕咬了起来，吼声震撼了山谷……

“最后 卞庄子先生跳下树 戳死了斗得奄奄一息的老虎！科尔涅耶夫将军耸耸肩。“一个很趣的故事——可是 满洲虎和华中虎为什么要斗起来呢？”

“为什么？为了北京的宝座！哈哈……”冯玉祥抚掌大笑。俄国人绝望地离开了平地泉。

1 月底，汉口。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发表声明：西北军将领必须以个人名义与冯氏断绝一切关系，缩回政变前一师三旅编制，驱逐苏俄顾问及一切赤化分子——如是，“则本帅可考虑西北军回归问题”。

2 月 天津 张作霖 吴佩孚 合作谅解签字。奉军杀向山海关 吴军师出河南 直鲁军兵扑直隶 炮声震撼了北中国！

2

2月中旬,王文蔚、陈文钊、田维勤倒戈归直,国民二军山东战场瓦解。

20日直军三路入豫。26日,沿京汉线北上的冠英杰部兵薄许昌,沿陕豫边境疾进的镇嵩军攻陷潼关,沿陇海线西犯的靳云鹗部越过兰封。岳维峻惊惶失措,下令放弃河南,夺路归陕。郑汴道人喊马嘶,20万大军黑压压地退下来了……

2月27日,开封陷落。

3月2日,郑州陷落。

3月3日,汜水陷落。

大崩溃凄惨地揭开了序幕。

3

3月5日,溃兵潮水般地涌入洛阳。铁路扒断了,西起金谷园东至白马寺,几十列兵车壅塞,汽笛哀鸣。十几万人涌来挤去,把六朝古都变成了一个大会。

这是一个血色黄昏。太阳沉下了崤山。伊洛盆地红光弥漫,北邙山的周陵汉冢犹如蘸血的馒头。料峭的寒风中,牛角号呜呜地响起来了。南起关林,北至邙山,东抵堰师,西迤谷水,方圆百里锣声铿锵,铙声嘤嘤,吼声满山遍野——

昆仑山唉 哼——哈！

传圣旨来 哼——哈！

要活命哩 哼——哈！

打二军唉 哼——哈！

.....
 原野昏暗，吼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像山洪呼隆隆地扑到铁路跟前。喇叭变调 鼓点急促 山崩地裂般地一声呐喊：“杀老陕呀——”.....

一场猝不及防的民变。成千上万的庄稼汉 腰扎红布带 襟插黄表符 眯着血红的眼珠子 呼呼地抡着白木大棒 旋风似地滚进了金谷园车站。数以千计的士兵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就被乱棍打翻 惨叫声轰然而起.....

大刀翻飞 钢刃闪烁 红缨枪扑扑地溅着血 暴民劈瓜切菜般地杀进了西工。露营的部队轰地炸群了 五六万人在黑暗中惊恐地涌来挤去 人踏人 马践马 行军灶踩翻了 帐篷呼呼燃烧。火光照耀下 暴民像狰狞的厉鬼狂奔跳跃。人头滚滚 污血喷溅 被杀懵了的士兵抱头鼠窜。野性的吼声搅着悸嚎声一波波漾进寒冷的夜空.....

枪声响了。凄厉 震耳，一排又一排.....

锣声铿锵地响彻了四乡。黑暗的原野上，火把点点，汇成一条壮观的火龙.....

民国 15 年正月廿一，洛阳红学暴动了。

翻开《辞海》“红学”——《红楼梦》研究学。作者建议 他年修订时加释一条 又 为本世纪 20——40 年代中原红枪会的别称。

作者没有考证出，为什么那些赤膊油脊一声吼能把宝哥哥、林妹妹吓得昏死的壮汉们，给他们血污的枪坛起了这么一个典雅得再不能典雅的名称。他们把结社叫“办红学”入坛叫“上红学”会徒间互称“同学”把师傅叫“老师”。只有一点可以肯定 当暴力的“红学”狂卷中原的时候，《红楼梦》研究刚刚起步 周汝昌等一代红学大师还在北大沙滩图书馆里一点点地考据呢！

暴力的红学可以写一本书，一本洋洋百万言的巨著。一本宣泄着愤怒、充斥着暴力、弥漫着野性、发散着愚恶的书。三部曲 第一部，《呐喊》——为生存而举起愤怒的红缨枪。第二部，《呼啸》——为豪强把持而啸聚乡里。第三部，《哀哭》——被当道淹没在血泊里。从吴大帅、张大帅、冯焕帅、刘雪帅到蒋委员长、东洋鬼子这个党那个党 无一不对红学怀柔利用 然后又毫不怜悯地把它淹进血海。一股可怕的社会暴力 既可以破坏旧秩序 也可以破坏新秩序；可利用一时，却决难长期。全部悲剧仅在于此！

当无休止军阀混战使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刀客由拉牛绑票发展到围城掠寨的时候 庄稼人就不得不结社自保了。大清嘉庆年间闹过白莲教，同治年闹过捻子，光绪年闹过义和神拳的河南中州，红枪会 白枪会 黑枪会就像官府下文催办似的 唏哩呼噜地一下子兴起来了，然后像一锅沸粥咕嘟嘟四溢。

民国 15 年“红学”在豫西找到了繁衍的沃土。这是一方民风强悍愚昧闭塞的土地 几乎山山有“杆子”村村出“刀客”。臭名昭著的镇嵩军就是由这里走向了历史。兵是新匪 官是惯匪 将领们恬不知耻地自诩为“嵩山大学”毕业。1925 年 胡憨之战，十万嵩军溃散 重操旧业 庄稼人不得不举起了自卫的刀枪。

被封建地域观念毒化了的土地上结出的酸葡萄，国民二军又可悲地把它酿成了苦酒。

这是一支被俄国人称之为“普加乔夫式的农民起义军”。不幸的是 官兵们早已丧失了农民的谦和却染上了丘八的恶习。西工营市街，一队兵出来买白菜。只要白菜心 不要菜帮子 围观者的怒气随着鲜嫩碧绿的菜叶子往上涨。老总，你那臂章上写的是不扰民？兵！一记耳光。真爱民？——兵 又是一记耳光。卖菜的朝掌心吐了口唾沫 操你姥姥！一扁担就把“誓死救国”打翻了！.....

怒气一经发泄又往往变成了邪火。1925 年春 禹县暴动 二军

留守处数百名眷属连同吃奶的娃娃被剁成了肉泥！被激怒的军人则以屠城来报复。人披青纱 马带白花 逢人过刀 直杀得老禹州血流成河，满城腥秽……仇恨的种子就这么播进了被封建地域观念毒化了的土地！

寒冷的冬季 在吴佩孚‘直鲁豫大团结’的口号煽动下 红学像瘟疫在河洛大地蔓延开来了。村村请教师 庄庄设枪坛 红炉叮当，铸犁为剑。成千上万庄稼人跳进洛河在冰水里沐浴净身 然后在玉皇大帝、三教圣主、南海观音、昆仑老母、太上老君乃至九尾狐、白灵仙、温元帅、九江大王‘天地全神十方灵仙’的牌位下拈香焚表，招诀咒符 愚昧和仇恨烧得额角发烫 眼珠子血红。

元宵节刚过，“老吴坐了开封”的消息传来了。

熹微的晨光下，溃兵向西漫去，枪声疏落了。浓烟卷着猩红的火焰冲上冰冷的天空。

劫后洛阳 死尸相枕。大刀削去天灵盖的 梭标捅开肠肚的 炸弹炸得血肉模糊的——穿灰制服和扎红腰带的死尸铺满了大街小巷，腥秽弥漫。女人扑在男人冰冷的胸脯上，攥着红腰带哭得死去活来。一夜混战 没人知道杀死了多少老陕 又战死了多少会众 只留下一城哭声 高腔低调 撕心裂肺！

杀红了眼的会徒在街上游荡着，搜寻着藏匿起来的伤兵。时而这里一阵狂呼，时而那里一声惨叫，数以百计的伤兵被砖头活活砸死。没死的被绳子拽过冰冻的大街，一路棍棒交加 刀矛齐搨 血葫芦似的拖到西门口，扔进火堆。毛骨悚然的惨叫合着恶臭的黑烟一股股地冲上阴沉沉的天空……

枪声噼噼啪啪地又响起来了。三八式、水连珠、汉阳造老毛瑟，千万支枪朝天鸣放，子弹啾啾乱飞。庄稼人浑身溅满了血点子，十字交叉地大背着枪，滴溜溜地挑着红箍帽和人头游街。喉管还滴滴

嗒嗒地滴着血，将胜利者的脸溲得血红！

太阳升上了灰蒙蒙的天空 红学得胜的消息传遍了四乡。庄稼人骑着毛驴吆着牛车拣洋落来了。洛阳道上的狗吠驴鸣，唱腔亢扬 比关林庙会还要热闹。

金谷园车站还在燃烧 热浪灼人。子弹黄澄澄地撒满了地 米花似的崩崩爆响。庄稼人小眼睛喷着贪婪的欲火 冒着浓烟砸开车皮，抢枪抢镐抢被服抢洋面抢一切能派上用场的东西，除了炮弹——没有炮。有炮庄稼人也不会摆弄 就抱着炮弹在钢轨上磕 卸弹壳给娘作篋笼子 给媳妇打脸盆 黄灿灿的铜哟 磕着磕着 轰隆一响 胳膊腿冲上了天……抢劫持续了一天一夜 爆炸声也隆隆地响了一天一夜。站台被气浪掀得七零八落，断墙上糊满了肉沫子！

太阳西斜 天色浑红 疯狂的人流又涌进西工营房 撬门卸窗子搬椅抬桌子拆墙取砖头上房溜瓦片——浩劫过去 中原第一大营只剩下残墙颓壁。连老吴吴大帅天字第一号官邸也拆得剩下四堵墙 砖地上还拉了一泡屎 臭臭的。庄稼人疯了 眼红了。人血不是水，一夜命可不是白玩的！

岳维峻的福特牌小轿车扔在操场上。贼亮贼亮的一个“鳖盖子”引得人看稀奇。庄稼人只会吆牛车 谁能鼓捣这玩艺儿呀 就有人打车轱辘的主意了。中！这家伙装在骡车上准不赖！折腾了半天却卸不下来 踢一脚 骂声娘 套上牛往回拉。老牛拉汽车 热闹得像迎神赛会。走到半道，却叫张治公截下了。

操他个龟孙！

黄昏时分 咪哩哇啦的唢呐声中 张治公张大人入了洛阳。镇嵩军师长是南衙村人，有名的羊山惯匪。被狂热的会众抬上八仙桌 披红挂彩地进了城。红缨枪仪仗队绵亘数里 壮观地映着落日的辉煌。会众们挺胸凸肚，欢呼声响彻全城。

一年后，张师长变了脸。一记翻天印打下来，红枪会被淹进了血泊！

4

那个寒风凛冽的正月，历史留给后人的，是一场发黄的“人民战争”画卷。百里崤山旗帜招展号角凄厉锣声镗镗枪声砰砰吼声满山遍野炮声回荡空谷榆树喷红光进闪滚木擂石奔腾而下血雾纷纷扬扬地升起——新安渑池阌乡卢氏灵宝洛宁，豫陕官道沿线十几个县的红学都出动了，溃逃的队伍不断地被截杀。驴嘶鸣，骡马响应，充满激情的叫声响彻了百里伏牛山，刀客土匪的队伍如夏日浑浊的山洪，喧嚣着涌出了峪口……

部队解体了。官寻不着兵，兵寻不着官。失去了指挥没有了命令，十几万人狼奔豕突，夺路西逃，哭喊声充斥了狭窄的谷道。

西省西省！陕西在西边！

王德成 农民 陕西武功人。旧社会在伪政府混过事 大约是自卫团中队长之类的官。1990年作者采访时已80多岁了，说话颠三倒四，师团番号都记不清了；却肯定地说连长是徐向前元帅。老人说徐向前就是徐象谦 从黄埔军校 汾来的。山西人 黑眉毛 很谦和。撤退时请弟兄们下了顿小馆，第二天就悄悄地走了。在共产党这边把事干大了。

老人说，退出洛阳部队就放羊了。乱哄哄地朝西走。一路上枪会民团截着杀。记不清啥地方了，满坡人吼，往下掀石头。老牛大的石头一蹦几丈高！窄道道子沟，眼看着往人窝里砸，那个惨劲就没法提了！一辆拉着属的牛车砸翻了 女人压在轱辘底下 半截身子血糊了。娃娃甩出去老远，蹬着腿死嚎。男人是个什么官，满头

大汗地拦人抬车 没拦住 还叫裹出去老远。谁敢停呀(一停 不是石头砸死就是叫人踩死。娃娃嚎着嚎着没声了，女人也不动弹了。那人拔出枪，朝脑门子叭地就是一下！

有亲哥俩 咱临潼人。老二是上士 老大不知是干啥的 叫石头砸成了肉饼，连个人样子都没了。上士扯下一把血糊糊的头发，趴在地上磕了个头，哭着走了……

红枪会 怕怕 任八吃秤锤心沉 大白天敢窜到队伍里夺枪。人影一闪“呔！”一脚把你踹个跟头 捞起枪就跑……吓懵了 抓着枪扯来扯去，就是不知道接火！

一掉队就没命了。走着走着，冷不防梭标就顶住了心口，也不知道是从那窜出来的。腰扎红布带，脸涂锅底灰，头上扎个“英雄结”像戏台上的黄天霸。“呔 那谁——”“俺……”河南乡党 枪留下 给好汉爷爷磕三响头 兜屁股一脚“滚娘的蛋！”吓慌了“那谁——”“我……”老陕 矛子就哧地捅进了心窝 枪会也是杀红了眼！

老人还是掉了队。打洛阳出来，两天两夜没合眼，走着走着睡着了。冰醒了 铡刀架在脖子上。“那谁——”“俺——”说出口却成了“我——”铡刀呼地抡起来了——却像时下武侠小说那样当啷一声架住了。“还是个孩儿呢！”枪会说，一个老汉 裹着垢痂明晃晃的烂褂褂，脑勺上还垂着小辫子。老汉从脏兮兮的帕里取出三个黑馍，收了枪走了。那馍是黑面合着柿子皮红苜叶蒸的，黑不溜秋的像驴粪蛋。他就靠这三个黑馍走到了陕州。

老人碰到了善人。善人只收枪不伤生。越往西走，恶人越少，善人越多。村边路口都有人等着领兵。三个五个，十个八个，甚至整连整营地往村里领。收枪缴子弹 招待吃喝 换衣裳蒸干粮 临走还给几个盘缠。脱下灰皮的军人回归了老百姓，庄稼人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换上了灰制服“全民皆兵”。

也有恶人。呔 枪 收啦！子弹呢 缴啦！日你姐 衣裳脱了！”

喊大哥不行，叫叔也不行，刀架在脖子上扒下紫花布裤褂。正二月，雨搅雪，光身子走不上二里，扑哧！倒个儿了……

冰雪消融，草木绽芽的时候，温温的尸臭味弥漫了豫陕官道。

新安县铁佛寺，俯瞰着铁路。是年六月，进香的善男信女发现大殿里弥漫着一股温温的臭味。“我佛慈悲”的大匾往下滴黄水。再一看弥勒佛的光头上咕容往下滚蛆。青皮攀上去一看，匾后竟蜷着一具裸尸。肚皮乌青发亮，肿得有桶粗。嘴里鼻孔里耳朵里眼眶里腹腔里长尾巴蛆咕容咕容的成了团！

一个兵，头上还戴着国民二军的红箍帽。

没人猜得出这个可怜的兵是咋爬上梁的。

5

3月8日，8万残兵退到陕州。

一方狭窄的土地。崤山南麓，黄河北流，山水之间，函谷关森森屹立。关上刀枪鲜亮，旗帜招展，镇嵩军牢牢地堵住了去路。

惨烈的突围战打了五天五夜，虎头崖下积尸盈尺，血水横流……

12日，岳维峻丢下部队，由茅津渡偷渡黄河，被晋军俘虏，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囚犯生活。开封顾问团成员随岳被俘，旋被阎锡山驱逐出境，辗转到了张垣。后来，继广州顾问团之后，他们获得了苏维埃政府授予的红旗勋章。克里姆林宫认为，国民二军的失败是敌众我寡的条件下一次悲壮的失败，这使张垣顾问团的成员愤慨不已！

副总司令李虎臣褴衣芒鞋，循鸟径樵道回陕。部队瓦解。

3月13日 嵩军冲下函谷关 残军缴械投降。八万军人帽舌朝后 狗一样匍匐着爬过刀枪架起的“得胜门”。枪声如鞭炮响成一片

.....

国民二军覆灭。

第 14 章 大沽口 大沽口

此次战争计划分南北两路进攻中原。多数军队配置于天津上海间，另一部军队将在天津上岸，力求早与冯玉祥决战，目前已获张作霖之默许……目前英国国家银行已寄款 60 万英镑交汇丰银行，以为在东方战胜中国民族主义与苏维埃作宣传之用。

——上海，字林西报 1926. 2. 22

1

早春二月，直隶战区形势急剧恶化。京奉线，奉军兵薄滦河，津浦线，直鲁军三陷马厂，兵叩津门。惨酷的拉锯战打到 3 月 6 日，在奉天和青岛海军的掩护下，直鲁军北塘登陆。南起大沽，北迤茶甸，50 里海面舰炮轰鸣，苇滩噼噼剥剥地烧成了火海……

4000 直鲁军葬身火海，泡躯卤池。抗登陆作战胜利。

暴风雨沿海岸线南下。8 日，登陆舰队又出现在大沽外海。漫天的风沙中，西北精锐的 11 师紧急车运大沽口。

9 日清晨，啾啾的汽笛声中，一艘小火轮由天津驶到了大沽口，扑哩扑哧地抛下了 12 颗水雷。

海风劲疾，浓云疾驰，暴风雨即将来临……

2

海河哗哗地淌过萧瑟的冲积平原，注入冰凌翻滚的渤海湾。喇

叭状的河口两岸，颓垒连绵，锈炮斑驳。

天津卫是北京的门户，大沽口是天津的屏障。

还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柱。

1858年（清咸丰八年），第一次鸦片战争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中俄《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

1890年（清光绪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8月21日英法联军再陷大沽口——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美《北京条约》……

1900年（清光绪二十年）庚子之变。6月17日八国联军三陷大沽口——中俄日英美法德意荷《辛丑条约》

——中国赔偿列国白银4亿5千万两；40年付清本息共9亿8千2百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当年财政收入的8倍！

——开放廊坊、杨村、天津、塘沽、山海关等十数地为列国驻兵处以使“京师至海边畅道不使有断绝之虞”。

——中国在天津不得驻兵；京津铁路两侧20里内不得作战；京津海口交通不得受任何阻碍！

从184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算起至1949年民国覆灭，1182个不平等条约中，《辛丑条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是敲骨吸髓的掠夺，还彻底解除了中国首都的武装，把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条约签字，大沽口响起连绵的爆炸声。一座座用青砖条石钢筋水泥筑起的炮台在爆炸声中化为废墟。上百万两白银购进的克虏伯要塞炮毁为碎铁。残垣颓垒，枯草萋萋，被血涸得发黑，又被碱咬得坑坑凹凹。锈蚀的半截炮筒伸进阴沉沉的天空，仿佛诉说着中华民族这屈辱的一页！

白浪滔滔，黑色的水雷在雨雾中时隐时现。

哼唷哼唷的号子声中，一门门 105 榴弹炮拽上了残颓的炮台——25 年后，西北军人向不平等条约宣战了！
他们，能成功么？

大国的反应激烈而又迅速。

10 日下午 4 时 北京 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辛丑条约》关系国，向执政府外交部提出了强烈抗议。

“... ..就现时情形而言，北京与海上之交通已完全断绝，实违反辛丑条约之规定。上述各国外交代表对于这种事情 特提出急切之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中止交战军队阻断大沽口海道交通之行动 否则 则各代表保留保护外国舰船及维护天津港口自由出入之特权！”

照会几乎摔到了外交总长王正廷的脸上。

11 日，同样内容的照会送到了天津的前线司令部。

听完抗议，代总司令鹿钟麟的脖子都涨红了。

“是谁先违反了条约？上年直隶之战 李景林在距市区不到 10 里的地方布防 谁提出过抗议 这次北塘之战 直鲁军炸毁茶甸大桥 又有何人干涉？”

义正词严 目光锐利 说的外交官们脸一阵红一阵白。

“鹿将军 在贵国不幸的内战中 我们无意偏袒任何一方。同样的照会也交给了奉天和济南当局。”英国公使狡辩说。

“我认为有必要提醒阁下，日本领事有田托了托金丝边眼镜，‘封锁大沽口的，不是奉军和鲁军 而是国民军！’”

“没有奉军登陆 就不会有封锁 拆除了水雷 各位能否保证奉天和青岛兵舰不乘隙而入？”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情 关系国凭什么保证？”

“那么 前日奉天兵舰悬日本国旗又该作何解释？”

“这你问张作霖去，他挂什么旗，帝国管不着！”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哇哇地叫了起来。

.....

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后，在蛮横的列强代表面前，西北军人屈辱地接受了照会，承诺拆除水雷，开放航道。前提是外国兵舰不得搭载奉鲁军，不得允许奉鲁军舰尾随入口，进口时必须悬各国国旗和“C”旗。

“再说一遍，挂C旗，不得尾随，否则，”恼怒的军人把照会使劲一摔，“一切后果自负！”

冰冷的海面上，波浪像一条条白链移动。水天线上只剩下一抹昏黄的亮光。薄号、藤号、平户号、利报号、史迪华号、雪卡德号、艾丁堡号、辛普森号、柯克斯迪洛夫号、弗拉拉夫号、马克密克本尔号——整整 26 艘外国军舰麇集在大沽口外，像一群粘在玻璃上的苍蝇。太阳旗、米字旗、星条旗在海风中猎猎飘抖，脱去炮衣的舰炮对着大沽口。

姥姥的，苍蝇闻见了血！张上校放下望远镜，忿忿地骂了一句。

没有查出这位闯了“国祸”的上校大名——当西北军已膨胀为 20 万人大军的时候，谁还记得一个小小炮兵团长的名字？只知道他站在残颓的炮台上，18 门维克斯榴弹炮炮筒从蒿草里伸出来，对准了喇叭形的河口。

潮水奔腾，小蒸汽轮哭一样鸣着汽笛，绞车叽叽嘎嘎，湿绿绿的水雷从水里拖出... ..8 颗，9 颗，10 颗，航道又开通了。

上校脸阴得跟天一样。

12 日一大早，接到天津电话，有日本驱逐舰一艘入口。事涉外交，鹿钟麟交待得特别仔细：“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了，复诵一遍！”

“是！12点，‘藤号’入口。舷号15挂C旗。免验放行。注意敌舰尾随。”

可怜的上校像迎接贵宾一样，在刺骨的寒风中等了整整3个小时，眼都望疼了。姥姥的，真是弱国无外交！刚要扭身下炮台的时候，海风中却隐隐地响起了马达声。一艘军舰鼓着浪涌朝河口驶来。近了，近了，灰色舰影越来越大。信号旗升起：藤号要求入口。

是藤号。舷号15。太阳旗。海军旗。第10驱逐舰司令旗。C旗！——1点45分，小鬼子来晚啦！上校掏出了怀表，妈的！悻悻地骂了一句，摆了摆手。

藤号掀着白浪驶入了主航道。观测哨突然急促地叫起来了：两艘！两艘！还有一艘！——

一个涌浪打来，藤号被埋入谷底，就在这一瞬间，一个黑色的舰影闪了出来，几乎是紧贴着藤号右舷。

时间不对！舰数不对！敌舰尾随？上校一下子怔住了！

信号旗唰地升起：藤号暂停！

没有回答。

信号兵手旗翻飞：立即停止前进！

没有回答。

马达声隆隆地回荡在河口湾。藤号和影子舰开足马力，高速疾驰，掀起的浪涌哗哗地扑上岸滩……上校脑门子唰地沁出了汗水。脚一跺：“鸣枪告警！”

砰——砰砰！——砰砰砰！……子弹尖叫着掠过舰桅上空，又被凄厉的海风卷走了。2点58分。

几乎在炮台上绽出第一缕青烟的同时，几十条桔黄色火舌猛地从舰舷炮塔上窜了出来。哒哒哒哒哒……炮台顿时被灼热的弹雨笼罩。砖石飞溅，草茎纷飞，站在防波堤上看热闹的士兵猝不及防，一排排倒地。

警报器啸叫。被激怒的士兵抓起步枪砰砰还击。藤号甲板弧光进闪，发出叮叮当当响声。激烈的交战持续了五六分钟，铜锣般地震响声中，潮水呼喇喇地倒卷了回来。退潮了。口门子沙洲露了出来。日舰喷着火舌，划了一个大圈子，掉头驶向外海。一个大浪涌来，影子舰被高高托起。

“薄号！”

3

“买报买报 国民军公布事件真相，日舰蓄意挑衅！”

“晨报晨报 劳泽大闹外交部 缉凶赔款谢罪保证四条件 政府严词驳斥！”

“京报京报！宁沪绥张百万大游行，民气不可欺哎！”

.....

报贩子悲怆的叫卖声沸扬了北京。

大沽口枪声震撼了中国。

国民军死 14 人、伤 8 人。藤号伤 3 人 其中 1 人（中佐满日正迁）只不过被流弹擦伤了耳朵。庚子之变后第 26 年 中国军人又一次血溅大沽口！是谁蓄意挑衅，制造事端？谁应当赔款谢罪？

激烈的外交冲突持续到 16 日，欧登科代表英美法日意比西荷八国向执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停止交战拆除障碍恢复航行废除检查，上述各项若于 3 月 18 日正午得不到满足时，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钟声响了。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中法、朝阳、燕京、清华园，各校钟声长鸣 共产党、国民党 国家主义派、醒狮派，150 多个学生团体代表紧急聚会中法大学.....

钟声 吼声 哭声 焚烧日货的火光映亮了雨夜。北京沸腾了！

克林德纪念碑，一座镂刻着国耻的石牌坊耸立在西四通衢处，傲然地俯瞰着北京。迷蒙的烟雨中，“公理战胜”四个大字湿漉漉地泛着清光。

公理何在？公理一次次被强权恣暴！自从恭亲王奕訢奉旨筹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有了近代意义的外交以来，屈辱连着屈辱。弱国无外交，旧中国外交官这句心酸的咏叹虽被当代国人一次次地拉到卖国哲学的高度来批判，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非十亿十二亿中国人都变成腿软嘴硬的阿 Q。

作者想起了一个伟人。伟人参加了一次尖端武器研制工作汇报会，感慨大发：啥子时候这玩艺搞出来，我这外交部长也好当喽！

伟人说的“这玩艺”是原子弹。

伟人感叹的是实力，国家的实力。

伟人姓陈名毅，风靡全球的陈毅元帅。

大沽口事件发生的时候，斯人还在中法大学读书。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组织部长，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北京国民革命运动主席——闲来还写写小说。

17 日下午 4 时 执政府接受通牒的消息传出后 这位 30 年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学生领袖率领 200 名代表来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请愿队伍遭到执政府卫队的推搡殴打，5 名代表被刺刀戳伤。局势如火泼油，各大校园灯火通明……

晨曦爬上灰扑扑的前门楼子。日历翻到了三一八，数以万计的学生涌到了天安门广场。11 时，请愿队伍前往铁狮子胡同。沿途行人鼓掌 军人敬礼 警察开道 车辆避让 不断有人参加进来 汇成浩浩荡荡的人流。

——废约废约！废除辛丑条约！

——绝交绝交！与八国绝交！

—— 开战开战！与列强开战！

.....

天阴着，风吹得纸旗哗哗作响。雨水合着泪水从莘莘学子脸上淌下来，眼里燃烧着悲愤的火焰。

一个忧患的年代。忧患的年代出忧患之士，没有实力的国家却有着不屈的民气！

民气，国之根本。

1 点 20 分，队伍涌进了铁狮子胡同。

铁门轰隆隆被推开，人流涌进了院子。

三层哥特式大楼房像狂涛中的孤岛。大楼前排列着士兵，五层，五堵人墙。刺刀抖着冰冷的雨花。

人流喧嚣着逼近了警戒线。

嘟——，一声悠长的哨音 士兵们端起了枪。

“同志们冲啊 走狗们不敢开枪……”铁皮喇叭里在喊 人流又向前涌动了。

刺刀顶住了胸膛，胸膛顶着刺刀。

人潮涌动，刀锋后缩，灰色的警戒线弯曲了……

嘟——，一声短促的口笛。枪响了！

李鸣钟 字晓东 河南沈邱人 西北五虎将之一。时代鹿钟麟为京师警备司令。驱车赶到现场时，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正挥着鞭子把杀红了眼的兵往回赶。院子里东一具西一具地匍匐着尸体，没有咽气的还在血泊里痉挛着，滋滋地吐着血沫。墙壁上溅满了血点子，铁门上糊着肉块。到处是丢弃的鞋子眼镜纸旗和自行车……

刚威将军腿都软了。“打死了这么多学生，叫我咋办，叫我咋办！……！”

三一八惨案使这位有着漂亮丹凤眼的西北军人成了历史的罪

人。晚年忆旧，对于事前没有下卫队旅枪后悔不已。卫队旅属奉军，被鹿钟麟下过几次枪，一见学生就横眉竖眼。

“没法子啦 看执政咋说。”楚溪春哭丧着脸说。

吉兆胡同，段祺瑞正在小书房与小神童吴清源对奕，为一个劫杀得你死我活。一见李鸣钟丧魂落魄的样子，气就来了。啪地一扣棋子，厉声说：“你能不能维持治安？你不能，我就撤你，枪毙你！……”吓得李鸣钟躬着腰直往后退，“执政 执政 你老别生气 我能维持治安 我马上派人去！”

段祺瑞一脸怒气 半天才缓过神来：“楚参谋长 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 我要重重地奖赏他们。……哼 土匪学生！”

警车呼啸着掠过京师大街。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国民党要人纷纷外逃。李大钊躲入苏联大使馆避难。一具具白皮棺材在恸哭中抬进校园。中国，再一次被震撼了！

中国人被杀得多了。土匪杀 军阀杀 外国人杀 好像还杀得不够似的，政府也动了杀机！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鲁迅忿而搁下了笔——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三一八 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4

炮声在晦暗的地平线上滚动。刚刚泛绿的原野雨雾弥漫，泥水横流。

泥河上淌着灰色的人河。国民一军、三军、郭松龄残部组成的四军、直鲁军倒戈过来的方振武的五军，十几万人没日没夜地向北京淌去。——军阀联盟，列强干涉和三一八惨案的道义责任，把国民军打垮了。19 日撤离滦河，23 日退出天津，26 日放弃热河……

雨声唰唰，炮声隆隆，十几万双打着绑腿的脚板，把泥水哗哗

漾开……

4 月 奉军攻陷通州 直鲁军兵薄黄村。国民四军倒戈 保定易帜。直军下琉璃河，北京三面被围。没有骨气的西北军人再一次向吴佩孚伸出乞怜之手。回答他们的却是总攻令！

8 日，南苑陷落。阴沉沉的云层里响起飞机马达的轰鸣声，炸弹挟着尖利的呼啸从天而降，北海腾起几丈高水柱。银行挤兑，粮店抢购 六国饭店爆满 火车站人山人海 大老们奔走呼号 北京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紧张的局势持续到 9 日晚 西北军入城。大炮拽上城墙，景山架起了机枪，街口垒起了沙包。全城戒严。

地平线上，最后一抹亮光消失了。

5

是夜东城响起枪声。
北京发生军事政变。

第 15 章 狼烟西北

前日拥段 今日驱段 前日捉曹 今日放曹，一年之间一人贤否竟前后大异，一日之间两公地位竟彼此互易！好恶不定恩仇不定莫此为甚矣！

——张学良：斥西北军政变电，1926.4.13

1

春天暖洋洋的阳光下，窗玻璃格格作响。

段祺瑞弯腰伏窗，谛听着越来越近的炮声，线条僵直的长脸上浮着凄恻的笑容：“快了 快了 到大红门了！……”

又一次北京政变！鹿钟麟班师，卫队旅缴械。曹锟恢复自由，段祺瑞避难东交民巷。苟延残喘不到半年的临时政府终于垮台了！西北军人以这种令人齿冷的方式向吴大帅发出了最后的哀乞。他们理所应当地受到了拒绝；走投无路，不得不撤出北京——自由之钟和丧钟同时为“北洋之虎”敲响，一代强人的政治生命在炮声中滑向阴冷的死亡……

队伍流水般地从桂乐第大厦下淌过。骆驼嘶鸣，脚步杂沓，伙食担子叮当作响……喧嚣声远去，一城死寂。老人目光怅惘，喃喃自语：“这兵倒还撤得干净 我当统制那阵 鹿钟麟还是个兵呢 说到哪儿啦？”

“说到曹三啦！”曾毓隽回答。这位被称为“行秘书”的亲信才从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里逃出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眼睛里却闪

烁着兴奋的光芒：“老吴这回再不会捧他啦！什么玩艺儿，贿选，名声多恶！他还想当总统啊，没门！”

段祺瑞鼻子哼了一声。

“再说张吴合作，瞎还不是全冲着老冯来的吗？一个槽上俩叫驴，还不知乱踢乱咬成啥样。除了您老，谁能把他们罩住？您说是这个理儿不？”

“我老了，不行了。中国的事谁也弄不好……看人挑担不吃力，让人家也露露脸吧！咱回天津看跑马去！”段祺瑞不无伤感地说。

“老总，这可不是政治家的话！”曾毓隽大声说：“咱们不是恋栈，事情总得有个说法！”

“什么说法不说法，哄小孩子的话！”段祺瑞厉声说：“你给我写个电报，叫子玉赶快入京，就说我等着为他办交待——懂了吗？”

夕阳沉沦，古铜色的长脸泛着惨淡的余晖，高而薄的鼻翼投下长长的暗影。北洋军人凭窗伫立，眼里踊跃着最后的希望，像一束暗淡欲熄的火焰……

炮声突然沉寂了。

4月18日，难民的哀哭声中，直鲁军举行了入城式。刀枪凛凛，脚步沓沓，扑灭赤化的吼声惊心动魄！

警车呼啸着掠过京师大街，缉拿赤化分子的传单如雪片撒下。“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北大、北师大等校学生纷纷出逃，校园几为之空。徐谦、顾孟余、李石曾、于右任等党人潜逃天津。李大钊避难苏联大使馆。益世报、世界时报、中美晚报、中美通讯社等被查封。民立晚报社长成舍我等被捕。京报总编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等以鼓吹赤化罪被枪杀。月黑风高，枪声砰砰不绝……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统治进入最黑暗的时期。

2

暗夜沉沉，炮火的闪光忽明忽灭。

沙沙的脚步声中，燕山黑魆魆地迎了上来。回首凝眸，地平线上，只剩下一抹昏黄的灯火。北京，别了！

4月15日，西北军撤进了京西山地。

3

机车突突地喷着黑烟，苍凉的汽笛声回荡在晋北的崇山峻岭之中。中旬 M 日 最后一列撤着专列迎着塞外的狂风 驰出了外长城的得胜口。

车后响起隆隆的爆炸声。

硝烟散去 钢轨扭成了麻花。

京绥路——西北军的生命线被截断了。

晋军兵出雁门 不宣而战。

4

N 日 潼关 陕军麻振武、侯天相等开关迎敌 镇嵩军汹涌入陕。渭水两岸黄尘蔽日，哀哭声震野……

5

K 日 甘肃临洮 甘军宋有才师反水。

黄昏 高原笼罩着惨人的血光。凄厉的催命号声中 粮子们一

发呐喊，县知事牛洪头颅砰然落地，血雾漾进天空。

寒风凛冽，讨赤檄文抑扬顿挫：

冯逆玉祥，祸乱中国；

勾结苏俄，赤化十罪。

一曰，鼓吹孙文，蛊惑民心；

二曰，谋杀李包，手毒心黑；

三曰，催粮派款，鱼肉甘人；

四曰，扒庙打神，渎我神明；

.....

天曰：此獠不除，国无宁日！

地曰：此贼不去，陇无净土！

呜呼！天地有情，请昭神灵！

洮河泛起了粼粼的血光，晚风挟着积石雪山的寒气，呜呜吹了下来。低垂的黑旗一抖，又一抖，舔着首级上秽血，仿佛得着了灵气，噼 噼 啪啪地猛烈抽动起来来了！

吉 吉 大吉 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宋有才叭地摔掉人头 反啦！反狗日的赤化啦，反驴日的刘郁芬啦！.....

反啦 反水啦 血光惨惨 刀枪起伏 野性的、被愚昧烧得滚烫的吼声震撼了陇坂.....

6

炮声滚过瀚海戈壁，传到了漠北蒙古。冯玉祥再次推迟了赴苏行期。

他是 3 月下旬抵库仑的，在这个弥漫着尿臊味的草原小城已呆了 20 多天。大战爆发在即，远游的军人焦虑不安。同行的普里马科夫将军却由于获准回国而兴高采烈，忘却了与元帅因马匹分

配问题而触发的冲突。一个好使性子的军人，一度对元帅崇拜得五体投地，以致顾问团的同事不无警告地嘲笑他爱上了冯玉祥。这也许莫斯科批准他回国的根本原因，并使他在 1937 年大清洗中付出了血的代价。

居停主人兴致勃勃地陪着元帅游览了红色蒙古的首都。

金碧辉煌的喇嘛庙。庄严的人民“大呼啦”。剥夺王公牧主的法令。车裂俄国走狗乔巴山的揭贴。忧伤的旅蒙商趾高气扬的俄国人。汉人商店大拍卖。远东银行大兴土木。赤化全蒙的标语与五色经幡一起在春风中飘扬。牧羊人傻笑着抡开袍子，在党部的台阶下喇喇撒尿。关帝庙红墙上刷着我们就是要投向苏联的怀抱，苏联的今天就是蒙古的明天——一切都使中国军人怅惘不已！

天不假人愿，连绵的内战使念念不忘国耻的爱国军人成了分离主义政权的座上客。一个时代的悲剧！

还是革命的悲剧。革命像巫婆催生了野合的杂种，又给他进行了洗礼！

料峭的寒风中，响起膝板的啪哒声和哀号声。又一个香客过来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踉踉跄跄地一步一趋跪，抖得铁链哗哗作响。喃喃地祈祷声中，朝着汉人的佛爷庙磕着响头。眼眶坍塌，目光呆滞——大清三百年高明的治理，在草原上造就了十几万个喇嘛和几十万个梅毒患者，从而也造就了革命与分裂！

军人痛苦地咬着嘴唇。喉结咕碌碌抖动着，一声呻吟。

怎么啦，不舒服，俄国人问。

春天来到了土拉河畔。绿茵茵的草地上，红色哥萨克骑兵挥刀驰骋，发出吓人的尖叫声。

冯玉祥——鲍罗廷秘密会谈进行到第 3 天，移到了库仑郊外。鲍罗廷先生是回国述职的。由广州乘船到海参崴，经西伯利亚

大铁路西行 车抵乌兰乌德 突然掉头南下 在亚洲腹心这座肮脏的城市里会见了西北统帅。

“冯 我亲爱的朋友 您拥有中国最守纪律最能吃苦最勇敢的军队 口口声声要救国救民 可是我们实在弄不清您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鲍罗廷开门见山。“比方说 蒋介石打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旗，有什么五权宪法，建国大纲——您有什么主义 什么计划？”

“我不懂政治 我是个军人。”冯玉祥神情沮丧地回答。

俄国人宽容地笑了。

“冯 军人是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的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您和您的军队早已卷进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不是这样吗？”

硕大的头颅不由自主地点了点。

“我的意思是，”俄国人停顿了一下，“如果您有自己的救国纲领 并且比国民党高明 我们可以考虑离开广东——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冯玉祥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俄国人在广东遇到麻烦了，跟蒋介石闹翻了。一个权术大师，不失时机地利用“廖案”和中山舰事件 囚禁胡汉民放逐汪精卫打击共产党 日益独裁和向右转的倾向使俄国人十分恼火。摩擦持续到3月 终于在北伐时机北伐路线上爆发了。昏头胀脑的俄国人竟要求蒋介石交出军权，“到西北帮助冯玉祥练兵”。被激怒的总司令则以兵围顾问团 强迫季山嘉将军回国作出了回答。一记脆响的耳光 使莫斯科大大地吃了一惊！……鲍罗廷同志就这样伤心地来到了库仑。

“谢谢你 鲍先生。我没办法。”冯玉祥吃力地说，一脸痛苦。“我立志报国，十几年来到处碰壁 就是因为政治上没办法……”

失望的阴影掠过鲍罗廷的眼睛。他失算了 忘了元帅有着投机

取巧，善于保存实力的名声。他可不愿意让全中国的军阀像狼群一样扑上来，把他撕成碎片——失去了对广东北伐的期待，西北防线又能支撑多久呢？

难堪的沉默过去，俄国人叹了口气：“那么，我劝您接受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共计中国革命的大业。我认为，这也许是您当前合理的选择。”

蓝灰色的眼睛里闪耀着期待的光芒。

阳光和煦，诵经声悠扬，草地蒸腾着臭哄哄的尿臊，鎏金的喇嘛寺尖顶在氤氲中摇曳……孙中山，云端里的神；国民党，地上的烂污。向神灵膜拜是一回事，置身烂污又是一回事！

“我考虑考虑，鲍先生。我很感激你的好意。”

“冯，亲爱的，您应当知道中国人民，不，还有苏联人民在您身上寄托了多少希望啊！”鲍罗廷说，不无伤感地拥抱着冯玉祥，毛茸茸的手掌拍着军人宽厚的肩膀，像是拍打着一只迷途不悟的羔羊。

“祝您对我国的访问圆满成功！”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先生失望地离开了库仑。又回广州去了。1926年，俄国人在披着红斗篷的凯撒蒋身上投下了太多的赌注，已别无选择了。

绵亘不尽的黑土地。蓝色的贝加尔湖。灰蒙蒙的太阳从白桦林梢升起又落下……

13个日日夜夜，漫长的西伯利亚之旅结束，5月9日，专列在军乐声中驶入莫斯科大车站。

鲜花抛掷，红旗飞舞，礼炮隆隆，欢呼声如潮。朝圣者受到了苏维埃政府精心组织的欢迎。

冯玉祥热泪盈眶。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在俄国，我找到了中国将来的发展榜样！”

.....”

电传打字机噼啪作响，把基督教将军的答谢辞和皈依国民党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传到了铁火颤栗的中国……

7

5月6日 镇嵩军兵薄长安。

孤城一座 残卒四千 全城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和平期成会”的绅士们跪迎临潼豁口 哀求刘镇华网开一面 以免一城糜烂。踞傲的嵩军总司令大骂了一番陕人以冤报德种种后，宽宏地答应缓兵3日，让李虎臣撤走。

7日 草滩渡口方向 扬起一团黄尘 尘埃奔突 人喊马嘶 闪烁烁的一片红光直扑北门。正在操演入城式的嵩军顿时大乱，狂呼惊叫“红箍帽 红箍帽！”

枪声骤起。嵩军仓促堵击。守军开城接应。援军疾步入城。黄尘滚滚 惊马嘞嘞 脚步沓沓 惊心动魄的吼声中 杨虎城率国民3军5000人马抢入了长安！

入城式演变成了攻城战。5月的原野上腾起大股大股的黑烟。

15日，咸阳陷，长安合围。本世纪中国内战史上最悲壮的西安守城战拉开了序幕。

8

12日，平凉，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通电讨赤。

16日，皋兰，甘军黄德贵旅反水竖旗倒冯。

17日，天水，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兵出洮沙。

热风五月，兰州保卫战打响！

9

晨光熹微，启明星闪烁，外长城的剪影苍凉凄清。

长城外边是绥远，长城里边是山西。紧张的对峙持续到 18 日，信号弹砰砰地腾空而起。飓风般的炮击声中，狂潮般的队伍冲进了得胜口。

晋北反击战爆发！

10

26 日 吴佩孚离汉口北上。

麦浪 旌旗 兵列隆隆 汽笛嘹亮 讨赤联军总司令感慨油然而生。一年前 国民二军渡河南下 镇嵩军兵逼洛阳 仓惶离巩县东走。抵汜水 为枪会围困。抵郑州 为恶少断路。抵信阳 为胡景翼兵困鸡公山。抵汉口 肖耀南避不见面——最难忘蛰处黄州 段祺瑞派舰缉拿 雨夜狂涛一叶扁舟出逃的情景 落魄之人 如孔圣人厄困陈蔡，惶惶然棘棘然——谁又能想到他吴佩孚又东山再起了呢？

“天意 此乃天意 天不忍亡我中华！”吴佩孚感慨大发，“上年鸡公山夜观天象 火曜南移 紫微犯暗。火者 赤也 主刀兵 主凶劫 主赤化之祸 兆我中华有浸浸之灾。然巽方清气徐徐 有星灼灼 连观三夜 日见其亮 主有伟人出 一扫混沌……”

“大帅就是当世之伟人！”秘书长张其煌认真地说，“南蒋北冯，二赤乱华 我大帅如中流砥柱 力挽狂澜 风范为中外共仰 他日必名垂青史！”

“这倒不敢！”吴氏含笑摆摆手，“不过此次得天之助 东山再

起不扑灭此獠誓不收兵！……吁，千秋功业，竟有人不谅本总司令之苦衷！”

幕僚们噤声了。

30 日清晨，专列抵石家庄。阎锡山在车站恭迎。晋北冯军攻势凌厉，西线出左云右玉，东线陷阳高蔚县，中线连下得胜堡宏赐堡孤山堡，包围了大同——一连串打击之下，晋军老总神色沮丧，一脸惨笑：“俺们这回亏了血本啦！”

“老弟放心，我自有办法！”吴佩孚说，神色凛然。幕僚们心中又是一沉！

31 日下午，车抵保定。数十名将领车站恭迎。吴氏眼角漾笑，一一握手。在前线总指挥靳云鹗陪同下，检阅了部队，引吭高歌《满江红》。然后赴孔庙焚香。香火很旺，纸灰袅袅，吴氏满面含笑，连呼好兆头，才赴光园召开军事会议。

众人坐定，收敛笑容，掏出一纸命令，朗朗诵道：“靳云鹗逗留保定不前，虚糜饷糈，贻误戎机，着即免去本兼各职，讨贼联军第一军总指挥职务即由本总司令自兼。此令！”

隼眼四射，全场骇然。靳云鹗麻子脸憋得通红：“大帅，我——”

“荐青，其它话就不要多说了。”摆手示意靳云鹗坐下。“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你既然不同意我的主张，就请下去休息休息吧！”总司令神色黯然。

“人活一辈子，能有多少光阴，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总当以信义为重，利害为轻。我何尝不知张雨亭决难共事，不过既已答应合作，怎能遽尔食言呢！……各位认为打冯是同根相煎，煮豆燃箕，此大谬也。论私谊，我与他换过帖子，算是异姓兄弟。论国事，其人勾结苏俄，贻害国家。论道德，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拥曹捉曹，拥段

倒段 泉獍恶獠 乱臣贼子 不灭更待何时 各位都是带兵之人 切切以此为戒！”

鼻音嗡嗡，一室寂然。靳云鹗无力地垂下了头。

兵谏密谋失败。刘骥等夤夜逃出了保定。

6月11日 天津 几濒流产的奉直合作协议签字——军事合作到底，政治暂时搁置。讨赤的黑旗下，冤家对头艰难地走到了一起。

28日清晨，吴佩孚入京。亲兵500，卫队2000。专列长达44节，宛若游龙。飞机盘旋护送，蔚为壮观。

9时，坐客拜行客，张作霖到王怀庆公馆拜访吴佩孚。吴氏降阶相迎 晤谈20分钟而别。12时 行客到顺承王府回拜 张氏开中门迎接，20分钟礼毕。12时半，张吴同赴居仁堂参加杜锡圭内阁举行的庆功宴。互换金兰谱。喜气洋洋的对拜声中，突然啪地一响！说时迟那时快，马弁们唰地拔枪相向。急得外交总长顾维钧大叫别开枪，“是我的——”——原来是博士的硬壳大礼帽掉到了地上！

是日下午，吴佩孚匆匆离京赴长辛店军中。

29日 北京再次响起枪声。奉军紧急出动 缴了奉吴命维持治安的王怀庆毅军的械。紧接着，又兵围西苑，下了李景林直军的枪。

冯玉祥——靳云鹗——李景林联合倒奉密谋彻底破产！

11

7月1日 北起坝上多伦 南迤太行蔚县 千里战线 响起了隆隆的炮声。15万奉军、12万直军、10万鲁军同时向国民军发起了攻击。南口大战爆发！

五、南口大战

他们溶进了苍茫的夜色。

他们出现在既设工事的后面。

他们化成肥沃的泥土和茕茕白骨……

青纱漫漫哭声漫漫雨雾迷蒙挽联翻抖戈声隐隐杀声悲咽。 4
月战边关数万余健儿白骨两年收燕蓟魂归何处……

孤独的旅游者在关公岭坐到夕阳沉沦。

每一个土包都插了一支香烟。

第 16 章 东方马其诺

4 月中旬，奉军对南口开始第一次进军。从南口的高地上看到一列列火车驶向沙河车站，军队在那里下了车。步兵的队伍，像几条灰色的长蛇从北京方向游动过来了。这些毒蛇越来越近了。夜间 在离南口 20 公里处 燃起宿营的篝火。茫茫大地上闪烁着数不清的火光……

— [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

1

信号弹像着了火的老鼠，吱吱地窜上鱼肚白色的天空。金属激波栗啸着 撕碎了清晨的宁静。十里谷地烟云笼罩 铁火泼溅 闷雷似的爆炸声淹没了一切。气浪撞击着 回荡着 汇成呼啸的狂风 冲出喇叭口形谷地，横扫秋日的原野。庄稼如波涛起伏，茅舍像鸟巢飞腾。硝烟飘拂 枪刺烁烁 凄厉的喇叭声中 队伍黑压压地漫进了谷地……南口，铁火地狱，新的一天开始了！

战事进行到 7 月，奉鲁军换下了直军。5 个重炮团把南口炸成了火海。

2

应当指出 这场 60 万人打了 4 个月的战争还没有人研究过。为了弄清南线北线、东路西路、左翼右翼 作者像一个小参谋琢磨

了几天地图。

1926 年夏秋的西北大战可以分为晋北和南口两大战区来叙述。

晋北战区 即西路军 由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 3 个主力师和 3 个回族骑兵旅组成，已于 5 月上旬三路入晋。一期目标是拔除天镇、大同等几个钉子 打通京绥路。得手后 迅速扫荡雁北 13 县 逼阎锡山求和。从而保障南口战区，即西北防线的侧背安全。

一条绵亘千里的防线。北起察东重镇多伦，沿闪电河攀上苍凉的大马群山。经沽源 赤城 沿外长城逶迤南下。至怀柔沙峪口，一顿 沿京北山地南麓斜斜地插向西南。黄花城 南口 高崖口 青白口 至永定河。再一顿 向西攀上重峦叠嶂的太行山 经东灵山 小五台 终于蔚县盆地。

西北参谋部将防线划为三段。多伦沽源赤城南北向的一段，称为北线 由宋哲元率田金凯、王镇淮、陈毓耀等师守备 依托长城抗击由热河西进的奉军。沙峪口至永定河一段，南口正面，由东向西摆了佟麟阁、刘汝明、陈希圣等 3 个精锐师，抗击沿京绥路和永定河北上的奉鲁军。青白口至蔚县东西向一段为南线，由徐永昌率国民三军防守，抗击由紫荆关北进的直军。南口正面和南线由鹿钟麟统一指挥。

勾勾注注 地图上就现出一张弓 沽源——南口 ——蔚县是拽满了的弓背 沽源 ——张垣 ——蔚县像崩紧了的弓弦，京绥路如利箭在弦 翎搭张垣 掀出南口 铮铮地对着北京！

北京——南口，40 公里。南口——居庸城，10 公里。居庸城——八达岭，10 公里。在游人如过江之鲫的山道上跑了个来回 作者突然醒悟——所谓南口，其实是居庸关的南部入口。既有南口，必有北口 就是八达岭长城的‘北门锁钥’雄关险道，40 里居庸关！

远古洪荒造物主死命的一斧 太古代片麻岩和燕山期花岗岩凝固成的山脉喀喇喇裂开。于是就有了漠北铁骑呼啸南下 中原王师猎猎北上。为入主中原为廓清漠北为劫掠燕蓟为保卫京畿 山道上鸣镝飞画角咽 朝朝代代兵车行。“居庸天险列峰连 万里金汤固九边”笳鼓刁斗伴青灯 留下了多少军旅诗人的感怀 徜徉于这个连接华北沃野与塞外高原的南北孔道上，不由得你发幽古之思情。

“居庸关路窄而险 百人守之 万夫莫窥 必踞此乃无北顾之忧也……(失之 至关以南皆战场矣!”¹³⁷⁶² 名守兵，两城三堡七十二个墩寨 燕王朱棣一句感叹 大明王朝把 40 里谷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要塞。

1925 年深秋，讨赤的喧嚣声中，顾问团提出了构筑西北防线的建议并得到了冯玉祥的赞同。俄国人认为 未来的主战场将在永定河至十三陵一带。考虑到西侧地形险峻 设防的重点应放在居庸关。以工兵少校谢尔盖耶夫为首的专家小组在参谋处成员的陪同下 由八达岭徒步南行勘察。峡谷深幽 涧水淙淙 峭立的石壁投下浓重的阴影 猿猴如婴儿啼哭。俄国人一直测绘到居庸城 厚达 10 俄丈塞墙使他们震惊不已。红头发的工兵少校咔咔地按着照相机快门 并勾画了一大沓素描图。他认为 这座用条石和巨砖砌的要塞设计合理，即使在火药时代也不失其作用。

过了居庸城 谷道渐渐地开阔了。山坡上出现了一小片一小片梯田和果园。霜打了的柿子像一串串小红灯笼……沟道走尽 眼前豁然开朗 南口到了。

一个典型的喇叭口型谷地，俯瞰着京西平原，出口处宽达 6000 多米。灰色的花岗岩山脉从军都岭上倾斜下来，环抱着谷地。一左一右两个高地遥遥相对，一个向后卷缩，一个劲直前伸 像大力士两只拳头。凤凰墩和关公岭。

俄国人爬上了关公岭。百十米高的一座小山 突兀在冬日晦暗的原野上。山顶上有座小庙 供着一个绿袍红脸的将军塑像。夕阳沉沦 灰蒙蒙的地平线上北京琉璃瓦屋顶闪着细碎的亮点。一列火车喷着黑烟驶进了谷地 在南口车站吐下一群黑点 吭哧吭哧地驶进了深邃的峡谷。……

俄国人在料峭的寒风中站了很久。在地图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带锯齿的椭圆形圈圈。

3 个工兵营冒着大雪开进了南口。山坡削成了塹壁 平地掘起了深壕 长城砖砌成了棱堡 钢轨搭成了盖沟……镐锹叮当 爆破声隆隆 俄罗斯军人现代战争的经验 中国士兵的汗水与铁路仓库的器材有机地浇铸到一起，把南口变成了东方的马其诺。

残雪消融 山野染绿的季节 根据军方一项命令 南口铁路饭店易名为友谊饭店。

张樾亭上校 保定陆大毕业 时为西北军主任作战参谋 参加了南口工事的踏勘设计。老人回忆设置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位于谷地前沿 由老爷岭、南口车站和凤凰墩 3 个集团工事组成。

“(步兵火线) 弧形折角不小于 120 度 折角部分加掩盖 设枪眼枪巢……营团旅师预备队均筑掩壕加盖设枪眼。掩壕通其前后左右 齿部设射击设备。步兵火线前二三十米处 掘宽 2 丈深 1 丈 5 尺宽的外壕，掘土平敷于壕前。壕内设侧防壕。外缘敷五条回线以上的电网 发电机置于东源……

“步兵火线以轻重机关枪斜射、步枪平射为主。置迫击炮于营掩壕左右。重迫击炮于团掩壕左右。野山炮于旅掩壕左右 野战重炮 12 生的——即 120mm) 于师掩壕左右。师掩壕设于居庸关城左前方。各炮以能射及集团工事前地为主 编成炮群分散配置……

“各集团工事于电网前筑三四个侧防机关 半地下式 砖砌成

球形碉堡 与当地土色一致 每堡配置重机关枪 2 至 4 架。以交通壕通于外壕及步兵火线内……”

第二道防线置于居庸城。

“城下设掩蔽部 枪眼。城上筑圆形掩体……”

“凤凰墩及其相对的隘路东侧壁诸山头 构筑步兵、山炮及轻重迫击炮掩体。利用长城砖砌成半地下式球堡。步兵以能互相侧防、炮兵以能集中射及第一阵地带前地为主。”

“居庸城至东源间交通 利用京张公路两侧护墙 增其高度 加以间断掩盖 为交通壕连系之。”

“野炮和重炮掩体置于东源迤北地区……编成前后配置的炮兵群……”

另外，南口两翼的山地也作了设防。

“左翼凤凰墩至永定河上游安家漩 右翼毛司台经延庆迤东至独石口一带连山地 凡通敌道路均依山作壁 因地设碉 重重封锁之。”

以上引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51 辑《国民军南口战役亲历记》。可能是作者年事已高的原因 文中时序严重错乱 使研究者困惑不已。但却为南口工事留下了第一手史料。

硝烟散去 奉军参谋部对这个庞大复杂的“洋灰石子工事”很认真地进行了测绘。

4 月中旬，刘汝明率西北陆军第 10 师进驻南口。军人对既设工事很满意。只是觉得师部放在居庸城有点偏后，下令前移到友谊饭店。并在悬着红纱宫灯的饭店门口摆了一具白皮棺 大书“刘汝明专用”五字。

3

上士第五对师长的回忆是方脸 白净面皮 不太爱说话“是个孝子”。

上士是渭北旬邑塬上的人(一片古老的土地 怪姓很多)给西安姨家送荞面 碰上 11 师募兵,扛着扁担入了伍。这是 1922 年春上的事情。老人说 挣钱不挣钱 混个肚儿圆 比种死庄稼强!1990 年作者想再上旬邑塬时,却接到来信,老人已逝世了。临终还问孙子咸阳那个人书寄来了没有……最后一个老兵归队了,作者怅惘不已!

老人说:

守南口就是守老爷岭!尻子蛋蛋大一块地方,上百门炮猛轰,尘土能把人呛死。撤下来好几天,耳朵还嗡嗡地响。活着下来的都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有个班正开饭 咣的一下 连人带桶炸飞了。肠子肚子心肺肝花甩了一地,啧啧,那个惨劲!只找到一具囫圇尸体,浑身上下好好的 嘴里塞着半个蒸馍 腮帮子鼓得老高。一掏 血味地喷出来了。血憋死的。

上老爷岭麦子还绿着,跟直军打。倒过去的老二军,陕西乡党多。一唱秦腔就唏哩哗啦地往过跑。永定河那边一下子倒过来几个旅,田维勤把兵拢在营里不敢出战。田维勤知道么?咱泾阳人,教书先生出身。后来听说叫总司令活埋了……

割了麦子 张长腿的兵上来了。陕西愣娃 河南二蛋 山东才出好汉。一色的大个子,掂三八枪跟苞谷杆似的,打冲锋腰都不大弯。打急了,上敢死队,大洋一筐子一筐子往上抬。举手报名,当场发钱 现兑现 山上看得清清楚楚。拿了钱就得拼命 当官的抡着盒子枪,哨子啾啾地吹个不停,当兵的没死没活地往上涌。水连珠当当

地直扫，人像麦个子咕碌碌往下滚。坡上死人铺了一层！

还有惨的 抡着刀砍电网 当铁丝网哩。电得像鸡乱扑楞 头发梢子噼哩叭啦地迸火星子。不扑楞了 人也缩成了炭疙瘩。焦臭焦臭的 像羊肉串烤糊了。当兵的都骂老毛子缺德了 咋发明了这玩艺儿！

那时候怪 没恨过谁 别看连抠带咬的 拼命是为了活命。一个月 6 个洋都是血换的……有个兵死人堆里翻纸烟，摸出几块钱装了荷包。叫排长一脚踢了个跟头。那小子真绝 叫兵排着队往脸上唾。唾一口还要问一句 你狗日的是人不是人 俺不是人 兵说 兵地自个儿掴一巴掌。再上来一个 还手还长不长 不长哩 谁再拿红炮子穿心 兵地又掴一巴掌，一圈下来 脸叫痰糊了。当兵的钱是买命钱 活着养老婆娃 死了阴间买路 拿不得的。谁拿谁红炮子穿心！当兵的赌咒发誓，顶毒的就是这一句。

记得那个兵外号叫“大头”直隶顺德人。没从老爷岭下得来。炮炸的只剩下半边脸 眼珠子都迸了出来。埋的时候 排长抱着头呜呜地哭 边哭边自个儿打嘴巴：“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烧了一卷子西北票……

人死的成了堆。多数是炮炸死的。西北军刀多 奉军炮多。打直军 10 天半个月不换班。打鲁军 能顶七八天。打奉军 顶多撑个二三天 打得最凶的那几天 天亮上去 半晌就得往下换。上去的有鼻子有眼，下来的缺胳膊少腿。几天功夫，一个团就打残了。炮炸得昏天黑地，就那么尻子蛋蛋大的一块地方…… 3 营有个连长半截胳膊削掉了 连哭带嚎地往下跑。营长喊了几声没挡住 当地就给了一枪。震灵醒了，哭着又爬了上来。打退进攻寻不见了人，后来才从虚土里扒了出来。踩得肠子都流了出来 血泥糊了。抓着一股树根 掰都掰 不下来……几百人在山头扑腾，活活踩死的！

关公岭是人肉磨子 当兵的是马料碗豆。稀哩呼噜地往磨眼里

添 连浆带水地往下淌。撤退的时候(居庸关)北门口数人 其他团还能过上个把时辰，咱那个团像老鼠尾巴，一出溜就没了。团长脸一变，哇地哭了。

团长是鲁崇义。

鲁人鲁崇义，1949年川西起义时，官拜中将军长。因老母羁留台湾而未在通电上签字。有起义之实而无起义之名，很吃了点亏。

堪家矶时的学兵。中学生，有文化，一入伍就给冯玉祥站小岗。像入伏的玉米噌噌地往上窜，几年功夫就巴结到了团长位子。老上士第五为此不无悲哀 自嘲是“老谷子有穗 岁 没个儿”入伍的时候扛了一个扁担 退伍的时候扛了扁担三(上士肩章有三杠杠)吃了没念书的亏。

那个炎热的中午，上校团长踩着没膝深的虚土爬上老爷岭时，老上士和他的弟兄们正躺在背荫处抽烟哩。淡蓝色烟圈儿袅袅升起，阵地上弥漫着幽幽的烟草芬香。上校咳了一声，第五们触电似的跳了起来，扬起一股呛人的尘雾。

上校秋风黑脸，敢抽烟！罚一个月饷！上士啪地一个立正，是！罚一个月饷！鲁崇义绷着个脸，笑，你还笑！再罚一个月！第五还是嘻皮笑脸 团长 再罚三月也不怕 反正半年都没关饷啦！第五老人说 吓人呢 他当兵比咱才早了年半功夫。又说 那时抽烟要打军棍 碰上个二蛋 叫你揉了往肚里吞。鲁崇义无可奈何地瞪了一眼老兵油子，少罗嗦缴出来！上士叹了口气，抖抖索索地摸了半天，才掏出那盒揉皱了的“老刀”很不情愿地递了过去，“不容易哩 死人堆里翻了半天……”

感叹被炮弹啸叫声淹没了。亮得眩目的天空上，一群迫击炮弹黑老鸦似地砸了下来，士兵们本能地扑倒在地。鲁崇义被第五撞了个趔趄。几乎与此同时，爆炸声震耳欲聋地响起，一块破片重重地

击中了胳膊，一抡大吼了一声“快进入阵地！——”……

进攻打退了，上校也瘫了。胳膊软塌塌地抬不起来了。抬到半路上，鸡窝鸡窝地呻唤起来了。两指头挣扎着往嘴角比，第五赶紧掏出烟，洋火在刺刀上哧地一划，点燃插到鲁崇义嘴里。失血太多，脸色腊黄，手抖抖地挟不住，豆粒大的汗珠往下淌。上士半跪着把团长扶起来，接过烟猛吸几口，含泪塞进团长的嘴里……

夕阳沉沦，枪炮声平息，蓝灰色烟圈袅袅地溶入血红的宇宙。眼泪咕碌咕碌地淌下来了。

血阳。血脸。泪珠晶亮殷红的也像血。

（第五老人说 临解放前二年 在西安东大街碰到了鲁崇义。金板金星，呢子大衣，神气得很。那时已升军长，30军西北军老底子 就驻在你们（长安）正曲。右胳膊有点蜷。咱敬了个礼，团长还认得我么，老爷岭还给你点了一支烟呢！那小子一脸茫然，怔了半天……官大了 认不得人啦！）

4

7月8日 顾问团一行6人视察了南口战地。刘汝明陪着俄国人上了老爷岭。

连日炮击，山头削下去了几米，虚土没膝。被爆炸气浪撕得光秃秃树干上嵌满了弹片。混凝土浇筑的工事坍塌了，钢筋弯弯曲曲地伸向天空。关帝庙断墙上溅满了血。盛夏酷暑，热浪像透明的火焰在山坡上抖动。来不及掩埋的尸体发了，肿了，胀得像鼓。热风吹过 时而这里啪地一响 时而那里砰地一声 墨绿色脓汁四溅。惊得绿豆苍蝇哄地飞起又落下。瘟瘟的恶臭味熏得俄国人捂住了鼻子。据说 苏维埃军人建议洒点石碳酸 刘汝明说浇二锅头也没用！

士兵们列队欢迎顾问。一个个头缠绷带 小褂血污 黝黑的腿子肉淌着汗水，暴雷似地一声敬礼，枪刺闪闪烁烁地抖出一片亮光。俄罗斯军人深深地震撼了。

“刘第 10 师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报告督办，为你们请功！……”

激动的俄国人告诉刘汝明，广东国民政府已发表北伐宣言了 坚持就是胜利：“你们拖住了 20 万最凶恶的敌人 全中国 不，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你们！……”

刘汝明苦笑着扭过头。北伐 革命 广州 中国 全世界 对这个讲求实际的军人来说 遥远得像地平线上闪烁的蜃气。他所关心的是南口还能坚持多久！惨酷的攻防战打到 7 月 第 10 师已减员三分之一了。

遥远的地平线上，北京城建筑闪着细碎的亮点。京绥路像银线闪闪发亮。一小团黑烟衬着湛蓝眩目的天空升了起来。刘汝明叹口气 举起了望远镜 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了……

吭哧吭哧的轮轨撞击声中，短尾巴蜥蜴似的专列驶近了南口谷地前沿。进入了西北重炮的有效射程。垒着沙包的敞车上 张学良举起了望远镜。毒日烁金 蜃气摇曳 少帅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25 岁的青年 25 万大军的统帅——1926 年 攻占南口的重任放到了这个还有点孩子气的军人肩上！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像绿林里的老狼一样，心硬手狠！

10 倍率的蔡司望远镜把老爷岭拉到了眼前。山顶上站着一群军人 手里也举着望远镜 镜头对准了镜头——天空响起了蛇一样的滋滋声，紧接着，一发大口径榴弹咣地在车后爆炸了。专列上响起急促的叫声，倒车！倒车！快倒车！——咣！又一发炮弹在车前

爆炸。卫士们迎着土浪扑上去 把少帅扑倒在地。几乎就在这一瞬间 炮弹如雨落下。尘柱升腾 火球进闪 敞车上的士兵像纸人高高地抛上天空。专列烟火笼罩 在爆炸的气浪中猛烈摇晃。弹片纷飞，叮当作响 被击穿的机车锅炉发出震耳欲聋的啸叫 乳白色的蒸汽呼啸喷出，被灼伤的士兵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专列拖着浓烟火焰，像受伤的狼崽哀嚎着，拼命地向后倒退。追击的炮弹在前后左右爆炸。汽笛声凄厉地响彻了 7 月的原野
.....

5

7 月 9 日 奉军发起了开战以来最猛烈的一次进攻。3 个师分 3 路扑向老爷岭、南口车站和凤凰墩。炮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十里谷地烟云笼罩。

老爷岭在炮火中屹立。攻击的队伍如潮水涌流 退下来了 又漫了上去。拦截的炮火咣咣爆炸 机关枪哒哒啸叫 雷阵隆隆蹈发，桔黄色火网覆盖了山地，进攻者一堆堆被铁火吞噬.....

激战过午 奉天空军投入了战斗。涂着飞龙飞虎飞鹰标志的飞机一架接一架地掠过烟云，炸弹覆水般地落下。老爷岭黄尘弥漫，炬光闪闪 残肢断躯如喷泉升腾。火球在烟云里嘭嘭进闪。火雨如焰火流泻。眩目的闪光把谷地照得忽明忽亮。闷雷似的爆炸声淹没了这一切。黄尘翻卷着 膨胀着 汇成壮观的蘑菇云 奔涌上升。秋日的天空晦暗了 黄呼呼 雾澄澄 又被血雾漾得浑浑的红.....

数 10 名京报记者应邀参观了这个壮观的场面。文弱书生，一个个脸色惨白 口呆目瞪。有问张学良山上尚有人乎 答曰连耗子也不会有了。少帅大难不死 额敷纱布 犹有血迹渗出。语记者打下老爷岭 南口可指日而下。又云今日炮火之猛烈 诚为民国以来

所仅有。虽前年山海关之战亦难比拟。语末，惨然一笑。我张学良作孽啦！（有津报孙小姐傻呼呼地将此语写进战地报导，编辑先生原文照登，结果被警察厅传去搥了数巴掌。）

血色黄昏，奉军潮水般地涌上老爷岭。

下午 6 时，怀来南路军司令部接到了南口告急电话。

鹿钟麟命令退守居庸城，并告诉刘汝明：“先生从俄国来电话了，广东马上出兵，一定要保存实力，不能把队伍拼光了！”

刘汝明只是扯着嗓子要援兵，声震得耳机嗡嗡地响。鹿钟麟说没兵啦，我身边只剩下冯治安一个卫队团了。刘汝明说我只要一个团突击一下老爷岭。枪声炮声冲杀声汇成一股可怕的声浪从耳机里冲出来，司令部的空气紧张得仿佛凝固了。

“子亮，子亮，你在哪里？”

“饭店，饭店！……我在饭店！”

“那里太危险，快撤！”

“不，我能守住南口，给一个团……”

吼声被啸叫声淹没了。是那种金属与空气的剧烈摩擦声，尖利刺耳，越来越响。鹿钟麟脸色陡变，大叫一声：“子亮——”

咣地一响，万籁俱寂。

南口，数以千计的军人都听到了这闷雷似的爆炸声。一颗 50 磅重的炸弹穿过浓烟，斜斜地击中了友谊饭店。延时引信，洞穿屋顶，击穿楼板，咣地一声在底层爆炸了。红砖墙壁轰然倒塌，大屋顶掀开，浓烟卷着猩红的火舌呼呼地冲上了昏暗的天空……

第 17 章 雁门月

对雁北之敌作战，应以必要的坚强部队迅速扫荡大同外围孤山及镇川堡之敌。同时分区协力 炮击和坑道联合 攻占 大同及）雁北各城……未下者酌留一部分兵力监视和轰击，主力应向雁门进攻 迅速攻占雁门关及其两侧山线之隘口 以固军之右侧……

——张樾亭 国民军南口战役亲历记

1

炮声在脚盆似的原野上滚动 血雾漾红了夏日晴朗的天空。进攻的狂潮一波波被高墙击碎，深壕里填满了军人的尸体——6月晋北，左路军兵蹶大同。

战争初期过去了 胜利被淤血凝固了。当打红了眼的西北军人想起攻占雁门的指令时，他们的对手也接到了回师雁门留下大同牵掣敌人的命令。

撤回雁门就是胜利！

抢占雁门就是胜利！

先入雁门关者胜利！！

大撤退。大追击。300里雁门道人喊马嘶 扬尘滚滚……

中旬 N 日 怀仁。撤退的队伍被韩复榘凶悍的第 6 军追上了。而在他们的右后方，由杀虎口斜刺刺地冲过来的石友三的第 5 军已越过马道头，缨锋直趋金沙滩！围歼之势形成，炮声猛烈地响起来了……

正是麦熟季节 沟壑梁峁金光灿灿。

2

寒风料峭的三月 峭函兵覆。阿·瓦·勃拉戈达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丢脸地成了晋军的俘虏。作为外国人 他们受到了礼遇 被允许返回北京。俄国人包租了一辆汽车 沿太原大同公路北上。一路走走停停 像旅游者到处摄影留念 从而相当仔细地调查了沿途的兵要地理。

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俄国人登上了雁门关。结晶岩构成的山脊上 内长城如巨龙盘旋 结结实实地堵住了通往晋中平原的山隘。高耸的关楼映衬着湛蓝的天空 蔚为壮观。俄罗斯军人像童子军一样兴奋地呼唤着，在条石和巨砖砌成的、厚达 10 俄丈的墙上奔跑着，扑落地地惊起一群群野鸽子……同志们，看到了 Great Wall!

凭堞远眺 雁北山地像凝固了的大海 黄色的波涛一直漾向灰濛濛的天边。大同盆地在雾霭中影影绰绰。通往蒙古的公路蜿蜒如带，时隐时现。关前平展展的一片开阔地，以不大于 10° 的倾角缓缓地倾斜到山麓。俄国人像火枪手伏身堞垛 比划着 争论着 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们用罗盘和步子测量了关前的地形，并勾画了一大摞素描图。争论平息了。一个孕育着死亡的斜坡地 射界开阔 几无死角，极有利于发扬机关枪火力。易守而难攻！从北面进攻是很难拿下这个山口的！”阿尔戈达托夫同志不无悲哀地在地图上写下了他的警告 并重重地戳上了一个感叹号。

3 个月后，这个粗壮的红色惊叹号像朵迸飞的血花漾开了！

你得承认 晋军 即后来的晋绥军 并不完全是一支庸劣无能的军队。其名不佳为人轻视 主要是怯于野战——但同时又以防御见长。打防守凶悍顽强 韧如牛筋 剁不断煮不烂。军阀混战 傅作义守濠州 被编成鼓儿词演唱 忻口抗战。一打两月 创造了国军防御作战之最。再后来的临汾守城 太原守城 更是血流成河 积尸盈山！

这里 你看到了地理环境对军队气质的影响。正如诞生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军长于野战 大步进退极富攻击性一样 险峻的关山养成了山西兵偏爱防守的特性。闭塞造就了保守，保守意味着怯懦。“钱鬼子”出身的统帅带出了一支不敢打野战却不大失败的军队。

山西人把钱庄掌柜叫“钱鬼子”。“钱鬼子”放债 先算倒帐再算得利 谨小慎微 六亲不认。十几岁就跟着“鬼子”爹打算盘的阎锡山 用兵如放债 先算败后算胜 逢战先求退路。军事如此 政治依然 由北洋而南京 数十年不倒 不能不归功于当年钱庄的训练！

总之，十几年内战血海中 山西军人已把防守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防御作战的需要，一种新式武器在太原兵工厂诞生了！

这是一个装着炸药的生铁疙瘩 嵌在木柄上 颇似婆姨捣蒜用的捶杵。咬开柄盖 火环一拉 转体 45° 掷 咚地一响 破片四飞。手掷炸弹就这样问世了。1925 年在辽县抵御“樊老二”时大显神威，炸得建国豫军的士兵鬼哭狼嚎。阎督军很满意，下令扩大生产，很快地达到了日产万枚的惊人数量。于是，晋军士兵除了三八枪外 腰上还多了 5 枚“蒜捶捶”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掷弹兵营。

“专利”被奉天和上海兵工厂引进，命名为手榴弹。时至今日，还别在人民解放军步兵腰上；除了炸药性能提高，70 年几无改进。比美国兵的“甜瓜”准头好 当过兵的人都说。

1926 年那个腥热的 6 月 连滚带爬地逃回雁门的晋军士兵又恢复了士气躲在堞垛后面 面前摆着拧开盖的手榴弹 脚下垒着开了箱的手榴弹 哼着梆子戏甩着叶子牌 一扫惊惧沮丧 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6 月 18 日 第 5 军兵薄雁门，迎接他们的是冰雹般的手榴弹和暴雨般倾泻的子弹。

没人知道石友三为什么在马道头顿兵 3 天 从而使商震的晋北兵团溜出了包围，使晋北乃至整个南口的战局成了另一个样子。军中流言 老商是军长念私塾的启蒙老师 学生咋能置先生于死地哩 石友三黄板牙一呲跳了起来“屁话 争天下老子都不认 什么先生不先生！妈拉个巴子！老西儿溜得太快啦！”

炮声震撼了恒山黛紫色山峦，雁门争夺战爆发。

3

7 月 N 日 雁门关 第 5 混成旅发起了第 3 次 也是最悲壮的一次进攻。75mm 山炮抵近射击 关楼烟火笼罩 砖石飞溅 崩塌声隆隆不绝！

信号弹砰砰升起，凄厉的军号声中。突击队跃出堑壕，抬着云梯冲上了开阔地。拦截的炮火咣咣爆炸，机关枪哒哒啸叫，炫目的金属火网笼罩了关前斜坡。枪声炮声喇叭声冲杀声呐喊助威声汇成汹涌的声浪，漾开了被血雾润红的暮色……

数以百计的西北军人倒在了雁门关前。云梯终于靠上了城墙。突击队员口叼大刀，手持驳壳枪，噌噌攀梯而上。揭了盖的没揭盖的手榴弹冰雹般地砸下，城墙跟爆炸声隆隆，云梯咔咔断裂。士兵

们手肢张仰着坠落下来，又被爆炸气浪高高托起，被呼啸的弹皮撕成碎片。纷纷扬扬的血雾中，一桶桶火油泼了下来，云梯如火炬呼呼燃烧……

第一拨儿登城的都成了火人。惨叫着，翻滚着，驳壳枪抖出桔黄色的火舌，城头陷入了混乱。后续部队登上城头的时候，壮士们已全部被火舌吞噬。皮肉吱吱燃烧，肚皮嘭嘭爆裂，像团团火球滚动，发散着焦皮糊肉味。突击队狂怒地扑向敌人，驳壳枪扑扑横扫，大刀上下翻飞，晋军终于崩溃了，扔下机枪手榴弹四逃。

防守司令张培梅率卫队连跑上来的时候，冯军已扑到了关楼跟前。士兵们哭爹喊娘地涌了下来。这位山西军人中有名的硬汉气得脸色发青，一声“打！”20支手提机枪横扫了过去。火蛇嘶窜，血肉纷飞，溃兵和追杀的突击队一堆堆倒地，血水哗地淌开了……

突破口被封锁了。后续部队被遮断。孤军拼命地反扑，又被狂暴的弹雨打得节节后退。苍茫的暮色中，桔黄色火蛇汹汹移动。绝望的士兵们惨叫着，翻滚着，纵身扑下垛口，又被熊熊的大火吞噬……

夜幕笼罩了雁门关，枪声疏落了。火焰从城楼箭窗喷射而出。惊心动魄的爆炸声中，楼顶掀开。火球嘭嘭地抛上了天空……

浑身虚脱的张自忠被搀回安印子河旅部时，石友三已恭候多时了。

总指挥马脸阴沉 皮笑肉不笑。

“嘿嘿 这回打下来了吧？”

张自忠搭拉着头 羞愧得无地自容。

“孬种！”石友三脚一跺 破口大骂了起来，“张凌云要在这里，早就打下来啦！”

孬种软蛋草包饭桶绣花枕头银样腊枪头大姑娘养的，恶毒的

语言像稀屎从脏嘴里喷射出来，张自忠脸涨得通红。

“你，你不能侮辱人格！”

“有志气呀，城墙上撞死去！……妈拉个巴子，西北军里有这号孬种！”

马鞭子靴筒上啪地一抽。石友三怒冲冲地掀开帐篷门，又丢下一句：“打不下雁门，小心你吃饭的家伙！”

总指挥骂骂咧咧地走了。军官们涌进了帐篷。

少将旅长直僵僵地站在地上，眼泪唰地淌下来了……

4

1940年5月16日，宜枣兵溃。国军59军军长张自忠像头狂怒的豹子迎着日军的刺刀扑了上去，成为八年抗战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将领。死后备极荣哀，追赠陆军上将，获中华民国第1号荣哀状。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题了挽词。葬礼轰动了陪都重庆。36年后其遗属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以其英名命名的北京张自忠路历经改朝换代和‘十年动乱’而不改。真所谓名垂青史，千古不朽。是年12月1日，鲁西敌后，国军69军军长石友三密谋投敌，为西北旧人高树勋诱捕活埋。一生反复无常，落了个倒戈将军的恶谥，比狗屎还臭！

1926年那个腥粘闷热的夏天，浓眉方脸、仪表堂堂的张自忠却在石友三的呲呲牙前颤栗不已。

张自忠不是“自家人”。

1916年夏天，陆军20师裁撤，上尉张自忠拿着八行书到16混成旅谋差。冯玉祥领着逛操场。一个小个子正在单杠上竖蜻蜓打车轮，博得满场叫好。下来脸不变色心不跳，还啪地来了个敬礼。

冯玉祥说这是石友三石连长，又问荏苒兄也玩玩？²⁰ 师不重器械体操 张自忠一上去就摔了下来。冯玉祥脸一沉 头也不回地走了……差遣，一个月 15 个洋！比少尉还少 5 个。军人发愤图强 几个月后就用汗水洗刷了杠上的耻辱，在模范连那帮小子面前却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没人说得清石友三为什么要把张自忠往死里整。

也许是嫉恨。少爷张自忠在法政学堂念洋文的时候 穷小子石友三却在斗行里吃半拉劳金 麻包压得个子长不起来，一见背包包的财东羔子就呸呸地吐唾沫……

也许是争宠。俩人都是冯玉祥跟前的红人。也许是蔑视——当石友三们在枪林弹雨里扑腾的时候 张自忠却在操场上扑腾。学兵营 教导团 卫队旅 没在死人堆里滚过的将军谁瞧得起？

……

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也许没有——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 谁又能说得清？

说得清的只有一句话：当冯玉祥苦心孤诣地把军队弄成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封建军事集团的同时，也在其内部造就了一个个凶恶愚昧的小帮派。河南帮 河北帮 山东帮 帮外有帮 帮内有派。他是威严无比的贾老太君，将领们像儿孙一样唯唯诺诺。转过身，一个个就成了乌眼鸡，恨不得你啄了我，我啄了你！……七月晋北 谁也救不了张自忠的命了，除非他能攻下雁门！

这是一个凉爽的夏夜，清风习习，涧水潺潺。悬崖投下凝重的黑影，突击营列队肃立。每一个士兵面前都放着一擦银元，每一个人手里都端着一碗酒。硝烟熏得乌黑的脸上凝结着视死如归的悲壮！

月亮浮出了云层，洒下如水清华。小馒头山惨白浑圆，像坟包映衬着暗蓝色天穹。冷枪一声 夜鸟扑楞楞惊飞 聒噪数声 山野又

归于沉寂。

张自忠收回目光，齐眉举碗。

500 个酒碗齐唰唰地举起。

据说，少将旅长只说了一句话：

“弟兄们 我张自忠也是个血性男儿！”

内长城像苍龙蜿蜒起伏，沿着黛紫色的刀背梁向东十几里爬上了小馒头山。山顶浑圆，有如馒头，山腰却悬崖兀立，峥嵘料峭，远望有如粮囤。

也许是太高太险了，也许是太远太僻了，开战以来竟连一颗炮弹都没落过。守兵们看厌了雁门烟火，阵地上摆开了宝摊。掷骰子，甩叶子，吆五吆六地好不快活。旅长傅存怀是晋军中有名的大马虎，挽起袖子与兵同乐，直把个阵地弄成了赌场。总指挥商震叫下山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几乎把痰唾到了脸上：“你赌，你赌，叫石友三把你头提了去！”傅存怀说：“是，是，总指挥说得对，我不能叫人把头提了去！”——熬了没两天，赌摊又出现了——炮队镜里看得清清楚楚。炮兵司令周玘说：“该死的傅存怀，非他妈的出事不可！”总指挥拍拍硕大得像个信号弹一样秃头，一声长叹：“没法，上瘾啦，狗改不了吃屎！”

炮兵司令的话不幸而言中了。这天凌晨，突击营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馒头山。咚咚的手榴弹爆炸声中，一排排帐篷被烟火笼罩。傅存怀和他的士兵们悸叫着逃了出来，又被眩目的火舌吞噬，火光中冯军如厉鬼挪腾跳跃，刀光嗖嗖，秽血喷溅，头颅砰砰落地。嗥叫声响彻了山头……

内长城娘娘庙炮兵指挥所，当周玘赤着脚跑出屋子时，馒头山已火光四起，狂舞的弹道中，信号弹此起彼伏。炮兵司令脸色铁青，一把抓起电话机，毫不犹豫地下达了炮击的命令。

炮兵团长还没睡醒。打傅存怀呀。周玳说罗嗦什么，叫你打你就打 炸死狗日的我负责！应当承认，这个冷酷得可怕的命令挽救了雁门关，从而也挽救了整个晋北战局。神勇的炮兵为此获得了阎锡山的嘉奖。令人愤怒的是 4 万赏洋却被总指挥搞了平均主义，按人头分给了整个雁门守军。以致周玳先生几十年后还耿耿于怀！——作者注 计几分钟后 第一排大口径榴炮弹从水冶口炮兵阵地升起，呼啸着掠过被火光洒红了的月夜，准确地砸在馒头山上。紧接着 第 2 排 第 3 排 呼呼声分不出了点 天空都被灼红了
.....

炮火急袭持续了几乎两个小时。预备队杨恩源团爬上了小馒头山。

浑圆的坟包似的山头被炮火掘得坑坑洼洼，火苗子扑闪，硝烟袅袅。冯军的、晋军的、仰着的、卧着的 尸体层层叠叠 腥秽弥漫
.....

杨团没有翻出一个活人。

馒头山变成了血肉坟包。

馒头山下，张自忠大叫一声，一口腥热的鲜血迎着被浑红了的月亮，沸沸扬扬地喷射而出！

5

七月中旬，雁门全线枪声平息。

第 18 章 海水大潮

1

综观 1926 年那个腥粘溽热的七月，沪上那些不大中立的观察家对战局颇感鼓舞。

南口战区，虽然西北军还在顽强支撑，但在奉鲁军越来越凶猛的冲击下，俄国牌的马其诺已发出了嘎吱吱的断裂声。晋北战区，西北军人遭到丢脸的失败，先挫大同，再蹶雁门，一、二期作战目标均已落空。沮丧如瘟疫蔓延，攻击为危险的对峙替代。防线的后方，兰州被反叛的地方军队团团包围。长安已几个月没有音讯了。

“……性急的张作霖已下令筹备庆祝活动，包括扑灭赤化大游行。上帝一向不大喜欢这个咋咋呼呼的、什么教也不信的红胡子，这一次却给了青睐。因为冯氏的胜利意味着赤焰的复炽！”《密勒氏评论报》全面地评述了西北战局之后，悲天悯人地问道：

“他们还能支撑多久，能听到国民党北伐的号角吗？”

2

应当郑重地指出这一点：1926 年夏秋，战争的暴风雨涌向西北高原的时候，扬子江中下游出现了军事真空。西北军人拖住了 40 万奉直鲁军，从而为震撼世界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样，他们比任何人都急于听到北伐的号角。

遗憾的是，北伐是个难产的胎儿。虽然早已在母腹中躁动踢蹬，急于嘹亮地一啼，他的父母和接生婆却在为他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落草而争论不休！

1926年夏天，岭南广州，大革命的泡沫已经掩盖不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危机了。蜜月过去了，这个由孙中山包办、俄国人撮合的势利婚姻面临着破裂的危险。“廖案”、中山舰事件、兵围顾问团等一连串凶狠的打击下，共产党人终于清醒过来了。透过华丽的红斗篷，看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独裁分子的形象。如果不能把这个野心家拉下马，至少也要防止他利用北伐坐大——炎热的夏天，抑制蒋介石理所当然地成了共产党人和顾问团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了。

就有了旷日持久的“产房辩论”。

北伐路线。蒋介石提出经湘赣入闽浙出苏沪的方案。因为这条路线，即北伐史上的东路，北洋军阀势力单薄，只要击败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可以迅速夺取东南财赋，以战养战。俄国人说不，因为这样“会过早地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现实的担忧后面，则是对蒋介石与江浙财阀勾结的恐惧。野心家的刺刀与财团大洋的天然结合，将造就一个比张作霖还要凶恶的反革命武力。于是就有了左路军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主力出湘鄂，先打垮吴佩孚，接应出冯玉祥，然后会攻北京，最后与帝国主义势力决战东南。

北伐时机。蒋介石提出至迟不过春末夏初，越早越好。共产党人说不，北伐不仅仅是军事行动，更应当是政治行动。防止野心家篡夺革命果实的最好办法，就是“唤起工农千百万”而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实在需以时日！

.....

很难说蒋介石的方案包藏祸心，至少以单纯军事观点来看是

如此。同样也不能指责共产党人“小心眼”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其担心决非多余。全面地客观地评价这场争论并从中汲取教训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作者只是想指出旷日持久的争论使西北的血淌尽了南北会攻的战略前提一点点地消失了。历史注定了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要多淌几倍、几十倍的血！

争论持续到了仲夏，终于达成了妥协。7月1日国民政府蹒跚地发表了北伐宣言。几天后陈独秀再次为文激烈主张军事行动从缓。刚刚启动的军事机器又面临着熄火。

“不”把共产党人置于十分难堪的地位。

据说这是陈独秀个人意见陈久居上海对时局不大了解。

不过北伐之号角还是吹响了！

南国七月，天蓝如洗。广州东校场人山人海。10万民众集会，欢送北伐出师。

上午10时，轰鸣的礼炮声中，全身戎装的蒋介石登上了授旗台。立正脱帽向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转身面向十万民众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人头攒动，欢呼声如潮水响起……

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佩绶带。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授旗。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授印——沉甸甸的、黄绸包裹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铜印举起欢呼声波涛起伏经久不息。

热风拂拂树影摇曳亚热带眩目的阳光在没有血色的额头上跳跃军人头有点晕眩。北伐北伐孙中山开府广州以来喊了不知多少年的北伐今天终于要由他蒋中正拉开序幕了打倒腐朽不堪的北洋军阀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今天 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日子 也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

“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 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大的

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 如果国民革命的实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

“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 以生命交给党 交给国民政府 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青天白日旗在猎猎热风中飘拂。尖利傲岸的、充满了历史责任感的声音回荡在天地之间。“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国民革命胜利万岁!——”

会场沸腾了。彩旗挥舞 梭标起伏 口号滚滚 歌声嘹亮。激昂的军号声中,黄埔学生军排成一个个方阵通过阅兵台。脚步沓沓,枪刺烁烁 吼声嘭嘭地拍击着越秀山,传遍了全中国。半个世界都震动了!

1926年7月9日,中国人民不幸地把达摩利斯剑交给了野心家蒋介石。短暂的狂热过去,历史被淹到了血海里!

11日,中路军冒着浓烟大火突入长沙。

3

野性的、被愚昧和仇恨烧得滚烫的吼声淹没了高天流漾的号角。7月中上旬之交,叛军对被围困的兰州发起了会攻。陇东军猛扑狗娃山 狄道军死攻关山 黄德贵游击队袭击白塔山。咕咚咕咚地炮声震得窗棂格格作响。扑灭赤化、光复甘陇的揭帖贴遍四厢。全城戒严。

激战到11日凌晨 狗娃山失守。黑魆魆的屏风似的山巅上 火光一簇簇升起。督办公署灯火通明 电话铃彻夜不息。跑步声闹沸

了夜空——兰州 最后的日子来临了！

凌晨 3 点，唏哩呼隆的跑步声中，手枪团终于从西线赶回来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 东线急了去东线 西线紧了去西线 像救火队在弧形防线上来回跑。3 天 3 仗 跑了 360 里 士兵们水米未进，一声原地休息 唏哩哗啦地全瘫了 转眼间广场上就响起雄壮的鼾声。刘存简摇摇晃晃地走进参谋处 狗日的宋有才打退啦 刘郁芬说狗娃山丢啦。手枪团长仄着个眼“狗娃山 狗娃山……”往桌上一趴 涎水流下来了。

“累坏啦 睡会儿吧！”刘郁芬苦笑着摇摇头。参谋们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燕赵壮汉抬到行军床上。酸烘乱臭被汗碱泛白了的小褂下面 胸脯起伏着 转眼间鼾声像欢快的小溪涨满了屋子。

闹钟咔咔地响着。黑暗像潮水退去 晨曦爬上了窗户纸。刘郁芬猛地停住 几点啦 快 4 点了 参谋长杨跃东为难地说：“才半个钟头 是不是再等几分钟？”刘郁芬一声喟叹：“不行啦 再睡咱们都得跳黄河喂鱼去！”

手枪团长被扯着耳朵摇醒了。充满血丝的眼睛傻怔怔地盯着督办手里的马蹄闹钟，啊呀一声跳了起来……广场上响起了嘟嘟的哨音 酣睡的士兵一个个被踢醒 打着哈欠 淌着涎水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立正——！暴雷似的一声吼 队伍唰地站好了。

一支令人生畏的突击部队。士兵们赤足芒鞋 军衣泛白，一人四件子 腰别驳壳枪 肩挎步枪 背插大刀 手持梭标 熹微的晨光中 像一排排兵器架子 钢铁冰冷地映着被硝烟熏黑的脸颊 充血的眼珠子在晨光中熠熠生辉。报数声像手榴弹咚咚响起！政治宣传员黄先生——宣侠父少校目睹了这撼人心弦的队列，后来在《灰梦》里记下他的震惊：“这简直是一个魔鬼的队伍！”

刘郁芬从排头走到排尾 又缓缓地走了回来。这位以沉稳闻名的军人眼眶微微湿了 吩咐拿秤来。

秤柴禾的大秤拿来了。一个士兵应声出列，一一取下身上的披挂：20响驳壳枪、水连珠步枪、大刀、长矛、子弹带、工兵锹、干粮袋、水壶——64斤！

又一个出列，64斤半！

再一个，65斤！

刘郁芬放下秤，嘴唇翕了翕，似乎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明亮的晨光下，缓缓地举起手，向钢铁般的队列敬了一个沉重的军礼！

张宣武，淮阳人，原在开封留欧美预备学校念法文。如果不是冯玉祥募兵，本来也可以到法兰西吃羊角面包，学成归国，当个什么家的也未可知。热血青年，洋鼓洋号一闹就再也坐不住了。15岁，1米5，两头不够，死乞活缠地当了个备补兵。小勤杂，黑鞋、黑帽、黑制服，管饭不管饷，军中戏称“黑煤球”。这是1922年的事情。

国家不幸，内战连绵，“黑煤球”滚成了“黄泥球”，1949年川西起义时已是国军42军中将代军长了。27年戎马生涯，打过军阀，打过老蒋，打过日本，日本投降了又打共产党。一个光山零点停战案被写进好几本书里。台儿庄大战守滕县，炸断了腿都没哼过，却永远忘不了那次狗娃山死亡行军。

毒日头，强行军，一个钟头15里。没有休息，没有打尖。军官策马驰骋，挥枪直吼，快！快！跟上！跟上！……

热浪像透明的火焰在山峦上飘动，炮声在蜃气中咚咚地响。口令急促地往下转，跑步、跑步、跑步……喘气声汇成了可怕的声浪。

扑嗵！一个兵倒下了。

扑嗵！又一个兵倒下了。

扑嗵！扑嗵！……一个又一个兵倒下了。

脚步唰唰，兵器磕击，队伍如行云流水。没人停留，也没人回

首。尘土扑烘烘扬起又簌簌落下。马兰花盛开的官道上隆起一个又一个土孤堆！

上土班长虚汗如雨，心脏咚咚狂跳。腿软软的，像踩在棉花里。眼前一阵阵发黑。喉咙里甜甜的——哇！鲜血沸沸扬扬地喷了出来！天旋地转，大山黑压压地倒了下来，烤得发烫的黄土地拥抱了他……

收容队赶上来的时候，19岁的士兵身上已落满了尘土。像死鱼一样闭着眼睛。收容队长伏在胸口听了听，说还有救，掐着人中把他弄醒了。

上土班长嘴角扑扑地吐着白沫。“我 我不行了……行行好 给……给一枪……”身子一歪，又倒了下去。大个子队长叹口气站起来，叮哩咣啷一阵响动。

上土闭上了眼睛。等待着那送他脱离苦难地一响……一股凉沁沁甜丝丝的水却流进了嘴里。

他没有死。一壶冰糖水救了命。拄着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时候，狗娃山枪声已响成了一片……

前山东省政协委员张宣武老人至今记得收容队长叫王绍陵，王排长。

几天后，吉鸿昌旅由绥远开到了兰州。反攻的炮声震撼了黄河谷地……

4

7月中旬 绥远“海水起潮”，哥老会围城。锣声啵啵，长号呜呜，狂暴的吼声响彻了草地垦区，“人头来啦！”“款子来啦！”……

杨增福杨大爷被砍了脑壳啦！

至少有一支军队远远地目睹了这个狂暴的场面。一支丧魂失魄的骑兵，蓬头垢面，刀折枪断。滚雷似的吼声惊得羸马咳嗽长鸣。

“啊也 好大的潮！”连毛胡子的指挥官发出响亮的感叹声。又说 冯玉祥这回完完的哩 马一拍“驾——”干燥枯黄的草地上又响起了唏哩呼隆的马蹄声。黄尘滚滚地溶进了蜃气摇曳的地平线。

国民军骑 8 旅马廷勳的西军骑兵从晋北战场逃跑了。他们不敢耽搁，从绥远到河西走廊的凉州还有上千里路呢！

几天后 马步芳的骑 7 旅也逃离了战场。

逃跑的军队把国民军的作战文件论斤卖给了北京报馆。

5

是月下旬，一个叫福格的天主教神父从被围困的长安逃到了汉口。语中外报纸记者云，长安存粮即将告罄，当局已实行残忍的战时分配制度，剥夺平民以维持军队。如果近期不能解围或者攻克，将出现一城饿殍的人间悲剧！

“可怜的羔羊 愿圣母保佑他们！”

6

7月21日 在奉天骑兵的猛烈冲击下 察东重镇多伦失守 沽源被围，东线危急。晋北兵团仓惶东调。绿茵茵的草地上，马队如乌云疾驰 军刀漾起片片血雾。闪电河浑了 红了 浮尸浩浩荡荡地漂下来了……

月底，东线规复。西路军归晋。宋哲元由绥远南下。

荒原茫茫 机车黑烟突突。平地泉。丰镇。外长城——蓦然一声震耳的汽笛，钢甲列车迎面驶来！司机惊恐地拉下了紧急制动闸 金属闸瓦与钢铁车轮猛烈地咬合到一起。刺耳的啸叫声中 桔黄色的火星喷射而出。巨大的惯性力作用下对驶的钢铁巨物猛烈地撞到了一起。车头像斗架的公鸡高高昂起，在空中僵持了那么一、两分钟轰然落地！闷雷似的爆炸声震撼了山谷。

车厢翻滚着冲下了路基。西路军总指挥被甩出车厢。像颗炮弹射进糜子地里 肋骨发出响亮的咔咔声。苏醒过来才发觉头枕在蒋鸿遇的腿上。12 师师长嘴角扑扑地冒着粉红色的血沫，漂亮的八字胡被血糊了。

浓烟卷着火焰从外长城豁口呼呼升起，灰蒙蒙的天空涂上了凶戾的血色。

7

7 月最后一天，张垣，张之江以一个基督徒的名义，向西北的教友发出了最后的呼吁——

祈祷，为前方苦战的将士！

祈祷，为南口战事的胜利！

祈祷，愿上帝保佑国民军！

当 当 当 !..... 钟声响了 回荡在大青山下 河套平原 绥远草地 沉重 苍凉 日夜不息。

西北危急！国民军危急！国民革命的北方战线危急！

第 19 章 南口陷落

夫南口为长城著名要塞 重峦叠嶂 自民国 14 年九十月西北军在此建筑洋灰石子工事。直鲁军镇威军以十余万人自 8 月 1 日起 至 14 日攻克之。

——镇威军参谋部：为攻克南口告捷电，1926. 8. 15.

1

7 月 31 日 北京 讨赤联军发布最后攻击令。

甲、永定河方面由直军承担 田维勤指挥 前出沿河城 向怀来攻击前进，以截断南口之敌后撤之路。

乙、南口左翼（京绥路至永定河）由直鲁军承担 王栋指挥。前出羊坊 以高崖口、横岭关为目标攻击前进 以拊南口之敌左侧背。

丙、南口正面 奉军第 10 军承担 于珍指挥。力争破敌于南口谷地 得手后 迅速攻占居庸城。

丁、南口右翼（京绥路至十三陵）奉军第 9 军承担 高维岳指挥 由泰陵北进 攻占永宁后直插延庆 以拊南口之敌右侧背。

命令将 8 月 3 日定为南口覆灭的日子。

黄乎乎的烟云飘过北京上空，黄尘如细雨簌簌落下。景山亭子 六国饭店挤满了观景的西人。20 倍蔡司望远镜里，南口烟云笼罩，电光炬闪 蔚为壮观。有西人潜赴南口观战 归称火线之激烈 不下欧战之凡尔登云云。

报载 南苑、北苑、西苑各军医院人满为患 协和医院、德国医院、日本医院及内外城官医院皆奉命接待伤兵。

报载 吴佩孚赴三家店督战 张宗昌赴羊坊督战 张学良赴昌平督战。

报载：内阁已从某借款项下挪借 5 万元，以为庆功宴用。另与某洋行洽贷 10 万元 以备犒赏将士。

报载 京师警察厅饬内外城二十署通令市民准备旗灯 以庆祝北方赤化之覆灭。云云。

激烈的攻势持续到 4 日 南口仍在血火中屹立。

8 月 5 日，讨赤联军再次下达最后之攻击令。

报载 吴佩孚严电田维勤 务以 8 日为限攻下南口 否则以军法从事。

报载：7 日昌平全线激战 张学良、韩麟春、张宗昌、褚玉璞、王栋等均赴前线指挥。

报载 奉军一有力部队由锦州南下 兵列长达 40 余节 巨炮舰艙，皆以帆布遮盖。

.....

南口 最后的一幕揭开了。

2

炮火延伸 守兵灰头灰脸地爬出掩壕的时候 听到了那股沉重的、搅着哗哗金属音的马达轰鸣声。铺天盖地 震耳欲聋 越来越近 一堆堆尸体复活了似的抖动起来。

山风吹拂 硝烟飘散。褐色原野上 几十辆钢铁怪物疾驰而来。黑黝黝的棱型炮塔上 粗短的炮筒吭吭发射 敞开的射孔里机枪喷

着火舌。小山似的越过颓壕 乱平电网 甩着血肉哗哗地冲了过来

.....

士兵们吓呆了。惊恐地瞪着眼睛，像一排排肉桩钉在堑壕里！

1916 年夏季，16 混成旅在内战的漩涡中挣扎的时候，遥远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打到了疯狂的顶巅。马恩河 索姆河 凡尔登，惨烈的拉锯之下，血流成河.....坦克，这种集矛与盾为一体的钢铁怪物就在战争的血火中诞生了！

第一批轧轧驶出厂门的坦克实际是焊在拖拉机履带上的钢板箱子 直撅撅地伸出博福斯炮筒 庞如恐龙 奇丑无比 与当代披挂复合装甲配备计算机火控系统发射贫铀穿甲弹的艾布拉姆斯式、豹式或 T-80 式坦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以致英格兰的白领者们给它起了一个再形象不过的名称：TANK——水柜。一个月后 水柜——TANK 吼叫着出现在索姆河畔，把吓傻了的同盟国士兵一堆堆地轧成了肉饼.....

9 年后 张作霖用大豆从法兰西换回了 36 辆坦克。伏尔坦型，欧战淘汰产品。15 吨重 有限轨道轮还是包着钢皮的橡木轮。正面装甲倒不薄，100mm，足以抵挡野炮弹的冲击。火力是一门 75mm 平射炮和一挺 7.9mm 机枪——中国第 1 支装甲部队就这样在关东黑土地上诞生了！

8 月 N 日 吴荫堂上校率领他的纵队在昌平沙河下了火车 翌日投入了战斗。这是一个明亮的清晨，朝阳血红，硝烟弥漫，36 辆坦克一字排开 像无敌舰队冲入绿色的海洋。马达轰鸣 履带哗哗，被搅碎的庄稼秸秆喷溅而出。

.....

中国第 1 次步坦协同作战。

军事史专家应当考证一下这个日子。

沉重的喧嚣声中，钢铁巨无霸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撞倒胸墙 轧平电网 压塌盖沟 尸体一堆堆撞飞 平射炮吭吭抵近射击，一座座棱堡哗哗倒塌。长长的、像鼻子似的炮筒从外壕拱出来的时候 阵地崩溃了。丧魂失魄的士兵丢下武器 转身逃跑。悸嚎声响彻了谷地……

车站广场 溃逃的队伍被挡住了。机枪黑洞洞地移着枪口 大刀凛凛地闪着寒光。刘汝明秋风黑脸，杀气腾腾！

溃兵们站住了。傻怔怔地站了那么一两分钟。仿佛如梦初醒，发疯似地一声狂吼，返身又扑了回去，与涌上来的奉军搅成了一团。枪口砰砰地冒着青烟 刺刀扑扑地溅着鲜血 撕杀声咒骂声哭嚎声惨叫声枪托格击声响成一片。为活命而拼命，因恐惧而发疯。战争把人变成了野兽 南口成了一个巨大的斗兽场 让万人撕掳在一起 如漩涡急速旋转。拦截的和支援的炮火就在这灰色的人河里 咣咣爆炸 漾起一团团血雾……

攻势被血秽粘住了。坦克像没头苍蝇在人流中转来转去。冯军的 奉军的，一堆堆士兵被撞倒 惨叫着卷进履带。切断了 轧碎了 化成血雨喷溅而出 肉块噼噼啪啪地甩满了钢甲。马达震耳欲聋 履带哗哗旋转 冲过来一道血河 倒过去一片肉泥 血浆肉泥，惨叫声轰然而起。绝望的士兵们抡着大刀 举着手榴弹 迎着嗜血的怪物一排排冲了上去，又一排排被撞倒，噼噼剥剥的爆裂声中，血肉之躯如虱子被挤破，侥幸爬上坦克的士兵挺着刺刀朝射乱孔捅 抓住烫手的枪管往外拉 枪托砸 杠子撬 吼声悲壮地震撼了谷地……

有老人回忆，是役奉军坦克被击毁 4 辆，冯军拿鸟枪打射击孔 驾驶员眼瞎啦！（岳超 奉晋两军涿州之战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51 辑）

3

8月N日当第10师官兵以血肉之躯打退坦克冲击的时候，南口右翼即十三陵方向战局却急剧恶化了。在奉军骑8旅猛烈攻击之下营子城、偏坡峪前沿阵地被突破。10日毛司台、落马坡陷落。12日三道关陷佟麟阁的11师兵溃南口右翼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奉军第10旅、16旅、27旅、骑8旅3万多人汹涌楔入。同日，八达岭之东的四海镇原直军谭庆林部开关迎敌由热河西进的奉军疾趋延庆。幽谷颓垒人吼马嘶信号弹砰砰地映红了暮色……

是日夜北京张学良下达了最后攻击令13日攻克南口！

午夜张垣张之江在总撤退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个虔诚不过的基督教徒，一个英勇无比的骠骑兵，一个平庸无能的统帅历史把他推上了高原的顶巅演完了蒙难者的角色抱头啜啜地哭了起来。

哭声震撼了边防督办公署。总司令被搀到床边时，已颜面抽搐口角歪斜了！

刘汝明小名呆子。少小木讷。给兵训话往往是三言两语。其中一句是“本师长十六从军如何如何”另一句是“军人忠孝难全”。前一句自是鼓励官兵愤发上进，后一句却半是感慨半是警告！

一个孝子。父为人幕客死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寒夜孤灯纺车嗡嗡寡妇娘佝偻的身影在少年心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读完私塾当学徒受不了抱娃倒尿壶的气又跑回家。正赶上冯玉祥募兵，娘扫了面缸蒸了几个窝窝头送儿去投军。16岁少年哭得趴在地上起不来：“娘娘俺发达了一定接您去享福！”

到了营里，不干文案当目兵（列兵），一刀一枪地搏前程。冯玉祥说行，这孩子有出息！4年后升到营副，请假为父迁柩。三请不准，军衣一甩就要走。冯玉祥说呆鸟翅膀硬了呵，学关老爷挂印封金呵……说一句打一棍。20军棍打完了，给了500个洋：“去吧，去吧孩子，自古忠臣出孝子！”

驻军南苑，刘汝明才实现了接娘享福的心愿。锦衣美食，晨问昏省，军中传为佳话。抗战中期，老太太多少多少大寿，刘汝明远在前线，寿典办得没滋没味。蒋介石闻讯，亲笔题了一幅尺五的“寿”字送去。顿时满堂生辉，宾客盈门。消息传到鄂西前线，中将军长感激涕零，当即下令发动进攻。据说蒋介石也是冯玉祥那句老话：自古忠臣出孝子，刘子亮奉母至孝，必竭忠于国！

.....

1926年8月13日那个血色黄昏，南口车站。刘汝明冷笑着揉了揉退命令，下令吹号集合。

号音穿透滚滚浓烟，响彻了谷地。残兵在广场集合了。

刘汝明站在那口燃烧的棺材前。负伤的左臂垂在胸前。

据说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本师长十六从军，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上月不死赚下月，今日打不退敌人，南口就是坟场。第二句是军人忠孝不能两全，为高堂所累不能死国者可以离开。言毕双目灼突，环顾队伍：“有没有人呵？……没有？”噌地拔出了军刀，大吼一声：“开动——！”

凄厉的冲锋号声中，队伍开动了。绝望的、视死如归的队伍，烟熏的脸上凝着死亡的冷漠，眦血的眼里燃烧着生存的欲望，第1排是军官，端着手提机枪。第2排是士兵，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第3排又是军官……军官，士兵，士兵，军官，刺刀顶着后背，枪口抵着腰脊，一排排如波涛起伏。脚步沓沓，枪刺闪烁，吼声惊心动魄！

.....

血阳猛地一抖 沉沦了。

4

14 日上午 10 时 猛烈的炮火掩护下 奉军 20 旅终于冲入南口。

谷地硝烟弥漫 杳无人迹。前沿阵地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 南口车站——欢呼声突然如潮水响起。数千支三八大盖朝天鸣放，枪声爆豆般地响成一片。五色旗拂着硝烟从友谊饭店楼顶冉冉升起……

南口陷落了。

第 20 章 大崩溃

撤退命令要旨如下：

1. 敌情（略）

2. 我军为保存实力，沿京绥路经丰镇、集宁、平地泉向归绥附近撤退……

3. 兵站总监部应即移于绥远，并即发给各路军和撤退机关人员 5 日份携带给养，并在平地泉备好 5 日份给养。兵站物资不得遗弃。

4. 西路军应坚踞天镇、大同、左云以南地区各城镇……掩护东路军过丰镇后，经平地泉向归绥附近撤退。

5. 各军撤退时应严守军纪，不得骚扰老百姓……

——张樾亭 国民军南口战役亲历记

1

吭哧吭哧的调车声中，莫斯科 / 海参崴特快靠到了站台上。一列豪华的普尔门式客车，镀镍的铜把手在落日的余晖中铮明锃亮，华丽得像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贵妇；车尾却引人注目地加挂了一节老式的罗曼诺夫型客车。车门紧闭，窄窗嵌着铁条。十几个穿风衣的大汉前后巡梭着。

格伯乌 哈里曼先生咕哝了一声，扭过头：“波洛先生，我敢肯定这是往西伯利亚遣送流放犯的，打个赌吗？”

“我可不愿让别人白白掏走 10 个英镑！只有美国傻瓜才会认

为里边坐着斯大林先生的贵宾。比利时星报的记者耸耸肩 看了一眼这节丑陋得像蜥蜴似的车厢。

落日的余晖在窗玻璃上闪亮。结实的铁栅后边，一个人朝外望着。

“可怜的家伙 还戴着一顶多角帽……”

“列宁帽！哈里曼纠正说，“我敢打赌！”

“就算是列宁先生的帽子吧 可那目光多么古怪啊……”

穿风衣的大汉踱了过来，饶舌的美国人和他的比利时同行赶紧登上旅客车厢……

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在暮色中飘落。铁窗后边 冯玉祥恋恋不舍地收回了目光。

壁灯亮了。茶炊滚沸。松木样子飘着黄色的火焰。这是一节精心改装的车厢 镶板隔出了餐厅、硬卧和软座 储藏室里堆放着足够吃半个月的香肠和面包。4 名格伯乌少校注视着熙熙攘攘的月台——一个充斥着帝国主义间谍和反革命分子的国度，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苏维埃政府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中国革命领袖护送回国，即使把贵宾当囚犯禁锢起来也罢。苏维埃俄国，一个多么伟大而又孤独的帝国啊！

冯玉祥目光痴迷，一脸怅惘……

也许在俄国呆得太久了。6 月下旬，于右任再次代表国民党中央专程劝他回国。7 月下旬，张之江从张垣电请他回国。8 月上旬，石敬亭代表全体国民军将领请他回国——他说等等 再等等，还要再看看俄国 新生的、充满朝气的劳农俄国。既来之 则安之，前线能顶住。卫士们被送进基辅军校 随从摄影师被送进艺专 在德国读书的儿女则被送进中山大学 连 12 岁的小女伐伐也被送到飞机制造厂当了徒工。余此次出国 计划当 7 年工人 以学习伟大

的俄国！”

苏维埃俄国向挥着铲子在狼群中左冲右突的西北牧羊人敞开了胸膛。一系列精心组织的活动 参观工厂 访问农庄 检阅军队，与领袖座谈——从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到托洛茨基先生，除了斯大林。苏维埃政权的头号铁腕据说在索契休养，然而更可能的是 他还要再观察观察冯 或者只是为了不引起华南领袖蒋介石的疑忌。

多棱镜使人眼花缭乱。军人冯玉祥看到红军“兵强马壮 武器鲜明”政治家冯玉祥看到劳农政府“清明廉洁 富于朝气”平民冯玉祥看到了“一切设施与制度 都是为平民着想”基督徒冯玉祥特别注意到“政府反对宗教，但并不压迫人民不信，完全听其自由”……

当然 也看到了东倒西歪的醉鬼 沿门乞讨的前伯爵和士兵臭哄哄的包脚布——可是，这一切与莫斯科大运河与李森科耕作法与连云的战舰和宏伟的五年计划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从莫斯科到敖德萨 由基辅到列宁格勒 日记记了厚厚一大本 每页都是赞美诗：“伟大！”“真伟大！”“极伟大！”“很使我们羡慕。”……

节日 客人应邀登上检阅台。红旗如潮 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口号声如波涛起伏。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翻译飞快地翻译着 译着译着 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冯玉祥肩膀抽搐 泪流满面！… …

7月23日 列宁格勒 军人摊开笔记本 写下了关于中国政治改革最宏伟的构想。

——“国家尽力辅助人民改善生活 使每家至少有一万元之财产 百万元以上者 移归国家和地方 以办理教育事业”隐瞒资产

者 予以“ 处罚之”）”

——“ 凡自愿取消不平等条约者 均视为友邦 ”(帮助取消者，予以“ 最惠国待遇”)

——“ 铲除资本教育制度 ” 新中国之建设积极面向科学化、机器化、电气化 ”

.....

革命的俄国，中国军人找到了失落的梦。

南口的炮声，把梦境唏哩哗啦地震碎了！

电铃。绿灯。扬旗起落。

雄壮的军乐声中，远东特快缓缓地启动了。冯玉祥站了起来。一车厢随从都站了起来。

繁星般的灯海中，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熠熠浮出。

灯火远去 红星隐没。列车卷着夏夜的凉风 驶进了无边的黑暗.....

别了，莫斯科！别了，苏维埃俄国！

8月 17 日 冯玉祥启程回国。

2

炮声咕咚咕咚地响到午夜，沉寂了。19 日直军王文蔚师冲进了张垣。

这是一个血光惨人的清晨 市民闭门纳户 大街清冷无人。新村浓烟滚滚 火光冲天。宽阔的操场上，《冯总司令训令辑》、《顾问讲授录》、《三民主义真诠》、《马太福音书》与地图文电熊熊燃烧 纸灰袅袅飞扬，像黑蝴蝶在讲经堂上空盘旋.....

车站爆炸声隆隆。几十列兵车如死蛇壅塞在一起。冯军张万

庆旅士兵擎着火炬四处焚掠。枪声噼噼啪啪地乱响了一阵，张旅丢下火炬逃跑。直军士兵冒着炙人的热浪冲进车站，从大火中拖出了整整 400 节车皮。砸开烧得发烫的铅封，炮弹子弹马刀水连珠马克沁药品，全是标有 CCCP 的俄国货。王文蔚一下子发了，打马狂奔，狂笑不已。

笑声被猛烈的爆炸声淹没了。一团眩目的闪光从上堡军火库迸起，像太阳照亮了山城，闷雷似的巨响几乎震碎了全城玻璃。浓烟卷着火球奔涌翻滚，膨胀上升，缓缓地变幻着颜色，桔红橙黄靛青姹紫，蘑菇云壮观地接上了秋季蔚蓝的天空。暗红色铁水淌下来了……

张垣张家口陷落。

西北的首都陷落。

3

撤出张垣，有组织的撤退凄惨地演变成了溃退。张垣方面，蔚县方面，晋北方面，几十万人如雨后的山洪奔涌着，喧嚣着，汇成汹涌的人河，沿着京绥路向西淌去。喇叭长鸣，骆驼嗷啸，骡马嘶鸣，脚步杂沓，喧嚣声闹沸了天空……

机车突突地喷着黑烟，汽笛的哀鸣声回荡在晋北重山峻岭，西行军列如醉汉摇摇晃晃。车厢里塞满了人，连接处挤满了人，连车厢顶上也爬满了人，像垂死的蛇蠕动着，黑压压地滚满了蚂蚁。枪声砰砰四起，军人们鸣枪拦车。刺刀顶着站长的胸脯要路签，没路签就闯红灯。刀横在司机的脖子上，开也不开，车祸一起连着一起，直至全线堵塞……

死亡大撤退。天镇，大同，一排排炮弹掠过厚实的城墙，呼啸着在铁路两侧爆炸。火球迸闪，尘柱升腾，道碴如暴雨泻下。气浪如

狂飙横扫车顶，一排排士兵被掀下，像木片漾进了天空，手肢张开着，惨叫，卷进滚滚车轮，粉红色的血雾喷溅而出……

兵灾过后，大同车站弥漫着一股可怕的瘟臭味。残肢断躯肉团肉块肉沫子，沿着铁路甩出去十几里。白花花，血淋淋，匀匀落落。三伏的日头一晒，发了臭了。绿豆苍蝇嗡嗡地铺了一层。庄稼人被动员起来拣臭肉。嘴捂毛巾，肩挎粪篓，手捏烧火钳子，一连拣了十几天。善后委员会和铁路局为此付出了一笔不小的款子。

8月下旬 N 日，晋军冲出大同，卡住了北撤之路。数万部队被缴械。步枪机枪小炮大炮堆积如山。一群群士兵反戴着军帽在得胜口内游荡，等待着胜利者来收容。车站热闹的成了人市。郭希鹏的奉军骑 8 旅收编了枪马俱全的 3 个团，一旅变成了两旅。魏益三的“正义军”8 个团唏哩呼噜地膨胀成 18 个团。晋军各部得地利之便，一夜之间营变团，团变旅，见官升级。一下子肩章成了俏货，黑市应运而兴。少尉 10 块，中尉 20，上尉 30，一个星期 10 个洋，多条杠加 30，各秩有价，买卖公平，一时热闹非凡。

失去了部队又卖了肩章的西北军人丧魂落魄，闷闷地抽着烟卷儿。追击部队过来啦，一窝蜂地涌上去，老兄老弟地叫，找熟人找朋友，寻小同乡大同乡，问日本士官同窗保定陆大同学——张雨帅吴玉帅阎百帅冯焕帅都是帅，一样的灰制服一样的肩章领章帽花花，都是五色旗，政见不同罢了，给谁干都一样！职业军人嘛！

张樾亭上校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在街上神游了两天，碰到了陆大同学富占魁。唏嘘了一阵，热呼了几句，臂章一扯，又到奉军混事去啦！再后来到了晋军，再再后来又到了宋哲元的 29 军——总算落叶归根！

“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白花花地扔了一地，车轧马踏，在呛人的尘埃中飞扬。数以百计的西北军人在张垣大街大同

车站得胜口外找到了新的工作，臂章一扯，跟着敌人追自己人去啦！

李瑛少校却没有受到这番磨难。他甚至连大撤退都不知道。那天夜里一接到命令就督队出发了。

没人知道此行何往 也没人问。军人嘛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问个鸟 也许 是又一次夜袭 夜袭为什么连营底子都拔了？.....也许是长途迂回 迂回为什么不检查战备？.....也许是撤退 撤退为什么朝南走 越想越不对劲 拦住了旅长的马头：“往哪里开呀？”

张自忠脸一沉：“多嘴 跟着走你！”

工兵营长还想问，一看旅长凶里凶气的样子 不敢吭声了。

天亮时分，15混成旅整整齐齐地开进了雁门关下的广武镇。晋军咚咚锵锵地敲着锣鼓夹道欢迎。李瑛明白了，15混成旅官兵都明白了——然而一切都晚了！

商震设宴洗尘。酒杯一端 军人们都低下了头。张自忠满脸通红，一句“我对不起冯先生 对不起各位.....”眼泪淌下来了。弄得主人都不好意思了，很是讲了些识时务者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

吃了饭 喝了酒 交了部队 张自忠下了野。一不带兵 二不参政 在太原关着门过日子住了一年半 被冯玉祥叫了回去。冯说 我不怪你 人家要杀你的头嘛 又说 人有几个头 杀了了得 说得张自忠脸又红了。

4

千里京汉，汽笛狂啸。战争的暴风雨疾驰南下。

南口拖住了直系后腿，北伐军势如破竹，21日强渡汨罗江，22

日攻占岳阳,23 日入临湘,24 日下羊楼司 雄师十万下湖北 横扫(城)崇(阳)蒲(圻)赤(壁)——27 日汀泗桥之战爆发!

北伐战事上最惨烈的争夺战。北伐军前赴后继 汀泗桥三得三失。桥下积尸壅流,河水为赤。在叶挺独立团、张发奎第 4 军和李宗仁第 7 军猛扑之下 直军第 8 师狼哭鬼嚎地退了下来。29 日再溃贺胜桥。吴佩孚立马桥头 挥刀督战 连砍旅长团长 8 人 仍然止不住溃退的狂潮。下午 4 时 前线总崩溃 云梦古泽 枪声如潮 红带如云,追杀声排山倒海!

9 月 1 日 北伐军攻占纸坊 炮击汉口。6 日克汉阳,7 日入汉口 武昌被围。

攻城炮隆隆地响彻了大江南北……

5

9 月 8 日 车队驶过竖着中俄界桩的苏蒙边界 冯玉祥到了库仑。二道巷国民军办事处里,先期离苏的于右任留下一行短笺:

“收拾残局要紧!”

第 21 章 荒原茫茫

1

大青山从灰蒙蒙的地平线上浮上来的时候 部队解体了 放羊了。没了兵站 断了补给 十几万人乱哄哄地朝西涌去。京绥路两侧的庄稼都踏平了。

正是秋色绚烂的季节。高粱红了 谷子黄了 豆荚儿蓬蓬地爆粒响。溃兵像饥饿的狼群在原野上游荡 洗劫移民窝棚 攻打土著堡寨 抢粮抢钱抢衣服 拉马拉驴拉骆驼 吓慌了的老乡扔下熟透的庄稼 钻山的钻山 逃城的逃城。丰收的喜悦为兵灾的凄惨记忆所代替。

60年后，有人对这场可怕的兵灾进行了调查。

“先遣队骑着马端着枪给大部队捉马。任意践踏庄稼。捉不到马就开枪打放马娃。沙图村董占挨看见五六个骑兵沿着谷子地而来 以为是区兵 近了一看是陌生人 赶紧把马笼头解开 把马撵到山坡上 这几个骑兵就开了火……”

“老百姓靠山的钻山 挨芦荡的钻芦荡。小脚妇女连爬带颠地往后山林里逃。男人们把锅背到山上做饭 偷空进村看门取粮……庄稼没人收了 许多大户家也是割一半扔一半 匆匆地进了城。村里只剩下几个穷汉……”

“国民党疯狂地捉车马逮骆驼 为他们驮辎重。刘大庆的掌柜怕把骆驼抓走，借口贩羊毛躲到外地。段喜山赶紧把 18 头骆驼卖

掉(国民军)到何家囫圇捉车,草料被拉光。30辆车编为一队往远处拉运。捉住车不再放,花钱才能赎回来……”

以上引自包头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萨拉齐的兵祸和天灾》。

萨拉齐,是黄河滩上一个富裕县份。整个绥西的老百姓都象萨县人那样跑反了。割了半拉子庄稼的原野象犯人的阴阳头。空荡荡的移民窝棚里,冯督办的石印像飒飒的抖着秋风,对着失望的士兵们微笑。秋风乍起,寒气袭人。铅灰色云层下,溃兵没日没夜地向西流淌。骑着马,牵着驴,坐着吱吱呀呀的轱辘车,军衣上罩着红裤绿袄,象一条光怪陆离的河流……

浓烟一股股地冲上阴沉沉的天空,毛老汉摸着连毛髭嘿嘿地笑了。绥西的土匪们终于从最初的震慑中醒悟过来了!扬猴小郭秃子一撮毛张半吊赵有禄子小金尤巴,一股股地扑下了大青山。叫驴四蹄攒动,骡马啾啾嘶叫,充满激情的、颤慄的嘶鸣声响彻了荒原。溃兵在前面抢,土匪在后面“吃二馍”,土匪在前边“叨人”,溃兵在后边“拣洋落”。兵去匪来,匪过兵到,象篦子梳来梳去,终于弄到兵匪互抢的境地。

西北军校的队伍被土匪盯上了。这些“五卅”后满怀激情从戎救国的青年学生摇摇晃晃地骑在马上,千里长途胯裆都磨烂了,下了马就上不去了。这边爬上去,那边溜下来。老乡老乡帮个忙。没彩!毛老汉直撇嘴,冷不防衣襟下抽出红布裹的苕帚疙瘩,硬壳帽上咚地一磕,“呸!缴枪!”……数以千计的军人就这样丢脸地被下了枪。绥西的土匪发了洋货了,水连珠汉阳造三八大盖自来得,枪声像鞭炮噼叭乱响……

饥饿的军队紧蹙土匪其后,象鬣狗跟着狼群。固阳县黑教堂,赵有禄子们正吼着往里“灌”的时候,军队赶来了。一阵乱枪,毛老汉落荒四逃。兵们冲进了这座用黑色大理石装饰的天主教堂,避难

的商旅和教民被抢劫一空，连圣母脸上的金粉也被刺刀刮得干干净净。修女们尖声哭叫，“你们要遭天谴的！我们要到政府控告你们！”兵说：“日你个洋×政府早跑球啦！”

一个兵闯进客房，桌上有块怀表，抓起来耳边摇摇，就往口袋揣。“表是我的！”客官说，满脸愠怒。兵怔住了：“你的？你拿着也不是看钟点！”子弹咔嚓就推上了膛。随从见势不妙，赶紧掏出一把银角子递过去。兵骂骂咧咧地摔门而出，客官摇头长吁不已。此公天庭饱满，长髯及胸，原来是从苏俄匆匆归来的于右任！

枪声在绥西回荡。荒野上扔下一具具衣服被剥光的尸体。雨淋水泡，蛆虫咕容。被兀鹰啄空了的眼眶子漠然望着阴沉沉的天空。

没人知道死掉的是兵还是匪。

数以千计的溃兵倒在了绥西荒野。冻死的，饿死的，伤病而死的，被毛老汉和庄稼人打死的，匀匀落落……

一场秋雨过后，草地枯黄了。

草原寂寥无际，越往西走越荒凉。半天碰到一个移民村屯，人都跑光了。

当兵的也是一伙伙地跑。开始是偷偷开小差，后来就成群结伙地带了枪跑。部队散伙了，不害怕谁枪毙谁了，上士第五说。

老上士记不清是啥地方了，反正一边是黄河，一边是沙窝子。盐碱地，白茫茫，象下了雪。一出太阳，象面团噗噗地发。苦水，喝得人拉肚子，拉得裤子都系不上……在火堆旁烤洋芋吃的时候，来了一帮子国民三军的货，都是陕西乡党。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唏嘘了一阵，乡党说还走哇？搭伙回吧！

第五没吭声。倒不是舍不得部队，而是舍不得欠饷。欠了几年饷啦，沥沥拉拉地算起来差不多有 200 块钱，在泾河川道里能买上

五六亩水浇地呢！就这么一走拉倒？

乡党们笑了。队伍都成了土匪哩 谁给你发饷 第五说 俺师长讲啦 总司令马上就回来了 俄罗斯给了多少多少大洋 多少多少军火。乡党们哄地笑了 灵人哄闷人哩 哄一截算一截 没了兵，他们耍猴去 上土为难地直吭哧 那 那咱就白干啦 卖命钱呢 老乡拍拍上土怀里抱的水连珠 闷熊 这是啥？

这天黎明，篝火燃尽的时候，上土第五悄悄地跟着乡党走了。

老人说 过了黄河就是沙窝子 连饿带冻 差点倒了个。枪给了蒙古番子 换了一匹马。马卖给山西开荒的 得了 200 块钱。进了长城口子，钱叫土匪抢了！给挖冰碱的牵骆驼回了家……

老人不尽感慨 灰皮一脱 才知道当老百姓多恓惶 谁都不敢在你头上弹烟锅！

2

9月6日 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通电归晋。晋军人归绥。

“冯先生在军队里造成至高无上的权威 啥事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将官们兄弟班出身 谁都不服谁。他一走 你打我不打 这个仗就打不下去啦！……”接风宴上 韩复榘对商震说。说者伤感不已 听者唏嘘不止。

商震问有啥要求 韩复榘说不打西北军。商震说：“行！军人顶天立地 总得讲点仁义道德！”感激涕零的西北军人，提出把老太爷送到太原休息休息。商震哈哈大笑：“石汉章是我的学生 你俩又好得像兄弟 我还信不过？”

喜讯传到太原 却有人向阎锡山进言：“韩石乃枭獍之徒 怕是喂不熟哩！”阎锡山笑笑：“我这是以宽济猛 以真济伪 诚心所至，顽石必开！”又说：“都说咱山西人精 我看你们一个个傻得像山药

蛋！3个月粮饷换了3个师人枪，天底下哪找这便宜事去？”听者无不心悦诚服。

“主持公道”的臂章一戴，西北陆军5、6、3师变成了晋军13、14、15师。

9月9日商震就任绥远都统。

3

寂寥的地平线上点缀着一个个窝棚，电线杆孤零零地伸进荒原深处。

顾问们沿着电杆踉踉西行。军队崩溃了，老大哥没人管了。俄国人突然吃惊地发现他们竟然象瘟疫一样令人讨厌！冷漠的目光置换了虚伪的笑容，充满敌意的军官常常朝他们撒尿，边撒边呸呸地吐口水。愚蠢的家伙，总以为是俄国人招来了灾难，“赤化”导致了军队的毁灭。俄国人不得不远离大部队，以防不测。

他们不无痛苦。撤退凄惨地演变成崩溃，地狱之门隆隆推开，严酷军纪禁锢之下的邪恶宣泄而出。抢劫、强奸、火拼——一夜之间，以爱护民众闻名的军队堕落成无恶不作的土匪。撤出归绥后不久，发生了一起强奸案，光天化日之下，一伙兵当着祖母的面轮奸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老人跪地哀求，额头都撞出了血。女孩尖声哭叫。兵们淫邪地狂笑，顾问们气急败坏地冲了上去，结果被揍得鼻青脸肿，俄国人震惊不已，震惊之余又不无悲哀，为西北使命打上了一个沮丧的问号。茫茫绥西，一个大国的梦想破灭了！

暮色如潮水淹没了荒原。篝火飘抖起来了，茶炊噗噗作响，包脚布臭哄哄的汗气合着荞麦片香味弥漫。不知是谁轻轻地哼起了《小白桦》：

哦 我可爱的小白桦
 娜塔沙站在白桦树下
 花格子头巾象鸟儿飘扬……

忧伤如夜露无声地浸润开来，勾起了顾问们思乡情思。

我含泪远走异国他乡
 永远记着家乡小白桦
 白桦树下站着娜塔沙

寒星在冰冷的天幕上闪烁。夜风轻轻地拂过草原。火焰像飘动的红绸子映亮了泪珠。

呵 暴风雪肆虐 狼群饥噪
 风雪中挺立着小白桦
 娜塔沙站在白桦树下

.....

当！——当！当！水连珠震响声撕裂了黑夜，歌声嘎然而止。黑暗中脚步杂沓 嘈吼声四起，“别让老毛子跑啦！”“抓活的！”——顾问们抓起枪 从火堆旁一跃而起……

短促的交火过去 袭击者冲进了营地 俄国人被缴械。溃兵 脸上胡乱涂着锅底灰 火光映照下 眼珠子幽幽地闪着绿光 连顾问们的背囊都翻了够。俄国人气得浑身发抖，参谋长安德森费了好大劲才使同志们安静下来。马咳嗽地嘶叫起来 忠实的饲养兵死死地拽住不放 被狂暴的士兵一枪托砸倒在地。翻译萨乔夫再也忍耐不住了 像只大公鸡跳了出来：“土匪，下流胚子 我们要到张督办那里控告你们！”

“告去吧 毛子！”兵说 冷笑着抬起枪口 当地一响 萨乔夫捂着小腹踉跄倒下。肠子从撕裂的肚皮上可怕的涌了出来。

“狗娘养的！”伊万诺夫、里若夫低沉地咆哮着 挥舞着拳头冲了上去。当 当 又是两枪 前白卫军鄂木斯克军政府参谋长栽倒

在地，粉红色血沫从嘴角冒出，在火堆边痛苦地抽搐着……

袭击者呼啸而去。安德森脸色苍白，挥舞着毛茸茸的拳头愤怒地咒骂着。

没人知道俄国人骂些什么。是诅咒野蛮的士兵，还是反动的军官，或者是诅咒自己。狂风卷走了一切。

4

9月10日 晋军追击部队入包头。

同日 北京 奉军南苑阅兵。张作霖讲话 称南口之胜利 实为对赤俄之胜利，具有重大之国际意义。又称，北赤虽灭，南赤肆虐，赤根不拔，国无宁日！镇威军素以救国为宗旨，决不能坐视长江糜烂 赤祸北浸 风沙弥漫 脚步沓沓 扑灭赤化拯救中华的吼声震撼了北京……

同日 北京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加拉罕被驱逐回国。沉重的国歌声中 镰刀斧头红旗缓缓降下。加氏语记者中苏两国人民之友谊不幸地进入了严冬“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我们还会回来的！”

镁焰灼灼 快门嚓嚓作响 外交官悲忿地举起拳头：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5

9月中旬，漫天风沙中，溃兵一股股地涌入了河套平原。北是莽莽阴山，南是滔滔黄河，西去平沙千里，东来追兵汹涌——四五万人就在这块窄促的土地上涌来挤去，为一窖粮食，为一件皮袄，

为一块宿营地争来抢去 枪声夜以继日……

张之江颜面歪斜 闭门读经 虔诚的基督徒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漠漠上苍。“主呵 我是西北的罪人！主呵 请保佑西北军 万能的主呵 请赐以福音！……”疲惫嘶哑的祈祷声日夜不息 闻者无不为之泪下！

上帝的声音终于从天而降！一个迟到的，但却振奋人心的消息：8月9日张维玺旅攻克天水 孔繁锦逃汉南。29日孙良诚旅人平凉 张兆钾逃天津。甘乱讨平 五原一片欢腾 张之江喜极而泣，下令全军入甘。正当征粮拴车之际，12师从草地上退下来了！

担架抬着蒋鸿遇进了司令部。丰镇车祸蒋氏腰椎重伤，一路缺医少药 时昏时醒。听说要入甘 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不 不行！”一屋子人都怔住了！

“不能去甘肃 就在这儿等冯先生回来！……”蒋鸿遇喘息着说 吐字艰难而语气却十分坚决。

理由很简单 简单得不容反驳 甘肃地瘠民贫 又遭兵祸天灾，几万人开进去吃啥穿啥？咱们就剩下这一块地盘了 非得自个儿先把它腐烂了？……谁要下甘肃 从我身上踏过去 反正我也活不久了……”

聪明人犯傻了。众怒难犯，疑忌顿生，将领们一个个脸色阴沉，怒目而视。张之江颜面哆嗦着哆嗦着，涎水猛地一抖……

狼山下黄河边孙连仲截住了 12 师。

“师长 副总指挥来看您啦！”副官弯下腰 凑近耳边说。

蒋鸿遇昏沉沉地睁开眼睛 吃力地握住孙连仲的手，“仿鲁老弟呀 人家都讨厌我 你还来……冯 冯先生有消息没有？”喀喀地又剧烈咳嗽起来，一口血痰吐了出来 脸色才活缓过来。“咱们还没完呀 还有好几万人呢！……16 混成旅那阵才 才 6000 人呀……”

16 混成旅……一个遥远而又温馨的时代 模范连 当学员 蒋鸿遇以参谋长兼教官，几乎是手把手地把庄稼人教成了军人……孙连仲突然鼻子发酸，俯下身，轻轻拭去老参谋长胡髭上的血沫……

孙连仲接收了 12 师 留下蒋鸿遇 头也不回地走了。手枪队长疑疑惑惑地问：“不做啦？”红脸大汉脸陡地一变 破口大骂：“做个屁！狗日的啥世道，瞎完了瞎透了瞎得没眉没眼了！好好的人都成了狼啦，没心没肺没肝花！……”一把把密令撕成了碎片 恶狠狠地一抛，白色的纸屑像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进了天空。

凄厉的，狼一般嚎叫声响彻了荒野。

6

狂风从漠北高原呼啸南下，绥西浑浑沌沌的一片……

一支孤旅在风沙中踟蹰西进。士兵们蓬头垢面 军衣褴褛 头发被沙土糊成了毡片子，脚片沉重木然……第 10 师 西北陆军精锐的第 10 师 过北门锁钥点人头还有 1 万挂零 怀来上火车剩了 9000 丰镇下火车还有 8000 到归绥只剩下 6000！气数尽了 失败的情绪如瘟疫传染。绝望的军官换上便衣不辞而别 士兵们整排整连地逃亡。逃兵 抓住了枪毙。茫茫荒原 枪声回荡……

又一排凄厉的枪声 刘汝明被震醒了 摇摇晃晃地从马背上直起身。他病了 额角发烫 浑身瘫软 神志恍惚 过度紧张之后的疲劳症。士兵们用担架抬着师长走。醒了 哼一声 又爬上马…… 军人马革裹尸 死也要死在马背上！

枪声震耳 血花飞溅 又一个逃兵四肢张仰着扑倒在地。温热的腥气从霜冻的土地上升起。队伍低着头匆匆走过。刘汝明扭过头……真的完了吗？不 先生一回来还会重振旗鼓 死也要把队伍

带到五原去！军人自言自语地说。恍惚中，仿佛又看到了冯玉祥那严厉而又亲切的阔脸……

绥包道上第10师被截住了。晋军13师——韩复榘的第5师架着机枪下枪。李金田旅长说，别把事做绝啦，我们是刘师长的队伍。卡子上的军官说，谁的队伍也不行，就是冯先生的小队子也得下枪。刘汝明一脸冷笑，一言不发地掏出手枪，往地上一丢，第10师官兵唰地端起了枪！

韩复榘闻讯赶来，黑着脸地把兵臭骂了一顿，请刘汝明到塞北关师部休息休息。刘汝明谢绝了，路还远着呢！韩复榘说还走呵？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刘汝明说命令叫到五原集结。大个子叹口气，算球啦！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留点本钱自力更生吧！

“你真的跟阎老西走啦？”刘汝明冷冷地问。

“去他娘的，混他几个钱花！打他的旗号闯咱的世事……”

“那不是变节了吗？”

韩复榘脸一下子涨红了，红到了脖子根儿。

骆驼刺在寒风中抖瑟。压抑的地平线上只剩下最后一抹亮光。阴沉沉的天空飘起了雪花。大雪纷纷扬扬，阴山隐没了。

中篇 走向太阳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 齐欢唱。

—— 国民革命军军歌 ,1926.

序章 B 五原誓师

1

1926年9月10日冯玉祥离库仑归国。30多辆道奇卡车和T型福特组成的车队在蒙古骑兵护送下直插曼达尔戈壁南下。一个漫长的、凭指北针判定方位的瀚海之旅。干涸的盐湖反射着秋日惨淡的阳光。芨芨草在寒风中瑟瑟抖嗦。黑色的砂碛上骆驼的白骨刺眼。敖包孤零零地耸立在地平线上。万古洪荒无边无涯……。

单调的汽车引擎声中，俩人都打起了盹。

莫斯科欧罗巴大饭店，5月17日。《前进报》记者刘伯坚来采访冯玉祥。

“喔，刘先生，神交久矣！”小簸箕似的大手握住共产党人使劲地摇着，对照料西北军校留学生的事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谢啥子哟，都是中国的事情！”革命者圆脸上漾着真诚爽朗的笑容。

“听先生口音像是四川人。府上哪里？”

“平昌县。川北。苦地方哟！”

“唔，唔，平昌，兄弟去过，老袁闹复辟那年，兄弟在川北清乡，打土匪，你们四川人叫棒老二……”

“我那时在县衙门当笔帖，过堂作记录。龙头大爷一塞包袱就放了，光脚杆儿砍了脑壳。啥子世道哟，格老子笔一甩不干了！”

军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尖嘴猴腮的衙门师爷形象怎么都跟眼前这位英气勃勃的革命家叠印不到一起。“啧啧 刘君上的是那间大学？”

“朗格子大学 在法国汽车厂做工 上夜校 社会大学 倒是学了些书本上没有的知识，革命！……”

革命给苦难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志士仁人继清末东渡日本之后 又掀起了一个留欧寻觅普罗米修士之火的热潮。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伯坚以“川帮”为主体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在法兰西这个资本主义心脏地带，为中国革命汇聚了力量。

1922年 中共旅法支部成立。翌年 刘伯坚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

他乡遇故知，采访变成了开诚布公的讨论。

——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是打倒军阀和军阀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 争取民族解放……（刘君讲得好极了 军阀不倒 列强不去 吾国人断无生存之希望矣！）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 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 扶助工农的政策，这是国民革命成功的基础……（兄弟对孙先生敬仰久矣！与贵党守常先生也早已结为同志了。）

——打倒了军阀帝国主义，阶级矛盾依然存在。解决的药方，是实行苏俄式劳农革命……（兄弟孤陋寡闻 窃以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 对阶级之说实不敢苟同。）

.....

讨论、争执、辨析。共产党人火一般的激情 渊博的知识 雄辩的口才 使冯玉祥大为倾倒 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刘伯坚成了座上客，每周两次到莫斯科郊外别墅给下野军人讲解中国革命。

“冯玉祥进步甚大 颇可乐观。”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蔡和森以

掩饰不住的激情给万里之外的李大钊写信说。遗憾的是 战局使学业中辍 蒙童只学了些革命的 ABC。匆匆归国之际 向共产国际伸出了求援之手。

灰蒙蒙的西北荒野上 李大钊、宣侠父之后 走来了又一位才华横溢的共产党人。

汽车猛地一颠，俩头重重地撞在了一起。揉着困眼哈哈地笑了。

冯玉祥说 做了个梦 好像还在莫斯科。

刘伯坚说 我也做了个梦 刚到了西北。

笑声荡漾在黑色的戈壁滩上。

太阳西斜 大漠辉煌。遥远的南方天际 浮出一大团黄乎乎的东西。

云。冯玉祥说。

沙。刘伯坚说。

福特车吼叫着加大了马力。

羊。挤挤挨挨的一大群黄羊。

高高的残丘顶上 头羊不安地凝视着 猛地纵身一跃 羊炸群了。坚硬的滩地上响起暴风骤雨般的蹄声。

马达轰鸣 尘龙奔突 车队与黄羊展开了壮观的赛跑。

羊群象一团漂浮的黄云，把车队远远地抛到了后边。头羊驻足 羊群停下。头羊扭头 羊群扭头。汽车驰近 头羊矫健地一跃，滩地上又响起惊心动魄的敲击声。

“伟大 真伟大！”冯玉祥目光痴迷 赞不绝口。“军队和民众要训练成这个样子 革命就有希望了！”

刘伯坚微微一笑。

“冯先生 受惊狂奔是动物本能 不能与革命相提并论。列宁说 革命是千百万人自觉的行动。”

“革命总是要有领袖吧 啧啧 象苏俄……”

“领袖不是头羊 民众也不是羊群！”

旷古荒原 争论又开始了 领袖与民众、时势与英雄、纪律与主义——激烈而又友好 尖锐而又不失坦诚。

“我们强调纪律 但只有建筑在主义基础上的纪律才是真正可靠的。同样 我们不反对秩序 但象红场游行那样的秩序在革命中是不存在的！”共产党人眼里亮晶晶地闪着光辉。

冯玉祥双手一摊 哈哈大笑：“刘先生 按你的说法 营盘不就成了大学堂 弟兄们你一个主义 他一个主义 仗怎么打？”

“不讲主义 为大洋当兵 这种纪律绝难持久 先生看过《毁灭》这个电影吗 同样是败仗 为什么有的败而不溃 有的溃不成军？”

军人脸涨红了：“那是我不在。一帮混帐东西 你打他不打 我回去就有办法啦！……”

惨淡的落日里，一个孤零零的黑点浮出了地平线，越来越大
.....

“汽车！”两人突地站了起来！

张之江跟人抬杠。人说 没有上帝。张之江说 主在天上——戈壁滩那么大 于先生怎么跟冯先生相遇了呢 主在上天指引着迷津！象星星月亮……

13日，漠南戈壁，冯玉祥与先期回国又折返的于右任相会了。

秋夜 星光如水 寒气袭人。篝火噼 噼剥剥地燃烧着。

桑古尔斯基躺在温呼呼的沙滩上 听着中国人唏嘘。这位莫斯科大学数理系毕业的高材生是个语言天才，除了本民族的布里亚特蒙古语和俄语外 还懂得英语、德语 甚至能结结巴巴地说中国话，这无疑红军总政治部派他出使西北的重要原因。

军队崩溃了 西北成了恶梦。普里马科夫以眼疾为借口 拒绝重返中国。于是 米哈伊·弗拉基米维奇·桑古尔斯基同志匆匆交卸了第 3 军军长职务，成为国民军第 3 任顾问团团团长。像所有在中国的顾问一样 他给自己起了个化名 乌斯曼诺夫。他的任务是帮助元帅重整军队。

士兵们变成了红胡子，连国民党的总代表都抢劫了！

他听见元帅气呼呼地问：“哪个部队的？”

“鹿瑞伯的卫队营 营长叫荣光兴……唉 弟兄们也实在是饿极了！”于右任的俄文翻译马文彦吞吞吐吐地说。

“该死的东西！”元帅齿缝里迸出了几个字。脸上的肌肉扭曲得可怕 手里的一块风化石攥得嘎吱吱响。如果那个无法无天的荣少校此刻出现在火堆旁的话，骨头都会被捏碎的！乌斯曼诺夫想。

“于先生 我向您赔礼。打回北京 上亨得利给您老买一个大自鸣钟。哈哈……”

笑声从火堆旁响起。是那种硬挤出来的、毫无幽默感的笑声。于右任双手抱头 只是叹气：“完哩 完哩……死娃抬出南门——凉凉的了 我 还是先回广东去……”

乌斯曼诺夫终于坐了下来。

“冯 作为苏联政府代表 我想知道 在军队实际已经瓦解的情况下 我 我的同事 还有这些，”俄国人指了指围成一圈满载着军火的汽车，“还有没有必要再去中国？”

“去！为啥不去 还有 5 万人呢！”

“可是 这是 5 万什么样的人啊，如果还能把他们叫军队的话……”

冯玉祥怔住了。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元帅同志 我想知道的是 你现在还有没有办法 有 我们继

续朝前走。没有 我建议折返库仑 等候我国政府指示。”

沉默。十几双目光注视下，冯玉祥吃力地站了起来。

“放到过去我没办法了！……我冯玉祥孤陋寡闻 不懂政治。为了带好兵 兵吃啥我吃啥 兵睡棚子我睡棚子。发不上饷 给军官买地收租子。逢年过节 给兵家里寄钱 称大侄子 以此维系军心……现在我明白了 首先要用主义武装官兵 使他们知道为谁而战 唐僧西天取经 我冯大个上俄国取经 把革命的真经取回来了 我有办法了……”

喘息。“打败了 败了有什么了不起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还有五万人 就是剩下五千 五百 五十个人 我冯玉祥也要把旗打起来！不打倒军阀死不瞑目！”

……

红柳根熊熊燃烧。火星喷上暗蓝色的夜空 火焰象透明的红绸子在荒原上飘抖……

2

9月16日，车队越过没有标志的中蒙国界。驶入绥西五原。

三千里戈壁之旅结束 冯玉祥万里归国。上千人涌进兴隆长店前广场 哭声撕裂了沉沉暮色……

17日上午 冯玉祥登上了连夜筑起的检阅台。

银霜铺地 寒气袭人。一洼洼马尿结成了薄冰 映射着深秋的阳光。头上胡乱扣着奉军皮帽、直军硬壳帽、晋军灰棉帽和庄稼人烂毡帽的士兵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泪水在冯玉祥眼眶里转悠。

常德 长安 南苑 张垣——自有16混成旅以来，无论多么艰

难困苦 面前永远是钢铁般的队伍 立正 灰色的长城 开步 怒涛汹涌 呐喊 惊雷滚滚！……伤感的目光掠过稀稀拉拉的队伍 掠过看热闹的人群灰扑扑的土房，投向秋日深邃的蓝天，停住了。

“同志们！

“玉祥本是武人 半生戎马 未尝学问 唯不自量 力图救国 无奈才识短浅 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 所以飘然下野 去他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 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起；又受世界的影响 民族解放的要求 愈加迫切……我的热血沸腾起来了 情不自己 遂赶紧回国……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 有了办法回来。……”

“玉祥乃工人之子。父为瓦工 贫无立锥 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虽然做过几点革命事业 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 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 革命的方法 在我从前都没有考察 所以只有一点两点式革命 而没有彻底的做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 好让全国人知道我所做的 忽而是革命 忽而又不是革命 其缘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革命观点来说 过去的我 若说是中国的一个革命者 是一个中山主义者 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 更是说不上来了。不意当时有人说我是赤化 现在看来 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 哪里算得上赤化 不但骂我的人不知道赤化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没有激昂的口号 没有悲壮的呐喊。五原誓师宣言 以发自肺腑的反思永久地载入了中国现代史文献。

蓝天白云漂浮 雁阵行行。

宏亮的声音回荡在荒原小城。冯玉祥高高地举起了拳头：

“现在 我所努力的 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进行国民革

命 实行三民主义 所有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及决议等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 与民众相结合——谨此宣誓！”

于右任撩袍登台。黑髯飘逸 眼角漾笑 又湿漉漉地闪着泪光。

冯玉祥立正 敬礼 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西北总代表的手中郑重地接过大旗。略停片刻 猛地一抖 青天白日旗在寒风中哗地飘起来了！

沉重的军乐声中。掌旗兵咔咔地迈着正步，走向广场中央旗杆。

一声“敬礼”士兵们齐唰唰地举起了枪 向昨天告别 向未来致敬！

五色旗缓缓降下。

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

喇叭声冲碎冻得发脆的空气 掠过滔滔黄河、茫茫草地 半个中国都震动了！

9月27日，五原县高等小学，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第一届代表大会开幕。

乌斯曼诺夫代表共产国际祝词；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训词；冯玉祥作政治报告 刘伯坚作讲演。

小组讨论 大会发言。羊肉圪坨 国民革命 新鲜而又粗糙难咽。

30日 大会在掌声中闭幕。

政治报告通过 组织军队政治工作 推广地方党务 发动民众。

国民军最高特别党部成立 冯玉祥当选最高党代表。刘伯坚以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主持全军党务。一纸命令 全军加入国民党。传

教士感动了冯玉祥 中国增加了几十万基督徒 孙中山感化了冯玉祥，国民党增加了 5 万个武装的党徒。只有一个人例外 张之江。虔诚的基督徒认为上帝与列宁不能共存。

掌声。热烈掌声。全场起立。冯氏满面红光 振臂高呼：“同志们辛苦了！”

“为革命服务不辛苦！”军人们一声吼 檐下麻雀扑楞楞乱飞。

党旗与国旗交叉。装饰着松枝柏朵的黄泥巴墙上 孙中山 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凝视着动人的一幕，仿佛泫然涕下了！

3

浪花激溅，水沫飞扬，羊皮筏子甩下一串串苍凉的号子。誓师典礼后的第 3 天 张之江由宁夏赶到了五原。

汽车马达突发动。鹿钟麟、宋哲元等跪了一地。

冯玉祥要去包头，回收韩复榘、石友三两部。

“嗨！”张之江脚一趔，“还提这号孬种 先生没见过他们嘴脸……”

冯玉祥伤感地直摇头：“不是这话！野鸡养不熟，家鸡打不飞，手心手背都是肉……”

“飞的是贼老鸦！”刘汝明大声说。

冯氏脸变得十分难看：“不准说这话 事过一风吹 唉 怪我 怪我……”

张之江眼角一斜，嘴唇哆嗦了几下，猛地抱头蹲下。8 个月代理的艰辛，一肚子的苦衷 犹如大河堤决，一下子宣泄了出来！

“嗬嗬嗬……我对不起先生，我是团体的罪人……嗬嗬嗬嗬嗬嗬……”

许长林 孤儿 给洋牧师当仆欧。生性峻冷 动不动把亲儿子打得满地滚的冯玉祥 却十分疼爱这个大眼睛的小家伙。每次到牧师家做客 总喜欢拧着耳朵逗乐子 逗完了 马裤兜里掏一把糖递过去。牧师把许长林送给了冯玉祥。冯玉祥把许长林送进兵棚子。马棒之下打出了一个旅长。

上校旅长偷偷由包头跑到五原。见到冯玉祥，哇地哭了。

冯玉祥说：“莫哭 莫哭 我好好的 你哭啥哩 我不怪你 军人总要服从命令嘛！你们师长呢？”

委委屈屈的哭声中 门外扑天抢地一声长嚎：“总司令 我回来了！——石友三踉踉跄跄抢进庙门 扑通一声跪下；“总司令 我没脸见人啦！嗒嗒嗒嗒嗒……”

几天后 韩复榘便衣筒从由归绥西来。半载睽隔 往事如魔。接风宴上，唏嘘不已。

军人语极沉痛：“咱当真降了他阎老西不成 咱是想替先生多保存一份骨肉 我韩复榘生是西北军的人 死是西北军的鬼 语不言心 红炮子穿膛！”

把酒临杯 又放了下来：“先生要不要商震脑袋 要 咱明日提来！”

一桌子的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

10月上旬，国民联军总部迁到了包头。

4

天变了。西伯利亚来的寒流 象千万只饿狼 刨着蹄子 扬着风沙 掠过经幡飘抖的杭爱山脉 掠过空旷的曼达尔戈壁 嗥叫着扑

下阴山。圆圆的、莜面饼似的太阳散尽了最后一丝热气，从灰蒙蒙的天空隐没了。

饥饿和严寒逼着国民军离开河套。

将领们力主兵出南口，在被打倒的地方站起来。然而，以 5 万饥疲之师与奉军再战，军事上又有几分把握？

政治形势要求南下，由甘入陕，解围长安，然后兵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然而千里流沙，万里荒原，谁又能保证九月的悲剧不再重演？

包头东关，冯氏私宅。最后的讨论。

将领们正襟危坐，冻裂的脸上绷着血丝丝，象没削制的光板羊皮。5 万大军，5 万只蝗虫，吃光了河套的存粮；5 万只饿狼撕扯着蒙古牧人羊群。“王瞎子”的儿子王英赶来 3000 只羊，两天功夫啃得连骨头都没有了。

光板皮袄，散发着浓烈膻腥味，象牛皮喀啦啦地响。

冯玉祥脸一沉，声音平息了。

讨论陷入了僵局。

窗外却响起呷呷的叫声。一只褐色的麻鸭蹒跚地跑着，厨子老司扬着菜刀满院子撵。野鸭子，五原县长刘必达送的。冯说，好个刘县长你也学会拍马溜须了，给我送 5 万只来，逮不够杀你的头，刘必达挨了 20 军棍抱头鼠窜。这只黄河滩上的野鸭子就成了安徽厨子的一块心病。放了舍不得，想杀又没胆，呷呷地叫得心烦。

“你叫，你叫，我叫你叫！……老母支鸡，）总司令不克你老司，把你克了，呷，呷，还叫！”

呷呷！呷呷呷！

哄地满堂大笑。

乌斯曼诺夫终于忍不住发脾气了：“同志们，我真为你们感到害羞，三军的同志正在西安府苦撑待援，成千上万的饿死，你们却

在这里争论不休 困难是有的 我们可以沿途发动民众 征集富农的粮食 在俄国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吗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冯玉祥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俄国人的话没错。可是他不能不为团体的命运考虑得更为长远一些 北京是政治中心 会师是遥远的事情……

“再考虑考虑!”他说。浑身疲惫不堪。

“不能再等了!”于右任猛地站起来 袖子一甩就是一个长揖，
“焕章同志 我代表 900 万陕人向你求情了!”

冯玉祥一怔 赶紧搀住。“于先生 有话慢慢说……”

“还有啥话可说!长安存粮一向只有 3 月 被困已历半载。10 万生灵北望援师 眼都眦出了血 我于右任无拳无勇 有何面目再见家乡父老?……”

泪水断了线似地夺眶而出。一室沉默。

“我 我听守常先生的……”

雪原 骡桥 鞭声脆响……10 月上旬某日，一个叫刘贯一的共产党人 由北京赶到了包头。

撕开棉袍大襟 取出一枚蜡丸。白棉纸上只有寥寥八个字“固甘援陕 联晋图豫”。李大钊的信终于来了!

雪后初霁 红日高照 百里河套响起连绵的军号声……

六、白骨之城

清明 雨纷纷 花纷纷 革命公园游人疏落。

恋人依偎在鲜艳的花伞下，女士头上的绸结像火焰在雨雾中飘动。

访古者在万人家前徘徊着，目光却盯着恋人身下的那通断碑。

终于丢下一句讨厌。款款起立。

访古者在这万千屁股磨得锃亮的断碑前放下一袋面包。默哀。

雨声淅淅沥沥 树叶飒飒叹息 断碑湿漉漉地闪着泪光。他仿佛听到了历史沉重的叹息……

第 22 章 金风下高原

1

《丙寅浮生录》(摘录)

(5 月 初五 贼四路扑城。巨炮隆隆 竟日不息。店伙相公皆奉令上城。……

(6 月 初八 6 时许 东北城角放进。城坍十数丈 声闷如雷 砖石如雨天降 击毙甚众。贼鼓噪越壕 杨师长立马横刀 大呼杀贼。豁 积尸盈尺……

10 日贼纵火焚麦。四厢烈焰腾腾 天色为赤 焦麦糊豆之味弥漫 小匪十余骑策马擎炬 绕城狂呼。当道脸失常色。盖粮为守城之根本 刘贼此计极毒。生子为天阍 娶媳娶石女 必断子绝孙矣！

人心大怖，店前排队里许。灰面 10 元，15 元，又 20 元。德茂甚喜 余颇不以为然。惟在商言商 亦说不得他。越二日 全城粮栈查封 存粮百石悉为长安县运武庙巷总粮台。茂与同业诸人交涉无计 惟生闷气而已。

(15 日) 贼王老五夜袭荐福寺 小雁塔陷。西南半城顿失屏障。冯旅长钦哉率部逆袭 三扑三蹶 贼牛车首级 鸣锣招摇 城头大恸……

计 售粮 曰号囤。东西两集人相拥塞 富商大贾与斗升小民 军警弹压 捕者百数十人，搥嘴而放。

22 日 杨师出击北门 以通河北粮道。踏壕二 拔营三 至大白

杨为贼阻。血战竟日 终不能进。大雨滂沱 血肉横飞(数千随军出逃之 饥民匍匐火网之下 进退不得 哭声震野……

斗麦百元 有行无市。

(7月)廿二贼柴老八三扑东关。列炮韩信冢 又于含元殿以湿(棉)花包筑垒 高与城齐 上架机关开花炮。女墙坍数十丈。贼袒臂墨面 顶锅噙刃 汹涌登梯。梯首缚旗 曰状元千元探花八百榜眼五百进士三百 皆盖刘贼之关防 振三亲见也。孙旅长蔚如腿受巨创 卧血擎旗狂舞……(战至廿三日黄昏)500悍匪均作刀下鬼。贼大恟而退……

(8月)计 粮断 配之以油渣酒糟。

贼分兵掠河北诸地 炮声隐闻。又驱四县百姓掘困城壕。登陴南眺，八里村草场坡夫如蝼蚁。人心益恐。

长安县令空地种谷。荒者罚百元。

兴平张益谦君卫师长定一之乡党也，闻与李督办有部属之谊。

拒之城下。哭云我为一城百姓而来 不能一谈否。当道厉声曰 汝休唠叨 吾陕人不认汝狗彘 喝令丁增华开枪。大恟而去……

斗糠 10 元 麸 20 元 粕饼又倍之。

(9月)壕成 宽 3 丈深 2 丈。壕后筑垒 垒上列炮 周匝 60 里许 蜿如孽龙(登城 观者无不色变。兵法云 围城必阙 刘贼决计不叫我长安人活矣！……

晓谕查封和平期成会。振三由师部归来云 褚小毖 众质当道 汝守城何为 荅以革命。又质之，一城将为饿殍 革命何为？不能答。褚犹喋喋不休 杨瞋目色变 怒斥汝欲何为 荅以为民请命。杨厉声曰吾要讲人格 遂杀褚于西华门。呜呼 褚氏其人 包揽讼词 挟妓狎游 向为吾士林不齿。然为民请命 何至弃尸西市！高匪围城图财帛 将军守城争人格 九朝古都沦丰都 只恨吾辈生民国！ 纪之。

蒸馍枚 5 元。萝卜根 2 元 榆皮面饼 1 元。

树皮剥尽。猫狗绝迹。驴皮冻孱糖稀钱一吊。

存粮将罄。林家女子扫棧房灰土面为饼。雀屎鼠粪霉变难咽。斗儿夜啼不已。德茂哭云半生粮虫恐亦为饿殍也，只带累了老叔。余亦唏嘘不已。余不怪谁 小乱避城 大乱避乡 古有明训。余乃自投罗网 余不惧死 余年七十有八 已赚阎罗五年矣 只放心不下斗儿吾孙。

，黄叶扫尽。磨粉曰钱钱面。

饿殍日渐 ，红十字会粥厂半日即关闭。

(9 月)18 日 开城放生。贼 相约休战一日。纷传出七凶 瓦解军心耳。或云彼类良心未尽泯也。南大街 ，扶老携幼， 。年轻妇人皆以锅底灰涂面，以防贼掳也。

哭爹喊娘呼儿唤女之声骤起。弹压之军警竟挤死数人。余以衰弱之躯 惟远避而已。贼伙聚南关 掳衣揎袖 狂呼跳跃。俄倾 枪声骤起 人流倒灌 城门洞拥塞填实 惨叫声轰然而起。垒掇丈余 踩踏气闷而毙者 数以百计。……

2

灰蒙蒙的天空上，响起马达的轧轧声。一架老式的双翼飞机穿过云层，出现在被围困的城市上空。绕着积木似的城垣一圈圈地兜着 越飞越低 卷起一股股狂风。猛地 机翼一抖，一个黑点甩了下来。越来越大，哗地抖开，传单纷纷扬扬地飘下来了……

老人端坐不动。呆滞的目光盯着那张告帖。白白的，像鸡毛，轻飘飘地落在瓦脊上；一抖 又飞了起来。盘旋一圈 从敞开的窗扉钻了进来；沙沙地停到书桌上。

陕甘剿匪司令刘镇华晓谕西安军民反正书。

“……南赤介石 兵溃汉口 积尸壅流 大江为赤。北赤玉祥 流窜绥西 不毛之地 啸聚为匪。兰州光复 义旗东指 甘陇铁骑 饮马渭水。晋军出兵 不日城下，十生重炮 灰飞烟灭……本帅长陕经年 悲天悯人 不忍一城生灵涂炭。故曰 尔等军民 速起反正 捕杀二虎，共立殊功。……”

老人叹口气 握毫舔墨 颤抖着在日记上又记下一段：

“9月26日，飞艇二次东来 满天飞鸡毛。悬洋10万求当道活口 首级减半。又 逾期城破 鸡犬不留云云。呜呼 吾城中不闻鸡犬之声已月余矣！……”

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拭去。喘息。

“……余大限不远矣。余生庚戌 历道咸同光宣统五帝 袁冯徐黎曹五总统又一段执政 虽躬耕垄亩 然世事见多矣 长毛捻子回乱白狼 国事不幸 民如蚁蝼 然诸乱均不若围城惨矣 余一日不死，一日不辍此笔 为子孙留一劫历 为国人留一历史……”

手颤不已。住笔。颤巍巍地合上了蓝布装裱的纪事册。

马达声嗡嗡远去。飞机像只苍蝇消失在灰色厚重的云层里了。

半个小时后 这架东归洛阳的飞机钻出了云层。华山黑压压地迎面扑来。机师来不及惊叫 木珩机翼就被扯掉了半边。呜呜地怪叫着 像陀螺一样旋转着，一头栽进了渭河滩。一团红色的火球轰然升起，蒙皮机件和撕碎的躯体纷纷扬扬地飞上天空……

老人没有可能听到二百里外那雷鸣般的爆炸声。否则纪事册里必定重重地留下一笔。尽管其时气喘吁吁 头晕眼花 七寸毫管犹如椽重！

老人家居长安南乡 是年七十有八。前清秀才。祖上在南大街留下一个粮店。德茂掌柜。茂是侄子，一肩双挑。有妻不贤 老叔蔑称“林家女子”。有孙甚怜 乳名斗儿。有相公名十娃 上城助战。

有后辈振三 在师部干事 执礼甚恭。佚名作《丙寅浮生录》就告诉我们这些。如此而已。

1926年 民国 15 年 农历丙寅年。

3

十月金秋 天蓝如洗。

正是收获的季节。长武枣红，邠州梨黄，永寿塬谷穗飘香。民国 15 年，渭北高原一个丰饶的秋天。

战火中一块绿洲。其北 泾河谷地 西北军狂飙横扫 甘军一股股向南逃窜。其南 渭河北岸 嵩军分兵掠地 逃难的人流像一股扯不断的黑线，沿着陕甘大道向北蠕延……

炮声在地平线上滚动。蓝格英英的天穹下，白烟一团团绽开。

大道上响起了狂暴的马蹄声。报马一拨子一拨子向南急驰。绣着斗大姜字的军旗在金风中呼喇喇飘抖。姜宏模姜旅长由甘省搬兵回来啦！救兵如救火，马跑得汗水淋漓，人颠得气喘吁吁。逢村过镇 马咳咳地一勒 红箍帽脑后一掀 先吹气喇叭——

哒哒嗒嗒嗒，哒哒嗒嗒嗒！

——父老乡亲，绅粮百姓听仔细：冯上将军下了令，发兵十万救陕西！嵩匪是秋后的蚂蚱，没几下蹦哒啦！

哒哒嗒嗒嗒，哒哒嗒嗒嗒！

——大军出动 粮草先行。有粮出粮 有丁出丁 杀尽嵩匪 天下太平！

哒哒嗒嗒嗒，哒哒嗒嗒嗒！……

铁蹄激溅 黄尘滚滚 报马一拨拨掠过大道。长武邠州 永寿乾县 三百里高原沸腾了！

洪水般的喧嚣声中，大军涌下了高原……

4

邠州彪角沟，第五老人见到队伍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吆牛的鞭子。

日暮时分，宿营号此起彼伏。搭帐篷的汲水的砌灶的溜马的，十里长沟全是兵。牲口打着响鼻，兵们粗鲁地笑着，行军灶锅铲叮当。汇成一曲十分熟悉而又十分遥远的交响乐，在氤氲暮色中合着炊烟袅袅上升。老上士眼泪哗地淌出来了！

一个兵在溪旁溜马。第五讪讪地凑上前去。一个来月没穿灰皮胆气丢到了爪哇国未开言来先陪笑：“辛苦啦老总。请问是那个军头？”“国民联军。”几军的？”“一军西北军。”“几师？”

兵狐疑地瞅了他一眼。脏兮兮的，像是几个月没洗过的脸上，眼珠子转来转去。“呸，”吐掉嘴里的甘草渣，“鸡窝鸡窝狗日的是你！”

老乡 户县人 民国 11 年一起当的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唏嘘了一阵 老乡说 还阳啦 总司令回来了 俄国人给了多少多少汽车枪炮、多少多少万大洋。七路援陕，孙猴儿孙良诚总指挥，刘旅长刘存简当先锋，吉大胆吉大马棒吉鸿昌是中军。旗旗也换啦，从总司令到伙夫都是国民党啦！

“咦 你狗日的咋还攥着鞭杆子？.....”

鞭杆子一甩，庄稼汉第五又成了上士第五。西北军第 2 师第 4 旅第 2 团 师长孙良诚 旅长吉鸿昌 团长张印湘。

老人说：该死球朝上，不死活的旺！一月 6 个洋 能余两石麦哩。比打牛后半截子强！

韩维墉老人，在西北军混了 4 年 武至少校参谋 文至七品县

长。1990年作者在西安盐店街采访时，双目已经失明了。把个名片翻来倒去地摩娑了半晌，一声长喟：“多好的一支军队呵！”作者身心都被震撼了！

老人说：围城的时候在西安读师范。停课闹革命，护理伤兵，演文明戏，宣传国民革命，党部组织的，浪漫得很。后来就饿散伙了！9月18逃出了城，制服叫嵩军剥了，剩了个大裤衩子，真真是斯文扫地。跟个同学往北走，想寻个地方教书去。半道上队伍唏哩呼隆地下来了。兵身上衣服都烂成了布索索，头发糊成了毡片子。队伍却整整齐齐的，边走边唱着歌。头一回见了骆驼，驮子弹的，凑到跟前看稀奇，猛不防哇地一声怪叫，脏糊糊的绿水喷了一脸。兵们哄地笑了。过来个军官问干啥的，听说是逃出来的学生，跳下马，拉住手问城里的情况。难过得半天没吭声。吩咐随从拿干粮吃。问愿意不愿意当兵，一起去解围。俩人一商量，行，当场就以少尉参谋录用了。侦探参谋，连军装都没有。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孙良诚。矮墩墩，两头齐，结实得象个碌碡。阔面方耳，小平头，头发硬得像板刷子。

老人在孙良诚手下干到西北军完蛋。解放前在南京鼓楼还见了一面。黄呢子，亮马靴，威风得很。咱敬了个礼，人家佯佯不睬地点了个头。

嗷，嗷，嗷呜……骆驼的叫声回荡在苍凉的乾陵。黄尘弥漫，则天女皇帝的无字碑影影绰绰地看不清了……

10月上旬，援陕军兵抵乾州。小学堂的鼓号声中，中国国民党乾县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挂了出来。

挂牌子的是个20来岁青年人。别钢笔，留“洋楼”四个兜兜中山服。后来成了乡人的骄傲。1950年代表新中国出席安理会控诉美帝侵朝，把联合国的橡木桌子撞得咚咚响。又开风气之先，娶了

一个洋太太 金发碧眼 把后脑勺垂着小辫子的财东老汉气得差点背了气。

此人就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外交家，王炳南。

当年乾县的老党员们回忆 8 月份王炳南就组织我们商量如何策应援军入陕。一直盼到 10 月份。冯军才来了 纪律很好 真的不扰民。老百姓设香案迎接 支应局锅盔堆满了屋。那时还真有点壶浆箪食的味道……组织了一个宣传队 叫“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西安前敌宣传队”。扯了二尺蓝洋布 做了个青天白日旗 于右任亲笔题的字。寻了几块梨木板 刻了些口号 就随军出发了。部队打到哪儿 宣传队跟到哪儿。驴驮子一卸 印刷局就开工了。红颜料 粉连纸 排刷哧地一下“打倒祸陕军阀刘镇华！”再一下“打到西安省 救民出水火！”还有国民革命万岁、国民军是民众的武力等等。一直刷到西安城下。苏联顾问和孙良诚看望了几次。孙良诚还问有没有困难。听说没钱买纸，一下子批了几十块钱。那时冯军很穷 从总指挥到马夫都不发饷……

一位退而不休的老人十分严肃地提醒作者，写西安解围不要忽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仗是冯军打的 民众是共产党发动的。这是 1927 年长安闹红了的基础。

老人也是师范生，放生时逃出来的。

马蹄哒哒 炮车辘辘。刘存简旅、梁冠英旅、吉鸿昌旅、程心明旅 与支前的民夫 宣传的党务 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沿陕甘大道日夜兼程。所过州县，香烟缭绕，鞭炮齐鸣。嵩军闻风远扬。

7 日 咸阳围解。

12 日，三原围解。

13 日 吉鸿昌旅强渡渭水！

5

孙良诚立马渭河古渡。

血色黄昏。渭水汹涌，南岸陈阳寨火光扑闪，浓烟滚滚。硝烟在广阔的河面上飘浮着。浪拍浮桥，发出惊心动魄的 嘭嘭声。

咸阳古渡几千年，文人骚客不知留下了多少感怀！咏春柳青草，吟细雨轻尘，诵汉陵秦阙。“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废兴”，30 岁出头的总指挥不禁感慨万端！

民国 2 年之春，16 岁的孙良诚天津卫投军不成，背着铺盖卷又赶到景州。一个小哨官的儿子，家贫无计，只得走父辈当兵吃粮的路子。年龄不够，要命的是个子差一大截。踮起脚跟，像只小公鸡脖子拼命往上努，一巴掌叫验兵的打矧了半截。哇地哭了。冯玉祥过来了。问明究竟，叹口气，收下吧，孩子还小，长哩，起了恻隐之心，想起了同样是哨官的老父和自己 11 岁入营补兵的经历。

个子却始终没长起来。一直到 1951 年病死提篮桥监狱，也没够 5 尺。不过，凭着一股血气和机灵劲儿，在升迁之梯上却噌噌地窜了上去。一入陕打白狼是排长。二入陕驱陈是营长。这次，第三次入陕已是师长兼总指挥了！骄傲呵，骄傲的孙良诚！当西北军主力溃败南口的时候，他却率领第 2 师把甘军由兰州撵到陇东，打得落花流水！援陕令一下，不等其他部队就单独出动了，并且摧枯拉朽般地打到了咸阳！

夕阳沉沦，河面金光粼粼。娃娃脸仿佛镀上了金。

“总指挥挥师入陕，嵩匪望风逃窜，一城生灵得救。他年重修咸阳县志，定要重重地叙上一笔！”古渡相送，一片恭维之声。

“言重言重！良诚身为军人，解民倒悬乃天职所在，名人青史实不敢当！”

啧啧之声四起。

“长安被困已 5 个月 弹尽粮绝 北望王师 眼都眦出了血 敢问总指挥 城开有日？”

军人一脸沉矜。“兵无必胜之算。不过 嵩军乃土贼流匪 不堪一击。本军成军长安 三次入陕 军民皆我父老兄弟 渡河之后立即发起攻击……城开总在旬日之内吧！”

士绅们老泪纵横，哽咽不能语。酒颤巍巍地捧了上来。“祝将军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城开之日 我咸、长两县 定为将军立一生祠，以昭再造三秦之功！”

青花瓷碗，酒味醇香。接碗。齐眉。一仰而尽。热流入喉，五脏六腑像着了火。一抖马缰 乌驳马前蹄高高扬起。咳咳嘶叫声响彻了古老的渡口……

14 日 孙良诚渡河 于东去西安 20 里的猴儿寨开设了总指挥部。

15 日，援陕军兵分三路，东向发起了攻击。吉鸿昌旅为北路，经故汉城 向北门攻击前进。梁冠英旅为中路 经秦阿房宫 向西门攻击前进。刘存简旅为南路 经周镐京 向南门攻击前进。炮声撕碎了茫茫大雾，褐色的原野上火球进闪。硝烟中孙良诚策马驰骋，挥刀怒吼。“革命军人同志们！杀啊！——”

西安解围战役打响。

注定是悲壮的战役！

第 23 章 阴雾弥汉城

1

《丙寅浮生录》(摘录)

林家女子扫囤如镜 居然又得霉絮秕糠一袋。半土半粮雀屎鼠粪又半 祖荫 延残喘数日。

开元寺 三代铜器糙米一升，魏晋真帖麸皮半斗
十之七八为军人。陈家老大持城南稻地照换米，十石不得一斗。相见唏嘘不已。

糠麸 谷道堵塞腹胀如鼓 扶厕抠挖 血淋漓几至晕厥。刘家退还《寒山送米图》云世交弗敢收也。赠小米一碗海带一束银耳半斤陈枣十枚 凑成四样礼。林家女子脸喜。圣人云凡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巷口又收饿殍数具。鸠首鹄面人莫敢视。

振三云胡幼臣家被抄，夹墙中得白米石二灰面三老瓮，观者如市。彼自批其颊又唾其妇 丑态 彼为耆绅而议长 每谒当道总不教空手而归。奈生性甚啬，夜举炊不使仆妇与闻。小人怒而告官 人心不古如此！（振三 赠白面蒸馍二枚 云城头守军以洋与贼易得。斗儿狂啖不已。可怜吾家两门，一孙单传 余实不忍 残烛将尽死不足惜，余多吃一口彼少吃一口余苟延一日 彼少活一日

干果李家父子为刮树皮争殴。夜半犹喋喋不休。隔墙暗自叹

息。

有妇抱娃扣门 白云难民 不忍见 闻吾家善
名 粮栈 凄凄不能成声。余潸然泪下 林家女
子恶声逐出 嚶嚶

（警察）又收饿殍十数具。运城墙跟码之。

林家女子脸又恶。嫌余不卖成化瓶也。此物乃祖上所传 光绪
年争讼 德茂脾气 老拳，余阻之
沦凶劫即父子亦反目，况为侄妇！余不怪她。

移院晒太阳蹶扑 。茂急 床上。盗汗心悸 耳鸣眼
花。余之大限近矣。荧灯枯坐 思乡下老妻泪竭

十娃城头归。袖馒头三枚。黑面油渣麸皮三合一。黑如驴粪
蛋。要亲见余吃下。余心实不忍，浅尝即锁于枕箱，留于斗儿。彼
挥拳哭斥 林家女子不敢噤声。心意虽好 然亦过份了些。

南院门哄传无头揭贴，云天皇皇地皇皇，我家要活小儿 郎 天
王哪咤快下凡 长安城里射虎狼。有云党人所为 有云二虎不和 亦
有云卫部所为。又传当道遭黑枪。皆莫可穷诘。军民两心皆不可
恃也……

2

阴沉沉的 压得很低的云层下，一城死寂。

呼噜噜的鼾声从谷子地里淌了出来。

新城废墟。像城中所有空地一样，8月份也种上了谷子。节气
错过，青黄青黄的像狗尾巴草。鼾声就从这疏落的谷地里传出来。
时而重浊如雷 时而清气徐徐 抑扬顿挫 舒缓有序 还间歇地发出
阵阵哨音。

杨虎城头枕马鞍 仰卧谷地 稍远处 马弁们警惕地注视着周

围的动静。连着出了几起打黑枪的事件后，西安城实际上的最高指挥官行踪就飘忽不定了……

一个深沉机敏的人。4年前，在冯玉祥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靖国军瓦解杨虎城迎于右任于武功再竖大旗。不成北上“沙陀国”投了榆林井岳秀。孙岳入陕井氏易帜杨部改编为国民三军第3师。嵩军西犯时正在西府阻击吴新田。省垣危急星夜东下，承担了压力最大的东北城防御。190个日日夜夜，身体被压垮了。颧骨暴凸脸色青虚。180斤重的肥躯只剩下瘦骨嶙峋的架坯。

没有改变的是嗜眠的毛病。除了过午必睡外，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头一垂就鼻息大作！饿的，马弁们叹息说。

谷穗摩娑着脸颊。滚雷似的鼾声突然平息。深陷的眼窝睁开了。

执法队长姬汇伯报告：师部上尉副官某抢孤儿院面粉。院长张典尧与几百孤儿伏地号啕不已。当场为二军执法队拿获请示如何处置。

杨虎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娃娃脸，蒲城同乡，说起来曲里拐弯地还是亲戚。在安边办教导队时，背着馍千里来投效的……叹口气，又翻出参谋长蒙浚生和副官长赵寿山联名附片：念该员战功卓著且追悔不已莫若令其上城杀贼将功赎罪云云。

“糊涂虫！”摇摇头掏出红铅笔在报告上寻着名字吃力地打了一个×。掷笔。眼前一阵发黑，副官赶紧搀住。

“对家难受啥饥寒出盗贼哩！”李虎臣说。圆脸督办不知啥时候来的盘腿坐地磨盘似的大手研着谷穗噗地吹口气谷秕芒皮飞去剩下蒿籽似的几粒米。拍拍手“这谷子怕是吃不到嘴了弹药快完了，狗日的再扑一家伙就麻达哩！”

“没子弹了拿矛子捅！”杨虎城嗡声闷气地说。

“矛子断咧？”

“城砖砸！”

“砖撒完咧？”

一声苦笑：“咱弟兄俩上钟楼 东南西北磕四个响头，‘父老乡亲 二虎力竭矣！’然后举火——咋样？”

李虎臣笑了。笑着笑着，气又上来了：“对家，说正经话 这城究竟守到啥时候 谁来解围 老百姓快饿死完了 还守啥城 你说？”

杨虎城慢慢地抬起头：“……啥意思？”

李虎臣凄然一笑：“对家 实话实说。我思谋着老蒋的路子也不是不能走……”

老蒋蒋世杰 国民二军师长。春守信阳 阻击直吴北上 血战 40 余日。弹尽粮绝 经洋人斡旋接受改编。一城生灵得救 部队也得以保全。话却被杨虎城冷冷地打断了。

“那不是要投降刘镇华吗？”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为了老百姓——”

杨虎城勃然色变：“既有今日 何必当初！当初嵩军西犯 李虎臣传檄河北各军 皆怯敌不应。遣使迎杨 信中有‘公来我守 公拒我走’之语。乃至入城 提出督军交杨。杨虎城怒曰：“对家何出此言侮我 我杨虎城是为一城父老来的 不是抢印把子来的！”——旧事重提，李虎臣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总司令 我杨虎城打进城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为啥守城？为了革命人格！宁跳火炕不跳屎坑！咱不能做千人骂万人唾的丑事 让人在先人坟上浇尿！”

李虎臣脸涨得像个紫茄子。一拍屁股站起来：“啥球革命 咱不懂 甭给我上洋条子！”……

喇叭声远去。杨虎城颓然倒地。马弁们赶紧把师长抬到树下。伙夫提着瓦罐来了。揭盖 肉香溢出。

眼睛睁开了。“哪来的肉？”

伙夫呜呜地哭了：“师长甬，你甬问了……”

他突然醒悟过来了。铁青马被杀了，亲自下的命令……

“拿走！我吃不下……”

挣扎着站了起来。眼前又是一阵眩晕，金星四迸——就在这个时候，听到了炮声！

炮声在雾蒙蒙的原野上滚动。地平线上绽起一团团白烟。冲击波嘭嘭地撞击着城墙，摇撼着门扉，在死寂的长安城里回荡。成千上万饿得奄奄一息的居民涌上大街，挣扎着爬上城墙……

援军来咧！一城哭声四起。

3

秋日寂寥的原野上，枪声炮声冲杀声喇叭声汇成凄厉的声浪，卷着枯秸败叶满天飞舞。火球迸闪，硝烟弥漫。血雾纷纷扬扬地升起，黄尘如细雨簌簌落下。散落着秦砖汉瓦湮没着盛唐文明的长安郊原，被血一片片地润湿了，润红了……

攻势持续到 10 月下旬初，中路军以伤亡千余人的代价攻占了阿房宫，北路军受阻故汉城，南路军兵胶鱼化寨。战线弯成了一个危险的弓形。进攻的队伍咻咻地喘着粗气，在皂河西岸停下来了。

东望长安 15 里。

战史学家可以用悲壮这个词来描述西安战投。悲壮得足以撼天地而泣鬼神。不足万人而且疲惫不堪的援陕军，不仅勇敢地为数倍于己之敌发起了攻击，而且不歇气地攻击了 7 天，你能从哪里找到与此相似的战例？

勇敢的军队有一个自大的统帅。当三路军在金风中走下高原

的时候，孙良诚计划 3 天打到城下，——然后 四门大开 守军冲出 内外夹击之下 嵩军如果不是像肉夹馍一样被吃掉 至少也要被打得落花流水！

他犯了一系列错误。

首先 对陕军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没有想到 8 千守军早已饿得奄奄一息 连‘站墙子’都要拄着枪 遑论出击 是的（渭河北岸）还有上万名陕军。可是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呵 畏敌如虎，争吵不休，猬集而不敢南渡。

其次 低估了敌人。是的 嵩军是土匪 但发财的欲望却使他们凶悍无比。在下狠心困死长安的同时 也作好了打援的准备。南起秦岭之麓的子午谷口，北抵皂河入渭处 60 里 平畴沃野 壕堑纵横 堡垒连绵——4 万多人就这么舒舒服服地躲在后边，一炸厚的白面锅盔吃得打饱嗝 然后拍拍手 咯咯地开动机关枪 把袒臂冲锋的西北军人打得尸横遍野！

最后 高估了自己。是的 第 2 师是西北的精锐 但却是一支饥疲不堪的军队。由兰州保卫战打响算起 整整 5 个月没有得到任何休整。部队早已疲惫不堪了。更要命的是 全军只有 4 门山炮。士兵每人只剩下几十发子弹。鼓囊囊的子弹带里 大部分塞的是玉米杆！……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多算胜 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

“用兵之法 十则围之 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 少则能逃之 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 大敌之擒也。”

孙子兵法，《计篇》，《谋攻篇》。南苑高教团时 蒋百里先生很仔细地讲过的 孙良诚们不幸地弃之于脑后了。然而 当高墙禁锢的长安城里 十万人北望援军眼都眦出了血的时候 能指责他们狂妄和不懂兵法吗？

这正是悲壮之所在。

拉平·阿利别尔特·谢伊福林 三路军顾问 拉脱维亚人。身躯魁伟，一脸红须。其大名迄今躺在北京档案馆发黄的案卷里。在《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3卷‘西北军之苏俄顾问名单’里，名排第二，仅次于政治顾问乌斯曼诺夫。

硝烟散去 谢伊福林视察了三桥前线。陪同视察的还有炮兵顾问西林——尼基钦同志和翻译柯洛夫，一个弯腰佝背、相貌滑稽的小老头儿。

“高倍率蔡司望远镜把被围困的城市拉到了眼前。柯洛夫先生回忆道：“一座鬼城 阴森森地浮在地平线上。城墙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 鸠首鹄面 翘首西望，一如哈姆雷特中的幽灵鬼魂……雾气流动 幽灵隐去浮出 无声无息 久久不散。虽然从侥幸逃出的难民那里已听到了很多悲惨的故事，但这可怕的情景仍然使每一个人都震惊不已。望远镜在手里传来传去 拉平交给西林 西林交给我 拉平同志又拿了过去……”

俄国人就这样站在萧瑟的旷野里。心情沉重 脸色严肃。直到天空响起了尖利的金属摩擦音。迫击炮弹从灰蒙蒙的天空呼啸落下 军人们迅速卧倒。咕咚一声 田野里冲起一股土浪 受惊的野兔箭一般蹿起 从柯洛夫先生秃头上蹦过。咕咚！… …咕咚！没有爆炸声 没有闪光 没有破片呼啸 三发臭弹 一场虚惊。

“我敢打赌 是城里打出来的 射角那么高……”西林一脸迷惑。

柯洛夫先生完全同意炮兵专家的猜测。并且补充说 他注意到炮弹醉鬼似地在空中翻跟头。柯洛夫先生又恢复了活泼的天性 快乐地眨着眼睛。他不是军人 说话絮叨 喜欢引经据典 东方革命不仅召来了苏维埃军人 也召来了学院里的汉学家。“可怜的家伙 准

是饿昏了头！人饿昏了 什么古怪的事情都能做得出 就像那年我们在奥卡尔森林里……”

“喂 柯洛夫同志 你什么时候才能像一个军人那样说话呢？”谢伊福林不得不打断汉学家的絮叨。顾问组组长拈着麦芒似的红胡子 拈着拈着 停住 眼睛突然一亮。

士兵们掘地三尺 带风翅的铁家伙被小心翼翼地掏了出来。斯托克迫击炮弹，95毫米口径 空心。落地时猛烈的撞击使其裂成几瓣。表面粗糙 未经车铣 暗灰色断口上砂眼密布 表明这是某个铸锅厂的出品。

“云端里降下来的一个谜。”柯洛夫先生摸着秃头 喃喃自语。带回猴儿寨指挥部。孙良诚端详良久，一声长叹：“没指望啦！”是夜 电报发向兰州。

“城中已弹尽粮绝 危在旦夕……”

电键嘀嘀哒哒 电波掠过黄河波涛 蹬口沙漠 阴山雪原，一直到千里之外的包头总部。

“职部唯死攻一计，别无良策，即剩一兵天卒，亦在所不惜！……”

郊原萧瑟，冲杀声再次悲壮地扬进天空……

4

1943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一个轻型轰炸机编队由成都转场西安。机群飞越秦岭，披着落日的余晖沿渭水东飞。这是一次令领航员托马斯少尉大饱眼福的飞行。首先在咸阳，渭河北岸台地上发现了绵亘数十英哩的金字塔群。紧接着 壮观的西安城垣在机翼下出现了。……机群轰鸣着绕城盘旋 蓦的 又一座城池出现了。城墙若断若续 街道似隐似显 城门影影绰绰 护

城河如银带闪亮。少尉困惑地揉着眼睛，B17 轧轧地降低了高度。黄褐色的大地迎面扑来，城市却倏忽地消失了。美利坚民族刨根寻底的天性使飞机又一次爬高……OK，幻影似的城池又凸现了。残阳夕照，大地殷红，神秘的氛围笼罩着原野。报话机里一片兴奋尖叫：“鬼城！”“影子城！”“双城！”……（《白五星掠过龙的天空》美国 纽约，1950）

托马斯看到的是咸阳塬上的冢圪瘩——汉家陵阙和西安西北郊的汉长安城，一座比明长安城垣大一倍的城市。

西风残阳，被黄土湮没了的城市又浮现了！

高堡子坐落在汉城来凤门外建章宫高高的夯土殿基上。镇嵩军阮勋团就守在这个当年汉家天子大宴功臣的地方，凭藉又高又厚的城墙和扔满死猫烂狗的城壕，死死地堵住了 36 旅东进之路。

1925 年南苑吉鸿昌状告旅长韩复榘不成，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军棍。一气之下，撒丫子跑到绥远，在老乡党李鸣钟手下当了警务处长。河南二蛋效曹阿瞒治邺，门前高悬五色棒，很快把地方整肃一靖。吊儿郎当的绥远警察也整顿的像了个样子。6 月份，他就率领这支由督署手枪团和警察编成的队伍南下援甘。士兵们扛着老掉牙的雷明顿，笊帚圪瘩裹绸子充手枪，一人一把大刀。由兰州一直杀到平凉。打得甘军望风逃窜。没想到却被一个小小的高堡子挡住了！

孙良诚说：“老吉，你是咱西北军有名的贼大胆，打不下高堡子，我就不客气了！”

吉鸿昌说：“是是，总指挥，该咋办就咋办，出门一跺脚，操你个孙猴儿，人不大鬼大！”

骡子拽着山炮来到高堡子。

张印湘团进入了阵地。

晨雾弥漫。粘湿的，含着咸咸的血腥气，一团一团地流动着。阴森森的哭声透过雾气飘了出来。堡墙上站满了庄稼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被枪押着，哭成一片。

“老总，老总，不敢打炮呀，一打炮，一堡子人都活不成了！”老人跪在吉鸿昌跟前，蹦蹦跳跳地磕着头。边哭边骂，骂嵩军是畜生，缸里撒尿，锅里拉屎，牛圈里头刨银子，扫帚蘸油烤票子，大姑娘小媳妇糟踏地钻了炕洞，又拿老百姓挡炮子。“老天爷不长眼，咋生了这帮子土匪！嗬嗬嗬……嗬嗬嗬……”急得张印湘团团转，西林不停地看着表。吉鸿昌怔怔地满头大汗。

哭声平息了。堡墙上却有腔有板地唱起了河南梆子：

在战场 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泪汪汪！
你家在扶沟 俺家在洛阳，
都是河南人 为啥打老乡？
吉鸿昌 你好思量……

“阮勋，我操你姥姥！”吉鸿昌气得破口大骂。参谋长王恩沛却笑笑：“我看倒不如跟他谈谈。我跟他倒真是老乡哩，一块儿共过事。”

老汉领着王恩沛和马弁走进了堡子。

太阳升到了头顶，堡子门吱呀一声开了。却只有老汉一人挑着一担什么东西，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边走边呜呜地哭。走近了，看清了，俩牛笼嘴，一边一颗人头，马弁的被砍得血肉模糊，王恩沛双目圆睁，嘴里塞着马粪，喉管还淅淅沥沥地滴着血。

阵地一下子死寂了。

老汉放声大哭：“老总，老总，开炮吧！”

吉鸿昌愣怔了几分钟，猛地往下一跪，咚咚地磕了三个响头，“老哥呀，我吉鸿昌今个儿要作孽啦，我给你高堡子人当孝子！”

炮声响了！第一排炮弹呼啸着掠过堡墙。第二排准确地在堡壕里爆炸 污泥浊水腾空而起。堡墙上人群大乱 枪声砰砰四起。第三排 第四排 堡门咣当炸飞 堡墙隆隆倒塌 黄尘裹着血雾纷纷扬扬升起 惨叫声响成一片……

凄厉的冲锋号声中，吉鸿昌跃出战壕，袒胸裸臂，目眦欲裂：“为王参谋长 为高堡子老百姓报仇呀。”

狂潮汹涌 吼声震撼了原野……

南双凤 北双凤。东马寨 西马寨。大白杨 小白杨……枪声激荡 爆炸声隆隆 故汉城天昏地暗。炮弹掘起千年窖藏 五铢钱如雨落下，云纹瓦叮当作响，一堆堆竹筒熊熊燃烧……

10月下旬，³⁶旅兵下未央宫。大炮架到了阎老门。汉城肃清。南望长安 只剩下了 5里。

5

10月28日 上午10时。钉着六六三十六路碗口钉的、两层楼高的西城门隆隆推开 2000名守军呐喊着冲出。

一次悲壮的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出击。十几面大鼓咚咚擂响 几十把军号凄厉 几百面铜锣咣咣 上千杆龙旗狂舞 上万军民的呐喊声震天撼地 出击部队蓬头垢面 鸱首鹄形 白牙森森 丰都鬼卒出地狱，嵩军悸叫而逃！

凄厉的呐喊声中 守军冲出了城门。冲过了吊桥。冲上了西关大街。

速度减慢了。饥饿狞笑着伸出了黑手。士兵们摇摇晃晃 汗如雨下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扑哧！一个倒下了。扑哧！又一个倒下了。扑哧！扑哧！……一堆堆士兵倒下。吐着黄水 吐着白沫 胸

脯象风箱忽闪。

总指挥孙蔚如汗如雨下，声竭力嘶地挥舞着军刀：“冲冲，不敢停呀——”草阳村，西关第一村，距城3路的地方。这位60年代曾任陕西省长的军人，眼一黑，也栽倒在地了！

逮饿死鬼的狂吼声中，嵩军翻身扑了回来。士兵们脸色苍白，手颤不已，子弹扑扑钻地……孙蔚如双手一撑，端起驳壳枪，枪口像啄米抖动，子弹嗤嗤地激起缕缕尘土。气得甩枪大叫，一口鲜血喷薄而出！

喇叭呜咽，锣声稀落。呐喊助威声变成了哭声。

杨虎城手中望远镜啪哒落地！

第 24 章 冷雨阿房宫

1

《丙寅浮生录》(摘录)

炮声至晚隐去 如是复已十余日……

十娃城头归 袖油渣一块。云贼大队绕城西进 齐呼杀鸡去。莫明所以。夜气息闭促，披衣坐明。

数日不闻陈家小儿啼哭，茂惴惴报官 夫妇相拥投环，
小儿嘴堵棉絮。观者无不凄然。

(德茂 蹒余以成化瓶易马料碗豆二升。归来长跪不起 批颊大哭 子孙。余泣曰 瓶诚贵 究系身外之物。既沦地狱 当求浮生，余只放心不下斗儿 林家女子亦啜泣不已。

郭先生去。余云死得好 早死早脱生。林家女子语茂汝叔饿疯了

城南、西、北三路炮声 至晚方息。振三云大白杨战况甚烈 冯军白刃相搏 前蹶后扑 千里镜历历在目……马二其人 行为乖张 心计甚辣 诱杀郭土匪、宴击张飞生 当道颇畏惮 吾长安救苦救难之观世音菩萨……

高台阶李先生去 光绪同年，长余二岁。

长春栈王三亡。晋省稷山人。

勤学巷丐十数争食同伙 气尚未绝 惨叫不已。城头以砖石击毙数人 余众哄散。隔夜 股被割啖 唯余

传五味什子售人肉包子，见指甲三数枚。警察鸣锣饬无事勿出，以防不测。呜呼！人相食 余 70 。

（炮声 寂静益闻。西北城角火光灼灼 隐闻冲杀之声……

2

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 像发情的狼群刨着蹄子 扬着风沙 嗥叫着扑下鄂尔多斯高原 涌上秦岭山脊 与沿扬子江水系而上的饱含着水汽的太平洋暖流际会了！阴阳相媾，电闪雷鸣，风吼树摇……喘息着 呻吟着 粘湿的云团溜下来 铺满了渭水平原。关中，漫长的霖雨季节开始了。

炮声在雨中咕咚咕咚闷响。散兵线影影绰绰。战事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了。

三桥镇西头 平野上突兀着一个大土堆。高数丈 广半里。像咸阳塬上那些埋葬着帝王将相的冢圪瘩 透着股子傲气 俯瞰着雨雾弥漫的原野。

庄稼人叫土圪瘩。取土垫茅厕 挖着挖着 当啷一声 刨出块带云纹的瓦当，或者是带榫的陶水管和阴刻着蝌蚪文的陶片。磕磕土 当啷丢去一边 还嘟哝一句 烂瓦碴 年复一年 竟堆得小山似的——十几年后 考古学家就根据这堆烂瓦碴 找到了秦始皇的阿房宫！

10月21日，惨烈的白刃拼杀之后，梁冠英旅收复了阿房宫，再瞰三桥。

冷雨凄风 烟树迷离。尸体匀匀落落地铺满了原野 像庄稼人来不及运走的谷捆子 愈近土咕堆越密集。嵩军的 冯军的 黑制服 灰制服 层层叠叠 挤挤挨挨 可怕地撕掳在一起。雨淋水泡 胀

鼓鼓的象皂河漂下来的死猪。雨唰唰地下着 溅起一片片浑红的血泡儿。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咸腥味儿。马咳嗽地呛起了蹶子。

孙良诚立马雨地，军衣水淋淋地绷在结实的躯干上，像尊雕像。² 团长许来兴直挺挺地跪在面前。光头赤脚，一脸泥污。眼闭着，等待着那可怕的一声暴喝。

总指挥喉结咕噜噜地抖动了几下 终于疲惫地一吁：“你去吧！当连长去，叫汤传声接你……蠢种！多少弟兄搁在这儿啦！”

叭唧叭唧的脚步声远去。许来兴瘫在了泥水里。“我臭啦 没脸见人啦……我死也要死在城墙底下……”哭声响彻了原野……

土圪瘩上架着机关枪。破席片与玉米秸遮掩的枪巢里 泥水没踝。士兵们咔嚓咔嚓地咬着生萝卜 咬一口萝卜 撮几颗炒面豆儿。秋汛 粮道不通 拼着覆舟危险运来少许 却没有柴禾烧熟——阴雨连绵，援陕军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

看见总指挥与旅长上来 士兵们挤挤挨挨地起立敬礼。孙良诚摆了摆手 举起了望远镜 却又放下了。雨雾茫茫 不要说¹⁵里外的长安，连里把远的三桥街也影影绰绰地看不清楚。

渭水在远方轰鸣着。地平线上一抹浑黄的亮光。梁冠英抖了抖头上的水珠 问马鸿逵啥时过河？

“过河 难过河 你问我 我问谁 哈哈哈……”孙良诚扭头狂笑 笑着笑着破口骂了起来：“狗日的奸马猾马方大片！”日他妈入他姐操他姥姥 河北腔河南调陕西脏话 突然像决堤的洪水，一下子发泄了出来！

令人心寒的战争。三路军浴血苦战 两万多友军隔岸观火 马鸿逵骑⁷师盘垣咸阳 催粮要草地给马添膘 严令催促之下只送来20万发子弹应付。方振武的一路军按行程早到了邠州，至今音讯杳无。集结在涇阳 三原一带的上万陕军 更是推推诿诿地不肯过河 急得于右任作躬打揖！……

“这个仗还打得下去么？”孙良诚双手一摊，凄然冷笑。

“是得想个办法，硬耗下去要当俘虏。”参谋长王清瀚说。突然瞪大了眼睛，“嘘——”

哗哗雨声中传来一片可怕的嘈吼。透过闪亮的雨帘，三桥街黑压压的一片人影。

“不好了，敌人要反扑啦！”梁冠英大吼一声，拔出了驳壳枪！

你得承认，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至少在旧中国几十年内战史上找不到类似的战例。围困战，被围的奄奄一息，解围的精疲力竭，围困的也摇摇欲溃！阴雨 10 月，当城中军民以树皮草根苟延残喘，援陕军以白菜萝卜果腹的时候，镇嵩军也开始品尝饥饿的美味。阴雨使成千辆粮车陷在泥泞里，一座座粮台被庄稼人焚毁。10 万大兵像 10 万只蝗虫，啃光了四乡收获了的和来不及收获的庄稼，又把饥饿的目光投向薯藤豆叶。饥饿之神在阴沉沉的天空尖叫着，把复仇的黑影浓浓地投了下来……

如果这是一支正义之师，也许可以凭着虽不美味却可以果腹的糙粝坚持下去。不幸的是，镇嵩军却是一伙穿军衣的土匪！1911 年，当各路杆子兴冲冲地扯着革命的大旗下山时，他们的口号就像发情的驴叫，令人颤栗。革命功成，革命军散，趟将们却披上了灰马褂，中国从此不幸地有了一支凶残野蛮倒戈无常并且像鼻涕虫一样刀剐不死的土匪军队，令后来的蒋介石头痛不已！1926 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来自豫西贫瘠山地的流民土匪被八百里沃野惊呆了。发财的欲望烧得额角发烫，眼珠子血红！吃香的，喝辣的，打开西省睡美的！可怕欲望使他们在高墙坚城之下孜孜不倦地坚持了 7 个月！

泥泞粘滞了进攻者的脚步，冷雨浇熄了发财的欲望。大刀片削去了狂妄，饥饿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官兵们活活勃勃地恢复了

土匪的天性 像一群群饿狼游荡 眼珠子闪着凶残的绿光。洗堡子 挖墓子，马圈里边刨银子，清油扫帚烤票子，叼着女人打“排子”……然后 背着紫花土布包袱 揣着锯掉托的步枪 成群结队地开溜了。当兵吃粮 拉杆发财 大爷回鳌头山去也 湿绿绿的原野上，搁下一具具被镢头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阴森森的潼关城门洞里，一串串人头呲牙咧嘴仍然遏止不住逃跑的浪潮！

那天清晨 首先开动的是炮兵。健骡山炮稀泥汤唏哩哗啦地一冲 第 2 师的防线就乱了。心怀不满的士兵们乘机鼓噪起来：“回家去 不给老刘卖命啦！”“都回家呀 谁不回是龟孙！”师长贾济川不在 旅团长们出来弹压 却被变兵拥上了马。脆弱的军纪此时像草绳一样挣断了 小参谋开始神气地发号施令。“老赵”们快活地招拢旧部。“长衫子”赶紧收拾细软。到处是呼爹寻伯叫叔喊哥的声音……南起何村 北抵车刘 人喊马嘶 六七里长的皂河防线一下子崩溃了！

这就是孙良诚们听到的那股喧嚣。遗憾的是 雨帘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一切 惊慌之际 西北的火枪手们作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判断 从而失去了乘乱直冲长安的良机！……嘈吼声远去 军人们从疑惑中醒悟过来的时候 二线嵩军已抢先堵住了缺口 历史 竟如此地令人顿足叹息！

这是上午 10 点钟左右的光景。七八千人马像浑浊的泥流汇到长安道上 呼啸东去。沿途洗劫兵站 裹胁官长 逃兵纷纷加入 队伍像雪球越滚越大。到达二线指挥部枣园村时，竟有了上万人马！万选材旅列队拦截，一下子被冲得七零八落。

大雨滂沱 天阴似锅。浑水漫过大土门 桃园村 潘家堡。警报器凄厉地拉响了，一城锣声咣咣……

浑水却绕城而过。大白杨 小白杨 凉马台……北门城外被堵住了。数千骑兵列阵雨地 机关枪张着黑洞洞的枪口。刘镇华勒马

当道，湿淋淋的象落汤鸡。

队伍闹哄哄地停了下来。

刘镇华板着脸：“弟兄们上哪里去呀？……咦，怎么不说话呀？”

扑哩扑哧一阵乱响，跪下去一大片。前面是旅长团长，后面是营长连长，像一排排木桩子，直撅撅地栽在雨地里，放声大哭：“总座，仗打不下去啦！弟兄们要回家……”

“小孩子的话！”刘镇华脸一沉：“要回去，说得轻巧，家有家规，军有军纪，营盘不是鳌头山！……回去，都给我回去！”

队伍骚动起来。一片乱吼。

“俺们不卖命啦！”

“回家拉杆杆去！”

“打倒喝兵血的刘镇华！”

……，……

刘镇华打了个寒噤。后退几步，哭丧着脸说：“我知道弟兄们受苦啦，火到猪头烂，汽圆蒸馍熟，熬了7个月眼，就差一把火啦，打开长安，给大伙儿放3天假，不放5天，见官升一级，是兵放双饷。老天在上，说话不算数，红炮子穿心！……”

嘈嘈声稍稍平息了。

雨水从没有血色的干萝卜似的额颅上淌了下来。

“大伙儿都回去。我把你们从山上领下来，还得把你们领进城去！……这回把人丢光啦。你们回去，我不追究，谁追究是窑姐儿养的！啊？”

“回不去啦，乱子闯大啦……”

“甬给爷们灌洋米汤！”

“先补3个月欠饷！”

“瞎狗不挡路，闪开！”……

凶里凶气的嘈吼声中，队伍又可怕地涌动起来了。

刘镇华嘴唇抖了几下，眼泪淌下来了。民国 3 年经张钫说项，袁世凯批准，秀才党人接统这支穷蹙无归的队伍的时候，把自己称雄中原的全部野心也倾注了进去。人奶养胖了孩子，狼乳喂大了崽子，报应！……缓缓举起了马鞭，猛地往下一劈！十几挺机枪震耳欲聋地啸叫起来，弹雨劈头盖脑地横扫过去！猝不及防的打击之下，跪在前边的军官像狂风中的麦捆俯仰扑滚，血肉横飞。痉挛着，惨叫着，被灼热的铅丸撕成碎片……

“呀——呀——狗日的下毒手啦！”“拼命呀！”……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枪声震耳 火舌眩目 变兵疯狂地扑上来 又一堆堆倒地。血雾纷纷扬扬地洒红了珠帘似的雨幕。啸啸马嘶，千骑催动。铁蹄喋溅着肉泥，刀光又抖起一团团血沫……

血水哗地漾开了……

嵩军总部设在城东十里铺的米家崖，俯瞰着铲河。

霪雨连绵 河水暴涨。死猪胀狗 麦秸草垛追逐着 旋转着 浩浩荡荡顺流而下。裂岸声惊心动魄！

战争打不下去了。兵变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5000 名士兵逃散 上千名被枪杀，86 个军官悬首示众。稳住了摇摇欲坠的防线 却加深了军队解体的危险。争吵声 呵斥声 拍桌子摔板凳声合着呜呜哭声 从窑洞里一阵阵传出来。黄昏时分 柴云升憨玉琨贾济川梅发魁万选材王老五——军长、师长、旅长大驾二驾三杆子们甩打着门帘走出窑洞 刘镇华瘫倒在炕。

马靴囊囊远去 泥屐咯咯响起。七位披蓑衣戴竹笠的老人鱼贯入窑。七位绅士 刘镇华督陕时的参议咨议。长安人骂的“七凶”，自诩的“土窑七贤” 脑后垂着猪尾巴似的辫子 腰间荷包咕哩当

啷。军人们吵了一天，贤人们也煎熬了一天。

“听说老八们要撤围？”七贤之首，陕人认为马屁股的马凌甫问。

“槽里没食猪拱猪！他姥姥的都吵着要撤。”刘镇华闷闷地回答。

“雪公为一军之主，自有主意？”

“撤吧！没咒念啦！这回算是栽啦！”

马凌甫长袖一甩，扑通跪下：“城门一开，十万生灵得救，雪公，我代表陕人向您一拜！”

哗啦一声，刘镇华掀翻烟盘子，霍然坐起：“你——”

“凌甫说的是实话！”马凌甫直撅撅地仰着头：“长安兵事，千古惨剧。追根溯源，实乃杨李二人逞兵之罪。然而，成者为王败者贼，白纸黑字由人写，城围一解，二虎复生，‘祸陕元凶’这个屎盆子不知要扣在谁人头上了！君子爱人以德，不得不披胆沥肝进言啊！……”磕头，号啕大哭。

刘镇华怔怔地眨了几下眼睛，将马凌甫搀起来：“先生起来慢慢说——”

“风雨撤兵，向为兵家大忌。”马凌甫拭了拭泪：“一旦我军撤退，敌必衔尾猛击。前有东府之奸民，后有虎狼之冯军。试问，能全师而还否？”

“第二，”又竖起一根没有血色的指头：“武昌已陷，南军兵薄，武胜关，奉军进窥中原，设关中不守，冯军必下河南。前狼后虎，我公何以计？”

“最后，”语气一顿：“嵩军名为义气结合，实为财聚。将领们飞扬跋扈，各怀贰心。溃回豫西，必啸聚山头，重操旧业。事如此，我公下野乎？为彼辈挟持乎？……”

一席话说得刘镇华大汗淋漓，猛地一拍脑门：“我吃了糊涂药

啦，差点让二杆子们糊弄啦！”

“当今之势，”马凌甫冷冷地说，“我疲敌更疲 我困敌更困。再坚持十天半个月，一场大雪 城中将不战自溃！”……

夜阑人静。河水裂岸声惊心动魄。

11月初某夜，嵩军一个后调旅由草滩迂回皂河口，神不知鬼不觉摸进了高堡子 端了 36 旅留守处。一个急进又潜入猴儿寨。麦秸垛被点燃 火光中嵩军如厉鬼狂呼雀跃，“灌呀 灌呀！——灌进去啦！枪声吼声撕裂了茫茫雨夜……

3

一夜朔风，大雪纷纷扬扬地下起来了。

民国 15 年 长安第一雪。

史载 是日冻馁而毙者 不下 1500 余数。乞食告贷的，执行公务的，一个个佝腰缩脖 趑趄趑趑。走着走着 脚下一滑 栽倒了 挣扎几下 不动弹了……警察来收尸 拽不上几步 扑哧也爬不起来了！

雪花如絮润无声，一城扑哧接扑哧！街上隆起一个个雪咕堆，一个咕堆捂着一个冻僵的躯壳。十里长街，十里雪莹，疹疹的白……

雪花满天飞舞，钟楼白了，鼓楼白了。城白了。

风送着福音堂凄凉衰微的钟声。

一个女子的哭声在风雪中颤慄着。

——谁要我呀，一碗面……

——黄花女子，一碗面哎……

纤弱的、游丝般的叫卖声 若断若续。

一个女子，十六七岁。棉袍丝巾，齐耳短发。脖颈上插根枯黄的谷草，秀发上却系条鲜红的绸结。双手笼袖，低着头。在开元寺门前的雪地里徘徊着。路人侧身俯首，莫敢直视。

没人知道名字——从党人的《围城纪事》到政协的《西安文史资料选辑》却都留下了这个哀婉凄恻撕人心肺的叫卖声。老人回忆，有说是某名门闺秀，有说是女师学生，也有说是某大户撵出门的小妾。没人知道后来倒个儿了，还是躲过了大限。能说得分清的，只是颈上的草标和头上的绸结！

雪像筛面一样下着。一城缟素死寂。女子全身白了。谷草瑟瑟抖索。绸结像火焰在飘动。青春在枯萎，生命在凋谢，叫卖声越来越微弱。“谁要我呀，黄花女子，一碗面……—碗面呀……”

远去，被风雪淹没了……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更无法把它归咎于党人的煽动。当开城的希望像炮声一样远去，当军队搜光了一切可食之物，当成千上万的居民被活活饿死的时候，人心已先于坚城轰然崩塌了！

寒风在结冰的大街上呼啸。成千上万的饥民挣扎着走出了家门。佝腰缩脖，浮头晃脑，像地狱里的鬼卒。搀着扶着，走着喘着，白眼仁里透着绝望的挣扎。

涓涓细流，汇成黑压压的人河。没有喧嚣，没有旗舞，只有低沉得可怕的呜呜声，从南大街、北大街，从东大街、西大街，从四面八方汇到了武庙巷总粮台。

巷口架着路障。

油坊大门紧闭。

粕饼的香味从门缝里溢出来，无声地漫漫开来。

人流嘈涌着，踩翻路障，挤倒拒马，涌进高墙夹峙的深巷。

“民众们！我们的大限到了……”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爬上台阶，举着铁皮话筒。“我们快要死了，饿死是个死，杀死也是个死！我们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我们也是人，是民国国民，不是蝼蚁！……”

嘴张着，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们强烈要求当局：一、开城杀贼；二、开库济民；三、严惩不法军人；四、……”

人流可怕地涌动起来了。无数双鸡爪似的枯手在空中扒拉着，骷髅似的眼眶射着森森白光。胸膛触着了刺刀。警戒线弯曲了。士兵们节节倒退。警笛凄厉地吹响了。

子弹咋咋上膛。

“嘟——”

士兵们闭上了眼睛，枪刺微微发抖。含着哨子的腮帮子哆哆嗦嗦地鼓起——

历史在这一瞬间凝固了。仿佛被严寒冻成了冰块。紧接着，为狂暴的马蹄声溅碎：“甬——开——枪——”

杨虎城来了。军人滚鞍下马，穿过鸠首鹄面的人群，登上高台阶。嘴唇哆嗦了一下，又哆嗦了一下，仿佛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扑通跪下来了……

哭声突然爆发。慢慢地，冲上了阴沉沉的天空。

4

11月初。楔入之敌全歼。战线艰难地稳住了。

泥水里躺下了上千具西北军人的尸体。一排排十字架湿绿绿地闪着青光。

——主呵，仁慈的主呵！让可怜的灵魂升上天国，给他们以温

暖和食物。……阿门！

砰砰砰砰！枪声激荡，凄厉震耳，子弹啾啾地飞上冰冷晦暗的天空……

谢伊福林站在窗前，看着孙良诚为阵亡官兵举行葬礼。标准的基督教战士的葬礼，虔诚肃穆。士兵们持枪默哀，随军牧师在胸前喃喃地划着十字……俄国人耸耸肩膀，转过了身。

“喂，柯洛夫同志，你讲到哪里啦——孙将军伟大的祖先？”

小老头推了推溜到鼻尖的中式铜腿眼镜。然后，叉开手指，不慌不忙地梳弄了几下稀疏的头发。庄严地清了清嗓子：“首先，我认为有必要纠正一个错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孙子将军是孙将军的祖先，虽然他们属于同一个姓氏。孙子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军事家，不朽的《孙子兵法》成书的时候，斯拉夫大公国还没有……”

讨厌的考证癖，止校悲哀地摆了摆手：“柯洛夫同志，——目标正前方，开步——走！”

“是，首长！”汉学家顽皮地眨了眨眼，像乡下的老塾师摇头晃脑地吟诵起来：“孙子说：‘十倍于敌，要包围全歼敌人。五倍于敌，要大胆地发起进攻。倍于敌人，得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与敌相当，要善于周旋。兵弱于敌，得赶快摆脱。各方面都不如敌人，要设法避战。弱小的军队如果只知死守硬拼，就会成为强大之敌的俘虏’——孙将军说，我们正面临着这个最坏的局面，必须——”

“必须撤退？”谢伊福林一脸讥俏：“我一直认为他是西北最勇敢的将军，虽然固执得像头驴子……哈哈，他也被敌人吓坏啦！撤退，撤退！——”

“是的，必须撤退！”孙良诚说，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抖着身上的雪。“再不撤，就要当俘虏啦！”

战局一天天恶化，总指挥的情绪也越来越沮丧。与顾问之间本

来就不甚融洽的关系，像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急剧地降到了冰点。俄国人认为，是坦诚地结束这种局面的时候了。电话铃却急促地响起来了。

兰州长途。棉衣和弹药已经起运，总部已由五原南下。最后，刘郁芬告诉孙良诚，广州来了慰问电。

“指屁吹灯！”孙良诚哼了一声，“我要援兵 援兵 我顶不住啦！……”

风雪交加，线路失修。静电噼噼啪啪，好不容易才听清刘汝明的第 10 师和孙连仲的第 12 师已抵固原，有半个月就能到西安。

“半个月我就当了俘虏啦！”孙良诚凄惻地吼了起来。一阵尖利的电流啸叫声后，刘郁芬的声音陡地清晰了。“谁叫你逞能！孤军深入 兵之大忌 说你也不听 这下子好啦 拿飞艇给你运兵也来不及了……”

“没援军我就撤退！”孙良诚咚咚地擂着桌子，仿佛是在督办公署里吵架，声音大得满院子都能听见。

“不能撤！仗都打到这个份儿啦……”

“不准撤我就缴枪！”

“别胡闹！——”

咚！电话掼到了桌子上。孙良诚脸涨成了紫膛色，咻咻地喘着气。扯开军衣，大步地踱来踱去，象关在笼子里的豹子。猛地停住，破口大骂起来：“狗日的奸马猾马方大片 隔岸观火 见死不救 非把狗日的拾掇了不可！……”

谢伊福林摇了摇头。中国军队推诿避战的恶劣习气使俄国人感到震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粗矮壮实的总指挥不无同情。一个不怕死的家伙，像牛一样能吃苦，渡河以来几乎没有脱衣睡过觉，挥着驳壳枪击退夜袭那仗，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他从狂妄的颠峰跌进了沮丧泥淖，好使性子的毛病发作了。得

阻止他作出这个愚蠢不过的决定！

“孙 冷静一点！一撤 西安府十万人民就全完了 坚持下去！历史是不会忘记你的，西安人民也不会忘记你的……援军会来的！”

“会来的 什么时候 明天 还是后天 敌人再来一次攻击 咱们就全完啦！”孙良诚象只激怒的公鸡，冻裂的脸上渗出了殷红的血丝 激愤得泪水都淌下来了。“老子不打了 谁打是龟孙子 参谋长！传我的命令——”

王清瀚迟疑了一下 打开笔记本。柯洛夫飞快地翻译着。谢伊福林脸色越来越难看 细密的、绒球似的红须可怕地舒张开来，一把揪住孙良诚的衣领 低沉地咆哮着：“收回你的命令 听清了没有？”

孙良诚冷笑着，一把甩开：“我是总指挥！”

“我是顾问！”谢伊福林像激怒的公牛 瞪着灰色的眼珠子：“总司令给我的命令是解围，而不是逃跑！……你，你想逃跑先枪毙了我！”

手枪啪地甩到了桌子上。

空气突然凝固了。

“上帝 大卫和参孙干起来啦！”柯洛夫先生喃喃地在胸前划着十字。王清瀚使了个眼色，一屋子军官悄悄地退了出去。

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屋顶。

孙良诚脸由青变红 又由红变白 手一甩 冲出了屋门。黑沉沉的雨夜里，响起狼一般凄厉的嗥叫声。

嗷 嗷嗷……嗷……

5

N 日夜，南门箭楼守兵取暖走水。五百年古建，干燥剔透，火舌舔着明柱木梯烨烨蔓延，几乎眨眼功夫就窜上了楼顶。风助火势 火助风威 呼啸声惊心动魄 嵩军以为城中生变 守军以为嵩军扑城，枪声炮声吼声铜锣声响彻全城。火龙肆虐，火焰从六八四十八道楼窗呼啸喷出。烧红了夜空。轰轰的爆炸声中，一团团火球抛上夜空，火星如喷泉般地满天飞舞。

大火烧了整整一夜。清晨，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声中，这座明洪武十一年所建、高近 40 米、气势极为恢宏的建筑物轰然倒坍 闷雷似的响声几乎震碎了全城窗玻璃。数百米城垛一扫而光。救火的军民像纸人被冲击波纷纷扬扬地抛进空中。

黑烟 黄尘 火星，一团蘑菇状尘云从南门升起。奔涌着 翻卷着，扶摇直上，接上了晦暗的云层。高空风切变之下，又弯了下来。死寂的长安城上空，悬起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历史在 N 日清晨凝固了。

天问？

第 25 章 风雪漫城南

1

《丙寅浮生录》(摘录)

十娃堕马道扶起气绝 厝厢房 遗嘱 无论余去
否 分暗渠稻地 3 亩于孙家……

夜不闻斗儿啼 惴惴敲壁 林家女子 娃嚎瞌睡了 惟自
叹气。枕箱尚存黑枣 18 枚 油渣半块……炮声已 3 日不闻。

2

这是一个酷冷的冬天。崖畔上虚土冻得簌簌直溜，树枝咔咔拆裂。干冷持续到 11 月中旬，暴风雪终于袭击了黄土高原。天地间浑浑沌沌一片。

陕甘大道人吼马嘶 援军风雪南下 雪雾弥漫 旗影绰绰 积雪没膝，冰瀑封谷。堕崖的骡马咳咳哀鸣，拽炮的号子合着风吼……10 年后，《西北军志略》用一句悲凄的话记述了这次征程：“沿途衣食两缺 风雪交加 人马冻毙甚多。”惨矣！

11 下旬 刘汝明的 10 师和孙连仲的 12 师终于走下了高原。重兵胁迫之下，方振武部、马鸿奎部以及河北陕军各部纷纷拔营南渡。西起咸阳 东抵草滩，30 里渭水浮桥连绵。白昼人涌马嘶，入夜火把蜿蜒，战争，终于打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3

咸阳北塬，则天女皇帝陵下的乾州城，过境的军队如洪水南泻，喧嚣声夜以继日。

闻鼙鼓而思将士。在三原组织军政府的于右任遣使迎邓宝珊出山。崑函兵覆 部队缴械 国民二军的这位骁将心灰意冷 寓居乾州 闭门不出。大战在即 急需熟悉西安军事地理的人材 孙良诚发了狠：一定得把老邓弄出来，一个老邓顶一师人马！

代表一文一武。文的是于氏的俄文翻译马文彦，武的是二军旅长史可轩。一个西装革履，一个纠纠戎装。都是邓宝珊的朋友。推门入院 昂然登堂。门帘一挑 烟味扑面而来 邓宝珊与夫人张玉燕正横陈烟榻 吞云吐雾呢！一脸烟容 青虚虚的晦暗。欠欠身子 算是打了招呼。

马文彦话还没说完 就让邓夫人抢断了：“啥子顶一师人 甬给俺灌洋米汤……光杆儿 打啥仗 不去 不去！”邓宝珊也不吭气儿，端起茶壶，呷上几口，慢吞吞地又挑起一串烟泡儿。

马文彦使了个眼色。史可轩黑脸一沉，哗啦掀了烟盘子！张玉燕急了：“黑狮子 马老虎 欺人也不能欺到家里头 凭啥欺人烟盘子？”邓宝珊烟抢一摔 霍然坐起：“甬撒野了 我不去 打了半辈子仗 够了！”

“这个仗你得打！”史可轩大声说 腰一叉 黑凛凛的半截铁塔。“省城里百姓成千上万的饿死，你却躺在炕上享福！你，身为军人，竟敢不服从命令？”

“谁的命令！”邓宝珊一怔，“念！”

读完于右任的信，邓宝珊一下子蔫了。双手抱头，半天憋出了一句：“腿生疗了 骑不成马！”

马文彦抚掌大笑：“轿早寻下哩！”

三丁拐 蓝布幔 颤悠悠地上了路。

大道人头攒动 枪刺起伏 戴红箍帽的二军 黑檐帽的三军 穿皮背心的一军 十几路纵队夺路南进。满载粮秣的牛车骡车马车拥塞在一起。毛驴瞪瞪 骡马嘶鸣 骆驼嗷嗷。鞭梢子叭叭脆响 秦腔乱弹高亢入云。沿途村堡鞭炮齐鸣 香案上堆满蒸馍锅盔。“打到西安省消灭刘镇华！”的标语红艳艳。雪原皑皑 炮声隆隆 人流像灰色的洪水 奔涌着 喧嚣着 浩浩荡荡地淌向天际尽头……

炮声在渭水谷地咕咚咕咚作响。

三丁拐像洪水中一顶草帽，漂漂停停。

咸阳塬塬 邓宝珊拍拍轿杆 虎着脸钻出轿。浓眉猛地往上一翘，嗡声嗡气地发出了出山第一令：

“换马！”

11月25日黄昏，猴儿寨。西安战役最后一次会议结束。

历史留下了一张发黄的旧照。雪野。断墙。将军们并肩肃立，中间是一个戴皮帽穿马褂的老头儿，歪着头，铜腿眼镜可笑地滑到了鼻尖。从而从整体上极不负责任地破坏了历史的严肃性。作者采访过的老人无一能说出此公是谁。实际上，除了高挑长人邓宝珊——其人就是在后来穿上制服，在游行的观礼台上也能一眼识辨出来——和满脸大胡子毛拉似的马赫池捷也夫外，其他人都已成为历史之谜了！

成为历史之谜的，还有一个问题：计从谁出？

马文彦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明确地指出：“会议采纳了邓（宝珊）提出的打迂回战……抄袭敌人后路的建议。”而80年代出版的《西北军将领列传》则认为“刘汝明出此奇计”并以北伐成功国民政府的嘉奖令“挺身担南口之险 走马解长安之围”为证。俄国人则归功

于赛福林：“拉平利用战术上的优势 以一个步兵师成功地袭击了敌人的后方。当时不仅要制定和仔细地研究作战计划，还得引导（孙良诚）这个犹豫不决行动迟缓的将军来完成这一计划。”（阿·瓦·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而仿佛是预见到几年十几年后会有争功之举 冯玉祥断然指出：“这回长安解围……孙良诚功勋实居其一，谁也不能否认的！”（冯玉祥，《我的生活》）

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谜。

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谜。

重要的是迂回部队出发了 向南 向着积雪皑皑寒气袭人的秦岭山麓出发了 血阳沉沦 雪野通红 猴儿寨黄泥巴士墙上 碎麦秸耀耀生辉 仿佛镀上了一层金……

作者无数次地驱车经过猴儿寨。

渭河南岸一个小村子。东去西安和西去咸阳都是 20 里。西（安）（兰）州公路将村子一劈为二。进入 90 年代 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又成为西 安 宜 鸡 高速公路的起点。一街两行小楼梯次鳞比，屋顶上电视天线林立。只有屋檐下一串串红辣椒才能使人联想到这里是一个农村。

大理石村碑上镌着“后围寨”。70 年代出版的地图上标着“后卫寨”临街残墙上却能依稀辨出“红卫寨”几个字。老人说 老早确实叫猴儿寨 念转了 成了后围寨。老人蹲在墙角 滋滋地吸着烟锅 却摸出一根希尔顿递过来：“美国老旱烟 怪呛人的！……为啥叫猴儿寨？莫非咱村出猴子？不像呀！”

作者说 孙良诚绰号叫“孙猴儿”。

老人问 孙良诚 孙良诚……是谁呀？

暮色苍茫。高架桥灯河辉煌 红绿尾灯如流星疾驰。马达的轰鸣声淹没了一切……

老人说 修高架桥的时候 推土机推出了一个大墓子 骷髅摆

得整整齐齐。足有几百号，思谋着就有点怪。

4

应当承认，作者的血管里淀积了过多的家乡历史。

家居城南 40 里，地曰王曲。曲者，川也。“荡荡兮八水绕长安”，八水之一的镐河冲淤出的一块肥腴的平川。汉武帝时有名的御宿川。城南三曲之一北之韦曲是唐韦皇后家族的封地东之杜曲，因良相杜预的庄园而名。触类旁推，家乡当属盛唐某个王姓显贵的采邑。可惜无人考证，使乡老们遗憾不已。

地当秦岭北麓。东塬西川，枕山卧河，极得风水之利。塬名神禾，汉出五穗瑞谷而名，一部电视连续剧《神禾塬》使其声名重噪。川曰蟆河，夏季蛙声咯咯不断，是梁生宝互助组穷汉们谱写《创业史》的地方。老先人们相中了这块宝地在塬堦上掘穴而居其历史当与隔塬相望的兰田猿人一般久远。一代代生息繁衍下来，窑洞层层叠叠，比延安宝塔山还要壮观。

窑脑有树虬松猗柏郁郁苍苍。院前是崖，长满酸枣洋槐。推扉出窑，百里沃野尽收眼底。南眺秦岭，云横险道子午谷。北望周之镐京，蔚蔚的一片王气。西起烟雾之处，却是唐太平公主封邑草堂寺了。

镇就在塬下。一个热闹繁华的去处。镇南有寺，曰“十三省都城隍庙”殿阁巍峨甚是壮观。究竟是哪代阎罗封敕又总统哪十三行省，却已无从稽考了。乡老们得意的是都城隍老爷能主刀兵。

民国 3 年早春的一天，城隍老爷金面润润地湿了。拈香的老道吓得脸失颜色。接着就传来“白狼”入陕的消息！骑马的、坐轿的、拉驴的、走路的，像洪水从神禾塬上往下淌。河南侂子，头扎英雄结脸抹锅底灰腰系黄战袍手里端洋炮。沿途烧杀劫掠竟与革

命史上讨袁义军的光辉形象全然不符！吓得乡人纷纷逃反。“狼匪”绕镇西进，十字路口放个大箩筐，过一个兵丢一个制钱。兵过了3天3夜，麻钱堆的冒了尖——“白狼”数兵哩。庄稼人在堡墙上看得目瞪口呆。

嵩匪祸陕，都城隍老爷8个月未开颜。转眼城开日出，大革命却闹翻了天。都城隍老爷这回嚶嚶地——乡老们肯定说是嚶嚶的，象野狐狸一般地哭了。庄稼人诚惶诚恐。农协告了反革命。于总司令发了兵，一索子将都城隍老爷拽倒，王曲街上拖了个来回，露出了泥胎草肚。迷信老婆们号啕大哭。

大劫过去，重塑金身。却从此失去了灵气，呆头呆脑地卜不出吉凶了。因此，8年后那场兵乱全无预报，队伍就唏哩呼隆地出了山。南蛮子，八角帽，寒冬腊月单衫子，一路泥雪，一路烂草鞋，晒惶得很。有的还是半桩娃娃，冻的脸蛋淌黄水，掉队了，坐在雪窝里呜呜地哭。善人叹口气，领去当了干儿子。有穷汉拉了伕，回来却牵了匹马。崴了蹄子，一瘸一跛地走不快，兵送的——这才知道过的是红军。

徐向前兵出大峪，跟杨虎城在神禾塬打了一仗。撵得十七路满塬嗷嗷地窜。边撵边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本事去打小日本！”——杨主任就在城隍庙办起了抗日训练班。接着是东北军入陕，张学良到王曲，训练班联办。蒋介石训话，讲攘外必先安内，征诸历代兴亡莫不昭然的道理，台下军人起了哄。没过几天就是兵谏，半夜里汽车呜呜地叫，东北军一汽车一汽车往城里开——电影《西安事变》的两场戏使乡人骄傲不已。

抗日军兴，小镇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城隍庙里办起了赫赫有名的中央军校七分校。7千学员，10里连营，不仅压倒了成都的校本部，比美国的西点还牛皮。“七分校，瞎胡闹，白天睡觉，夜里拆庙。”城隍庙不幸被扒掉了，建起了一座气势同样恢宏的礼堂，

红砖红瓦红廊柱，太阳一出红彤彤，谓之“红房”，至今还结结实实地蹲在总参通讯学院的营区内。小镇窄巷，马靴囊囊，金星乱晃。“尉官满街走，校官不如狗，烂酱将，扫帚扫。”乡谚言简意赅，归之一句话：“下了王曲坡，当官的比驴多。”又有一句：“十三省都城隍，赛不过一个西北王。”

西北王者，胡宗南也。其人浓眉阔脸，粗矮壮实。四季都是士兵制服，邋遢得像个辎重营长，为人不苟言笑，脸板得赛城隍。城隍庙大殿曾兼作军官食堂。尉官蹲在地上吃，校官围着桌子吃，胡氏坐在台上吃，屁股对着灰眉土脸的都城隍老爷。这是作者的父亲讲的。父亲被抓了壮丁，却混了个准尉司书，刚刚有资格蹲着吃。因此有可能目睹此庄严的场面，并且在阅历不多的脑子里留下深刻印象。暮年常叨叨地对儿孙们谈起，其实并没有值得特别夸耀之处，因为胡氏每天清晨都从崖下溜马经过。那马走姿优雅，人目不斜视，颇有干大事的架势。⁴⁰ 好几的人了，还是个光棍，真能熬的！庄稼人感叹不已。

胡氏就住在安沟的窑洞里，跟七百里外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斗法。窑脑松柏苍郁，名青龙岭，景致极佳。少帅张学良修了一幢欧式小别墅，却成了胡氏官邸，易名“兴龙岭”，与其北的黄城（甫）村、其南的宗终南山遥遥相对。迄今健在台湾的蒋纬国先生当不致忘怀，因为他的大婚就在此地举行。不过，当他与石静宜女士在这幽静的松林里散步时，却绝对想不到那一堆堆虚土下边，一群群死魂灵在哀泣，共产党的烈士、共产党的叛徒和傲桀不驯的杂牌将军，都是月黑风高夜秘密处决的。解放后青龙岭改为学校。作者就在这少帅别墅西北王官邸里读完了小学。年前返乡，见残墙颓屋，衰草萋萋，不禁怅惘黯然。

蒋介石曾数度光临鄙乡。小汽车一到，汉奸就乒乒乓乓地放信号弹。日本飞机呜呜地撵着炸，美国飞机起飞保驾，机关炮咕咚咕

咚乱响。乡人曾眼看着一架飞机怪叫着钻进蛤蟆滩梁生宝的稻田，激起几丈高的土浪，大道奇套上钢索都没拽出来。

国土一天天地沦陷，小镇却一天天地繁荣起来了。里把长的街道上，字号林立，光怪陆离。乡人孤陋寡闻，称之为“小上海”。某日蒋介石微服私访，踱进了某绸缎庄。第一夫人亲手为蒋介石挑了顶呢帽，对着穿衣镜左右比试。而蒋介石居然也不生气，满面含笑地让女人把那颗头摆来摆去，吓得掌柜的差点闭了气。事后竟然说不清“龙”头是秃的还是发。蒋介石也很满意，因为只付出了五块法币，跟战前南京的价毫无二致。“红房”训话，以帽为证，痛斥了反动文人关于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谰言。事后军校总务处送了掌柜的 100 块钱，奖其“平抑”物价之功。成为此老酒后必吹的得意之事，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永远地闭上了臭嘴！

城南道上，冠盖如云。文至宋子文孔祥熙陈氏兄弟，武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上将，还有友邦人士魏德迈赫尔利陈纳德共产党人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叶青特务头子戴笠南洋侨领陈嘉庚以及蒙旗王公番子活佛缠回代表韩国义士等等等等。接官号一响，乡人都伸长了脖子。白崇禧来跟胡宗南捣蛋，涮了上千名学员，激得满营鼓噪，差点惹出兵变。魏德迈由张治中陪同检阅“天下第一军”队列威武雄壮，吼声地动山摇，美国人翘起拇指，连叫 OK！周恩来来解决摩擦问题，秘书主任熊向晖陪同接待。50 年后一解密，此公竟是个共产党！……

呃，乡人们不无骄傲，他们目不识丁，却知晓军国大事，足不出镇，却睹尽一时风流。当他们捧着粗瓷大老碗蹲在窑脑唏溜唏溜地喝稀米汤时，历史的风云就像电影一幕幕掠过。惊马啸啸，金戈攘扰，伟人巨人名人闻人在旋儿风搅起的黄尘中隐去浮出，象哈姆雷特中的幽灵鬼魂——他们能不骄傲么？

不过，他们是庄稼人，庄稼人没有城里人那种张狂浮躁的德

性至多有点矜持。当他们以这种矜持甚至平淡的口吻叙说这逝去的一切一切的时候，采访的文人惊得目瞪口呆！

作者就生在这块被历史膏汁浸透了的土地上。

公元一千九百二十六年即民国 15 年 11 月 26 日夜 作者的老先人们被咕咚咕咚的炮声惊醒 裹着开花的烂棉袄 在这高高的历史观象台上 又一次欣赏了壮观的战争焰火。其回忆 成为本章本节的史料基础。

寒夜。终南积雪幽幽地闪着青光。子午谷口方向炮声咕咚咕咚地闷响。窑脑的酥土震得簌簌地往下溜。朦胧的地平线上，火光如喷泉升起，曳光弹似金蛇飞舞。“照天灯”此起彼伏。壮观得犹如正月十五放焰火。

庄稼人聚集在窑院门口，激动地争论着交火的地方。有的说在内苑村，有的说在鸭池口，还有的说在西湖村——第二天跑去看热闹，却是在内苑与鸭池之间。几里宽的雪地翻了浆，刀劈的、枪打的、炮炸的尸体扎了堆。人踏马践，血肉模糊，肠肚肝花匀匀落落地甩出了一里多地，雪地都洒红了，没断气的还在惨叫。神团提着铡刀一个个地扒拉。黑制服白绑腿 河南侂子“乌鸦兵”“去你妈的！”一刀下去，血沫地溅出好远。马咳咳地哀鸣着。黑灯瞎火，一跑就拢不住了，扑哩扑哧地往战壕里栽。前边的填进去，后边的还往上涌。人叠人，马擦马，平了壕沿。庄稼人套上皮绳拽出来，雪地里又开了屠宰场。

月黑风高，寒气刺骨。火光东移，闪闪烁烁的一片亮点。狗狺狺地叫了起来，一村传一村，十里蟆河滩响成一片。枪声沉寂，黑暗中响起那惊心动魄的呼隆声。象秋汛时镐河水的吼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犬吠声淹没了……微弱的雪光映衬下，黑糊糊的一片浪头奔涌而来。由西向东，漫过河滩，漫过稻地，轰隆隆地扑向塬脚。

近了 终于能分得清了 是狂风暴雨般的蹄声 庄稼人一声发喊 四散奔逃。转眼间门关灯熄，窑院死寂了。

马队呼隆隆地漫上了官路。窑门擂得咚咚地响。

“ 乡亲哎 问个路！”

“ 开门 开门！—— ”

擂到克俭老汉——那时才不过 30 岁——的门时 娃娃吓哭了。老汉抖抖瑟瑟地拉开了门闩。

大哥哎 三兆塬朝阿达走哩 兵问 火把映照下 马刀闪着惨人的寒光。

“ 三兆塬 三兆塬……东岸子 远着哩！”老汉说 指着门前的官路“朝北 朝北——到了西省朝南一拐……”

兵急了：“ 不对！不对！咱要抄嵩军尻子后头…… ”

听说是打嵩军，老汉眼一亮，牙齿也不捉对儿打颤了，垢痂明晃晃的烂褂褂一掩，掂根棍子出了门——老汉跟着队伍一直打到渭南，牵着一头雄纠纠的叫驴返乡，包袱蛋蛋里裹着银钗银锁，说是队伍赏的。不过，老先人传下来的那对又稀又浅的弯眉毛，却日见其浓 日见其黑 渐渐地竟泛了红色 透出一股凶戾之气。乡议断定他跟队伍杀了人……

马蹄哒哒地叩击着冰冻的土地，队伍唏哩呼隆地漫上了塬。黑马 白马 黄马，一队一队地 兵在马背上一颠一晃。马刀和铜锅子一闪一亮——庄稼人窗缝里觑呆了眼。马队过去半个时辰，部队跟了上来。一式的光板皮袄，模模糊糊的一溜白光，也漫上了塬……

庄稼人惶恐地一夜没睡。天亮了，听见坡底下马咳咳地叫，寻声觅去，一个兵倦在稻草堆里，捂着胸口哼哼，灰褂褂上结了一片血痂。脸蜡黄蜡黄的，胳膊上却挽着缰绳。央人把他抬到咸阳去，马大人给赏。

马大人是谁呀？庄稼人弯下腰问。

马大人是马老太爷的儿。兵说 声弱得像蚊子哼哼。“儿”字却咬得很重。

马老太爷是谁呀？庄稼人还是不明白。

头一垂 不吭声了——咽气哩！

庄稼人把兵埋了 牵走了马——很快却又牵到集上卖了。那马毛色发亮，一付好架坯 就是不会驾辕拉车 老是一边两条腿落地，两条腿杌起，像跳舞。买家一看乐了——好一匹走马！

乡人后来才弄清，马大人是马鸿逵，冯上将军麾下的路司令。马老太爷是谁呀？

神禾塬。少陵塬。三兆塬……

上一个塬，下一道川。过一道川，上一个塬。寒星隐没，雪花飘零，下着下着 成了鹅毛大雪。雪搅风吼，人扑马蹶，命令一个劲地朝下传：跟上！跟上！……跑步！跑步！……²⁷ 日凌晨，大雁塔塔影终于从雪雾中浮现了。百里奔袭，迂回部队赶到了城南 10 里的曲江池！

风摇塔铃叮叮当当。

长安城黑黝黝的死寂。

5000 人马集结在雪野里。马吐着白沫，人喘着粗气。

军官们围成一圈蹲下来。刘汝明摁亮手电筒。十万分之一的西安府地图上，三支红色的箭头拖着尾翼，由大雁塔射向西北方向的南关、端北的十里铺和坝河东岸豁口总粮台。

“大家看清了没有？刘汝明指头戳着地图 雪光映得脸蓝幽幽的。“咱们钻到敌人的圈圈里来了！”

“明白了。”²⁸ 旅长马玉田和 ²⁹ 旅旅长高树勋齐声回答：“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少云兄呢？”

“啊也叫我由马腾空过河 鞞马哩！”马鸿逵一拍大腿叫了起来，军官们哄地笑了。

电筒熄灭 刘汝明虎地站起来。大吼一声：“开动——”
风雪怒吼，马蹄声震撼了城南……

5

雪雾一波波地掠过城头 呼啸着 旋转着 化作磅礴的白浪 冲进黑色的夜空。飞扬着，喷溅着，被猛烈的狂风又倒卷回来。兵某就在这白糊糊的雪雾中艰难地踱着步，佝腰缩脖，饥肠咕碌，老毛瑟像打狗棍挟在胳肢窝里。

没人知道尊姓大名。城围以来，24里半长的城墙上 每时每刻都有 250 个这样的士兵在“站墙子”。一人 15 丈 踱过来 25 个垛，踱过去 25 个垛 隔五探出身 听听有无响动——不寻常之处在于，他巡逻的是南门正中、箭楼前凸出的那一段，端对着南关大街，又恰逢五更。时空交汇，才有可能听到宣告西安解围的第一枪，从而不朽地载入陕西党人《西北革命史征稿》。遗憾的是 城门一开 号啕四起，大名竟为哭声淹没，史料里只留下“刘文伯旅南门哨兵某”几个字！

线香头红红的，燃到一半时候，兵某从怀里掏出了那块巴掌大的油渣饼。鼻翼使劲地翕动了几下 齿尖轻轻地咬下一小块。“——砰！”

枪声。南哨门方向。暗哑 沉闷 呼呼风声中象是拍巴掌 兵陡地瞪大了眼睛。砰砰又是几响。值班军官从睡梦中被唤醒，跌撞撞地跑到垛口时，一切却又复归沉寂了。

黑漆漆的夜空里雪花像流萤飞舞。

兵牙齿得儿得儿地打着颤：“听得真真的……”

官凄惨地笑了 指指耳朵：“兄弟 饿坏啦！”打着哈欠钻进了哨棚。

兵伏在冰冷的墙垛上，雪粒打得脸生疼，脑子迷迷糊糊的……耳鸣？也许是耳鸣 吁！……手抖抖索索地又伸进怀里。定格——黑暗中传来唏哩呼隆的响声，透过雪雾，一溜黑影直扑南门而来！蹄声哒哒 脚步刷刷 金属音脆冷 隐约还夹杂着呵斥声……真真切切，影影绰绰，兵某额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叭！扳机在下意识中抠响了 沉重的后座力几乎将他震倒。“贼扑城啦——”悸叫声响彻了城头，守兵们从哨棚和城楼里慌乱地奔出。几乎与此同时，城下打响 手提机枪哒哒啸叫 手榴弹隆隆爆炸 冲杀声惊心动魄。火光中掠过一个个持枪跃进的身影。兵们傻怔怔地趴在垛口，严寒冻僵了神经，饥饿使思维麻木，一个个像傻子不知所措。

枪声潮水般地涌到南关什字，又沿着护城河向东西淌去。朱雀门、端履门和小雁塔方向也噼噼啪啪地响成一片。爆炸的火光中一彪人马直驰南门口。火把辉煌地簇拥着一位大个子军人。

“城上的弟兄们 我们来啦！”

“你——们——是——谁——的……”城上问。风吼枪炽 虚弱的声音被淹没了 撕碎了 如轻飘飘的纸屑……

“你们还活着没有？我们是冯总司令的队伍！……”十几把驳壳枪一个齐射 曳光弹映红了雪雾。值班军官运足了力气：“我——们——还——活——着！”脸憋紫了 眼泪淌了出来 这回 城下终于听清了：“我们不进城啦！快开城杀贼！……”

马队绕城东去。守兵如梦初醒，眼泪咕碌咕碌滚了出来，值班军官跌跌撞撞地扑到钟架下，摸着绳子，死命地往下一坠。

当！——

钟声响彻了长安。广仁寺、东岳庙、八仙庵、福音堂、青年会金

钟长鸣 饶钹齐奏。成千上万的长安人 吞咽下最后一把糠麸 搀着扶着，哭着笑着，挣扎着爬上了城头。

风息雪停，大雾弥漫。枪炮声冲杀声呼啸马嘶声就在这浓雾里滚动，时远时近，时疏时密。一团团橙黄色的火光把雾气映成了壮观的玫瑰色。

10 时，雾散日出。白皑皑的雪原上，嵩军黑压压地淌下来了。拽抢的拖炮的 牵骡的拉驴的 嗥叫着 咒骂着 喧嚣东流。冯军绕城追杀。马队驰骋 刀光闪烁 吼声惊心动魄。一道道红光进闪，一团团血雾升腾，鬼哭狼嚎声旬然而起……一股溃兵淌去，又一股涌来。一队骑兵追去，又一队杀人。追兵溃兵 溃兵追兵 像疯狂的漩涡绕城涌流。牛角号在严寒的空气中呜呜颤栗。四乡铜锣咣咣响起。可怕的、洪水决堤般的吼声中 神团、枪会也赶来了……

溃兵过了一天，劫杀持续了一天，鼓声锣声喇叭声呐喊助威声浑浑然然地响了一天。黄昏时分，突然一下子沉寂了。

残阳沉沦 雪野殷红，一城哭声漫起……

杨虎城回到许士庙街师部时，天已经黑了。开城在即，传令兵川流不息。士绅们络绎不绝，见了面只是流泪躬揖。

杨氏召见所部营以上军官，安排了开城事宜。 240 个日夜 身心交瘁 声音都嘶哑了。竭力抑制住感情说：“城门口一定要维持好秩序 先出后进 以免人相践踏……”

“师长放心 都安排好啦！”参谋长蒙浚生伤感地回答。

“巡逻匪懈，以防不法之徒乘机劫掠。冯军不到千万不能撤岗。还有，久饿之人，肠子都细了。饬令各部，先稀后稠，千万不可暴食！”

“是！”军官们齐声回答。眼泪都淌出来了。

沉吟片刻 欲言又止：“各位回去吧 我累了 睡一会儿。”

半个小时后，李虎臣在马弁簇拥下来到许士庙。临潼爆嗓门，一下马就嚷开了：“对家 对家 咱俩总算对得起老先人了！——咦？——”

军服堆在床上。马靴扔在地下。指挥刀静静地挂在墙上。一室静悄悄。

杨虎城失踪了！

第 26 章 炼狱之祭

26 日拂晓，全线开始总攻击。激战一昼夜。刘部绕至十里铺，敌见后路被抄，全线动摇，分向潼关、同州、武关一带溃退，于 27 日下午解西安之围。我军乘胜追击，左路方振武部进至同州。右路马鸿逵部进至蓝田一带。孙师长连仲达商洛等处。中路刘师长追过潼关，其先头部队已抵河南之阌乡县。是役也，毙敌无算，夺获枪械子弹甚多……

——孙良诚：西安解围告捷电，1926.11.28

1

冬夜 拂晓 寒星闪烁。

星光映照长安道。蹄声噔噔，车轮吱扭，成千上万的乡下人挎着馍篮扛着米袋，吆着驮面的毛驴，推着接人的小车，从长安南乡，从河北三原，从西路周至户县，从东路临潼蓝田，流水般地淌向省垣。四关什字火堆连绵，小吃摊灯笼点点，黑压压的人山人海，

城墙黑黝黝，城门黑洞洞。星光辉映城河冰，城桥上铺满银霜。

墙是阴阳界，门是鬼门关，河是生死河，桥是奈何桥。城里城外两世界，一个是地狱，一个是人间！

一城哭声四起，哭自己大劫不死，哭亲人死而难生。高腔低调，凄凄惨惨，汇成一股汹涌的声浪，从紧闭的门缝里流出来，从碱蚀的砖缝里渗出来，从城墙垛口溢出来，涨满护城河，漫上吊桥……

黑暗在哭声中褪去，晨曦披上了城楼。

钟声响了。东岳庙广仁寺青年会八仙庵钟鼓楼东西北城楼。黄钟大吕一齐奏响！

城门轰隆隆地推开了……

应当声明，以下所记，只能归之为口述史一类；虽然还缺少作为历史的一个基本要素：谁？1986年，当作者为本书收集资料时，当年讲过“古经”的老人已一个个地入了黄土垅，使作者怅惘不已。

历史是不能被黄土掩埋的。围城惨剧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一代代地传了下来。1962年吃糠饼，许多人腹胀如铁，拉不出屎，铁丝抠得肛门流血。老人们看得流眼泪：“咋又跟围城那年一样了！”1964年，左倾凶风肆虐下，大饥谨又一次洗劫了号称米粮川的蟆河滩。一个前国民党军乐队队长活活地饿死在窑洞的土炕上。腿肿得象桶，乡人叹息说：“又是一个南门口的饿死鬼！”……

悲惨的故事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愿中国不再出现饿死鬼！

●城里人往外挤，城外的人往里挤，城门洞人擦人。寻爹喊娘的，呼儿唤女的呜呜的嘤嘤的一片哭声，当兵的维持秩序，被挤得吱哩哇啦地叫唤，人挤死了一层！……某村某人的他伯就是踏死在城门口的。收了一堆肉回来埋了。

●出来的都是饿死鬼。见了吃货，食没了命，烧的烫的往嘴里塞。瘦得像鸡爪子的手乱刨，小吃摊里三层外三层地被围了。卖吃货的不收钱，光吆喝：“都来吃，都来吃！”吆着吆着急了：“甬抢哩！甬抢哩！”——摊摊踏翻哩！碟子碗打哩！热闹得很！

●王曲街跛子某一背笼蒸馍放了抢。一个铜板没落下，回来还高兴地唱了一路戏。唱的是“放饭”。那几天，城南道上热闹得像王曲二月八过庙会。

●人饿疯了，抢到馍先呸呸地唾上几口，生怕给谁又抢去。边

吃边盯人。一副贼像。黑眼仁少白眼仁多，直勾勾的，又像鬼！一城饿死鬼！

●某村某人外号‘没底（没主意）’背了一稍码子馍看他姨。到南门口叫人围了。这个给一个，那个给一个。一袋烟功夫掏光了，才想起姨。急得在城门口乱蹦跹。回来叫他爸噉（骂）了好几天。

●某人他爷，一斗面烙了两个大锅盔去看他噉（亲戚）一个老（太婆从巷子往外爬，看见锅盔直叩头。给了一方子，没牙咬不动，呜呜地哭。老汉心善，嚼烂了一口口地喂，救了一个命。老婆的后人跟老汉走了（结为亲戚）十几年，逢年过节都来。那时候人厚道，知恩图报。

●某家开调合（调料铺）。八角大茴花椒熬糠糊涂吃。吃的心发烧，脸变青，呃呃地直打嗝。老汉想不通，给婆娘说：“人活着啥意思，呃，开天辟地，呃，谁见过调合，呃，当粮吃，呃……呃到半夜上了吊。抬埋的时候，尸体一股子调合味。婆娘边哭边呃呃地打嗝：“死老汉唉，呃……性太硬哩，呃……人活着为啥哩，呃……”。

●某财东全家饿死。掌柜的头枕金砖元宝，脚垫钢洋铜板，身铺钞票债券，留绝命诗一首：“银钱有屁用，五谷才是命，活了一辈子，饿死才灵醒！”

●西王曲某人东家是南边人，前清为官，置了十几亩稻地。一年只要几斗白米。有钱人置地不图租子，为的是给子孙留份家当。大难没躲过，一大家子饿的只剩下了个傻儿子。听说城开了，赶紧推了二斗白米去。瓜瓜（傻瓜）娃见米没了命，一把一把的往嘴里塞，撕都撕不开。一夜没过去就胀死了。某人一下子成了小财东。国民党的时候打了好几年官司。土改给定了个富农。

●某人二爷是个孤人，扎一手好纸活。开城后去接，一屋子老鼠吱吱地跑。只剩下白花花的付骨头架子，啃的溜光净！那老鼠皮光油滑，跟猫一样大！

●傅旗人，满人。反正那年 1912 年杀满鞑子 逃到乡下当了教书先生 城里剩下个老姐。城开了去看 好好地睡在炕上。一揭被，满炕咕嚯咕嚯的滚蛆！

●某村某人 开肉架子(铺子)接回来还好好的 就是见人不言语。痴痴呆呆的 见了肉哇哇地吐。半夜里头咚咚地撞墙。揪头发，拔眉毛，呜呜地哭。后来疯了……都说是吃死人活下来的！

.....

2

28 日下午 西门 援陕军举行入城式。

红烛摇曳 香烟缭绕 瘦骨伶仃的绅士和各机关代表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浮头晃脑地摇着纸旗。

——欢迎再造三秦的孙总指挥！

——欢迎劳苦功高的吉师长！

——欢迎……

军号嘹亮地冲碎被严寒冻得凝固的空气，宣告了西安城正式解围 钢铁 36 旅队列整齐 枪刺明亮 脚步声轰隆隆地回荡在阴森森的城门洞里……

陕军卫定一部在西大街迎接。这是一支冻馁交迫 奄奄一息的军队。士兵们骨瘦如柴 眼眶深陷 像骷髅一排排靠墙坐着。

指挥官摇摇晃晃地举起了军刀：“起立！”士兵们挣扎着站起来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腿一软 又瘫了下去。

“立正！——敬礼！”

毛瑟式步枪颤巍巍地举了起来。歪歪斜斜，七高八低。许多人拄着枪半跪在地上。历史在这瞬间凝固了！

泪花在吉鸿昌眼眶里打转。这位西北第一硬汉拔出军刀 发出

了入城之后第一个命令：“向右转 敬礼！”

脚步咋咋。上千只手齐唰唰举起。

“向左转！——敬礼！”

“立正 解干粮袋！”

队伍乱了。士兵们抱到了一起。烧饼锅盔蒸馍一袋子一袋子塞过来。哭声响成一片。

脚步沓沓地回荡在空旷的西大街。积雪斑驳，饿殍遍地。趴着的 仰着的 半截身子埋在雪里 伸出麻杆似的细腿。鸡爪子似的脏手伸向空中。一只只黑洞洞的眼眶，漠然望着天空，老鼠吱吱地尖叫着，在尸堆里驰来驰去。繁华的街市变成了乱葬坟，为取暖而拆掉房的空地上，一个个馒头似的雪堆隆起，小木牌惨淡地泛着雪光：

故显考×××不孝男××厝
 ×× 商号相公×××县×乡
 ×× 巷××氏。××机关同人立
 各位善人，此尸待搬 ××巷××叩

.....

长长的、长长的大街。雪冢连绵，阴风惨惨。.....

钟楼。马咳咳地嘶叫起来，吭吭地刨着蹄子。

东西南北，十字贯通的四个门洞里，僵尸层层叠叠，挤挤挨挨，像冻肉一样把门洞塞得严严实实。冻僵的胳膊腿戳出来。骷髅的白牙森森。

雪在化。黄水嘀嘀嗒嗒。黄色的冻棱倒垂下来。空气中弥漫着酩酊的尸臭味。风钻洞隙，呜呜作响，像冤魂饿鬼哭泣。

拱檐下风铃叮叮当当，哭声从四门之外，从僻街背巷，从一幢幢被雪埋了的小院里流出来，又被风卷走。

36 旅列队钟楼，俯首默哀。

吉鸿昌拔出了枪。

士兵们端起了枪。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一排又一排子弹啸叫着飞上阴沉沉的天空。雾松树挂喇喇地震落……

王赞亭 某团营长。老人回忆 部队从西门走到东大街马厂子，没找到能住人的房子。推开民房门 家家都有饿毙的尸体。庙宇学校都厝满死人。是夜 全旅露宿大街（摘自《跟随冯玉祥二十年》）

3

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城开百日。长安数万军民集会新城西北空地 公祭死难军民。于右任主祭 冯玉祥致悼词 万人负土筑坟。铅云低垂 冷雨凄迷。挽联翻抖 哀乐低回。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一捧捧黄土落地 万人冢从长安城里崛起！

冢下掩埋了 7000 具无主的白骨。

冢里安息了数万个饿死的冤魂！

冢旁建亭。冢周植树。冢前立碑。革命公园兴。

新鬼烦怨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一座坟茔 叙说了中国现代史上惨绝人寰的一幕！

4 月 18 日兵临城下 5 月 15 日合围，11 月 27 日解围。长安围城历时 8 个月，221 天。

一个白骨垒起来的纪录。不仅使同年信阳围城和武昌围城相形见绌 而且还使其后几年新军阀混战中爆发的同州、涿州、淇县、曹县、凤翔、亳州诸城以及更后的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的长沙、衡阳、临汾、太原等围城惨剧望之莫及！

历史留下了一个沉重的谜：饿死了多少人？

地狱之门隆隆推开 饥民四处逃生。史料里留下了三四万 四五万，乃至五六万三组数字。

作者力图解开这个历史之谜，在发黄的历史案卷里一直上溯到大清王朝。

宣统三年 即公元 1911 年，陕西巡抚奉旨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咸宁县“城关户一万四千零三十 口六万三千四百六十一”长安县“城关户一万零四百三十九 口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七”（《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按 时西安以南、北大街为界分长安咸宁两县 故当时全市城关有户 24469 口 111628 人。

民国 15 年 即 1926 年 咸长已并为一县 城关人口不详 但据 1988 年出版的《陕西省志·人口志》研究 民国初期“陕西人口处于一种缓慢增长状态”。1912—1928 年这 16 年期间 全省人口由 917.6 万人 增至 1180.2 万人 增长 28.6 个百分点。以此推算 围城前西安城关人口应超过 14 万。加上像粮店掌柜德茂老叔那样糊里糊涂入城避难者 当不下 15 万人之多！

惨案过去 4 年半，1931 年 6 月 陕西省政府又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 全城人口仅 10.8 万 比宣统三年还少三四千人 考虑到这几年人口自然增长，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1926 年 11 月 27 日开城后居民至多剩下 10 万人。

$$14-10=4, \quad 15-10=5。$$

结论 四五万人之说是比较可信的。换言之 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饿死在孤城里。长安三万来户居民，家家有饿殍 户户闻哭声！

白骨森森 鬼火莹莹。惨烈的纪录一直保持了 22 年 才为气势宏大的长春围困战打破！

长春只不过创下了绝对纪录。饿毙之比例还远远低于长安！

毫无疑问，血债要记在刘镇华和镇嵩军头上！

1926年那个寒风料峭的春天，发财的欲望烧得土匪官兵额角发烫，眼珠子血红，从而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罪行！

陕西人永远铭记着这一笔血债。

东洋日本，水旱汤蝗，1941—1942年间，上百万河南难民扒着火车挑着‘河南担’西逃时，陕西人以五千年文明薰陶出的特有的宽宏大量，一笔勾销了历史的孽债。向逃‘国难’的河南人慷慨地提供了一切，从而形成了今日西安东关、北关以及咸阳、宝鸡、铜川等市的河南文化社区。

却饶恕不了祸首刘镇华。

刘镇华也逃到西安。“五大人”刘茂恩用飞机送来的。住在柏林巷。疯颠颠地经常坐在门墩上晒太阳，朝路人翻白眼。头发一块白，一块黑。

小儿们成群结队地在公馆门前唱歌：

“民国15年，嵩匪围长安。一围8个月，死人成千万。害人捶捶子，瞎×刘镇华……”

“刘镇华——×你妈！”

“×你妈——刘镇华！”

小儿们跳着唱着，拍着巴掌。刘镇华也拍着手掌，干萝卜似的脑袋摇来晃去，嘻嘻，嘻嘻！……前安徽省主席兼15路军总指挥那时已经疯了。

警察火了，笑你妈个×！害人还没害够！打！

砖头瓦块瓜皮马粪噼噼啪啪地扔过去。不笑了，地上打个滚，白牙一呲，汪汪地叫起来，往前一扑一扑地。于是引起一阵哄笑声。仆人跑出来，像死狗一样把主人拽进去。大门咣当关上，女人哭声响起：“死老汉，谁叫你作孽呢！逃难都没地方……呜呜呜，呜呜呜……”

刘家悄悄迁往陕南汉中。

4

“坚守西安的战争 拖住了号称十万之众的北洋军阀的镇嵩军部队 在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米暂沉 杨虎城将军)

杨虎城将军是守城的英雄 史有成论。如果说 坚持靖国军使他成为一股独立的势力,西安事变最终完成了悲壮的历史升华的话 那么 坚守西安就奠定了这位爱国军人走向全国的地位。

然而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 当思维的禁锢被冲破 当文化专制主义被改革开放扬弃的今天 反思往事 人们不禁要问 坚守西安在军事上究竟有多大意义 如果弃城西走 如果开城放生 如果出城受编 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刘镇华二次督陕 嵩军再次蹂躏关中 中原会师推后——一切都可能发生。四五万人活活饿死的悲剧却可能避免!

忠孝礼义信 五个字 五千年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结晶。“文死谏 武死战” 军人“杀身成仁” 文人“与城共存”。所以有城破自焚的悲剧,有兵败自戕的烈士,有领袖赠剑的苦心 and 孤城死守的壮举。“军人守城争人格”,“一将功成万骨枯”——莹莹磷火啾啾鬼泣中英雄升华了!

并非贬损杨虎城 伟人也受着历史的局限。何况这是一个源远流长为人称道灌输不息的道德观念,虽然有些新的释演。

作者无意从如此深的层次上讨论战争的取向,只不过想指出一点 虽然“民为本”及由此生发出来的种种口号被喊得山响 人民却实实在在的被当作虫豸蚁蝼 予生予死 予荣予辱。战争需要人民,“子民”却与“玉帛”可以共弃 漫长的历史血河中 西安悲剧只不过是一朵殷红的浪花。

愿中国不再有内战。
愿国人不再当虫豸。

城开之日，杨虎城悄然失踪。两个多月后才在三原察访到踪迹。史称“老虎失踪”。个中缘由，隐秘莫知。有猜杨氏惮于事冯，也有猜是心内痛疚。重要的是三请之下英雄终于回省并且出席了3月12日公祭大会。

寒风料峭，冷雨纷纷。哭声漫漫，白花漫漫。几千幅挽联哗哗，杨氏的格外引人注目：

生也千古 死也千古
功满三秦 怨满三秦
不是反思和追悔么？

“冯玉祥 我的哥 你比二虎强得多”

“冯玉祥 我的娘 你比二虎就是强”

“城里两只虎 不如城西一只鸡（吉）”

长安人以最热烈最隆重的仪式把冯玉祥迎进了西安，并把莲湖路西口命名为玉祥门。一个城豁口 至今也没修起城门 却永远地成为历史的怀念了。国民党省党部没改掉 红卫兵小将也没有改掉——历史是不能删改的。

不应忘记的还有孙良诚，尽管其人后来死在共产党的牢狱里。

还有刘存简、吉鸿昌、梁冠英、刘汝明和数千名长眠郊原的西北军人。

还有谢伊福林、西林、柯洛夫等俄国顾问。

还有李虎臣、邓宝珊、孙蔚如等陕西军人。

应当在陕西博物馆辟一个围城纪念馆。

5

1996 年书成之际，作者再次去了革命公园。

坟荒草蔓 革命亭油漆剥落 纪念碑横卧草丛。缤纷热烈的现代色彩湮没了一切。

作者在家前默默地放下一袋面包。

七、会师中原

王城——新城——红城——新城——红城——新城……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上，哪一座城像西安新城这样怪圈般地频频易名？

一座城凝缩了一段不幸的历史，折射了一个动乱的中国。

阴阳先生叫轮回。60年风水轮流转。

史学家却只说以史为鉴。

第 27 章 骚动的黄土地

1

1926 年那个严寒的冬季，西北军人在长安城下浴血苦战的时候，长江中下游战场北伐大军却所向披靡，捷报频传：10 月 10 日，攻克武昌；11 月 1 日再下南昌；12 月 3 日兵入福州。孙传芳 10 万之师被歼。大军压向苏皖浙沪。国民政府宣布北迁武汉。大革命的潮声动地而来……”

2

1927 年 1 月 1 日长安。军政合一的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成立，于右任、邓宝珊出任正副司令。21 日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3 万农民进城声讨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惨案。梭标如林，口号滚滚，黄土地不安地骚动起来了！

3

雪后初雾 高原银妆素裹。

旌旗猎猎耀红日 车轮碾碎千里冰雪 喇叭声回荡在千沟万壑

……

11 月 23 日 冯玉祥离开五原。12 月 20 日离开宁夏。1 月 22

日离开平凉东下。

马蹄激溅陕甘道，滚单一站接一站地往下传——
冯总司令、冯上将军人省了！

1月26日 腊月二十三。

这是一个晴朗而又严寒的日子。长安沸腾了！由西稍门西关西门西大街 经鼓楼钟楼端履门 十里长街香案连绵 人山人海。各界代表机关团体地方绅士平民百姓孤儿院孤儿武装军人，成千上万大难不死的长安人涌上街头，焚香擎裱地欢迎救命恩人冯玉祥……。

冬日严寒的空气中终于响起了汽车喇叭声。礼炮轰鸣 钟鼓齐奏 欢呼声潮水般地响起——

欢迎再生父母冯上将军！

欢迎西北领袖冯总司令！

欢迎救命恩公冯督办！

车队分开涌伏的人流缓缓地驶上了西大街。冯氏头戴八角列宁帽 身着俄国蓝斜纹布工装 足蹬老式黑布棉鞋。站在敞篷道奇旅行车上，频频挥手致意。紫棠色的阔脸上挂着泪花。

军人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5年前 出关讨奉 上对苍天 下对黄土 怒吼着甩掉了脚上的鞋子：“龟孙子才回来！”今天 却在一城欢呼声中归来了！

走掉的 是陕西督军 北洋军人冯玉祥。

归来的 是冯总司令 革命领袖冯玉祥！

东门送旧 西门迎新 一个新时代在欢呼声中降临了！

鞭炮齐鸣 彩旗翻飞。牛拉鼓敲沸了长安……

人群涌动 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车队缓缓地驶过鼓楼，钟楼，端履门。新城红彤彤地迎了上来

.....

4

一片红场复红场 照耀世界日方中
列宁同志何曾死 犹呼口号促进攻

作者无法断定 当于右任放歌莫斯科红场时 脑子里是否就已转着一日完成革命史决易新城为红城的念头。革命诗人，豪放旷达 浪漫如青春少年！

1月15日 国联总部通过了“将旧皇城改建为红城”的提案。报载“(计划)内设革命博物馆 陈列关于世界及本国各省暨本省之革命事物 并开设中山俱乐部”云云。革命政府 雷厉风行 城墙迅即用红胶土刷得红彤彤红艳艳红光耀眼。南门大书“红城”二字；两边白底蓝字 打倒帝国主义 铲除卖国军阀。气势磅礴 都是于氏的手笔。不幸地是 才刷了半截 天就变了。上半截红刺刺 下半截灰扑扑 像个二花脸.....

一道清共命令，红城恢复旧名。一叫40年 中国大地狂飙又起。破四旧立四新造反有理保皇有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红海洋红卫兵小将慷慨激昂地宣布新城改名红城！然后是全面夺权文攻武卫大联合红日高照红色政权国库拨款群众敬献万岁宫在红城动工老人家神采奕奕凌空而起挥手向蓝天致意。再后来军队戒严帆布遮掩凿岩机突突电弧闪闪，一夜功夫剩了个光秃秃的基座。红城又无声无息地恢复了老名字。再再后来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从万岁宫基坑里拔地而起。西北没有中国少见陕西第一楼。长度叫你走半天高度叫你仰脸掉帽子 黄瓷砖映得脸黄乎乎。老长安领着孙子溜弯儿 溜着溜着冷不防冒出一句 该叫黄

(皇城啦！

皇城——新城——皇城——新城——皇城——新城 百年中国近代史上 有哪一个城市哪一个街区 像西安新城这样怪圈般地频频易名？一座城凝缩了一段历史 折射了一个伟大而又不幸的中国！漫步广场 不应当只是感叹 还应当沉思……

阴阳先生说 60 年风水轮流转。

历史学家只说以史为鉴。

1968 年，作为一名虔诚的红卫兵小将，作者被学校革委会派到塑像工地当纠察。任务是防止对立派冲击工地和贼娃子偷材料。工作特神圣特轻松还特受优待 包括内部发票看了‘反动’电影《怒潮》。

怒潮汹涌澎湃。农民自卫军梭标如林。国民革命军英姿勃勃。土豪劣绅头戴高帽游街示众。白衫黑裙手挥纸旗的女学生令人浮想联翩——毒草不仅没有激起对‘反党分子’彭德怀的仇恨 反倒惹起小将们对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无比向往！

这是西安 9 月 2 日武斗之夜。枪声回荡 灯光疏落 满载棒子队的汽车从昏暗的大街上呼啸而过。施工停止，指挥部紧急疏散，只有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小将躺在伟人冰冷的脚下，哼着那首浸透着‘毒汁’的主题歌 送君送到大路旁 送到大树下 送到码头边，一直送走了漫漫长夜……。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 文质彬彬 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段激烈之词 不仅使大革命火上加油 烈焰腾腾，40 年后居然也不失其伟大意义 成为革命派口头禅 可悲的是 虽然作者像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红卫兵一样一日三遍雄纠纠地诵读这段语录，实

实际上不仅对眼前革命理解不深 对 40 年前那场大革命更是知之甚少！《怒潮》恰到好处地补了一课。

20 年过去了 当作者为写作本书而钻进史料里时 才知道“南有汉口北有长安”，故乡曾是大革命风暴刮得最猛烈的地方之一。才知道红色恐怖红海洋不是红卫兵的创造，改新城为红城不过是拾了于右任的牙慧。才知道塑伟人像的地方是冯玉祥的誓师台 晚上睡觉的、被硝碱咬得坑坑洼洼的那排平房是冯氏拍桌怒斥党部委员的地方…… 于是 作者感到了惭愧 惭愧中又透着自豪。惭愧和自豪交织 思如泉涌 冲动不已！

应当承认 全面反思 1927 年那场震撼了东方的大革命，已非作者力所能及。“很短时间内 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 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 其势如暴风骤雨 迅猛异常 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如椽巨笔 使任何描述都相形见绌。作者只想指出 长安成为黄河流域的风暴中心绝非偶然。

一块孕育了几千年文明的土地。轩辕始 周室兴。秦崛起 汉统一。大唐把中华民族推到世界文明的顶巅。然后光辉就象硝蚀的城砖，一片一片地剥落了……土地依然肥沃 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却日益贫穷。封建宗法 军阀政治 连年内战 频频天灾 民元以来的关中已沦为人间地狱了！

“哎哟 我们真痛苦呀 军阀刘镇华和王老五把我们真压迫得一口气也换不上来。粮食装光了，钱财抢完了，铺盖家俱拿尽了。（给我们丢下的只有两只脚，一双手，两股眼泪 哎哟 真痛苦呀！我们将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 血一把 汗一把 打些粮食 推车车，挑担担 赚下几串铜钱 除了给政府纳粮交捐分去一部分外 赓时

长安县基层行政组织——作者注)上的坏绅士又要特别剥削……哎哟，真气杀人了……”

以上引自长安县农民协会成立宣言。一篇文人绝对捉笔不了的控诉。

192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局决议指出全国农运重点放在湘鄂赣豫五省 其次是陕川桂闽浙皖苏七省。冯军人陕 以长安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唏哩呼隆地铺开了！

领导陕西大革命的 是省党部。牌子是国民党 党员却多是 CP (共产党) 国共合作 党中有党 世界政治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作者研究了历史档案 省党部 组织、宣传、农运三个关键部和国联总部的政治部、政治保卫部两个要害部门负责人都是 CP。第一届省农民代表大会 ,84 名代表 ,54 个是共产党员。而国联培养军政干部的中山军事学校、中山政治学院 从主要负责人到分队长几乎全部是 CP。

“冯军来时 陕西农民中大约有 400 名共产党员。”(据谢伊福林向乌斯曼诺夫汇报材料) 而据中共西安市委 1927年3月22日一份工作报告, 知识分子中只有 26 名党员……不可思议的是, 就是这 400 来人居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陕西大革命! 一个新生的、朝气蓬勃的党。那种魄力, 那种胆略和激情足以令今人汗颜不已!

当然, 新生的不免幼稚。

幼稚的不仅是嘴上没毛的年轻 CP。时年四十有八的髯公右任也激昂得如同少年。有诗为证: “革命军中一战士, 苍髯如戟似少年。呜呼! 苍髯如戟一战士! 何日完成革命史? 大呼万岁定中华, 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同日起!”

激情只能煽动革命, 枪杆子才是革命的依托。红五月的集会中 狂热的游行常常喊出冯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城墙上到处刷满了冯玉祥的语录: “军队为民众的武力 民众为军队的基础!” 一粒

粟一块炭一根草都是人民的血汗！”应随时协助农民协会解决困难！”等等。冯玉祥是革命的靠山，西北的神祇。遗憾的是，这却是一尊希腊神话中的两面神，共产党人不幸地只看到了红脸的那一面：

“冯充满了农村思想，很注意农民之痛苦。”

“我们要为革命而扶助冯，于使之减少困难。”

“目前在农运中不能提出过高的口号，如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参加行政权等。”

“在国民一军所在的地方，做农运时须喊出军农联合的口号。”

.....

过来的人过去了，历史变成了残缺的案卷。许多事情永远也说不清了。然而，无论是右倾还是策略，都注定了这场革命必将成为一出轰轰烈烈的……悲剧！

5

3月5日，长沙。毛泽东那篇观点鲜明、气势磅礴、堪称大革命助燃剂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之日，北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长安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代表全县5个区460个村农协的3万名代表，汇集莲花池，参加了盛大的庆典。

“农友们！工友们！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我们现在觉醒了……要除去这些革命的障碍，要为本身图解放，唯一的方法就是团结，团结就是武力。农民协会就是我们的炮台……”

“各地农友已经成立许多小炮台了。但小炮台力量小。我们要为抵御外侮，解放本阶级，就非集中力量成立大炮台不可。大炮台就是长安县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万岁！农友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 绣着犁头的方形红色农旗冉冉升起。几十对铜号吹响 几十面牛拉鼓擂动。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响彻了古城……。

长安红了！

第 28 章 一片红城红彤彤

(城南旧事之三 :长安 ,1927.1—6)

◎ 恶绅恶绅哎哟哟

至 6 月 农运波及全省。仅关中道即有 25 个县 179 个区 3828 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有组织之会员达 41.5 万人。

风暴起，豪绅倒。跪戏楼，戴高帽。拴成串串满街游。人王劣绅村盖子恶乡约威风扫地。

张林旺 长安县五楼廨“村盖子”红脸黑眉毛 恶煞得很。嵩军围城 派捐支应 贪污大洋 3000 元。王八吃称砣铁了心，一个钱也不退。庄稼人一声吼：不退赔就把狗日的铡了！驴倒鸟不倒，铡刃底下蹬着腿骂，谁敢铡我！铡我的人还没出他妈的肚子咧！抓铡把的腿发抖，压了几下压不下去，出了一头汗。省宣传队队长徐汉儒呼地扑上去，一脚踩住胸膛 张林旺 退不退 犴眼一瞪 爷的钱给孙子留着呢！徐汉儒牙一咬，——咔嚓！黑血溅得几尺高！上万人发喊叫好！

牛笼嘴装着人头进了城。农民部大印一盖出了红榜。观者如潮。

冯玉祥脸一沉，拍着桌子训党部头头：谁准你们杀人的？农协能杀人要政府干啥？

于右任捋着胡子，呵呵直笑：“以后要多给农协发些枪，发些炮！土豪劣绅不是好东西，给我狠狠地打！”

蓝田杀了宁乾有。户县枪决邢振武。富平戮了王明善。泾阳

崩了仲山刘。礼泉刀劈张伯午 乱棍打死邓老九。长安枪打老碗客，接着又崩二恶刘——五楼廨一铡子铡出了个大革命！

◎ 赃官赃官你甬跑

革命如狂飙横扫。锋芒所向 贪官污吏逃跑的逃跑，下牢的下牢 丢官的丢官 退赔的退赔，可怜州县衙门 全然没了往昔的威风！

华县知事叶振本，在华仅 43 日 私押农民 破坏农协 擅动正款 卖官营私 勾结豪绅以自保 尤其可恶的是 竟“侮国民党为小孩胡闹”。激得该县民众满街张贴驱逐贪官标语 又开万人批判会。县党部县农协分别呈请驻陕总部及民政厅收回成命，另委贤明长华。一道命令，叶氏灰溜溜地下了台。

礼泉县知事陈钟秀为农协清算 半夜逃跑。为马师长鸿逵派兵 捉回 卿当解省。冯玉祥朱笔一勾 魂归渺渺！

冯说：“此等人是虱子臭虫 专吸老百姓的血 留他何用！”

长安查了财政局。临潼封了县政府。高陵捆了朱锡仁。长武铐了陈兆丽。渭南先撵翟宏义 接着绑了 郃述让——风吹纱帽滴溜溜地满地滚！

◎ 强龙难斗地头蛇

“陕西该倒灶 三军胡球闹。一军私 二军贪 三军乱。”

“收粮哩派款哩 搭个棚棚耍钱哩 耍草哩耍料哩 扫帚蘸油烤票哩！是兵哩是匪哩 百姓身上割肉哩！”——大乱之后 陕西兵匪遍地。

冯氏发表《致陕军将领书》，《致陕中各将领书》，《敬告陕西各军队书》 痛斥陕军“吃老百姓 喝老百姓 骚扰老百姓。又不出操，不讲教育 不讲主义 像这样的行为如同臭虫虱子一样！”拉开了整军序幕！

省农协一声令下，各地农协闻风而动。三原砸了田玉洁的宝摊摊。泾阳封了二军的大烟馆。渭南撵了孟世兴营。长安甘河把邓宝珊的兵打得鼻青脸肿。蓝田缴了李虎臣部的械。“枪归农协，人解总部”——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澄城通讯：3月17日晚，突有头戴军帽身着军衣肩荷快枪之土匪五名，抢劫北棘茨村……，警钟为号，霎时手携土枪大刀梭标之农军集合该处，一勇向前，向土匪方面进攻……。一壁前进，一壁鸣锣打鼓，于是各处十余里内之农军亦相继而来，数约达七千余。四面八方包围该土匪。旋即捕获该匪。拟即开农民协会大会呈报县长，施以严重惩办云。”（陕西国民日报，1927.4.10.）

◎ 红色海洋

于右任易新城为红城。冯玉祥易潼关新市场为红场。钟楼用红土刷成红楼。西北军校校刊名《红军》。政治部周刊名《红色评论》。五月称红五月。公安局长令警察易红帽。黑警棒漆成红警棍。于是，戴着红警帽挥红警棍的红色警察指挥打着红旗扛着红缨枪的红色游行队伍绕过红楼进入红城红场参加红五月集会，红日高照红旗漫卷长安城红彤彤红艳艳红光弥漫红海洋！

革命 色尚赤。

◎ 热烈之种种

革命家不喜冷清，长安集会频仍。

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万县惨案南京惨案九江惨案声讨蒋介石屠杀工友何经纬屠杀农友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庆祝北伐军收复上海收回租界收回邮权农协成立出师告捷……学生不上课了，相公不站柜台了，农民不做庄稼了，白天示威游行，晚上提灯庆祝。热热闹闹轰轰烈烈浩浩荡荡情绪激昂精神振奋国民革命万岁，万万岁！

3—5 月 长安大型集会 15 次，平均每周一。其中万人以上 8 次 最多时达 30 万人 为市区人口 3 倍！5.1、5.3、5.4、5.5、5.7、5.9,9 天 6 次万人大会。五月的红太阳把人们的情绪烧到了十二分之热度！

5.5 集会纪念马克思诞辰。于右任讲话：我于某也是今天生日！欢呼声又起。

◎ 革命三部曲

会场悬三面旗 党旗、国旗、农旗。

挂三个领袖像 马克思 列宁 孙中山。

唱三首革命歌：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大联合歌。

三个同志讲话 于右任、刘伯坚、乌顾问。

乌斯曼诺夫一讲就是第一国际 第二国际 第三国际。工党、社会民主党 资本主义总危机。讲着讲着发了脾气 同志们 你们昏头了！中国还没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阶段！

翻译怔住了。眼瞪得圆大。

◎ 对联集锦

红城南门 打倒帝国主义 / 铲除卖国军阀

国联总部：一切权力属于党 / 全部利益归人民

党部大门：革命同志请进来 / 不革命的滚出去

◎ 你们是谁的军队

冯总司令教导说：“军队中政治训练务须尽量灌输。务使一兵一夫皆对党之主义有彻底之认识，万不可阳奉阴违！”

政治灌输程式化，问答化。

问 同志们辛苦了？

答：为革命服务不辛苦！

问：你们是谁的军队？

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

.....

某日红城调训四路军。冯氏声若洪钟：“同志们辛苦了！”兵们痴怔了半天，七嘴八舌地回答：“没啥，苦惯咧！”总司令辛苦了！”冯皱了皱眉头：“你们是谁的军队？”俺们是马老太爷的军队！”

冯氏一扭屁股下了台。把个马鸿逵脸臊得像猴屁股，朝参谋长一揖：“好俺的大大爷哩！你老可给咱争了脸！”参谋长反唇相讥：“好我的马大少哩！我要给兵教是老百姓的军队，你不把我眼珠子拆出来当泡踩！”马鸿逵牛眼一瞪：“还犟嘴，你吃谁的饭？”

参谋长铺盖一卷回了家——一个笑话却传了几十年。

◎ 老歌新唱

旧瓶装新酒 陈曲填新词。《吃饭歌》改“雨露滋润，上帝恩霈”为“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早起歌》改“早起好，早起好”为“旭日东升，彩旗飞扬”等等。

新谱《九·一七新生命歌》：“烟酒必戒，嫖赌必戒。除去骄惰，除去奢侈。实行勤俭，为党牺牲，国民革命，方能成功。”——前半阙是牧师的劝喻，后半阙是革命的口号。

◎ 语录墙

城墙变成语录墙。孙中山的遗教，列宁的教导，国民党之党义——铺天盖地的却是冯玉祥语录：“冯总司令说……”“冯总司令教导我们说……”“冯总司令命令……”政治处宣传员一个个成了泥水匠，溅得浑身颜料点子。

那标语白底蓝框红字，寓青天白日满地红。

◎ 政治处抬轿子

军中谣 参谋处出主意 副官处吹牛皮 军需处吃小鸡 政治处写字的。各师成立政治处 职责刷标语喊口号宣传三民主义。处长少将衔。宣侠父在三路军 刘志丹在四路军。相见唏嘘不已 自嘲为“抬轿子”的。

◎ 僧道诵新经

冯氏令华岳庙僧道诵读三民主义，金谓此乃革命之真经。于是，咪呢吗咩三民主义叭牛奄咩喇吾党所宗阿弥陀佛民权民生…… 钟磬鼓钱 抑扬顿挫 看热闹的挤塌了山门。那和尚也全无了出家人作法事的庄严，一脸哭丧像。据说有个叫德存的小和尚念着念着 竟噗哧笑出声来，一顿乱棍逐出法门，干脆投军去了。

◎ 三民主义真诠

理学名臣、特别党员沙月波先生去兰州宣讲三民主义。称民族主义实行之后，“不”亦悦乎 民权主义实行之后，“不”亦乐乎 民生主义实行之后 民众衣食足而知礼义；“不”亦君子乎 故曰 三民主义乃“三不主义”听者愕然。

19 师参谋长称三民主义为“鸡巴主义”叫师长吉鸿昌狠狠地训了一顿。

第 2 师某中尉政工员称三民主义为“升官发财主义”叫师长梁冠英一顿马棒打跑屁了。

◎ 军队乃民众之武力

冯总司令教导说：“本总司令治军以来 无日无时不以爱民二字记在心头，一言一行无不以爱民为归宿…… ‘爱民’二字 不仅口

头常说，心中常记，而且必须在事实上竭力践行，务使民众得其实惠。”

第 2 师军马借给华县驻地农民春耕，又借给农协 1000 元流通券购种籽。

驻咸阳之骑 6 旅每日出动官兵 200 人，自带干粮为农人割麦。庄稼人热泪盈眶，金谓真是人民的军队。

冯氏批示：着该旅长记大功一次，以昭激励。

◎ 民众为党国根基

冯总司令又教导说：“民众为党国根基，必须解除民众的痛苦，党国根基方为巩固，军事胜利方有价值。”

冯氏穷了一辈子。一入陕是穷旅长，二入陕是穷督军，三入陕是穷司令。大锅饭，一个月五毛钱菜金；“革命饭”吃得脸青虚虚的，皮带上钻新眼，60 年后，邓小平还记得当年与焕章先生一起在红城啃馒头吃咸菜的日子，慨然长喟：“那时西北军生活艰苦得很。”

8 万嫡系，12 万杂牌，20 万个张口货逼得冯氏要上吊。财委会开了几天会没办法，冯说：“没办法就别走，吃冤枉饭！”门口给放了俩枪兵。于右任说：“打着骡子叫马听，骂我哩！”逼得薛笃弼借了两令道林纸，石印机上哗哗地印开了军用券。

史载：冯氏先后发行军用券数千万元。富秦银行加字票又数百万元，地方公债又千万元。

《重修华县志》载是年全县税收 18 种，摊派 15 种。征面粉 1344 万斤，大米 134.4 万斤，馍 134.4 万斤，冯料 84 万斤，柴 300 万斤，杂款银元 14.7 万元。出车 1890 挂。时全县仅 12 万人。

民谣：说是军队不发饷，说是土匪不放抢，老百姓是他的舍饭场！

报载：春三月，咸阳万余饥民哭城，哀求发给官凭去吃大户。

报载：泾阳甘延区农协知晓大义，劝告农民完粮纳款，支援大军出关“把帝国主义和军阀打倒，到时才能得到幸福……生死关头大家要忍痛一时。”云云。

◎ 格伯乌

驻陕总部仿效苏俄设政治保卫部“管理政治罪犯或发现阴谋及阴谋之消除”有留俄后又跑到美国去的盛岳氏准确地称其为格伯乌。

GBY的头儿乃“黑狮子”史可轩，兼中山军校校长及警卫旅长。CP。黑懔懔的半截铁塔。

有人犯陈昆山散发无政府主义之反动传单，为政治保卫部逮捕。渭南西南区区长牛星照反对农协潜逃西安正在端履门吃拉面哩被保卫部铐上了铐子。城南大邑贾里村劣绅气焰嚣张打得农协站不住脚。保卫部派兵一队全副武装洋鼓洋号地护送农协回了村。王曲城隍庙十三省都城隍老爷嚶嚶地哭了乡人诚惶诚恐农协告了反革命。保卫部派兵一索子拽倒王曲街上拖了个来回露出泥胎草肚。从此不闻野狐子般叫声。严厉打击之下反革命分子噤若寒蝉。

◎ 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

时下革命氛围称“白色恐怖”源于青天白日。四一二之后专利转让给蒋介石另创新词“红色恐怖”国民日报煌煌社论“你们要白色恐怖 敬之以红色恐怖！”

◎ 五一县

革命政府将渭南县一分为二。新县治设固市，名五一，以纪念全世界劳工节。

五月一日五一县成立。县长孙抚臣话还没讲完，砖头瓦块就扔了上来，县长抱头鼠窜。盖孙劣迹昭著，农协不喜。

农协不喜，你能当官儿么？

◎ 百姓雇你当长工

冯总司令说：“官吏为人民之公仆。”

民政厅煌煌布告 落款为“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民政厅厅长 你的仆人邓长耀。”

公仆为人民服务，上至厅长，下至录事，一律月支生活费 20 元。西装洋服长袍马褂统统打倒 文武都是绑腿布鞋八角帽“八大块”制服 称“列宁装”。

明即起 七时朝会 诵遗嘱 唱党歌。一扫官场萎靡习气。有嗜好者纷纷卷铺盖回家。又 严禁官吏经商。文曰：“官吏为人民之公仆，勤奉厥职 犹虑不及 若夫兼营商业 则心既旁鹜 用力不专 且以职权之关系 推商业之进行 操纵奇货诸弊而起。”商民无不拍手称快。

于右任作“十二月歌”：“诸位官僚肃耳听 你把民众没看清 民国官儿是公仆 百姓雇你当长工！”

◎ 裹脚厅长

邓长耀邓厅长作歌劝谕女子放脚。词曰：“缠脚疼 缠脚穷 越缠越小越受穷 寻不下婆家没人疼！”

时下口号：“誓不与缠足女子结婚！”中学生制成胸章佩之 叮哩当啷地招摇过市。为父母者大起恐慌。不少名门闺秀哭哭啼啼地放了脚。有热心女权同志，打着旗在城门口拦妇人放脚。传到乡下，成了城里踩粽子脚哩！唬得女人不敢进城。

民政厅以上缴裹脚布多寡为指标考核县长。大堂前挂满裹脚布 风一吹 拂拂扬扬的如万国旗。酸烘乱臭地象沤醉了的酒糟。人称邓大哥为“裹脚厅长”。

◎ 打倒贤妻良母

为伸张女权 党部派吴碧云女士出任县长。一时全城轰动 争问女人当了大老爷 打官司跪也不跪 碰到个奸情花案 小女子咋审哩 吴女士终未作成父母官 却出任教育厅某科和省党部妇女部主任委员。为武则天以来 长安城第一位女官 极尽风流。

有省立女子模范学校校长秦女士德君 热心女权 邀集妇女运动精英 讲演革命与妇女解放。无奈太太小姐们不争气 或吃吃掩口而笑，或满腮红晕羞羞答答地抬不起头。把个冯氏看得唉声叹气。有王小姐王淑振登台 大大方方 口若悬河 博得满堂掌声。王女士后考入政治部 与刘部长伯坚同志结为革命伴侣。婚礼简朴庄严 极富革命气息。新郎一身军装 新娘曳地白纱。夫妇胸佩红花，诵总理遗嘱 唱国际歌。冯、于及俄顾问等百数人出席 并摄影留念。

秦女士后弃教从戎，组织女子宣传队。冯氏拨大洋 1500 元为经费。共招收队员 40 名。有吉师长夫人吉胡红霞，马师长小星马慕侠 还有后来成为杨虎城夫人的 14 岁小女子谢葆贞。皆列宁服，小皮带 制式短裤 绑腿布鞋 威武且风流。出征之日 观者如潮。

女子宣传队在钟楼刷出大标语 打倒贤妻良母 以示与旧势力彻底决裂。为冯氏讲易经的王瑚王铁老归来长吁短叹：贤妻不要了 良母也不要了 真真是世道变了 冯氏亦苦笑不已 咱们都成了老朽了！

◎ 你总有向左转的一天

有陕西辛亥元老张钊张伯英先生，豫人也。为刘镇华通款易帜，冯氏聘为高等顾问。红日红城红旗红纓红袖章，一片红光映得心跳 竟不辞而别。又 阎锡山代表南某 长安归去一头冷汗 惊呼冯玉祥赤化了！

于右任讲演：“赤化有啥不好 先人坟上风脉厚 后人才能赤化哩！”又是一片掌声。

陕西国民日报 4月9日社论 赫然大字标题为“你总有向左转的一天”。又有评论：“你既是无饭吃 无衣穿 我就不信你还能安心适意地跑到帝国主义左右，替他效力？……我相信，你总有向左转的一天！”

第 29 章 四一二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 谨奉国民政府命令 于 16 年 5 月 1 日劳动节 于西安红城 整率全体革命将士 以为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党，拥护党的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与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 作最后之决斗 完成国民革命 更促进世界革命之成功。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誓于青天白日旗帜下！

——冯玉祥 北伐誓师宣言，1927.5.1

1

1927 年 3 月 长安之春拉开序幕的时候 遥远的扬子江下游，东路军摧枯拉朽地攻入了富饶的杭嘉湖平原。 22 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青天白日旗从这个远东第一大都会上空高高升起，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达到了胜利的顶巅！

23 日 北伐军入镇江 合肥 安庆。 24 日 入南京——

舰炮的轰鸣淹没了欢呼。列强以乱兵屠杀侨民为名炮击南京。大口径炮弹掠过石头城又高又厚的城墙 覆水般地倾泻下来。新街口大行宫等繁华闹市顿时房倒屋坍 血肉进飞。恸哭惨叫声冲上阴霾密布的天空……

南京惨案。

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除非蒋介石可以满足我们的

要求 否则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

东京。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称：“中国的局势要由蒋介石及其健康分子来安排。”

上海。字林西报发表社评：“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地区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

帝国主义终于撕下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面纱。千里扬子江水道舰影幢幢 汽笛啾啾 更大的军事干涉迫在眉睫。

巨舰重炮威胁之下，北伐出师以来就已嘎吱吱破裂的南方板块轰然解体了！

宁汉对峙。

4月1日，上海，汪精卫在欢呼声中归国。

2日，国民党的军事首领与政治领袖会谈。

3个问题 清除共产党 制止过激行为 取缔武汉国民政府。

会谈陷入僵局。

蒋介石：兆铭兄，你不能去汉口！那帮子糊涂虫被共产党包围了！先消灭了共产党再说！

汪精卫：我站在工农方面。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扑哧一声，吴稚晖跪了下来：“汪先生，你是先总理的忠实弟子 你不能去汉口 我求你了！……”党国元老 跪地膝行 逼得汪精卫躲上了楼梯：“稚老，稚老！你是老前辈，这样子我受不了！

*****”

会谈破裂。汪氏悄然赴汉。

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国民党的党魁和共产党的领袖严词驳斥了所谓右派政变驱逐共产党镇压工会的“谰言”呼吁革命人民 立即抛弃相互间猜疑 不听信任何谣言 相互

尊重，事事以开诚协商方式进行。政见即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云云。

诚挚的、动感情的呼吁化作方块铅字，传遍大江上下……

日历翻到了 4 月 6 日。南京卫戍部队第 6 军被缴械。党代表林伯渠仅以身免。上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被查封。副部长郭沫若以下多人被捕。戒严司令部成立。

低压槽在长江下游徘徊到 12 日凌晨，暴雨哗地倾泻了下来！大上海电闪雷鸣，雨雾笼罩。哗哗雨声中，青云路总工会方向响起咯咯的机关枪声。满载武装的军车掀着水浪过市，几百道光柱把雨幕照得珠光般的透亮……

大雨滂沱，军车呼啸，枪声潮水似地漫到闸北、杨浦、南市，半个上海都屏住了呼吸……

2

江南血雨腥风，西北艳阳高照。三百里长潼大路黄尘弥漫，人吼马嘶，出关的部队如洪水东泻。黄呼呼雾澄澄的尘埃中，粮车像扯不断的黑线。高高的麦粉米包上，农协的三角小旗迎风飘抖。车把式鞭子叭叭脆响，秦腔乱弹高亢入云……

正是春汛季节，渭水锦缎似地涨满了河床。一片片白帆顺流而下。两岸麦田苗绿，油菜金黄，桃花灿若云霞。阳光明亮，春风荡漾，炮声在蜃气中咕咚咕咚闷响，同州之战打得正紧。一个沸腾的、火热的春天，战争的脉搏猛烈地跳动着，古老的黄土地都抖动了！

三路军政治处长宣侠父策马西进。一路兵车塞途，走走停停，到临潼豁口，又被堵住了。这是一个三岔路口，北渡渭桥，东通潼关。增援同州的 13 军与东进的部队汇到一起，把个路口堵得水泄

不通。喧嚣声中，重炮旅又唏哩呼隆地开过来了。健骡嘶鸣，尘浪滚滚，骡子昂首嘶鸣，炮兵神气的吆喝声，把原野都闹沸了！

少将处长无可奈何地闪到一边，看宣传队刷标语。这是几个年轻的政工队员，白灰点子溅得像泥水。排笔一刷：“打开同州府，活捉麻老九！”再一蘸：“肃清后方，会师中原！”引得兵们直鼓掌。

“‘方’不对，应当是后‘防’。”宣侠父说。宣传队看样是才投军的中学生，笑嘻嘻的一脸稚气：“报告长官，前方后方，这‘方’字没错！”宣侠父说：“咱们后方还不牢靠，还有麻老九党跛子匪军捣乱，所以叫‘后防’，——得防着后面，明白了嘛？是，长官明白了！”笤帚疙瘩一抡：“前防流血，后防流汗，国民革命胜利万岁！”灰浆溅了少将处长一脸……

夕阳火红。共产党人策马踏上了西去长安之路。英俊的、微微透着傲气的长脸上漾着春天的笑容。几年后，警车呼啸声中忆西北，却发出了痛苦的感慨：

“蠢人呵，我们这些时代的蠢人！”

有资料认为，1926年底至1927年春，至少有200名共产党人调到了西北，肩负起了把西北军改造成革命武力的历史重任。岁月苍黄，牺牲的牺牲了，叛变的叛变了，颓唐的颓唐了，绝大多数连姓名都未留下来。侥幸活下来迎接了新时代的曙光并且历经政治运动不倒从而有资料撰写回忆录的真是凤毛麟角了！

宣侠父却在大革命失败后留下了断代回忆录《灰梦》。

一本文笔优美、叙事动人、却又充满了嘲讽和自我嘲讽的回忆：对基督教军队、对西北领袖、对国民党革命家和一切蝇营狗苟的投机分子的嘲讽和对“我”与“我们”这些“时代的蠢人”、“天真的轿夫”的自我嘲讽。辛辣犀利却又饱蕴着痛苦，基调苍凉沉重，有如西北晦暗的秋季，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灰梦不仅仅是我独有的梦境 许多时代的游魂都曾做过这个梦……翻着旧日的账簿 看到许多自诩聪明的地方 使我自己也感觉肉麻。当然的 不只我一个人以为这样是推动历史的工作 这是当时一种瘟疫样的成见 支配着全中国革命者初期的行动 现在大约都在打自己的嘴巴子！……”

读着这些沉重苍凉的文字，作者不由想起了时下某些辉煌的回忆录和卷秩浩繁的英烈传 逝去的永远正确 在世的没有犯过错误。他们的革命历程竟如宽阔平直的大马路 没有荆棘 没有沟坎，既不曾跌跤 更不曾彷徨 他们没有幼时之幼稚而只有而立之年的成熟。他们 没有做过灰梦？！

作者忽发奇想：如果这位才气十足的共产党人没有惨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毒手建国后理所应当地居于一个相当负责的地位的话 他能躲过“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吗 高层军运工作特有的、往往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历史不论 就凭那本《灰梦》 就足以结结实实地扣上一顶对革命消极悲观冷嘲热讽的大帽子，七斗八斗 跳楼不死也得跌断腿！

然而，正是成千上万个宣侠父用自己殷红的血染红了新时代的朝霞。他们也许还称不上成熟 但正是这些‘不成熟’的回忆 才构成了我们历史最真实可信的部分！

嘲讽其实是压抑的痛苦。自我嘲讽是痛苦得以复加的反省和一个革命者心态最严厉的剖析。

西安 新城 前敌政治工作会议第二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了！

冯玉祥正在讲话。从刘镇华易帜讲到思想要随时代进步。形势大好 总司令笑容满面。“喔得！人总要往高处走嘛。拿我来说，11岁当兵，一月三两三 有吃的没穿的 有穿的没吃的 做梦都想

有一斤银子。哈，当了排长，一月 18 两，才知道顶不了大用。没银子想银子，有了银子想金子。当了排长想肉吃，升了连长就寻摸着盖房娶媳妇，升了营长，唔——”

“报告！”椅子哗啦一响，一个处长猛地站起来，打断了正在膨胀的欲望史：“报告总司令，上海发生了兵变！”

声音很大，一室愕然。与会的政工处长们齐唰唰地扭过了头。年轻的 CP 脸涨得通红，激动地扬着一张英文报纸：“外国通讯社报导，东路军在上海屠杀工友，逮捕 CP 同志，死伤已达上千人，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有没有这回事？”

冯氏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点点头：“唔，唔，有这回事。汉口来了电报。蒋先生也有信来……”

像炸弹落进了会场，瞬间闪光映出一张张愕然的面孔。继之震惊、愤怒，桌椅响动，人语嘈杂，全场大乱。铺着灰色军毯的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政治部长石敬亭双臂环抱，面无表情地抱着双臂。副部长刘伯坚眼圈发青，嘴角微微抖动，仿佛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于右任双手抱头，长吁短叹，半晌，抬起头来，声音沙哑地摆了摆手：“甭嘈咧，甭嘈咧，有啥一个个地说！”

宣侠父站了起来：“请问总司令，这到底是什么性质事件？”

“这个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兄弟一时也说不清。”冯氏懒懒地摆了摆手：“不过嘛，一方是工友兄弟，一方是革命军，出这么大乱子，总不是啥好事情，实在痛心得很！”

“总司令的话我没听明白！”宣侠父冲动地打断了冯玉祥的话，“我以为这绝非啥子误会，是右派兵变，蒋独裁之心已非一日，总司令当比我们清楚得多。总司令是西北革命领袖，这么大事总要表明态度，我们搞政工的才好向部队和民众解释。”

“啥子政变不政变，我不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总是有人胡闹的过了头！”冯氏眼一瞪，气哼哼地说。又讲了一番大敌当前，军事

第一的道理 越说越来气 脏话脱口而出：“真是个鸟党，一堆烂污！‘革命尚未成功’就先窝里闹起来了 闹吧 闹吧 张吴杀过来 大家一起完蛋！……”

“说了半天 总司令拥护谁呀？”

“我拥护中央！”

“汉口南京两个中央 拥护那一个？”

“谁北伐我拥护谁！”

咚地一拳，一桌口杯咣哩咣当地跳了起来。军人阔脸黑得可怕，腮帮子上的肌肉直哆嗦。……

会场静寂了，死一般地静寂。

阳光明媚，一院洋槐花开得像绒球。蜜蜂在令人陶醉的清香中嗡嗡盘旋，口号声滚雷似地涌进了窗子……

长安之春，又一个万人大合唱开始了！

3

雨雾茫茫，江汉关的钟声沉重苍凉……

13 日 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三个抉择 东征讨蒋 回师广东 继续北伐？

17 日 武汉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 开除蒋介石党籍 褫夺本兼各职 任命冯玉祥、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正副总司令 继续完成北伐大业。共产党人、共产国际代表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终于在历史三岔路口作出了痛苦的抉择！

19 日 武昌跑马场 国民政府北伐誓师。

4

18 日 江苏省议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同日 蒋记中央宣布继续北伐。为了争夺地盘 为了争取人心，为了打倒对方 宁汉两个政府心照不宣地协调了他们的战略 缨锋明智地指向了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

同日，《秘字第 1 号命令》下达。

蒋介石发表清党讲话。

“自从总理死了以后 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 他们看我们党员 像看待小孩子一样 随他笑骂 随他哄骗 使得我们一天不得安宁 自相残杀！……”

“他们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里来 好比小说里讲的 孙悟空钻到了人的肚子里打筋斗，使得他的五脏起了分化作用，疼得不得了！……”

“现在，我们的生命已经操在共产党手里了。共产党的镰刀已经架在我们头上了！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消灭我们！非我们去杀他，他就要来杀我们了！……”

雨声哗哗，血水哗哗，大屠杀的枪声由上海蔓延到杭州、芜湖、安庆、广州、福州 东南半壁被淹进了血泊！

5

5月1日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美国 匹茨堡钢铁工人大罢工 要求增加工资。英国 伦敦工人集会海德公园 抗议政府削减失业救济金。苏联 莫斯科工人红场游行 庆祝五年计划的完成。干燥的亚洲大陆腹心 中国西北长安 十万军民汇集红城广场，

举行北伐誓师典礼暨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大会。

阳光热烈 红旗漫卷。潮水般的欢呼声中 冯玉祥登上检阅台。面对蓝天红日和涌伏的人头 庄严地举起右手 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做最后之决斗。

汗珠在宽阔的额头上熠熠闪亮，忠义凛然之气充斥于天地之间。

“工友们 农友们 武装的同志们 我冯玉祥今日出关 决不为自己争权夺利 违背此誓 你们朝我开枪 我冯玉祥决不背叛革命，死了都要和民众在一起，骨头烧成灰都是革命的！国民革命万岁！……”

军号嘹亮，枪刺闪烁，铁流滚滚地淌过检阅台，流出中山门。
《出师歌》响彻了九朝古都……

大军东出潼关去
会师中原入北京
打倒军阀反革命
团结工农商学兵

.....

第 30 章 会师中原

1

热风五月，中国国民党二期北伐吹响了号角。

京汉线 黄琪翔的 4 军、张发奎的 11 军、刘兴的 36 军、贺龙的独立 15 师 6 万多汉方北伐军 在唐生智的指挥下 北出武胜关 进入豫南沃野。

津浦线 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西起湖口东至江阴 百里江面 檣帆连云 水柱升腾。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路大军冒着密集的拦截炮火渡过了长江。

陇海线，第二集团军兵出潼关。方振武的第 1 路、孙良诚的第 3 路、马鸿逵的第 4 路、石友三的第 5 路、韩复榘的第 6 路 以及郑大章骑兵军 7 万多人 如洪水滔滔……

《申报》西安通讯《第二集团军实力调查》称 第二集团军共辖 17 路又 5 个骑兵师 1 个暂编师 1 个混成旅 5 个教导团 全军当不下 30 万人。其中冯氏嫡系即西北军约 17 万人。首批出关部队 7 万 有大炮 80 门 迫击炮 107 门 机关枪 300 架。

战争的暴风雨压向中原。

豫西 刘镇华通电革命 张治公率部投奉 镇嵩军大分裂。

豫中 靳云鹗易帜 田维勤易帜 魏益三易帜 庞炳勋易帜 梁寿恺易帜……

两淮地区 优势的蒋军兵力压迫下 五省联军节节后退 孙传芳频频告急……

直鲁军南下津浦援孙。奉军南下京汉援吴。

万福麟的第 8 军、于珍的第 10 军、赵恩臻的第 11 军、荣臻的第 16 军、胡毓坤的第 17 军 5 个军十几万精锐之师 在张学良的指挥下 汹涌渡河。装甲纵队扬起漫天黄尘，一队队飞机掠过灼热的天空，152 榴弹炮轧得大地发抖……中国人见到了准现代战争令人恐惧而又壮观的图景。

少帅下河南！

轮轨交替 兵列呼啸 几十万大军对头开进 汽笛声撕裂了炎热得令人窒息的夏日。炮声隆隆地滚过辽阔的中原大地。……

油菜花黄。豌豆花紫。正是麦熟季节。

2

5 月 6 日，冯玉祥抵潼关。在文庙开设了集团军司令部。

电键嘀嘀嗒嗒 电话叮叮铃铃 通讯兵跑进跑出。前线的消息如洪水涌入 攻占灵宝 攻占陕州 攻占观音堂！……兴奋得令人喘不过气的氛围中，却传来了李大钊就义的消息！

《顺天时报》，4 月 29 日头版头条：北方共党领袖李大钊等 20 人于昨日处决

“本报快讯 李氏灰袍布履 神色至为安详。高呼赤色革命胜利万岁之口号 从容步上绞架 引颈入环……”

“又讯：京师各大学堂教授纷纷出逃。北大数院已不能开课……”

黑字幻化成金星在眼前疾舞。冯氏晕厥扑地。医生闻讯赶来，

赶紧掐人中 刺三穴 良久 苏醒过来 痛哭失声。

“请总司令节哀！”秘书长黄少谷拭泪安慰说，“死者不能复生。十万大军出关 全赖先生一人调度 保重身体要紧！”你等不知，”冯氏泪流满面 哽咽不能成语：“守常先生乃吾之良师益友。本军走上革命大路 皆先生指点之功。‘进军西北 解长安围 出师潼关 会师中原。’十六字方略使本军死而复生。值此大军出关际 先生却为革命成仁了！怎能叫人不哀不痛……嗒嗒嗒……嗒嗒嗒……”

哭声震撼了文庙。

9日 潼关红场 万人追悼李大钊。

青天白日旗半垂。士兵们持枪肃立。冯氏哽咽不能成声。

“何故被绞兮为革命！何故被捕兮于苏联大使馆所在地北京！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帝国主义之刽子手张作霖！何人之主谋凶杀兮是帝国主义倡首为日与英！……”

“我方率大军东来兮师次潼关！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为之呜咽！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为最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而非为同志等之寿夭！……”

“死我同志兮增我消灭敌人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能被绞杀兮将来更为之激荡而高歌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20位同志之死兮为全世界工农！革命者之肉体虽死兮其精神永远留于被压迫者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起来向贼猛攻 继续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

白花漫漫，哭声漫漫。料峭的河风把挽联唁幛抖得哗哗作响。口号声悲愤地回荡在雄关旧垒。

人佩白花 马披青纱 炮裹麻布。雄师铁流浩浩荡荡杀出了潼关。

哀兵——哀兵必胜！

（一个甲子之后，作者在潼关县文化馆里瞻仰了那通铭刻着祭文的青石碑。60年风雨剥蚀，字迹仍依稀可辨。一起参观的某老人顿足长叹 如果李大钊不死 冯先生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他的意思是 也许不会有后来的徐州会议等等。作者表示了怀疑。志同道合谓同志——人际关系却远非这个被用滥了的词所能涵盖。主义诚然伟大 但人格的感召力往往更大。姑妄记之。）

3

5月中旬之初 当冯军汹涌地扑出潼关的时候 奉军第8军也由郑州星夜西进 援助张治公。一支装备精良但意识却很陈旧的军队，沿途不忘收缴盟友直军的枪械。12日 汜水关 阎治堂的第4师被缴械。13日 孝义镇 张席珍的第3师又被下了枪。

枪声潮水般地逼近了巩县兵工厂，吼声漫川遍野。

“大帅晓喻：优礼吴上将军！”“吴佩孚不要走！”“妈拉巴子快缴枪！”“……”

吴佩孚被卫士们簇拥上马，冒着飞蝗般的流弹冲出了兵工厂。倔犟的直军总司令气得脸都黄了 在马背上还暴跳如雷：“我不走！我要见张胡子……我要唾他一口！不仁不义的东西……马匪……红胡子……”

暮色苍茫 牛角号呜呜作响。

“老吴要跑啦！”“找老吴算账去！”锣声咣咣 吼声惊心动魄。成千上万的红枪会徒汇聚到登封道上 堵住了这支逃难的军队 要跟吴佩孚兑现纸票子 清算预征钱粮。

枪声响了。吼声骂声惨叫声和着眷属的哭声闹沸了夜空 车轿

箱笼如火龙翻滚，粘滞的腥气弥漫了五月的原野……

4

13 日 中路军抵观音堂——1927 年陇海铁路的终点站。夏日灼热的阳光下 钢轨亮得刺眼。队伍乱了。军官们扑在晒得发烫的轨道上 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泪珠叭哒叭哒地滴在钢轨上 嗤嗤地化成水汽……

车站被洗劫一空。没有排汽声、调车声和叮叮当当的敲打曲轴声。士兵们撅着屁股 推着满载面粉的车皮往东走 哼哟哼哟的号子声中重载的车皮竟蠕蠕地自滑起来 越来越快 终于像离膛的炮弹 呼啸东去。直到 70 里外的铁门才不情愿地停了下来……

这就是火车呀 民夫问。兵们哄地笑了 大哥 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火车头叫刘镇华这龟儿子开跑啦！庄稼人嘿嘿地笑了 我说哩 昨日鬼的 火车咋跟咱这推推车一样 兵们哄地又笑了。

农协会会员不无遗憾地推车西返。面粉弹药卸到压道车上 铁路工人踩着往前方送。光荣的京绥铁路工人 跟着军队由包头打到河南 在陇海线上找到了用武之地！

新安 砰砰的枪声中，一位名不载史的“大车”开了机车来迎接冯军。赏大洋 30 元。崤函道上，又响起嘹亮的汽笛声……

机关枪咯咯地叫着。一路军包围了新安。

20 日，一路军人新安 俘敌 5000。土匪兵，一律发路费遣散 官 10 元 兵 5 元 流通券。这边发 那边扔 纸票子匀匀落落地铺了一地。风一吹 满天飞舞……

10 万把刺刀撑着军用券进了河南。“本军入豫讨贼 军票有限

发行。革命权宜之计，完粮纳税通行。他日全数收兑，不得折扣使用。革命权威神圣，拒收即论反动！毛边票，连自己的部队也不要，郑大章在澠池摊派大洋 5 万，全城店铺关门，商民逃亡一空。被孙良诚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垂头丧气地率部东开。

澠池枪毙恶绅王钧。布告一出，人山人海。打了 7 枪竟然不死，在血泊里滚来滚去。儿子趴在地上磕了个头，爹！爹！您老甭受罪了！一脚踢出去，血沫地从嘴里喷了出来……

21 日，三路军攻占磁涧，兵出崤函。残垣断壁，焦梁黑栋，愈近洛阳，兵燹的景象越怵目惊心，整座整座的村子毁于炮火。张治公的战绩。这位一年前被红枪会用八仙桌抬进洛阳的嵩军统领，又把枪会淹到了血泊里！五月白花花阳光下，成千上万的庄稼人伫立道旁，提着甜面汤和芝麻叶面条，欢迎东进的大军。一批批地下的同志来见孙良诚，拿出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介绍信，要枪要弹。难为得前敌总指挥直摇头：“革命军哪来那么多的枪，要枪，自己缴去！”

军队向前打，枪会跟着走。截溃兵，拣快枪，得意忘形之际，噼噼叭叭乱放，叫韩复榘又缴了。未来的洛阳警备司令大骂河南人多事，姥姥的，去年打二军，今年打二师，明年还不知道打谁，河南二蛋，缴了！

革命是个万花筒。一堆玻璃碴子哗哗地抖出了五彩世界。

23 日，梁冠英的第 2 师、石友三的第 5 师、吉鸿昌的第 19 师以及方振武的一路军兵越谷水，洛阳之战爆发！

南口一别，中原相逢，军人眼都红了。炮弹尖利的啸叫声撕碎了夏日清晨的宁静，冲杀声潮水般地响起。浓烟卷着猩红的火焰从黄熟的麦田里腾起，一株株松柏像巨烛呼呼燃烧。南迤洛水，北抵周邨，方圆几十里天昏地暗，焦麦糊豆之味弥漫。

26 日清晨。第 2 师强渡洛河 迂回龙门。第 5 师绕过麻屯 抄邙山。郑大章骑兵师出击洛东堰师。奉军全线崩溃！

血色黄昏，19 师潮水般地冲进了洛阳。

5

26 日 京汉线。北伐军强渡沙河 临颖大战爆发！

苇垫 辛庄 七里头 小商桥……郊原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重炮把方圆几十里村庄夷为平地，履带噼噼啪啪地甩着血浆肉泥。6 万国军，6 万奉军，12 万血肉之躯撕掳在一起，五月的天空都被血雾洒红了。

二期北伐最惨烈的一次战役。国民革命军阵亡 14000 人。担任主攻的第 4 军 12 师 8000 人伤亡殆尽，11 军 26 师 77 团三分之二营连长阵亡。团长蒋先云喷血蹈阵 英名不朽地写进了国共两党的历史！

28 日 奉军败退。平野落日 标识带如火焰飘抖 汇成汹涌流淌的火河……

是日夜，郑州。张学良下达了全军北撤的命令。

6

5 月 29 日 第二集团军克巩县 汉方北伐军入许昌。最后的冲刺开始了 两路大军 十几万人马 分成几十路纵队 向郑州猛扑过去 五月黄熟的原野上 人喊马嘶 尘浪滚滚……

如果说这是赛跑 那么桂冠注定了要归西北军人。两条腿跑不过四条腿。口北的马 西北的风 南口的光荣与耻辱——郑大章的

骑兵师疾驰东进。马蹄如狂风暴雨磕击着大地，尘埃中军刀似万千银鱼闪耀。上街、荥阳、汜水，狂飙掠过一座座燃烧的村镇，越过一股股溃逃的队伍，30日黄昏呐喊着冲进了郑州！

车站浓烟滚滚，火龙翻腾。瀑布由炸毁的水塔上倾泻下来。被击穿的机车锅炉沸沸地喷着蒸汽，……骑兵在车站广场打了个旋，又分头向黄河铁桥和开封方向追去。

31日，当太阳从黄河岸边冉冉升起的时候，孙良诚率步兵赶到了郑州。

同日，700里外津浦线，直鲁军北撤。宁方北伐军兵不血刃入徐州。

6月1日叶挺的24师入开封，与张华堂骑3旅会师。

同日刘兴的36军赶到郑州，与孙良诚的三路军会师。

这是一支奇特的军队。无论官兵都是光头戒疤，胸佩佛章。36军，佛军。总司令唐生智笃信佛教，全军受戒。

南有佛教军，北有基督军，皈依了三民主义的中国两大宗教军在郑州会师了！来自三湘和西北的军人拥抱在一起，军帽斗笠水壶饭包纷纷抛上天空。朝阳火红，党旗翻飞，上万支枪朝天鸣放，曳光弹似金蛇狂舞，全城都沸腾了！

汽笛拉响了！南站北站，十几台机车汽笛长鸣。强劲的呼啸声响彻了大河两岸——

中原会师！会师中原！

国民革命胜利万岁！

八、走进浑沌

过了两年又六个月，推过火车的革命者终于写完了他的感慨：
“……不仅仅是我独有的梦境，有许多时代的游魂，都曾做过这个梦。到如今，梦中的一草一木，也变成了感慨的材料了。

“重新来翻旧日的账簿，看到许多自做聪明的地方，使我自己也感觉肉麻。当然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以为这样是推动历史的工作，这是当时一种瘟疫样的成见，支配着全中国革命初期革命者的行动。现在大约都在打自己的嘴巴了……”

夜沉沉。雪花像白色的精灵在黑暗的天国飞舞。都市昏昏欲睡，灯火昏黄诡谲地眨着眼儿。

警车呼啸远去，一切又复归于黑暗和死寂……

革命者呵了呵冻僵的手，在青灰色的封面上，沉重地写下了两个大字：

灰梦

第 31 章 才下郑州又徐州

1

6月6日 汉口大智门车站。万人欢送汪精卫等党国要人北上郑州。

电铃急促作响 车门咣哩咣当关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小姐刚跳上车，专列就隆隆地启动了。

一位天性好冒险的自由撰稿记者。1917年冒着内战的炮火由美国到了动荡的俄国。8年后，又来到觉醒的中国。由上海到广州，由广州到汉口，穿过疮痍满目的大地，执拗地追逐着革命的热点……

天气闷热，印花布连衣裙紧紧地绷在身上。苏格兰呢鸭舌帽下 栗色秀发如瀑布泻开。狭窄的包厢过道里 政要们纷纷朝这位活跃的美洲火烈鸟儿打招呼：

“Hello斯特朗小姐！”

“你好 徐博士？”

“你好 安娜女士！”

“OK 邓将军！”

……

“Hello加仑同志！”

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团长沙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将军抬起头：“对不起 该怎么称呼你 斯特朗小姐还是斯特

朗女士？”

“随您的便。为什么没有看到鲍罗廷先生？”

俄国人恶恨恨地瞪了一眼这个丰腴的美国女人，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关你的屁事，问汪去！”砰地关上了包厢的门。

米哈伊尔·可怜的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被解职了，传闻得到了证实！年届 40 尚未婚嫁的女人脸上浮出复杂的痛苦……

列车在广阔的原野上向北疾驰。阴云堆在晦暗的地平线上。粘湿溽热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自由撰稿记者在硬席车厢里坐了下来。手提打字机噼噼啪啪响起……

新闻背景分析：6月汉口

红色汉口这艘巨轮在风暴中触礁了。风狂雨暴，浪涛汹涌，舵手们争吵不休，乘客骚动不安。打下郑州，北方的军事威胁解除，内部危机总爆发！一场孕育已久的、难以调合的、被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所掩盖的危机。

政治家拍着桌子争吵，是镇压叛乱的右派军队和反攻倒算的土豪劣绅，还是镇压被认为走火入魔的工农运动，是东征讨蒋，还是与南京媾和，是维持国共合作，还是分道扬镳——这个只有利害而没有爱情的、由俄国人撮合成的婚姻，面临着破裂的危机……

汉口充满了紧张不安的气氛。将军们威胁要自由行动，工人则要求发给武器。长沙事件大大激化了对抗情绪。左派暴动和右派政变的谣传，交替着在城市上空掠过。共产国际关于立即组建工农武装的绝密指示，使谣传如火上泼油。国际代表莫名其妙地把密令送给了政府，使共产党处于十分难堪的地位，并且导致了鲍罗廷辞职。

经济封锁加剧了危机。汉口的钞票被禁止在下游流通，银元和

铜辅币则被禁止上输。钞票成了废纸，全靠刺刀维持……蒋以不加掩饰的得意宣布，扬子江中游接连发生的叛乱都是他的主谋，并下令从前线撤回军队，准备军事讨伐。内忧外患之下，红色汉口这个庞然大物发出了嘎吱吱的断裂声……

观察家们认为，只有一个人能挽救这场危机——冯玉祥。基督教将军训练有素、吃苦耐劳的军队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如果坚定地服从汉口，南京脆弱的政权就会像飓风中的木板房一样倒塌；如果与蒋结盟，汉口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与北京的张作霖重释旧嫌，南方军队——无论他们分麾何方，都得从黄河流域退回去，也许得退回发源地广东。冯走出了西北，也走出了困境。他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样举足轻重！在北京——南京——汉口这一政治三角里，他巧妙地占据了重心。

北京和南京争相向这个威武有力的巨人抛送媚眼，力图把他从汉口的怀抱里拉走。北京的报纸披露了少帅的谈话，愿意恢复1925年的北方政治地图，如果冯与汉口决裂的话。冯与蒋的关系十分暧昧。他不仅接见了蒋的代表，还在南京设立了秘密联络处。迄今为止，这位狡黠的军人成功地抵制了要他公开谴责蒋介石的压力，尽管他的辖区里左派不受干扰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反蒋示威。当然，南京与北京也在勾搭。北京要求合作讨冯，南京则要求讨伐汉口。马马虎虎的使节把一切都抖了出来，局势令人眼花缭乱。

有三个因素决定冯的动向。第一，张作霖是冯的死对头，他最担心的是反奉战线的破裂。冲突一起，无论胜者何方，他都是受害者。因此，预计他将在汉口和南京之间扮演调停者角色。第二，军人的秩序与革命的狂热水火不容。在抑制农民和共产党这一实质问题上，冯至少与汉口的国民党领袖一致，即使不愿与蒋站到一起的话。第三，冯很穷，贫瘠的西北已无力支撑他那庞大军事机器。郑州的商人们谁也不接受他那一文不值的毛边纸票子。他能够输出

政治支持 换取经济援助……

革命走到了尽头。红色汉口的首领们去郑州进香。皮包里夹着分共与讨蒋的计划。可能还有一个硕大无比的蛋糕……

专列在夜色中驶过了武胜关隧道。车轮卷着腥咸夜风 汽笛声回荡在苍凉的原野上。颀长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着，噼噼啪啪地敲出了最后一行字。

6月汉口 ,SOS,SOS… …

2

7日黄昏 代表团秘密抵达潼关。

一个高级代表团 肩负微妙的双重使命。领队的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与布留赫尔将军。

霞光从黄河岸上升起，宾主客客气气地挥手告别。

他们不无吃惊地发现，一夜之间 城墙上贴满了打倒蒋介石的标语！

就着酱笋唏哩呼噜地喝了一大碗小米粥 抹了抹嘴 冯玉祥又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工作。

离陕在即 待批的文电积满案头。拿起最上面的一件 是户县农协控告何经纬的。何是国民二军的旅长，横征暴敛，酿成农协死伤31人的“五一—”血案 接着 又活埋了两个党部同志。该死的家伙！冯氏沉下脸，提笔批曰：该旅长已革职留任，令其速上前方效力 缘何不动？！

接下来的是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农代会开了7天，决议案竟产生了百十件。拥护国府决议案拥护国军决议案禁赌决

议案……漫不经心地翻阅到了《惩办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决议案》：“呈请政府立即建设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对土豪劣绅，农协有自行逮捕处决之权。”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尔等予捕予杀 要我政府何用！”生气地扔到一边。又拿起一件 却是《田粮租税决议案》 废除苛捐杂税 禁止预征 改完纳正银 军粮改民粮，——没看完 脸就黑了！“区区正银 年百数十万两 岂非教我 20 万将士枵腹从战 有人心当不出此！”掷笔。

野火引燃了枯枝败叶 也燎着了眉毛头发。在这古柏森森凉爽宜人的文庙大殿里 西北领袖躁热焦烦 扯开军衣扣子 重重地踱着步子。农会农会……简直是脓脍 越想越气，一屁股重重地坐了下来。

“万急 西安于总司令邓副司令、兰州刘总司令薛省长 分转所属各县县长知事均鉴：……农民协会之组织，原系奉行本党农工政策 以扶助农民权力 巩固农民利益 必须农民自起组织。乃闻各处所设农民协会 其真能代表农民意图者固多 而被游民地痞孱入其中以图愚弄利用重误农民者亦属不少！……”

悬笔沉吟，郁闷之气一泻而发。

“查游民地痞 既无恒产 又无恒心 向以剥削农民为其资生之计。凡属农民协会 首先铲除此等败类 倘再容其逗留会内 其结果适为造成若辈取巧作乱机关，又岂组织农民协会之本意！……”

口号声打断了思绪。推窗望去，一群军人在庙外集会。一个年轻的尉官慷慨激昂地抡着胳膊：“蒋介石叛变革命 双手沾满民众的血。我军竟有人与他称兄道弟 眉来眼去 立场何在 居心何在？他要把我们带到那里去？……”

“打倒蒋介石！”

“打倒墙头草！”

冯玉祥勃然色变 怒冲冲地走了出去 攥开人群 登上土台。

“诸位演讲革命 本总司令忝为革命之一分子 也想说几句 欢迎不欢迎呀?”

青年军人怔住了。半晌,掌声七零八落地响起。

“咳 鄙人孤陋寡闻 革命听得耳朵长了茧子,——咱们到底革谁的命呀?”

“帝国主义 封建军阀!”

“咳 鄙人十二分之同意 谁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走狗 谁就是咱们的敌人 谁打帝国主义和军阀 谁就是咱们的朋友 对不对呀? ……好 又有同识 那么 咱们打到郑州蒋总司令打到徐州 都打的是军阀,为什么人家就成了反革命?!”

年轻稚嫩的尉官被老谋深算的总司令诱进了陷阱,面面相觑。

“说呀 你们不是要打倒冯某人吗?”

演讲者涨红了脸:“蒋介石北伐是为了抢地盘 总司令置换了逻辑……”

“本总司令不懂什么逻辑 只认一个死理 军事第一 打倒奉鲁军阀第一!本军不允许打倒蒋介石。要喊,到汉口去!”

“你这是以势压人——”

“放肆!”一声暴喝 手枪兵涌上台。讲演者双臂一拧 疼得咧开了嘴。挣扎着“打倒假——”,一巴掌上去 牙齿和着血吐了出来。

军人脸色铁青 眼闪凶光 肌肉哆嗦。粗大的喉结咕噜噜地抖动着 仿佛胸腔里憋满恶气,一股股地往上冲。半晌 齿缝里冷冷地迸出一句话:

“奉赠诸位一句 咬人的狗不露齿!”

贾大蓉。政治部科长。一个月后在洛阳正式被捕。名字从此就从西北军史料里消失了。

一个勇敢而又幼稚的热血青年,中共党员。也有人说是国民党

激进分子。有人说被活埋了。也有人说释放后去了江南某僻乡教书悠游。还有人说后来入了军统，跟五路军政治处长江雄飞一样。作者遍寻史料，徒自怅惘不已。

历史是河 人是漂砾。有幸像雨花石被陈上案头的 只不过是万分之一。

3

辉煌的落日中，专列远远的扯响了汽笛。6月9日下午6时，冯玉祥抵达郑州。

车站广场人山人海 彩旗飞扬。《基督教战士进行曲》最后一组音符刚刚飘落 人潮就可怕地涌动起来了。狂热的铁路工人冲垮警戒线，涌进站台。武汉政府大员们被尴尬地挤到一边……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小姐混乱中挤掉了鞋子。浓烈的汗臭味几乎使她窒息。不过，一切都值得 她终于近距离地瞻仰了西北革命领袖的丰采 灰布军衣 阔脸浓眉 胡髭猬虬 身躯魁伟 有如罗德岛的巨人 像公牛一样粗壮的脖颈晒得发黑。被狂热的铁路工人像祈雨迎神似地抬出了站台。人潮起伏 万头攒动 汽笛嘹亮 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自由撰稿记者看到了一尊偶像。

6月 偶像被迎到了台风眼。

12日，陇海花园饭店。非常会议终于进入了实质性讨论。

北伐军班师回汉 河南划给冯玉祥 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成立开封政治分会——蛋糕合盘托出 西北军人得到了想得到的一切！

馈赠是为了得到回报。

汪精卫发言，阐述政治局势与中政会立场。

“……同志们五月指示彻底暴露了苏俄亡我之心 事出仓促，不得不临机处置 解除了老鲍职务。诸位对此必能谅解。至于共党，一向同床异梦 借革命之名 行赤化之实。政府北迁以来 更是变本加厉。煽动无知工友罢工农友夺佃 军人谋叛 兄弟十二万分之痛心！……”

党政联席会主席徐谦插话说：“工会要求自动缩短工时 4 个钟点 闻所未闻 兄弟定作了一套西服 过去一个礼拜可取 现在半个月都没作成。店员们吃饱饭去游行 工钹却翻了几番 可笑得很。”

“乡下更是不成体统，随便捉人杀人！”³⁵ 军军长何键拍桌而起：“军官们家里有几石田 就说是土豪 父母有些名望 就指为劣绅 三天两头戴高帽子游街 不怕人笑话 我的老父被装进粪筐游了街 稀屎屙了一裤裆 娘崽子 革命革到老子脑壳上啦 我们不干啦 我们为谁拼命 把部队开回去！”

“云樵同志 别激动嘛 多行不义必自毙 长沙事件会得到公正处理。”汪精卫安慰说 白皙的指头轻轻磕着桌子。“诸位 今日之汉口 不仅不像十三四年的广东 也不像十五年的广东了 看看民众运动 考察考察其理论和方法 已非国民党的了 共党不去，革命必为颠覆。在这一点上，兄弟与蒋某人可以说是毫无二致！……分歧在于军权与党权之争 也就是独裁与民主之争。陈独秀先生说得好 我们要党军 不要军党。蒋某人就是专搞军党的。他那个南京政府是什么货色？‘我中央 委员五’可笑不可笑……此贼不除 民国就要成为蒋家天下了！”

唐生智呼地站起来：“应当追究中央责任 东征部队已经上船，为什么中流令止？”

“孟潇同志批评得好 老鲍怕与列强冲突 兄弟未能坚持 应引以为咎。”

张发奎问：“现在怎么办？”

“现在，汪精卫顿了一下，梳了梳油亮的头发，演戏一样高高地昂起了头，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举起左手打倒蒋介石！”

哗哗的掌声中，冯玉祥站了起来。

“兄弟同意汪委员关于革命的高论，十二分之同意。兄弟在长安就常讲，革命不是以暴易暴，游痞一定要清除。还有农会，脓脓了就要拿刀子割，不要怕疼，养痍遗患，古之明训！”

全场鼓掌，比喻得好！

“局势不幸如此，共产党朋友不能摆脱干系，此类同志热情有余，成事不足。以左为尚，生吞活剥，言必称阶段斗争。盖阶级之说，实起因于俄国之农奴主。中国之农奴何在，农奴主何在，中国只有大贫小贫，决无剥削与被剥削阶级，何必东施效颦，削足适履！”（掌声）

“不过，就事论事，共产党朋友革命精神实在值得吾人学习。我们同志言必称总理遗教，其实哪有先总理丝毫革命精神。就以这天开会为例，兄弟有副对联：‘一桌子水果半桌子点心，谁知民众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才到，岂是革命精神？’横批：‘官僚旧样’。诸位看像也不像？”（尴尬的笑声。汪精卫：焕章同志真会讲笑话！）

“至于苏俄顾问，兄弟完全同意解聘。‘顾’者看也；‘问’者话也——我办事，你看着，我问话，请赐教。决非越俎代庖！中国的事情复杂得很，你外国人懂什么！我请你来是当干娘后老子的。”（掌声又起）

浮雕着飞翔天使图案的天花板上，吊扇呼呼旋转，把拱窗里投进的阳光，一缕缕地切碎抛开。紫棠色的阔脸忽明忽暗。端起水杯，喝了几口，抹抹嘴唇。“现在，谈谈宁汉之争。汪委员刚讲，在共产党问题上，与蒋某人思想毫无二致。喔得，这就好，有了共同点。坦诚而言，兄弟并不赞同另立中央之举，也难苟同意气之争。大敌当

前 军事第一。打不倒奉鲁军阀 南京汉口一起完蛋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古有明训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诸位明达，何庸玉祥赘述！此言一发，不曰轻视中央，即云不自量力然骨梗在喉 不得不吐！……总理遗像在上 还望诸位深思！”

全场寂然。张发奎黑着脸。邓演达扭头窗外。徐谦双目微闭。于右任捋髯叹气。谭延闿抚着发福的肚皮微微颌首 似打盹又似点头。唐生智不耐烦地挥着大蒲扇。汪精卫倾过身来 无髭的白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焕章同志真是快人快语 不过 兄弟还是不大明白——今日之计 到底该怎么办？”

“异地同心 戮力北伐 打下北京再论是非！”

“这个 蒋某人会同意吗？”

“兄弟不才 愿负调停之责！”

“调停不成呢？”唐生智一惯扇子 猛地站起来。目光炯炯 菱角胡乱抖。

冯玉祥脸涨红了，一直红到了脖颈上。厚实的嘴唇哆嗦了几下 厉声说：“兄弟以十万饥疲之师转战中原 原本为了打倒奉张，而非内讧。天若无眼——我冯某人不撤回潼关 就是这个——”

五指弯曲，笃笃地在桌上爬着。

“就是王八！”

晚霞把小洋楼浓浓地染成了血色。薄暮时分 一封来自汉口的加急电报送到花园饭店。十分钟后，满院子汽车都发动了……

冯玉祥闻讯赶到车站的时候 机车已升火待发。手提驳壳枪的卫队封锁了站台。汪精卫的焦急地在月台上踱着步 头发蓬乱 神色紧张。

汽车尖叫着刹住。冯玉祥一把攥住汪精卫的手腕 气急败坏地

问：“什么事这么急？”

“这个这个嘛，回去才知道——”汪精卫说，猛地甩开铁钳似的大手蹬上了车。“等一等——”于右任突然从冯玉祥身后闪出，一步也跨了上去。

“于先生，你，你干啥去？”

“到汉口看看就回来！”

车门咣当关上。曲轴吭哧吭哧地转动起来，灼热的蒸汽弥漫了月台。专列启动了。风声、汽浪、汽笛震耳欲聋，骂声被淹没了，撕成了碎片……

“小……小人……小人之心的……”

4

16日欢呼声中，冯玉祥入汴履新，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组织政府。成立政治分会。颁布治豫纲领。忙乱到19日清晨，离汴返郑，布置大军渡河事宜。南关车站检阅了军队，叮嘱数事，方与各机关法团代表挥手告别，登车西行。

汽笛远去，代表们星散。

半小时后，专列又呼啸东来，隆隆地驶过空荡荡的站台……

黄口，陇海线上的一个三等小站。位于刀把形的砀山走廊中心。四周是连绵起伏的沙丘。

花车停靠在短短的站台上。清一色的蓝钢皮，华美绝伦。铜把手熠熠生辉，大玻璃闪闪发亮。月台上，仪仗队枪刺闪烁，军乐队铜器铮亮。整个车站都沐浴在灿烂辉煌之中。

蒋介石在站台上踱着步，不时翘首西望。他是来迎接冯玉祥的。一位身份极其微妙的客人，似敌非敌，似友非友，似部属又非部

属。身为堂堂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决不能降阶出迎一个集团军总司令，作为敌垒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统帅，他又不能摆架子在徐州坐等。威仪与利害在这个三等小站上奇妙地得到了平衡。黄口开封 460 里，黄口徐州 46 里，100 步与 1 步，出迎而不远迎，一个既不失自己身份而又最大限度地保全了对方面子、表达了格外敬重的迎宾方案！

阳光明亮，晨风习习，天气很好，蒋介石的兴致也极好。瘦削的、不苟言笑的脸上居然浮满笑容。军服笔挺，马靴锃亮，腰佩鎏金的短剑，身披绣着金线的黑呢斗篷，潇洒得有如决斗场上凯旋而归的王子。是的，他胜了，他请来了冯玉祥，从而抽掉了武汉政府的台柱子。娘希匹，看你那座破庙还能撑几天，薄薄的嘴唇一动，总司令几乎骂出声来了。

“德邻兄！你看眼下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北伐！——继续北伐！”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露出两粒黄澄澄的金牙。“不把张胡子打倒，就没有他的出路！”

微微颌首，扭头向右：“晓钟兄，你是焕章先生的部下，你说说？”

李鸣钟怔怔地抬起头。刚威将军丹凤眼发青，一脸晦气。一年前，他与总参谋长刘骥奉令南下，会商北伐方略。抵沪，形势却微妙地发生了变化。刘骥去了汉口，他却投了南昌。蒋介石亲切接见，当场赠洋十万元。跟着冯玉祥穷了半辈子的前绥远都统感激涕零，几乎忍不住趴下磕个响头。不过，嗟来之食，得也容易，失也容易，叫黑道人物枪顶住腰眼敲了去。堂堂的五虎上将栽在上海臭水沟里，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脑子整天迷迷瞪瞪的。一问，脱口而出：“钱，缺钱！”

蒋介石不无感慨地点了点头：“冯先生穷惯了。可是没钱怎么打仗呢，唔，钱，钱……”头抬了起来，地平线上响起了汽笛声。

专列喘着粗气，缓缓地驶进了车站。棚车中间却引人注目地加挂了几节普尔门式客车。在蒋介石的花车映衬之下，像沙地上出溜出溜爬行的灰色蜥蜴。

指挥刀一沉，军乐响亮地奏起。悠长的敬礼声中，仪仗队齐刷刷地举起了枪。蒋介石整了整军帽，快步朝客车走去。车门咣当打开，先下来的是身背大刀卫士马弁，接着是长衫短褂的幕僚。最后，一个身躯魁伟的大汉钻了出来。蒋介石赶紧迎上前去，那人却手指车尾，小声地笑着：“后边，后边——”

蒋介石尴尬地收回了手。在这一瞬间，笑容消失，恼怒像乌云一样浮出，却又立时散去，重堆笑容——冯玉祥跳下了棚车。大个子，魁伟得像条牯牛。满脸胡髭，布衣布鞋。身背雨伞。腰间引人注目地挂着一个军用搪瓷杯。老远就伸出了手：“喔得！有劳远迎！有劳远迎！”

总司令们的手握到了一起。一个骨节暴凸，长满老茧。一个白净细嫩，纤细修长。彼此含笑打量着对方。

“焕章同志，神交久矣！”半晌，蒋介石先开了口，奉化土腔，带着伤风似的鼻音：“值此党国基业动摇之际，幸晤先生，实赖总理在天之灵……”

冯玉祥眼圈也红了：“玉祥乃一武人，有心救国，无力回天。蒙先总理多方教诲，始有今日。总司令乃党国砥柱，溥热远迎，实在于心不安！”

“先生过谦了！”蒋介石伤感地直摆手：“先生乃军界前辈，蜚声中外。首都革命，血战南口，竖旗西北，师出中原，功在党国。值此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持论中允，颇能体谅中正之苦心，教我如何不感激呢！眼眶湿了，掏出洁白的杭纺手绢拭起来。”

“莫哭，莫哭！”吴稚晖像个小儿似地拍着巴掌：“今日‘紫气西来，英雄会黄口，四万万同胞同深利赖’，‘大喜大庆’之时，怎么反倒

流起泪来了？”

一句话逗得众人都笑了。

“展堂先生高兴糊涂了！”冯玉祥的秘书长何其巩打趣道：“古语紫气东来，何以反其道而行之？”

“这你就弄反了，当年老子是倒骑金牛出函关，故河洛人谓紫气东来。今冯先生出潼关，会中原，又出郑汴，会黄口，不是西来是什么？”吴稚晖乐颠颠地直眨眼。蒋介石连连点头：“唔，是西来，紫气西来！”

“东来也罢，西来也罢，反正是好日子！”冯玉祥眼圈润润地红了：“玉祥不才，也有一联凑趣：‘东迎西来会黄口，南赤北赤大交流’，‘革命之喜’如何？”

语出突兀，众皆愕然。冯玉祥眨眨眼，双手一摊：“当年吴佩孚骂我为北赤，总司令为南赤，‘二赤乱华’。我说诚如斯言，我们是赤心赤胆赤血以救赤子，不是‘赤化’了嘛！哈哈……”

一番诠释，气氛又活跃起来。咔嚓咔嚓的照相机快门声中，蒋冯并肩携手，登上了花车。

“德公，百闻不如一见，吾人今日大开眼界矣！”白崇禧笑着竖起了大拇指：“这二位真是人物！”

李宗仁撇了撇嘴：“演戏嘛，得演得像！”

广西佬相顾而笑，登上了专列。

5

黄褐色、赤裸裸的原野上，灰色的队伍日夜向南流淌。北伐军班师回汉，冯军衔尾接防。许昌。临颖。西平。上蔡……腐尸暴陈，涸血绵亘。大地死寂，无边无际……

21 日，冯军进抵豫鄂交界之武胜关。

同日，徐州会议结束。蒋介石以 50 万现大洋的犒赏和每月 200 万元接济的允诺换取了冯玉祥的结盟。

蒋冯联合声明“并肩携手前进”，凡百诱惑艰险牺牲均所不顾，务期扫除帝国主义之大敌，以完成国民革命使命”！

冯玉祥电促汉口“速决大计”，分共、驱鲍、北伐，各委员下野！第二集团军发出清共一号令。

是夜，郑州，中国工作组听取了西北顾问团的汇报。

汇报持续到深夜，布勃诺夫上将终于绝望地合上了笔记本：“拉平同志，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局势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是的，首长。拉脱维亚人痛苦地咬着嘴唇：“我们失败了，我们看错了人。他是一个可怕的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比吴佩孚还坏！”

上将沉默了。午夜闷热，闪电炫目。一串震得人头皮发麻的雷声滚过，暴雨哗地倾泻下来了……

第 32 章 天涯走孤旅

1

设陇海线为 X 轴 京汉线为 Y 轴，那么豫西南的南阳和鄂西北的襄阳地区就是这个横亘中原、硕大无比的钢铁坐标系的第 III 象限。

战争的暴风雨压向坐标原点郑州。第 III 象限成了平静的港湾。阎得胜徐寿椿秦建斌马文德毛思义毛永恩——一股股直军像风暴打散了的小船躲了进来。北起宛叶南抵襄樊，西迄浙内东止唐河，方圆 200 来里路的地面，竟麇集了十几万溃兵。

一群战争的弃儿 既没有抚爱也没有呵斥。更像一伙潦倒的角儿 酸溜溜地盯着舞台。一支失去了指挥又断绝了粮饷的军队 自我保存成了唯一的目标！白云苍狗 星转斗移 纵横中国十几年的直系军事集团终于走到了穷途末日！

6月 4 日 第二集团军宛襄战役打响。孙连仲的南路军方振武的 1 路军岳维峻的 8 路军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压向豫西南。11 日下镇坪，17 日克内乡，25 日入宛城。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地扑向古城邓州 丧钟凄凉地敲响了……

2

于学忠 字孝侯 山东黄县人。出身毅军 发迹直军 功名奉军，

风云国军。抗战胜利 解甲归田。1964 年 9 月病逝北京。讣告上的头衔从政协委员国防委员到民革中央委员好长一串子。

人如其名，忠孝立身。1927 年 6 月下旬与吴佩孚在邓县那番离别之谈 感人至深。

这是一个凉爽的夏夜。月光清影 夜风习习 街上却是一片鼓噪之声。骚乱的士兵咚咚地摔着手榴弹 流弹啸叫着掠过墙头。吴佩孚啪哒啪哒地摇着蒲扇，一脸苦笑：“送瘟神哪 可恶的家伙！”

于学忠神色凄然。军心已不可恃了。崩溃在即 南京的、汉口的、洛阳的——各路代表大摇大摆地在营中出出进进，勾魂鬼似地四处游说。树倒猢猻散 将领们各怀贰心。这个说“树大招风”那个说“各方矢集”还有人公开讲“烂眼窝惹苍蝇”——军事会议上 一片叹气之声。于学忠说：“患难之人 岂可落井下石 压帅乃我直军最高统帅 兵败穷蹙 不得已来投 各位如认为妨害前途 必欲去之而后快 学忠唯有自戕以对！……”几句话说得将领们低下了头。

大帅有知遇之恩。1921 年秋 川军援鄂 与直军大战宜昌。攻势极为凌厉，前线几为崩溃。18 混成旅炮兵营长于学忠率部血战不退，稳住了战局。在兵舰上督师的吴佩孚接见了这个勇敢的少校 奖掖有加。回到洛阳 豪语谓人：“余此次督师两湖 发现一将材！”不次提拔之下，5 年功夫就已成了总辎宛襄直军第 9 军军长了！5 月中旬，把潦倒不堪的吴佩孚张灯结彩地迎到了邓县，原想重整队伍，谁知大势已去了！

“我该走了 不要连累了你。”吴佩孚苦笑着说 呷了口茶。“年初在郑，与魏军长打卦，得签云：‘知进而不知退 知往而不知来’——哈哈，教我下野哪！豫就是野，上古棘野，莽驰巨象……人事不如天意 可与天争 不可与天争 天意昭昭 统一中国的使命看来不叫我完成了！”

月光如水 树影婆娑。吴佩孚摇着蒲扇 不疾不徐地说出了入

川投靠杨森的打算。“峨嵋天下秀 青城天下绿 嘉州天下奇 剑门天下险 蜀中胜景甲天下 神往久矣！”

“大帅如决计入川 学忠也只好解甲归田 与我帅共进退！”

“这倒不必！”吴佩孚安慰说 又燃起一支香烟。“你哪年生的？……光绪 16 年 呀，才 37 岁 正是而立之年 不要为我误了前程。我这么大时 才是个营长 脑勺上还留着辫子。43 岁才接了三爷的班……不行啦 老啦 套用东坡一句词，‘可怜我早生华发’。你还年轻 前途无量 万勿心萌退志 天下大乱必大治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中国不能老这么乱下去呀 我得离开 给你们留点本钱自力更生。当今之世，有枪杆子才能说得起话呀！……”

于学忠鼻子一阵阵发酸。抬起头来：“大帅的心意我领了 学忠去意已定。大帅落难我军 身为部属无力保护 愧疚无以复加 此应去一。宛叶连年荒歉 又复战乱 天人祸民 心甚不安 此应去二。第三局促僻地 无粮无饷 不自避位 有负三军！……”

更深夜静 露浸苔阶。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迹 斜斜地划过暗蓝色夜空 无声地掠向西南方向。吴佩孚止扇 凝望良久 感慨地说：“孝侯 我常说 人一生能活多久 总当以信义为重 利害为轻。人讥为迂阔之论。今夕与君一席谈，欣慰甚矣！”

27 日 吴佩孚离邓县南下。28 日 于学忠单骑离军。29 日 孙连仲入邓县，阎得胜马文德秦建武徐寿椿等易帜。十万大军土崩瓦解。发轫于清末小站 辉煌于民国中原，纵横中国 15 年之久的直系军事集团覆灭！

3

赤裸裸的原野上 热浪像透明的火焰飘抖着。逃难的军队像晒

蔫了的刈草，羊屎蛋似地稀拉了几里路。

黛紫色的桐柏余脉从闪烁的蜃气中浮起。6月最后一天 孤旅来到鄂豫交界的沟临关。

山风习习，溪水潺潺，铺满青苔的山道蜿蜒盘旋。

大路不端唉——随湾你就弯！

前边十字拐——前摆后不摆！

又是独木桥——小心慢慢摇！

当道一枝花——收神甬理她！

号子起伏 小轿忽闪 队伍蠕蠕地爬上了浓荫蔽日的山垭。一声休息 轿夫扔下滑竿 挑夫丢下担子 士兵扔下枪支，一窝蜂似地拥到溪边。秘书长张其煌从轿子里钻出来 顾不得拭汗就吆喝着打烟。听差赶紧铺油布 摆烟具。几乎是眨眼功夫 鸦片烟香就在这两省界垭上氤氲地飘开了。吴佩孚扭头 叹口气 掏出老炮台 在烟盒上墩了墩——“啵！惊心动魄的一声锣响，一彪人马闪出树林！”
“ 呔！留下买路钱！”

“ 啊 啊——土匪！”卫队团团团长秦栋梁大叫一声 拔出驳壳枪 哗地一梭子就扫了过去。几乎与此同时 红光一闪 碎锅铁烂犁铧 铁砂铅丸如暴雨横扫过来 嗷嗷的吼叫声中 土匪蜂拥而出。骡马脱缰嘶鸣。伏子四散奔逃。士兵们仓促抓枪抵抗。兵器当当的磕击声响成一片……

秦栋梁满头大汗，一个鲤鱼打挺 扑到吴佩孚跟前 将发怔的总司令掀上马 屁股上狠命地一拳 受惊的白马一声长嘶 连撞带踏地趟开人群。紧接着 参谋长张方严、总参议蒋雁行也爬上光背马冲了出去。张其煌昏头胀脑地钻进小轿 又一头撞了出来 撩着长衫跌跌撞撞地乱跑，一跤跌倒在地 直喊救命。几个土匪狞笑着举起大砍刀。秦栋梁大吼一声扑了过去……

惨烈的混战持续了半个时辰 队伍突出了重围。士兵们气喘吁吁地放下张其煌，才发觉这位师爷早已咽气了！一颗子弹从后背贯入前胸，夏布长衫被血染红了一大片。

落日把沟临关抹上惨人的血色。被焚毁的小轿冒着滚滚浓烟。山风吹拂，隐隐地送来被掳掠的女人的哭声和咪哩哇啦的唢呐声……

吴佩孚在草草堆砌的坟堆前站了很久。长而高耸的颅额上 青筋一根根暴起 像蜿蜒的蚯蚓。“拿笔来！”蒋雁行掏出自来水笔递过去 以为总司令要写悼词什么的 却摆了摆手：“不 不是这个 还有烟……”

随从们明白了 垂下了头。

徽笔端砚歙墨和太谷烟枪摆上了片石墓台。沉沉的暮霭中 烟灯像荧荧鬼火摇曳起来了……

一个才子走了，在中国现代史里留下了数以千计的文电！

（林君好古 襄阳府民。斯文潦倒 北豫贩豕。过沟临关 歇茶亭。石凳光鉴 隐有阴文。揣读依稀 竟是张氏其煌墓碑。有大清光绪某年进士某省民政厅长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等字样，落款却只有蓬莱吴佩孚数字。询问土人 知墓原在左近 骸骨却早已迁广西去了。嗟讶不已——事载《汉水》民国 28 年某期。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杂志。偶读 感慨记之。）

4

7月1日 这支只剩下 200 来人的军队来到了汉水边的太平店。一座殷实的小镇 地当襄阳与老河口之间 是武当香道上最后一个大镇。粉墙青瓦 字号林立。夏忙秋初 正是香客如云的季节，

战争的飓风却毫不客气地扫荡了一切，一镇冷冷清清。

士绅们擎香秉烛 把落难的吴大帅迎进了一座大宅第。肉铺送肉 米店送米 饭馆送来整桌酒席 膏土局送来上好云土——听说大帅最恶鸦片 又赶紧换成白金龙香烟。小镇浸沉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人人脸上洋溢着荣光！

也许不能讥笑太平店人愚昧无知。吴佩孚吴大帅是那个时代一个神祇。即使过了若干年 北方人对这位下野失势的军人仍然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敬畏。1934年 蒋介石莅北平视察 盛大的欢迎仪式上，北平人把主座安排给了吴佩孚。而蒋介石居然也不生气，含笑请吴氏入座。吴氏竟也不谦让 还向人群频频挥手致意 欢迎蒋介石的仪式令人啼笑皆非地变成了欢迎吴佩孚！——透过这发黄的旧报纸页，你难道感不到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么？

革命讲主义 历史论成败。主义成败之外 还有着第三重标准：道德和人格！

热汤沐浴 侍奉更衣 然后款款赴席。读经之人 最讲究养性，虽然一路颠沛流离 又痛失挚友 仍然神色自若。与士绅们把酒论典，谈笑风生。从南阳隆中与襄阳隆中孰真孰伪一直谈到天下大势 听得士绅们如痴如迷。一顿饭吃到日影西斜 还没个散的样子，秦栋梁终于忍不住闯席而入。

“大帅 今个儿到底走呀不走？，”

“急什么呀 父老们盛情难却 难得一聚！”吴佩孚说 醺醺地又满斟一杯“来 来 你也干一杯！”

秦栋梁急了 手一挡：“张大个一起歹心 四条腿都跑不及啦！”

“张大个是谁呀？”吴佩孚举杯环顾 醉眼流觞：“他那个镇守使是谁封的呀？”秦栋梁哭笑不得：“这年月谁认谁呀！”他不认咱咱得认他呀 我就不相信他连胡景翼都不如！……”吴佩孚说 又讲起当年兵困鸡公山，胡景翼下令撤围的故事，听得士绅们啧啧直叹

“大帅巡幸敝处 满镇生辉。他年重修襄阳府志 定要重重地叙上一笔！”

酒足饭饱，已是上灯时分。士绅们又求大帅留以墨宝，以为他日去思。吴佩孚长袖一挽：“拿纸来！”

红烛灿灿，墨汁淋漓，小镇留下吴氏字迹数十幅。内中一幅是：

汉水滔滔千古流
涛声依旧听哭声
至今犹记刘玄德
携民十万渡江图

又有一幅：

民国军人多紫袍
为何不与民分劳

吴佩孚醉卧太平店。

太平店纸贵。

沿汉水上溯，50里过谷城，百里抵丹江入汉的老河口。

水旱码头 军事重镇 缩毂汉水上游 民元以来就设有镇守使。战乱频仍 政局动荡 地方官儿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 镇守使却一直是张联升张大个。大个子 虎背熊腰 却懦弱得像面团，直把个署前的旗杆变成了战争的风向标。1月 孙连仲兵出豫陕交界的荆紫关 洋鼓洋号声中 张联升就任国民联军 38 军军长。五色旗降下，青天白日旗升起。飘着飘着却成了五色旗 连武汉政府支援冯玉祥的十几船军火也扣了。原来于学忠又杀回来啦！扣你就扣吧 跟冯玉祥拼个你死我活，也算为北洋尽了忠——谁知郑州一下 五色旗又悄没声息地降下来了 没皮没脸地换成了青天白日 老河口人清早在河边涮马桶 瞥一眼天主教堂尖顶上的铁公鸡 哇！今日个刮东风。又瞥一眼镇守使署旗杆 呸 老吴又完啦 张大个 张大个，

老天爷白给了你一副好架坯！

7月2日午夜，吴佩孚逃到太平店的消息和洛阳冯总部缉拿吴佩孚电令几乎同时送到镇守使署。大个子为难地踱了半夜，还流了眼泪。天亮时分终于拿起电话，叫通了驻谷城的葛润琴旅长。

葛润琴又叫来团长张道。

听了半天，张道还是没明白：“镇守使到底是啥意思啊，是撵走了事，还是真来上一家伙？”葛润琴说：“你问我，我问谁？……他娘的，下辈子谁再当兵就是婊子养的！”

那年头，军人中有太多的张联升和葛润琴，却只有不多几个吴佩孚和于学忠。这是国民革命得以迅速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蒋介石的民国动荡不宁治乱纷呈的重要原因。

雾格澄澄的太阳从江边升起，早起的香客在石板街上朝西磕下第一个响头的时候，枪声响了。子弹如惊雀啾啾的掠过灰瓦青脊，刚开张的店门又砰砰地关上。牛群哞哞四散，鹅群嘎嘎惊飞。惊马狂奔，滑杆忽闪，伏人如夫人的哭声四起。绸的缎的，红的绿的，五光十色的包袱蛋蛋扔满了江堤。太平店不太平，又一次凄恻的逃难开始了！

竹筱铺，滔滔江水挡住了去路。

追兵逼近，不要走了！老吴的喊声惊心动魄，卫队团的士兵据堤阻击。不断有人中弹落水，惨叫着被江水吞没。

秦栋梁满头大汗地在苇汊里找到了几只小船。红了眼的士兵不顾船家的哀求，七手八脚地掀下桐油篓子，把吴佩孚夫妇和几个幕僚拖了上去。江水汹涌，水沫飞扬，子弹如飞蝗般地射来，船帆蓬蓬地被撕碎。迫击炮弹掀起一股股浑浊的水柱。泥汤似的江水劈头盖脑地砸下，像瀑布在舱面上哗哗流淌。吴夫人张佩兰披头散发地蹬着小脚，哭声撕心裂肺……

枪声炮声 浆声帆影 澎澎的拍岸声中船终于靠上了岸。吴佩孚浑身湿淋淋的 像落汤鸡。一屁股坐在江堤上，一支接一支地抽起了香烟。泥水从身上淌下来，汪汪地积了一滩。

第二批船只载着百十个蓬莱子弟兵靠岸。枪声疏落了。有组织的抵抗结束。吴佩孚揉掉空烟盒，有气无力地站起来，最后盯了一眼对岸。

那目光阴沉古怪 白眼仁多 黑眼仁少 像垂死人最后一瞥！如果张大哥此刻在眼前，准得五内流血骨头瘫软！秦栋梁想。

没了兵又没了马的卫队团长丧魂落魄地跟在马后。马蹄得得，吴氏摇摇晃晃 平素挺直的身板可怜地向前佝偻着 鬓角模模糊糊地一团白光。大帅老啦，53 啦 虎落平阳受犬欺 凤凰落架不如鸡。由大帅想到自己 头一抱 蹲在路旁呜呜地哭了……

天阴了。粘湿晦暗的云团从武当山一堆堆涌了下来 像湿绿绿的棉絮铺满了汉水平原。凉丝丝的冷风吹过 雨帘降下来了。竹林茅舍小桥石径和远处的武当群峰影影绰绰地看不真切了。

蹄声得得 顶铃叮当 孤旅走进了雨雾深处……

5

7月5日 巩县黄沙峪 吉鸿昌 19 师偷渡黄河。第二集团军河北战役打响。

炮声震撼了伏热的豫北原野。

第 33 章 最后之一幕

兹遵照中央最近训令意旨 议决办法数条如下：(一) 不准跨党。(二) 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 开除党籍 遇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三) 国民革命时期 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 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

——冯玉祥：关于清党措施致各省密电，1927. 6. 28

1

毒日头喷溅着烈焰从嵩山升起，高耸的无线电塔涂上了惨人的血色。号音起伏 军歌嘹亮 出操的口令起伏回荡……西工 新的一天开始了！

西工 西工地。1914 年袁世凯下令在洛阳城西修建这座中原第一大营时，据说曾不无忧虑地谈到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一个浩大的工程 占地 4000 亩 筑营 5000 间，大总统没看到竣工就吐血死了，段祺瑞的参战军雄纠纠地开了进来。参战军被消灭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第 3 师开了进来。西工步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营区拓广为 8000 亩 营房增修为 12000 间 不敷分配 又掘窑千余孔。十里营区兵棚马号连绵。公馆街洋楼林立，营市街熙熙攘攘。飞机场马达轰鸣，发电厂大放光明。三合土马路笔直地通向金谷园专用车站。钢筋混凝土大桥飞架洛河南北。从上海拆来的无线电塔把洛阳与全世界沟通。4 万株杨柳榆槐在黄土地上装点了一个绿洲。1924 年 3 月 吴佩孚 50 大寿 国会议员、各省代表、前清遗

老、外国使节数千嘉宾把西工托到了辉煌的顶巅。《满江红》壮怀激烈，《出师表》慷慨悲切。雷鸣般的掌声中，一代军人统一的壮志化为热泪流淌……

孚威上将军不到 4 年就被镇嵩军撵走了。镇嵩军又被国民二军打跑了。红枪会杀败了二军，又被张治公的二师淹到了血泊里。第二集团军消灭了二师，总司令部进驻西工。中原第一大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6 月 28 日黄昏，冯玉祥抵西工。车队沙沙地驶过宽阔的林荫道，在营区深处的广寒宫前停了下来。敬礼声中，魁伟的身躯钻出了 T 型福特轿车。

总司令扬起硕大的头颅，饶有兴趣地欣赏了门楣上“广寒宫”三个大字。

“唔、唔得，这就是康圣人的字？”

“老吴庆寿那年康有为题的。军法处处长徐惟烈回答，又指了指绿树掩映的阅兵台，‘前边‘继光楼’三个字也是。还有一副对联，‘牧野鹰扬八方风雨汇中州，洛阳虎踞龙蟠中原鹿正肥’。老吴那时张狂得很！”

“圣人也学会了拍马屁！”总司令眯起细眼，一脸讥俏。“多行不义必自毙，哼！”

天井窑院铁门隆隆推开，军人文人鱼贯入内。脚步的回声消失在幽深黑暗的地下甬道里了……

夏夜闷热，令人窒息，闪电无声地把云层照亮。电波冲破粘滞溽热的黑暗，颤栗着，嘶叫着，漾进苍茫的西北星空……

2

你得承认，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充分体现了军人冷酷的战

役。几乎完美地实现了突然出击！

跟任何政治清洗一样，清党首先从军队开始，军队从统帅部开始。7月7日，继光楼，一声断喝，贾大蓉和前敌政治宣传队队长荣志卿被揪出，咋地砸上了铐子。

冯玉祥脸色阴沉地宣布解散集团军政治部、各军政治处、前敌政工团和女子宣传队；各级政工人员一律开缺，到开封集训，禁止一切秘密集会和串联。“至于跨党分子，第一要说清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第二愿走者发给川资，愿留者必须声明脱离共产党，听从国民党指导，遵守国民党的规则。既不声明又不走者，”一顿阴冷锐利的目光扫过死寂的会场，“一律按反革命罪论处！”

袖子一甩，蹬蹬地出了会场。

鹿钟麟继续主持会议。这位刚从苏联考察归来，并代表革命的中国在布鲁塞尔国际大会上讲演的军人，望着台下几百个年轻的尉官，感慨地直摇头：“好吧，开始吧，谁是共产党？”

静寂。死一般的静寂。没人说是，也没人说不是。

“说呀，谁是共产党——”

“我是！”椅子哗啦一响，刘伯坚站了起来，甩开惊愕失措的鹿钟麟，冷笑着走到台前。

“我是共产党，总司令说三大政策好，共产党有办法，工农有力量，得走俄国人的路，志相同，我来了。跟着他从俄国来了，干革命来了……现在变了，不联俄了，不联共了，也不要工农了，道不合，不相与谋，我走！”

共产党人悲愤得流下了眼泪，嘴唇哆嗦着，扯掉中将领章，猛地扬起了胳膊：

“三大政策万岁！——”

“喔得，咬人的狗不露齿！”

作者读过的许多史料和采访过的许多老人都肯定冯玉祥说过这句话。保定土腔 鼻音重浊 开口就是一个“喔得”！说话时双手叉腰，壮硕的头颅微微前倾，喉结咕碌碌抖动着，仿佛恶气一股子一股子地往上翻。不算大的眼睛眯缝着，一副嘲弄讥俏，又像威胁警告的样子。

其实就是警告，一个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的警告 军人早已恶气满腔憋将不住了。他要给这些可爱得可恶的年轻人泼盆冷水，让他们清醒过来，乖乖地到乡下教男人剪辫子、教女人放裹脚去。军队不是学堂，讲求秩序的军人不能容忍革命的狂热。遗憾的是，他们太年轻了，当他形象不过地呲出白牙时，台下甚至发出了哄笑声！

很难设想像刘伯坚这样才华横溢的共产党人会对西北战车的急剧右转毫无觉察。有回忆表明，通过顾问团这条渠道，这位西北军中的党的最高领导者向汉口的中央发出了采取应变措施的呼吁。1927年那个闷热得令人窒息的夏天，许多这样的呼吁飞到了汉口 然后就杳如黄鹤！

党在犯错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十分正确地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了。这条路线的一个基石 就是所谓的“西北学说”。教授出身的总书记像单相思的聊斋书生一样，痴情地迷恋着孔武有力、五大三粗的西北美人，把继续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与冯玉祥的合作上了，而忘了艳如桃花的面孔下面，却是一副冷酷的军人心肠！

家长作风扼杀了反对意见。党的纪律不仅是对敌斗争的盾牌，还成了打击反对派的大棒。一言堂 家天下 反对老子就是反对党。苦果就这样酿成了，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糊里糊涂地丢了脑壳。

一人犯错误 全党犯错误。悲剧连绵……

据说，7月7日检举会上，许多人都流下了悲愤的眼泪。

不能责备刘伯坚、宣侠父、刘志丹 正如不能呵责经历过文化

大革命的 6000 万共产党员一样。

历史注定了要让布尔什维克和激进的布尔乔亚为他们的幼稚和狂热付出沉重的代价。蹈过血海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啊！

也许，大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马云泽 前敌政工团宣传员 上尉。老人回忆说 郑州会师的时候 唐生智的部队骑着摩托车贴倒蒋的标语 咱们也跟着贴。黄沙峪 副团长 不让贴 跟荣志卿吵了起来。冯玉祥说甬胡闹 穿二尺半的别乱喊口号。那时就觉得不大对劲……那天开完会 承启处就传人谈话。冯说 年轻人走错路不要紧 我这一辈子就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 倒回来就行了嘛。又说承认了没事 愿带兵下部队去 想干地方先学习学习。一连谈了十几个 没一个承认是共产党。恼了，桌子一拍 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上学习班去 在夏家村窑院里关了两月 学三民主义。后来翻墙跑了 去了杨虎城的 10 军。

冯新梓 时为中山军事学院军事政治运动班学员。老人说 记得是 6 月下旬 冯给学校打电话要人 急得很。挑了十几个 不是党员就是团员。坐船到了陕州 又背着背包走到洛阳。五黄六月 晒得脱了几层皮。一到就被扣了。人家说你们来了啊 来的好 上学生队反省去！真真是自投罗网！

何志斌，浙江省政协委员，清党时在宋哲元的四方面军教导团。老人回忆说 清着清着就清到部队了。成天开会 检举揭发 谁是共产党啊？姜金铭说咱是共产党！盘川一领就走了。姜金铭是分队长 人好得很。

还有不辞而别的。浦化人 美以美会牧师 张垣时就跟冯玉祥在一起。随鹿钟麟访苏归来 在郑州办铁路工人俱乐部。刚策划出个头绪 清党就开始了。3000 元经费三十、四十地给工人一散 走了。走你就走吧 还留下一封信 斥冯脑袋陈旧 思想顽固。一查，

上帝的仆人竟在苏俄入了共产党！叫冯玉祥很是吃了一惊。后来浦老太太要还钱。冯说你还啥呀 又不是他贪污了。老太太说到底 是公款呀！

声明了又不走的 自然就成了脱党分子。庞齐老人回忆 无线电学校就有好几个，都是大学生。大革命时 6 万党员 失败后只剩下 1 万 都被国民党杀了么 有资格写回忆录的只是少数坚韧不拔的胜利者。

还有吓得拉稀的。黄少谷 总部秘书长 绝对正牌的国民党 只因为是李大钊介绍来的 惶惶不可终日 到处托人解释。冯说你怕个鸟呀 守常先生还是我的亡师呢 少谷先生后来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 逃台后任中央评议院、国安会秘书长。

7 月 N 日 开封梁府街省立三中 学习班开学了。宣侠父、刘志丹、安子文、方仲如、刘贯一、蒋庭松、宋绮云 ... 长安一别 西北军里的高级共产党人又一次聚会了。

三民主义 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 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 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 主义是从

高墙禁锢 门禁森严 不成腔调的党歌从长满狗尿苔的墙脊上淌出来 淌着淌着 却变成了雄壮的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

行人驻足 引颈观望 铁门隆隆地关上了。

3

7月7日，长安新城，集团军参谋长石敬亭主持了地方清党会。军人干脆利索 读完命令 开门见山：“谁是共产党啊？”

吹风会 打招呼。参加会议的都是头头脑脑。怔了一会儿 这个说共产党额上没刻字 谁认得啊 那个说没留神 以后是得注意点。还有人发牢骚 狗球上的虱 跳蚤乱弹 谈理 连于先生都有人说是共产党 可笑不可笑 乱扯了半天 邓宝珊烟瘾发了 直打呵欠：“咱只知道一个人是共产党 还是听于先生说的……”“谁？”石敬亭忙问：“刘部长嘛！”

石敬亭哭笑不得：“散会 散会 回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查，长安是共产党黑窝子 不信揪不出一串子！”……

杜松寿，建国后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时为省农协秘书长。老人回忆 那天参加会议的 除了石敬亭、邓宝珊外 还有赵守钰（骑×师师长）赵葆华（省党部书记长）张含辉（总工会主席）史可轩（政治保卫部部长）、杨明轩（教育厅长）和他共8个人。除了石、邓、赵 全是共产党。

5：3 共产党就在你石敬亭鼻子底下哩！

莫非他真的不知道？

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被狂热的示威游行弄得昏头胀脑的共产党人，鼻子还没有乡下的土豪劣绅尖。6月下旬 当他们还沉浸在中原会师的昏梦里时，土劣们却已嗅到了东方吹来的凉丝丝的腥风：“哈 你们张狂啥 冯玉祥要拾掇你们哩！扭送到党部 党的同志指头戳着鼻子尖骂：“驴日的活厌烦哩 敢造总司令的

谣!乱棒齐下 打得土劣们抱头求饶。大革命的喉舌《陕西国民日报》甚至还严肃地刊出了省党部的辟谣声明。总之 同志们 豪情满怀 信心百倍 决心跟随冯总司令革命到底。可以想象 当清共的浊浪劈头盖脑地砸下来的时候,该是多么地张皇失措呵!

陕西省档案馆里保存着一封信。

“在等待中央政策前 我们决定不作反冯宣传与反冯运动 因为冯与第三国际尚未完全断绝关系。他过去与我们无大恶感 目前还不可能完全破面。而且我们的羽毛尚未完全丰满,反冯非时机。但不宣传一军好,对冯右倾也不袒护。”

“对二军不反对 不说好 逐渐造出陕人结合自卫的口号 使与冯冲突。对于系势力设法保存其实力……”

“对省政府不说好 不反对。因为在西北这样的社会背景里 还不能发生革命的政府 即使有也难站得住。此时我们不故意惹其反感,免得他们妨害我们的下层工作……”

信的最后,以十分果断而又明智的口气写道:

“以暂时退守保守实力的工作原则 停止一切斗争。”

一份写给中央的报告。曾克文,7月11日。

曾克文是中共陕西省委的化名。

白超然 离休前为铁道部兰州设计院顾问 时为《陕西国民日报》总编辑。老人回忆:7日晚上接到电话 叫我与刘天章同志 社长 到新城谈话 谈完话要走 人家说忙啥 到隔壁坐坐。一进门就被砸上了铐子。

杨培森,时在中山学院农运班受训。老人回忆,11日开大会,宣布学校停办 杨明轩同志主持的 没讲几句就宣布散会 听得没头没脑的。下来一串 才知道天变了 学生把铺盖一卷都跑了。没跑的叫着人领着到新城宣誓去了。

吴岱峰 离休前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时为中山学院五大队队长。老人回忆 从长安南乡宣传回来 学校里冷清清的。一打听，冯变脸了 学校不办了。把身上百十块流通券换了 15 块大洋 连夜跑了。坐船到了陕州，投了杨虎城的部队。

杜松寿老人感慨地说 那时候幼稚得很 招呼都打了 还是没引起警惕。警察局叫 农协 腾房子 还以为是暂时借用 草草拾掇了一下，连苏联送的大自鸣钟都没搬。

杨晓初 建国后曾任西安市副市长 时在财经委员会工作 为部队筹粮筹款。老人回忆 清党一开始 机关里气氛也变了 各干各的事 谁跟谁都不说话。那天刚下班 正在街上走 猛不防肩膀上一拍：“长衫子 往哪儿跑？”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原来是史可轩。大个子 跑得满头大汗。“走 快走——”匆匆出了北门，中山军校的队伍已集合好了……

辘重车辘辘地驶过北关大街，驮骡在热风中昂首嘶鸣。7月14日，在冯玉祥的严令催促之下，中山军校和政治保卫队开出了西安 踏上了中原之路。

草滩古渡 这支由共产党人控制的、陕西大革命史上通常称之为“王右任系”部队登上了船 顺流东下。

这是一个灼热的夏日。渭水泛着刺眼的亮点。赤裸裸的原野上 旋儿风投下长长的黑影。浆声帆影 热风猎猎 船队消失在闪闪烁烁的蜃气里了……

20 天后，报纸刊出了史旅失踪的消息。渭水北岸富平商旅带来的消息说：“史狮子”叫“田葫芦”田生春杀了 头挂在美塬堡子南门上 队伍却不知开到哪里去了。又说 那“史狮子”端的是一条好汉 跳着骂田葫芦不是人 卖友求荣。这年头真是翻脸不认人了 还是老二军的朋友哩！讲故事的人一声长叹。

省方侦探始终没弄清史旅的去向，只知道这支 4000 多人枪马俱全的部队撤离富平塬时 马披青纱 人佩白花 哀哭震野……

4

闪电在黑沉沉的云层里嘶窜，狂风一阵紧似一阵地掠过空旷的大街 挟着凉凉的土腥味。一声震得人头皮发麻的炸雷滚过 铜钱大的雨点 噼噼叭叭地甩下来了。

7 月 霖雨落长安。一道一道的 像蜿蜒的小溪 冲开城墙上红不赤赤的涂层 露出被硝碱咬得坑坑洼洼的灰不溜秋的老底。红城褪去，新城回归。天意自成，不烦军人统治者发布一纸命令！

南门洞刷上了新的标语：忠实同志请进来 / 赤化分子滚出去

大雨滂沱 水声哗哗。党的忠实或不忠实的信徒们叭唧叭唧地踩着红色泥水 默默地走过新时代的隧洞 走进汪汪的血海似的广场。宣誓。

“余向系国民党员。余誓死遵守国民党之党纲 履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与党生死与共……”

“余愿再次郑重宣誓 绝无叛党跨党之行为 坚决与共产党划清界限 忠实国民革命。此誓！”

冷雨凄迷 水沫飞扬。激昂的低沉的坚定的颤栗的誓言此起彼伏 又被哗哗的雨声淹没。窝棚似的主席台上 孙中山的画像漂着雨沫 眼眶仿佛湿漉漉地闪着泪光。

雨声哗哗，一地密密麻麻的水泡儿 浑浑的殷殷的红……

17 日 国联总部奉命结束。陕西省政府成立。石敬亭成为民元以来陕西省第十任最高统治者。

22 日 大革命的喉舌《陕西国民日报》被查封。
最后一期刊载了清党令。头版头条，头号黑字——
西北总党代表冯玉祥之鱼电
最后之一幕

第 34 章 别了，中国

1

积雨云像无敌舰队沿扬子江汹涌上溯。龟山隐没，蛇山电闪，武汉三镇大雨滂沱。

枪声撕裂了雨雾。沓沓的脚步声中。佩着白色标织带的军队潮水般地冲上了大街。工纠队缴械 总农协捣毁 国民日报被查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包围……马队疾驰 警笛啸叫 江风扬着血水冲进晦暗的天空。7月15日 在蒋介石的利诱和冯玉祥的胁迫之下 汪精卫集团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革命 发端于 1925 年 勃兴于 1926 年 高潮于 1927 年，震撼了东方的中国大革命终于被淹进了血泊！

雨雾茫茫 江汉关钟声迟钝 苍凉。

中国革命史在这一天划上了断代符。

2

应当承认 与两湖地区丧心病狂的大屠杀相比 西北的清共无疑要文明得多，像是一场天鹅绒地毯上的革命。愿走者走 愿留者留 走的发给川资 留的原职录用。西北军人以这种温和不过的方式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从而留下了再次见面的机会。

没有杀人。的确没有杀人。一个没杀。至少作者从史料里没

有追寻出一件血案。杀人是一年后的事情。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共产党的红色恐怖——红白之间的是灰色恐怖。西北军人可悲可叹而又聊以自慰之处！

苏进，离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司令员。宁都暴动过来的。那时给冯玉祥当副官 管小钱柜。冯问还有多少钱 要现洋。他说只剩下 600 来块了。冯说 还多着嘛 给刘部长送 200 块去。

最后的晚餐。菜饌丰富 还破例备了酒。冯说大家跟我到西北吃够苦头 实在对不起。又讲了番先打倒张作霖再计其他请诸君谅解的话。酒杯几番端起 又几番尴尬地放下。一顿饭吃得没滋没味，沉闷异常 终席 酒连动也没动。

汽车把刘伯坚送到了火车站。

坐京汉头等车去汉口的，还有邓小平。

还有秦德君女士。冯说 你怎么死不悔改呵 要共产 到汉口去 我这里穿二尺半的不准共 谁共打断谁的腿 这个来自凉山彝寨的女共产党就这样去了汉口。

秦女士的腿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打断。

7月14日 开封二中“学习班”突然结束。‘宣侠父、安子文、刘贯一等 100 多名’死不悔改”分子被押上火车。闷罐子 像沙丁鱼挤得满满的。枪兵押着。到了郑州，又挂到客车上。下行。

暗夜沉沉 灯火疏落。夜色无边无际。张垣 兰州 长安 郑州，八千里路云和月，两载春夏与秋冬，犹如一个剪辑错了的电影菲林 从宣侠父脑海里凌乱地闪过……

扛轿小史结束了
 我们这些时代的蠢物
 黑暗的，一个时代的黄昏里
 我们摸索着 永远地摸索着前进
 梦儿纷纭
 梦儿不是从这时做起
 梦儿却从这时候醒来

.....

囚狂们从梦儿中醒来的时候 闷罐车孤零零地停在岔道上 车门大开 枪兵已不知去向。熹微的晨光映出了武胜关的站牌和连接豫鄂两省的隧道口。黑魆魆的 像个凶险的老虎口。共产党人莫名其妙，继而又愤怒异常，强烈要求车站当局把他们送到汉口去。

这是一个炎热的中午 太阳晒得钢轨发烫。自由了的共产党人撅着屁股 哼唷哼唷地喊着号子 把闷罐车推出岔道 挂到客车的尾部。毒日烁金 油脊闪亮 汗珠子叭哒叭哒地甩到钢轨上 又嗤嗤地化成水汽——此情此景 不朽地载入了史料。

宣侠父们不知道 纷纭的梦儿中 汉口已褪去了红色 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场！更不知道一夜车轮咣当，利斧高悬头上！

据说 是夜汪精卫电冯：“立即捕杀 万勿怜惜！”而冯氏的复电是：“已解汉口 请即正法！”

目送着闷罐车消失在黑黝黝的隧道口，刘景桂疲惫地躺到枕木垛上，掏出纸烟吸了起来。

一个眉清目秀、鼻梁高耸的陕北后生。1925 年秋季由中共北方区委送进了黄埔军校。第 4 期 没毕业就随军北伐了。打到江西吉安，接到去西北的命令。赶到宁夏，分到马鸿逵四路军任政工处长。一支由封建宗法、伊斯兰教义和中世纪军规统治的军队，板结

得像三边的盐碱滩，刚撒下种籽，天就变了！……

他不想去汉口。他认为事业应当在西北。

夕阳沉沦，暮色如潮水涌来，共产党人揉掉空烟盒，扒上了北行货车。辗转回到碭山军部时，饿得说话都没力气了。

马鸿逵接见了恹恹的少将处长，哭丧着脸说：“刘处长，你是个好人的，下边弟兄们都听你的。可总司令有命令，不让用你们这号人，咱有啥法子呀，你还是上开封去吧，啊？”

参谋长罗震听着听着生气了：“你不能这样绝情呀！他是你们西北的人材，由宁夏打到河南，连个铜板都没落下，咋走呀，打发讨饭的也得给个馍馍！”

马鸿逵白了一眼老保定生，想发脾气又忍住了。扑沓扑沓地踱起了步子，踱着踱着，一拍巴掌：“对，对，三十年河东还有个三十年河西哩！”

刘景桂揣着 200 块大洋走了。向西，向西，向着遥远的西北……坚定的共产党人终于在生他养他的那方黄土地上找到了革命的沃土！

千里的雷声万里闪，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应当指出，清共是有严格政策界线的，并非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受到了礼送出境的待遇。像刘伯坚这样冯亲自请来的“洋共”坐头等车走了。宣侠父这样的军中高级政工人员则被甩到武胜关车站上，给了一个逃命的机会，虽非礼送，却也不恶。最惨的是地方上的那些“土共”逃的逃，躲的躲，不逃没躲的则锒铛入狱。

白超然老人被镣送洛阳，在窑洞里关了 4 个月；又押到开封，坐了 8 个月“八卦楼”；50 年后党史工作者采访的时候，用“受尽了折磨”五个字概括了一年的遭遇。清党，毕竟是政治清洗呵！

女县长吴碧云同志逃到上海，又辗转去了苏联，从而免除了牢

狱之灾。40年后却被革命造反派残酷地折磨死了！

很多经历过大革命的人没有挨过“文化大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送礼，不是绣花吃饭作文章呵！

3

7月27日，汉口大智门车站，汪精卫率武汉政府要员送俄国人归国。“七一五”的枪声彻底断送了顾问团的使命，一封比一封激烈的开封来电逼着鲍罗廷离开中国。

一场屈辱的大撤退。它表明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还揭示了革命不能输入这个绝对真理。何况并不是那么纯真的输入！

栈桥嘎嘎作响，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爬上敞车。3辆卡车，5辆轿车，包括那辆铮明锃亮、最新型号的别克牌。汉口领事团送给吴大帅的礼物，理所应当成了鲍罗廷先生的纪念品。八缸的福特卡车装载得像小山：备胎备件汽油桶水桶工兵锹牵引用的钢丝绳淋浴用的帆布澡盆景德镇瓷器广东红木马桶上海的梅林罐头，加上俄国警卫的机关枪驾驶棚里伸出的电台天线，把车队变成了一个武装押送的杂货店！

胖胖的、弥勒佛似的广东厨子坐在车顶上，笑眯眯地抽着竹筒水烟。屁股底下的木箱贴着盖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大印的封条，里边装着一封封袁头光洋——汉口的国民党人表现出了泱泱大国的君子风度，为鲍罗廷先生归国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从汪精卫以下全体党国要人签名的护照，直到为土匪准备的赎金。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礼义之邦呵，毕竟，这是一个漫长的、横贯亚洲大陆腹心的旅行。……

电铃响起。宾主客气地握手告别。汽笛啸叫声中，米哈伊尔

• 鲍罗廷高高地扬起了手臂——

I'll come back, China!

郑州，俄国人受到了不仅合乎礼仪而且是十分热烈的欢迎。当冯玉祥在军乐声中大步迎上来的时候，蓝灰色眼珠子里又燃起了希望的光辉。

“尊敬的鲍先生，您也许不知道，本军官兵是多么地为您担心！”冯玉祥大声说，阔脸上漾着真诚的笑容，攥着政治家的小手使劲地摇着。腕关节喀喀响动，俄国人失礼地发出了叫声——倒霉的鲍罗廷，6月兜风堕马，摔断了左臂，石膏刚刚拆下。教父痛折左臂，为红色汉口不祥之兆，西方通讯社幸灾乐祸的报导，竟然不幸而言中了！

“哦，对不起，我真不知道您出了这么大事！”冯玉祥松开熊掌般的大手，满脸歉然：“唉，我还没有问候嫂夫人呢……”

嫂夫人芳妮·鲍罗廷娜3月乘轮赴沪，至南京为张宗昌截获，解送北京。以颠覆民国罪起诉未成，逃进苏联大使馆，成了“黑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心灵创伤像被揉进了一把盐，终于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贵宾住进了陇海饭店，在这座喧嚣炎热的城市停了下来。他们不能就这样沮丧地，像遣送犯一样走进荒凉闭塞的亚洲大陆的腹心。

基督教教会医院，冯鲍会谈，每日一次，或上午或下午。晚上通常是宴会，接风或答谢。在浓密的梧桐树荫下，在关着门的办公室里，俩人谈了些什么，已永远地成了历史的秘密了。陈丕士先生回忆道：“冯鲍会谈”乃是日本人所谓的心腹之谈”。陈先生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儿子，一个华裔特里尼达律师。被七一五政变激怒了的外长决定到俄国去，派儿子打前站。

可以猜测，冯玉祥会再一次向俄国人表示感谢，并对局势的不

幸深深叹息。而鲍罗廷则会宽宏大度地把冯与蒋介石和汪精卫区别开来，劝说迷途的西北牧人不要再向右转。

瞻望未来。为了未来。

中国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还有句格言：山不转水转，人不转路转。

中国的格言还说：话不可说死，事不可做绝。

.....

呵 充满了深邃哲理和东方睿智的格言 在古色古香的中国文化氛围里熏陶了整整 4 年，红色上帝也学会了抑制愤怒和用微笑交谈，正像他学会了吃广东的生猛海鲜并且非如此难饜口腹一样。

“尊敬的先生们 你们难道不认为有必要为历史留下一点什么吗？被热带阳光晒得黝黑的陈丕士微笑着举起了照相机。

快门咔嚓一响，历史留下了一瞬间。

这是一个灼热的下午 布景似的拱形门廊前面 孤零零地摆了张行军桌。冯坐桌后 双臂环抱 炯炯前视。鲍罗廷则坐在侧旁的扶手椅上 脚尖跷起 身子后仰 头扭向左方。明亮的侧射阳光下，板刷胡显得很浓很黑。那神气 仿佛是大都会剧院里欣赏轻歌剧的绅士 扭头与邻座说些什么——又仿佛在谛听着远方。

米哈伊尔神思恍惚。

4

8 月 1 日凌晨 遥远的江西南昌 雨幕中响起了炽密的枪声。

雨声哗哗 脚步杂沓，“解放！”“自由！”口令声此起彼伏。

枪声如潮水移动 响彻了全城.....

火光映红了赣江。潮水般的枪声震撼了中国.....

5

8月3日 鲍罗廷启程回国。

南昌起义成功的密电 像火炬照亮了俄国人忧郁的面孔。雨雾庐山 密谋策划 终于一炮成功 车站告别 鲍罗廷满面红光 谈笑风生 一扫沮丧焦虑 ——他却不知道 由于众寡悬殊 收到密电后没多久 暴动队伍已撤出了南昌。更不知道 当汪精卫气急败坏地发出‘本人愿作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焉’以及‘宁可错杀一千 不使一人漏网’的歇斯底里的叫嚣的时候，“就地捕杀老鲍”的急电也发到了郑州！

“汪先生真聪明！”冯玉祥冷笑着抖着电报，“他想当曹操 可惜我不是黄盖！”

凶险的三国故事翻译出来的时候，俄国人脸都悻白了。

“嗯 嗯，一个挺有趣的故事——冯 我亲爱的朋友 三十六计里 这叫，叫……”

“借刀杀人计！”冯玉祥大声说，一把撕碎了密电。“鲍顾问 尽管南昌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您还是本军的朋友！”

招手，副官捧着红绫走了过来，鲜艳的绣着团龙舞凤的缎面上，放着红得耀眼的聘书。

鲍罗廷怔住了。

“鲍先生 我聘请您为本军永远之顾问！”冯玉祥说 恭恭敬敬地捧起聘书 像演戏一样举到眉间。又捧起红绫：“这是送给嫂夫人的 祝你们早日团聚！”

片刻之间 鲍罗廷被深深地感动了。声音微微发抖：“冯 我亲爱的朋友 我以个人的名义保证 当你需要的时候 我国人民是会再一次伸出手来的！……”

《基督教战士进行曲》中 专列缓缓地启动了。顾问们从敞开的车窗里探出肩来 深情地挥舞着军帽。鲍罗廷站在车厢门口 久久地挥手致意。

泪水却从脸上淌下来了。

Good bye,China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小姐随车队重返俄国。一只多情的夜莺，戈壁的星空之下唱了一首又一首忧伤的歌。20年后重返中国的时候，岁月已染白了秀发。

您认为谁应当对1927年的悲剧负责？

鲍罗廷。我认为是鲍罗廷，老鲍……躬背毛子！

1947年6月 延安枣园 毛泽东大声回答。

朝阳火红，延水波光粼粼，层层叠叠的沟壑镀上了金色的光辉。伟人叉腰，激动地挥舞着拳头。

斯特朗女士再返俄国。两年后以美国间谍罪被捕。同案被捕的还有《莫斯科新闻》主编鲍罗廷。1951年5月，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传奇人物死于远东劳动营中。

一丘黑土埋葬了一代革命激情和一段辉煌的岁月，还掩埋了俄罗斯民族扩张主义的理想。

牛蒡繁密 松脂溢香。幽暗的松林深处白木十字架泛着模糊的白光。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格鲁申别尔格——鲍罗廷

1884—1951.

九、碧血黄沙

“七一五”一条线横断中国现代史。

线以前叫国民革命 线以后是军阀混战。一刀两断 清清爽爽。

世人却把历史比作河 奔流不息绵远流长的河 历史长河……

黄河道 阴雾弥漫 磷火幽幽 天阴雨湿鬼啾啾。

黄沙下埋了过多的白骨和战死的冤魂！

第 35 章 兵溃马牧集

1

1927 年那个闷热的 7 月，是西北军人志得意满的一个月。清党运动雷厉风行，河北战场捷报频传。3 日渡黄河，6 日克焦作，7 日入新乡，8 日收卫辉，9 日下汤阴。中旬饮马漳河，豫北肃清。鞭炮声噼噼叭叭地响彻了开封。

26 日 陕西东 似的爆炸中 铁打的同州飞上了天空。13 军汹涌登城 毙命。历时 个月的围城战终于落下了帷幕。

参战官兵每人 革命纪念章 1 枚。

京汉线凯歌高 之时。24 日 直鲁军猛扑之下，徐州陷落 攻失利，全线崩溃。

6 日 重提闪击汉口案 蒋桂摊牌。何应钦态度叵测。蒋氏拂袖下野。顽石既去，一江顿开。李宗仁 精卫 庐山会晤，宁汉合流。

26 日 孙传芳夜雾渡江，兵扑南京。惨烈的保卫战打到 31 日，孙军兵溃，溺淹毙俘 4 万余人。龙潭大捷。

国民党人的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们骄傲地向国人宣布：去了张屠户，不吃浑毛猪！没有蒋某人他们会干得更好！